

章學誠著

章氏遺書

第三冊

商務印書館發行

章學誠著

章氏遺書 第三冊

商務印書館發行



章氏遺書  
文集目錄

文集一

乾隆乙卯重修揚州唐襄文公祠記

爲畢制府撰光山縣重修明少保陳公祠堂碑

爲曾轉運撰會襄愍公祠堂碑

爲曹宗丞學閔撰明楊忠愍公故宅碑文

順天南路廳治創建八蜡廟碑

遷安縣重修城垣碑

偃山章氏後宅分祠碑

孝義合祠碑記

洪山寺碑一

洪山寺碑二

王日本祇作一又字今改題而於上篇碑下故亦加一字別之

目錄

國子監司業朱府君墓碑

誥贈中議大夫河東都轉鹽運使司運使沈府君墓碑

爲畢制府撰浦贈公墓碑

爲座主梁尙書撰于文襄公墓誌銘

朱先生墓誌銘

翰林院編修周府君墓誌銘

刑部陝西清吏司郎中吳府君墓誌銘

誥贈奉直大夫宗人府主事加一級例晉朝議大夫乾隆己丑科進士安慶儒學教授金府

君墓誌銘

贈徵仕郎國子監助教張公墓誌銘

誥授奉政大夫四川石碛直隸同知王府君墓誌銘

敕封文林郎湖北孝感縣知縣例晉奉直大夫史府君墓誌銘

敕贈文林郎獲鹿縣知縣周府君墓誌銘

爲歐陽府尹撰霍山知縣吳君墓誌銘

例贈文林郎廣平縣學廩膳生員栗君墓誌銘

爲畢制府撰翰林院編修張君墓誌銘

夏松期墓誌銘

裴毋查宜人墓誌銘

皇清例封孺人邵室袁孺人墓誌銘

訂正莊方耕侍郎所撰朱中憲墓表

爲畢制府撰張太恭人墓表

胡母朱太孺人墓表

改訂史蒼言所撰會稽陳君墓碣並銘

## 文集二

兵部侍郎巡撫雲南副都御史裴公家傳

直隸按察使司按察使郎公家傳

湖北按察使馮君家傳

張介村先生家傳

鴻齋甄公傳

甄鴻齋先生家傳

例授朝議大夫都察院經歷加三級何君家傳

周松巖先生家傳

馮定九家傳

蔣南河先生家傳

柯先生傳

劉氏三世家傳

謝恕園傳

杜燮均家傳

汪泰巖家傳

滕縣典史任君家傳

節愍公家傳

樂野先生家傳

載璜公家傳

沈潯州傳

改正毛西河所撰徐亮生尙書傳

徐漢官學士傳

金指揮家傳

文集三

朱先生別傳

邵與桐別傳

任幼植別傳

周篋谷別傳

陳伯思別傳

馮瑤器別傳

周書昌別傳

明通政使司右參議贈大理寺少卿徐龍川公別傳



書孝豐知縣李夢登事

書孫氏母子貞孝

書宋孝女

書李孝婦事

王目有文缺

書余貞婦事

書李節婦事

王目有文缺

書董節婦事

書李義婦

記大名縣志軼事

王目無志字今從禹城叢書本

記永濟官事

記果報二事

記捕盜二事

記鬼神二事

文集四

庚辛之間亡友列傳

附顧文子傳書後

文集五

爲畢制府撰明殉難戶部主事陳君副室王氏家傳

馮室周淑人家傳

高太宜人家傳

沈君聘室唐烈女家傳

沈室俞節婦家傳

童孺人家傳

章氏二女小傳

李繁月小傳

黃烈婦傳

景烈婦傳

蔡烈女傳

田孺人行實

文集

後嫂荀孺人行實

文集六

贈張雙君知府序

贈樂槐亭敍

刪訂曾南豐南齋書目錄序

文學敍例

石壩須知序

四書釋理序

導窾集序

葉鶴塗文集序

劉忠介公年譜序

章格庵遺書目錄序

高郵沈氏家譜序

佻山章氏京師公會簿序

傅山章氏京師公會簿後序

劉純齋觀察借園修楔集序

跋周氏傳家集略

歐陽先生奉使告祭碑後跋

曹府君墓誌後序

梁文定公年譜書後

曾麓亭傳書後

蔣漁村編修墓誌銘書後

金君行狀書後

武強德政序書後

爲羅副使撰丙申祭告河南湖南諸碑刻書後

書汪龍莊越女表徵錄後

家太詹庶母不入祠堂辨書後

文集七

蘇文忠公生朝湯餅會記

嘉善周氏福禮堂記

爲歐陽先生撰奉使告祭勒碑記略

戴夫人課詩圖記

劉氏書樓題存我額記

沈旣堂先生遷居圖記

滄雲山房乙卯藏書目記

秋日泛舟濠上記

濠上後游記

月夜游蓮池記

記游陽山九蓮寺

與周次列舉人論劄先集

與洪稚存博士書

與定武書院諸及門書



與族孫汝楠論學書

候國子司業朱春浦先生書

上畢撫臺書

與李訥齋太守論碑刻書

清漳書院會課策問四書大義六道

清漳書院會課策問

文集八

平金川文

爲寶總憲撰杜封君七十壽序

金煥若封君七十生朝屏風題辭

周箕谷五十初度屏風題辭

朱先生五十初度屏風題辭

甄青圃六十序

十叔父八十序

目錄

家效川八十序

沈母朱太恭人八十序

朱母王淑人六十序

賀文忠公像贊

凌書巢哀辭

蔡灤州哀辭

李清臣哀辭

祭漢太尉楊伯起先生文

宗人公祭家瑞岐先生文

宗人公祭靜涯處士文

爲長興紳士撰公祭湖北驛鹽道劉君文

王目無

祭趙室從女文

家譜雜議

神堂神主議

節鈔王知州雲龍記略

章氏遺書  
卷第十六 文集一

乾隆乙卯重修揚州唐襄文公祠記

事至愈久而不忘。必其英靈足以震懾於奕禩者也。歲月既遠。屢廢必有屢興。而必適逮乎其會。此中有天有人。追前事可爲後起法也。前明巡撫鳳陽僉都御史武進唐襄文公。行誼著於史牒。文章傳於學者。搢紳皆能言之。惟其經濟偉略。見於勦平海寇。而又盡瘁以殲其身。當日襟江帶海諸城。億萬生聚。皆公躬擐甲冑。風霆戰搏於洪濤迅湍之中。捍衛而得全者也。揚州城南有公祠宇。雖不知所創始。意必彼時身被澤者。相與構造。奉春秋祀也。積久習而相忘。聖朝威靈丕振。海不揚波。居人不復知前代患苦。公祠亦頽廢無聞矣。康熙五十六年。公六世裔孫故總督直隸兵部尙書諱執玉公。於未開府時。道出揚州。創率鄉人。修葺一新。故大學士華亭王公揆。碑記其事。論公功烈甚偉。以曉邦人。長洲何學士焯。書丹於石。文旨宏深。書法逾美。學者爭傳誦之。蓋一時佳話也。去今八十餘年。祠又頽頽。碑亦埋沒無知者矣。乾隆六十年。前兗沂曹兵備道江都唐君侍陞。適歸故鄉。展謁公祠。慨然在念。君先世故由武進遷揚。明季兵亂。失其譜牒。而祖行嘗有官京朝者。與尙書公追敘宗支。實爲兄弟。則君於襄文公。實爲八世族孫。因謂

公功德於鄉。雖在異姓。猶當崇奉。况於本族名賢。流風未遠。其敢他委。爰力鳩工。煥然鼎新。並於瓦礫泥塗中。披剔華亭公撰記。何氏所書碑石。猶完好無剜闕。仍卓立之。以示後人。於是邦人奮起。謂不特與廢盛舉。亦藝林快事也。學誠適遊邗上。君屬筆其端委。學誠竊惟襄文公文章氣節事功。前人之備矣。其廟食茲土。華亭公推論已詳。惟是盛衰興替。固視前人靈爽之憑。而與於廢者。必由肖德之冑。與嗣聲之裔。則古人亦希覩矣。尙書公節制畿輔。爲時名臣。兵備君歷任監司。以廉幹著。先後更新廟貌。皆出襄文公後葉。其人則皆不愧公之家法。觀斯盛者。不特欽公功德。抑且羨公家風世範。久而益老。後此或數十年。至千百年。倘有踵事增華。皆出唐氏後賢。當益歎天之報公爲獨厚也。因爲迎送神詞。使歌以侑享。其詞曰。

東南海兮際天。蛟龍窟宅兮狂寇煽。公逆搏兮洪濤。斬鯨鯢兮腥風血刀。殲厥身兮軍務勞。帝愍忠良兮。遣巫陽而下招。公之神兮上下。旌旆揚兮蕭灑。駕雙虬兮驂鸞。赫容光兮渥赭。陟降庭兮歆止。鏗劍佩兮魚魚雅雅。揚之水兮安流。海舶沓貢兮琳球。時歲豐兮黍稻競疇。父老酣嬉兮飽而遊。溯功德兮公邵。修祀事兮春秋。公醉飽兮載起。雲英英兮升自階阼。回顧盼兮色笑。嘉穀芳兮酒旨。惠揚人兮樂康。垂奕葉兮奠祀。

爲畢制府撰光山縣重修明少保陳公祠堂碑

兩漢名臣出處。具有本末。班史列傳。有敘經術師承。其後推而行之。至於建言行政。事功節義。皆可循而覆焉。顧才有偏全。用有齊量。黃霸治郡。推爲漢興第一。及爲三公。聲名減於爲郡。器各有所受也。明代重風教。憲司言路。諸臣以名節著者。史不絕書。而風氣所趨。偏倖互托。但推果敢。不問是非。則其本末之間。未易言矣。况神宗而後。國事日非。建言與攻建言者。是非相激。當其嫌介疑似之際。後代尙難衷其至是。矧當日君相。身親其閒。何由知所別擇。然而君子論世知人。則於終始出處之間。推微知著。由顯測潛。人之生平。思過半矣。左都御史太子太保贈少保宜興陳公。歷事神熹莊烈三朝。以直節著。載起載斥。海內翕然歸仁。事具史傳銘誌。人咸知之。後世以公罔畏強禦。能持大體。不愧憲長之賢而已。不知有明國體。優士大夫而不恤民隱。惟於士大夫優。故風節易著。而不甚恤乎民隱。則親民之吏。不必善於撫循。此亦當時之大勢也。考公以進士起家知縣。歷官光山唐山秀水。史臣表公之大。不復詳其爲縣。別傳載公治縣。俱有政績。則公自有本末。特偶以風節著爾。初光山士民。不忘公之遺愛。爲公建祠。以薦春秋。歲久祠宇漸圯。乾隆五十三年戊申。縣之搢紳父老。請於長吏而更新之。公裔孫有遷居商邱者。累葉簪纓。遂爲中州望族。湖北布政使淮商邱裔也。因光山官民之舉。而請余爲文。以勒諸碑。余惟公之大節彪炳。國史家乘。久有定論。毋庸文綴爲也。惟光山爲公釋褐初試之地。且計在官之日未久。而官紳士民久遠之思。至於如是。則當日親炙公者。又何如也。志稱縣有義倉。久爲吏蝕。公按籍清稽。公私攸賴。又縣南距麻城。



二百里無傳舍。公建長潭之驛。以通孔道。此其設施之小見者爾。由一二事而推其盡心民物。由光山以推之唐山秀水。更由知縣以推之列卿亞相。則公之清風亮節。卽於發軔之地。使人愈久不忘。夫亦可以知其故已。爰爲辭以貽之。歲時歌以侑公。其辭曰。

公之來兮。堂堂然。嵩雲中開兮。神降天。顧盼煒兮。電掃風霜。凜烈兮。勁草狼之貪兮。狐媚。豁奸腸兮。劍鏗之。慧。江湖兮。廟廊。感風雷兮。烈皇。起載蹟兮。死不僵。頌明聖兮。天王。公之止兮。如雲。慰靈氛之禱兮。氤氳。起。百里兮。榆社。澤旁普兮。華實被野。龍山蒼兮。翁蔚。清流之水兮。如瀉。公之神兮。如地。水。函光之人兮。鑿飲。而甘。性牢潔兮。酒旨。春祈秋賽兮。穀我士女。繼自今兮。光人世祀。

爲曾轉運撰曾襄愍公祠堂碑

人臣報國。則有文章氣節。事功本於古人。三不朽也。氣節無所顯於盛隆。文章所以潤色鴻業。然則萬古永賴。事功其最重矣。事功成而當代蒙其休。不成而後世悲其志。不成而厄於天者。若諸葛文山。令人希風慕義。百世師也。厄於人者。若睢陽岳鄂。後人景善。因以嫉邪。尤激切於人心。而有裨風教。記曰。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其斯之謂歟。故明總督陝西三邊軍務兵部侍郎贈尙書襄愍公。以蓋世雄才。感激主知。慨然欲建非常之功。恢復河套。天下莫不壯之。卒中奸讒。身撓禍患。而明之邊事。因以大壞。論者惜公才大。而慮不免疎。當時胡梅林之平倭。蓋嘗周旋嚴氏。自古未有權奸在內。而大將能立功者。

昔人所以料岳鄂王也。公何慮不及此。余爲公事。與鄂王似同而異。鄂王之時。天下皆切同仇。而賊檜以一人之私。獨倡和議。其構陷鄂王。勢逆而計深。公時天下溺於宴安。中外皆苟。且目前無復深謀遠慮。獨公銳然欲恢復。數十年間。人所不敢議之邊疆。庸人之情。憚於振作。故八議初上。兵部卽不敢主持。及令邊臣會議。諸撫按又皆不肯畫諾。世宗雖壯其志。而猶慮兵食果否有餘。成功果否可必。於是當局乘其隙而傾之。公之敗。不盡由嚴氏也。然公之初上議也。則曰軍興重務也。小有挫失。媒孽踵至。鼎鑊刀鋸。面背森然。是功之難成。易敗。公非不自知之。惟是感念主恩。許身報國。明知禍患。不爲趨避。而務盡其心。此諸葛氏之所謂成敗利鈍。非所逆覩。文山公所謂譬如父母疾。不可爲孝子。敢不盡心。千古純臣心迹。皎如日月。與公先後如一轍也。而或乃徒惜當時讒諂蔽明。方正不容。猶未爲知公者矣。公身後昭雪。贈諡陝西。詔建專祠。事詳明史。而江都爲公鄉邑。余下車訪公後裔。蓋式微矣。按揚志。公祠有二。一在三元巷。一在廣儲門外。皆隸今甘泉分縣。而三元巷者。官司瞻禮。春秋舉祠之所。歲久頽圯。非所以崇奉先賢。風聲後起之義也。爰於嘉慶丁巳。捐俸鳩工。輯而新之。而推公始終。揭於貞石。又爲迎送神辭。以備春秋之侑。辭曰。

撰吉兮筮辰。展瑤席兮文茵。潔牲酒兮獻公。望公不來兮雲中。天風下兮帳披。靈之來兮升堂。有儀薦芬。苾兮用享。鐃鼓競兮參差。清時兮烽靖。邊城萬里兮廬井。公兮歸來。安此故鄉兮。毋馳而騁。靈之去兮風

颺。帝命巫咸兮下招。秋薦霜兮春露。公陟降兮無遙。

爲曹宗丞學閔撰明楊忠愍公故宅碑文

京師宣武門外渣子橋西有菴名松筠者。明贈太常少卿容城楊忠愍公官兵部時故宅也。公之大節。彪炳史策。容城既有專祠。而清苑定興近畿之間。公迹所經。奉祀廟貌。所在多有。惟此故宅。獨以庵著。蓋有由也。傳聞公殉節時。士大夫重公名義。購公故宅。以建祠宇。春秋祀之。甚盛心也。公建之祠。居無常主。募僧住持。以奉香火。緇流萃處。宜有佛廬。松筠名庵。所由蓋已久矣。京師故有都城隍廟。直府城隍神主。分列兩廡。蓋猶京尹之視諸府。象官屬之有所統也。祠旣名菴。則僧家供奉神佛。皆得依附。又歲久頽敗。住持轉易不常。不知何年。乃以都城隍廟所列直隸諸府城隍神主。雜置公神座旁。好事者於是盛傳公爲都城隍神。亦不知其說之所由始焉。按國家令典。城隍之神。蓋與風雲雷雨山川同列通祀。無有取古人名以實之者。公之浩氣丹心。炳於日星河嶽。聰明正直。沒而爲神。於理固有當然。卽祀爲城隍。亦古人沒而祀於社之義。然典禮無徵。君子弗道。且公之英靈。自在千古。亦初不藉此以見奇也。惟久廢之後。傾頽益甚。奸僧盜鬻羣房。毀售材埴。殿宇僅存。亦就傾圮。陶冶鮑韋諸匠作。雜處其閒。棄礫敗毛。蕪穢不掃。都士大夫。相與景風而慕義者。莫不慨然傷之。乾隆四十九年夏。巡城御史廉訪奸僧。治之以法。更募老成住持。而同時倡衆新公廟者。禮部尙書長白德保公。刑部尙書光山胡公季堂。奮臂疾呼。卿貳鉅公。從

而和者甚衆。既新廟貌。復議生資。上以安神。下以畜衆。立爲條約。詳識始末。歲推司事京官二人。以綱紀之。於是松筠古庵。恢擴舊規。煥稱新觀。經始於乾隆五十年乙巳之春。落成於六十一年丙午之夏。司事諸公。以余嘗周旋終始。其閒。俾余爲文。以志其事。余按公之祠宇。起於後人景仰。固不擇其地也。故宅則公之所嘗居。緬想前型。於斯爲親切矣。然讀公年譜。公以嘉靖二十六年丁未。始成進士。除授南京吏部主事。越四年辛亥。甫擢兵部車駕司員外郎。旋以諫阻馬市。廷杖謫邊。至壬子冬。累遷至武選司。癸丑春。正卽以劾奏嚴嵩下獄。是公前後居官邸者。合計不及一年。斯宅於公。不啻傳舍。至今人心翕然。相與愛護保持。不忍暫輟。則公之靈爽。日在天地。煙雲草木。猶將繫思。况其所嘗休憩。固不必沾沾於久暫閒也。夫自嘉靖至今。且二百年。興廢不常。亦已如是。茲之所興。安知久遠不復。如前日之廢歟。然高山景行。人有同心。卽今倡議集事之不約而同。則他日以時修緝。有久思而無暫輟者。概可知矣。因爲揭其大旨。勒之貞珉。其材直工價。捐資姓名。與夫閒架仍創。規制豐約。一切在公議者。具如別錄。

### 順天南路廳治創建八蜡廟碑

濟源李使君。於乾隆四十一年。自昌平知州。擢順天南路同知。修廢舉墜。率民禮教。故事。順天四路同知。分部神州赤縣。體視外府。南路治大興縣南黃村。無附治州縣城郭守土之吏。例祀壇廟。一切闕略。不備制度。八蜡舊無專祠。使君謁關帝廟。顧見蜡主塵封。龕置殿側。使君爲之蹙然不寧。虔肅旣退。乃謀於父

老曰。八蜡始伊耆氏。制最古。所主先嗇。所祭司嗇。先儒謂若神農后稷是也。神最尊。徧及郵表防庸。及乎  
貓虎。皆爲農功。重民報本反始。其典又最鉅。而猥廁他祠廊廡。神人失職。誣瀆不經。非長吏所以稱社稷  
人民之義。父老曰。然。爰諏爰度。羣策材力。乃得村西所謂三義廟者。結構雄壯。鉅碑穹立。披讀其文。則明  
正德間鉅菴。先塋建廟。募僧奉其香火者也。闢地宏敞。逾村北廟。遂卽其處。奠基構廈。丹采塗纒。煥然一  
新。乃迎八蜡之神。肖像其中。作新視聽。落成將享。神靈歛止。土反水歸。三農稔足。擊鼓歛鬮。和氣盎然。僉  
曰。良哉。是舉不可不誌。以示後也。學誠適承乏永清志館。永清南路部也。使君使來謂曰。子曷爲文以志  
學誠。以謂使君是舉。非徒正祀事。亦所以明教也。八蜡列於祀典。廟制僅有存者。關帝廟祀。乃邇寰宇。非  
能知所尊祀。流俗惑於鬼神。而希福避禍之見。不能無動於衆所趨也。前明奄勢張甚。環畿腴壤。率爲奄  
湯沐地。而淫祠祆廟。嶒嶸相望。譎妄不倫。長吏欲盡除之。則成功不毀。且重勞民力。亦非所以體恤之也。  
因其可廢。舉所當急。事不勞而功倍。吾以使君一舉得三善也。正民趨也。奠神職也。因便利也。古謂長民  
者。必慎所作。此之謂歟。聞使君官昌平時。嘗謁狄梁公仁傑祠。祠神爲二氏像。怪詢其故。則黃冠緇流。更  
迭居之。祠名僅存。非其故矣。使君顧出。令曰。願新茲廟者聽。士民走大出。資不日而集。室稱輪奐。使君則  
約期日。大會士庶。就廟中。仆二氏像。瘞之。因復置狄梁公上座。衆大狂駭。顧使君色益厲。業無如何矣。則  
搏頰訴於神曰。州長實然。神而有靈。幸無我厲。使君笑揮之去。由是名賢祠宇。得不廢云。又城隍神祠。廡



下有百子母神。俗謂是周太姒。使君急令易置他處。更署題榜。聽民禱祠。毋褻后妃名稱。其持正務實多類此。使君名方茂。字苞文。乾隆二十六年進士。歷官欒城知縣。昌平知州。俱有惠政。創修廟宇。始乾隆四十三年春三月。訖秋八月。

### 遷安縣重修城垣碑

惟乾隆四十二年某月日。直隸永平府遷安縣知縣喬鍾吳爲請修城垣事。竊照卑縣封域。界在邊陲。隸縣村落。毗連塞外。近者百里。遠者至數百里。累舍始達。而縣治控扼要衝。城隍保障。實爲一方重鎮。惟是城垣建自前明。歲久頽圯。又灤河遠自塞外。馳數千里。磅礴而來。城西北隅。首當其衝。每夏秋交。飄風時霖。日夕發作。諸山峽水。一時暴漲。灤河挾橫。決諸流。建瓴直下。驕悍剽疾。平吞東南。而孤城屹立中閒。斗擻其鋒。蹙浪批濤。風霆戰搏。良久不勝。乃始逶迤順流。循城東南而去。方勢正急。居民囊土。塞城四門。捍衛官廨倉獄。登陴環顧。縣治如一扁舸。泛濫洪濤。轉仄不定。至水漸殺。町畦徐出。乃復爲縣。以故遷安一城。平居爲衛。遇水爲坊。一物二用。積勞成瘵。剝膚日久。至於齧骨。若不及時繕緝。後此益難爲功。謹按乾隆十三年。前通州理事通判富某。奉檄勘議。又二十七年。前灤州知州奉檄。偕前知縣顧某同勘。需銀六萬兩餘。會二十八年。前總督直隸兵部尙書方諱觀承。彙奏所屬城工緩急。遷安與昌黎樂亭同列。緩工。自此因循未果。訖今又十五年。積久頽廢。日以益甚。不特官廨倉獄。當備非常。卽廬舍民居。藉城保障。卑

職於三十九年任事。卽見紳士軍民紛紛籲請。卑職復勘無異。惟以初至未諳。又工費最鉅。未敢遽議興修。今三年來。請者益衆。詳視利害愈悉。允宜刻日建工。無庸疑貳。但旣藉城爲堤。宜度水勢所及。撤去舊堦。整以鉅石。乃資捍禦。又前勘需銀六萬有奇。今承敵餘末流。毀圮尤甚。工費視前。不啻倍蓰。惟念七年之病。須艾三年。及今爲之。猶不坐貽他日鉅患。官司幸甚。士民幸甚。事上永平府直隸布政使司總督直隸兵部尙書周公元理。據呈引奏。詔下工部議。如所請。遂於四十三年秋八月啓工。越至四十六年春二月工成。民慶安堵。官樂治功。百寶盈寧。諸廢具舉。是役也。集功以萬千計。支戶部帑藏十餘萬兩。有奇。堦埴工價。制度規矩。具列於後。於是爲文勒石。以示久遠。文曰。

遷安望縣。實古令支。包塞內外。挾險居奇。數百里閒。屯堡相望。一城斗絕。列屯環向。灤河一線。雲中飛來。挾諸山流。勢吞九垓。憑陵城下。風濤霹靂。如駐孤軍。清野堅壁。聲色不動。寇窮而馳。掠郛摩壘。積久以疲。外作隄防。內資捍禦。自明迄今。治新城故。昔爲邊鄙。奮武揆文。皇朝無外。悉主悉臣。塞垣表裏。如家庭戶。再策再籌。工非急務。務急反緩。以次第修。旣壯觀瞻。亦拯橫流。積毀爲新。工繁費鉅。惟斷乃成。及時斯舉。金逾十萬。功集三年。崇墉屹立。作鎮於邊。峨峨都山。滂滂灤水。山水蟠鬱。人文峯起。城邑縣治。四鄉所儀。府庫倉廩。廟社壇壝。以教以養。觀禮觀法。蔽芾甘棠。勿翦勿伐。令君仁明。列邑向風。有廢斯舉。敢告成工。四境弭寧。兆姓安堵。勒石紀成。千秋永固。

僑山章氏後宅分祠碑

自文叔公於宋光寧間。奠居僑山。歷三世。以曾字行而族分爲三。仲氏曾七公。後宅祖也。子孫多顯貴。故數百年來。後宅宗祠。耀於三黨。公子元八公。宋景定甲子省元。有二子。曰復二。復四。復四三。傳顯六。四。傳玉八。於明永樂宣德間。父子並以甲第起家。先後俱至禮部侍郎。玉八弟玉十一。舉懷才抱德。累官僉都御史。太僕寺卿。從弟玉十。亦起甲科。累官太僕少卿。冠蓋累世不絕。顯六祖秀五父昇二。並以子孫封贈。如侍郎階。昇二公建適安堂。造翠微樓。爲宗伯祠。鄉人至今推爲重望。則皆復四公後也。復二公爲省元。公長子。自元至今。四百餘年。後嗣無甚通顯。生齒鮮少。傳十八九世。丁不過百人。多貧無居積。奕世木主。向來別置卑室三楹。人稱謂樓下祠堂。視翠微樓。形詘替焉。夫先廟崇卑。貴賤有別。蓋封建之世。公卿大夫。皆世爵祿。世次祧遷。家自爲制。不相假也。後世士大夫家。爵不世延。貴賤無種。祀不能專廟。聚族而爲公祠。春秋薦而不祭。則其時世然也。復二復四二公。雖後裔盛衰不敵。皆省元公分體。且復二又世嫡長。而宗祠神主。世詘於復四公下。於近世宗祠。無此法也。然當日必有其故。相沿已數百年。後人無可詰矣。嘉慶建元丙辰之春。余過墟中。族子鈴字德剛者。方建分祠。請余文記。以勒於碑。德剛於復二公。爲十四世孫。蓋嘗悼其族之積衰不振。而思以起興爲己責也。以謂起弱之道。在於自強。自強之道。莫先敦本。敦本之要。惟在克己。克己則財貨不以自私。而同氣和天倫篤。門內旣修。庶有觀感興起。相與敦勉。而有所

立歟。兄弟五人。德剛其仲也。生長貧。兄弟分產不足自給。年將弱冠。則走孝豐習質化。誠信孚於閭閻。買業大行。積三十年。而家計漸饒。買田爲久遠計。券成畫田六區。以其四贍兄若弟。已有二子。各授其一。命曰。余始分家於若祖。未有是也。久之乃建分祠。蓋早蓄其志。而於經營相度。鳩工庀材。以及堂構規模。昭穆位置。今日可率而行。他日可恢而大。無不周詳。不特經費出於一人之力。抑且籌畫竭其一己之思。固非歲月旦晚期也。余謂斯舉有三善焉。安先靈也。敦族誼也。樹風聲也。孟子曰。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復二公之後裔。未有顯者。有能孝友樂善如斯。天爵已足顯矣。將來人爵之從而應者。又豈尋常所可量耶。夫草木叢生。不能並茂。分植易於蕃滋。亦其理也。顏其享堂曰思威。蓋復二公表德道威。欲其支系登斯堂思之而興起也。

孝義合祠碑記

江夏縣學宮。舊有劉孝子祠。建自雍正年。祀縣孝子劉君定遠。歲久蕪廢。閒架僅存。讀壁閒石刻。孝子蓋善事嗣母。嘗剖股愈母疾。母卒廬墓三年。被旌而得祀於學者也。乾隆壬子。縣附貢程生雲炳。輸田若干石於官。請爲科舉之士。具宿春糧。已又輸若干石。供府書院生徒膏火。又若干石。爲學宮歲修土木之需。一時當道鉅公。嘉雲炳任卹好義。交獎勵之。雲炳退然不自居曰。此先人夙志。雲炳特奉行之耳。按蕭檢討廣運所撰程君墓誌。君諱連槐。候選布政司經歷。好學篤行。能務其大家門。五世同居。人無私財。嘗以

程族。徒自徽州。而江漢之間。支屬繁衍。獨任建祠造譜。輯睦宗黨。志不自爲溫飽。其推而施者。未竟其涯。而中年逝世。雲炳其長子也。所謂奉行夙志。蓋所自歟。於是學舍方修。劉孝子祠。師儒相與議曰。校舍之修。風教始也。劉君篤孝。以式天倫。程君尙義。以厚風俗。一也。曷不並祀一堂。額其祠爲孝義。庶以表異轍而同軌也乎。衆以爲然。因合祀之。余適僑江夏。承乏通志之役。雲炳又嘗攻學於余。因以始末來告。且請爲文記之。余惟孝之與義。跡所著耳。其人非有所別擇。亦非有仿而爲是名也。劉君嘗謁蹶營地。以擴其先人所施義塚。何嘗不尙行義。而程君痛父母早逝。每諱日。孺慕終身不衰。又何莫非孝子之行歟。蓋敦行服古。則其中肫然靄然。必有其不容已者。見於事親則孝。見於推施則義。在其人初不外求。故隨所施而輒當。有孝不可推。而義無所本者也。若泥於其蹟。而徒務於名。且或謂孝義各有所長。則愛人知人。非得卜氏疏通。仁知且相厄矣。余旣躋師儒之議。又嘉雲炳能以孝成先人義也。爲申明其指。勒石於祠。以曉來者。

### 洪山寺碑一

山川輻湊。而開都會。必有營建以鎮形勢。形家之言也。祖鏡演續以啓叢林。必有培護以資久遠。釋氏之事也。二者其旨各有所受。若洪山寶通禪寺。則不可盡以二家之說例之。按志寶通名寺。始自前明成化年間。宋元則爲崇寧萬壽禪院。宋制置使孟珙等遷自隨之洪山而更名也。隨之洪山。所建乃唐之幽

濟禪院。太和中。所以崇封。浮屠善信而賜名也。善信大師所以崇封。則因禱雨以濟蒼生。矢願身代。犧牲斷足以食龍神。兆姓哀慕。遂以雙足留鎮山門。色久不變。有司以聞於朝。賜號慈忍。而以幽濟表其所居之精舍也。記曰。法施於民。功加於民。以死勤事。皆在祀典。今大師不惜捨身食龍。庶比以死勤事。不令無故多戕生命。而示以靜功所禱。可謂法施於民。若夫霖雨以濟久旱。乃功加於民之大者。此在三代聖王。明制典禮。亦當封表崇祀。歷久不廢。而况褒封之後。祈禱屢應。則其爲功於世。亦不尠矣。至於洪山之地。本鶴山也。更名洪山。因隨之故也。蓋隨經宋末兵亂。制使孟公等。使迎雙足於此。而山亦以洪名。其後元世祖迎足至京師。尋遣還山。至許而足重不可舉。使者歸奏。詔於其地建寺。亦名洪山。故志稱洪山者。凡三。而武昌特其最稱盛爾。夫以大師出蹟而論當主。隨州爲重。以雙足所止而論當主。許州爲重。武昌洪山。特其所過之迹。而其盛乃過於隨與許者。則以北枕江漢。南帶湖湘。都會之地。形勢所鍾。人心萃聚。而名緇接續。衣鉢遞傳。前代藩封節鎮。疊有培增。國朝封疆大吏。如前總督鄂公海。前巡撫張公朝珍。亦嘗加意護持。故三洪山中。惟武昌鶴山之洪爲特盛也。以彼靈蹟顯化。不拘所過所留。而但因人心所聚。培植所鍾。則鬱然遂爲千百年之特盛。乃知爲人上者。本經術以導風俗。而躋斯民於三代之良。其道非無自也。惟洪山雖稱獨盛。而時代久長。中間小有興替。大抵有所廢墜。旋即有所振興。據志歷歷可考索也。入一切情。節云云。夫形家鎮勝。與釋氏住持。雖長民者亦所留意。猶非經綸政教所先。惟崇德報功。而爲民作早

乾霖雨之應。其在禮典。所謂山川出雲。列於四望。義亦近之。是非形家釋家之說所可擬矣。夫古人爲治。不廢風華舞雩。祈禱之地。亦有遊觀。登高能賦。始可以爲大夫。鵠山勝蹟。著自古昔。官斯土者。或行郊勸農。或雨暘祈賽。政事之暇。登覽名勝。休憩松雲。俯江漢之長流。當思水旱何以籌備。窺城市之殷蕃。當思民生何以奠安。眺田疇之廣闊。當思穡事何以修舉。卽凡悅目怡情之處。亦足以收退思補過之功。此則其餘事也。

## 洪山寺碑二

皇帝龍飛六十周甲。歲星在卯。某律中月。鄂會城東里。修古刹寶通禪寺落成。年豐時和。神人歡悅。於是勒石爲文。以紀顛末。其文曰。

扶輿結撰。元氣氤氳。江湖岷穴。漢湧嶓源。蜿蜒磅礴。分數千里。會於大別。朝宗是紀。川交山紐。南北之樞。中開都會。風雨收殊。鵠山鶴起。會城軒轟。城東十里。峯巒結聚。江湖環抱。靈秀所鍾。中有道場。遠溯開宗。唐浮圖師。洪州善信。受度清照。馬祖心印。緣在南方。夢感神語。遇隨而止。遇洪而住。至隨山麓。詢名爲洪。清水潭潭。下有神龍。時方禱旱。犧牲是供。師謂勿爾。禱示靜功。甘霖四霈。生長禾稼。感張武陵。鼎建精舍。至太和中。師語龍天。吾以靜功。輟汝牲怪。今當捨身。餉爾淵泉。舉刀一揮。雙足墮地。白液滂流。垂眉寂示。兆姓哀慕。官司白帝。賜號慈忍。寺稱幽濟。自唐歷宋。富有歲年。兵戈相尋。南北之閒。山荒刹老。佛隱僧遷。

制使孟公都統張公議鄂僑置詢謀僉同雲菴興師敬奉雙足自西北來開山黃鶴崇寧萬壽奏請更名擴唐彌陀煥鄂東城元帥南下世祖潛邸夜見神人雲端顯異名山靈跡上感宸衷世祖登極迎足山中既去復還至許而阻別啓叢林分司鐘鼓鄂存故跡樵采荒塗呂公文德制置京湖爰召名縉迭主方丈無聚而後禧潤繼響建臨濟塔置供養田龕燈遞續瓜瓞縣縣至順三年實師駐錫銳意興復鉅肩重責開山至此實號中權有光前人擬於祇園前明洪武楚封奄啓昭王伐茅名山式理海師被命來主法筵益侈前規金碧澄鮮正統賜藏貝葉五千成化更寺曰寶通禪興廢有時明季寇變灌莽秋蕪鬼燐宵見金凋丹剝殿圯臺危往來憑弔摩挲古碑興朝三紀康熙癸丑雨暘時若民安物阜司馬張公來撫江城暇憩茲山爰議經營瞻田恢宇大廈千庇左右前後擴基十里北限山椒南界鉢盂東抵大塹西達通衢昭師主席開堂接衆法鼓雷音天香霧湧自時厥後甲子再周大興小替譬彼川流十年以來漸恢漸復節鎮鉅公司監名宿捐施清俸帶鎮山門蒼生霖雨祝國報恩鎮洋畢公羣仙班首節制兩湖風清襟肘瑤圃惠公王國羽儀再撫十郡允保允師伊余不佞二公先後猥叨成式如相授受人和政通典舉廢墮惟茲洪山甘霖報惠名跡千年呵護鬼神妙臺慧殿結想爲因夷巖抵壑增廣培厚筏本蔽江鞭石山走樓閣殿廡堂室寮廡輪藏檀林齋廚甃路跋革鞏飛日新月故蔚然改觀式增前度自今以後法教時修傳燈不絕如繼春秋山川出雲龍天法雨澤被田疇聿興禾黍千倉萬箱百室殷盈風醇俗厚官司受成



爰紀成功。勒石垂久。條目繁委。具列於後。

國子監司業朱府君墓碑

先生諱葵元。字雨森。號春浦。仁和朱氏。宋儒徽國文公裔也。文公孫鉉。爲兩浙轉運判官。宋元之間。自杭州徙居鹽官。築望微樓。聚羣子。姓讀書其中。人稱爲小桃源。七傳至樸。以海患復居於杭。樸十傳至文學。贈司業公諱潮。先生考也。贈公慷慨負經世略。所交多當世豪俊。妣葉太宜人。尤高行遠識。贈公中年逝世。於知好閒有所負貸。臨終手書敍別。猶惓惓於道義。然言所負。則曰兒長必圖所報。且詳筆於簿。屬太宜人。未幾知好者亦俱下世。太宜人困苦不能給朝夕。然紡績稍餘。輒銖累縷蓄。遂巡歲月。按簿悉償無遺。所償家多不憶其事也。先生之生。贈公已先兩月逝。太宜人遺腹始舉。時兄文學公藻元。方十二歲。兩姊亦未及笄。太宜人苦節數十年。撫長諸孤。雖至斷炊。未嘗絲粟于人。曰義方先勵廉隅。不可不慎。始已先生幼穎慧。讀書數過輒識。年十三。試學爲應舉文。從兄樹堂課業。喜告太宜人曰。叔母毋憂。弟非塵埃閒物也。太宜人由是命文學公謀食於外。先生得以專力進取。十七入鄉校。旋以高等補廩膳。名聲振起。故副都御史趙公大鯨。主講萬松書院。延攬人才。或以先生文示趙。趙奇賞之。卽命故翰林侍讀吳公鴻招致先生。時吳亦諸生。受業於趙也。先生師友淵源。一時稱盛。他日同儕拜太宜人堂下。太宜人退而喜曰。吾懼兒交結。或涉少年意氣。嚮者若輩端人。若輩奇士。古人相觀朋友。兒必有所取矣。乾隆十七年壬

申先生舉於鄉。甲戌成進士。改庶吉士。丁丑授翰林編修。庚辰充會試同考官。壬午戊子甲午並充順天鄉試同考官。戊子大考列優等。擢國子監司業。前後充功臣館及國史纂修。乾隆壬寅春卒。春秋五十有六。加級例階奉政大夫。先生天性純孝。惇於倫本。母太宜人苦節撫孤。先生終身不忘母志。故晚號慕諼。京官清苦。然推親所愛。無不盡心。伯兄文學公終老諸生。先生推甘分少。館於邸第。衣食必共。撫問寒煖。必周以謹。及其歸也。必分俸以贍其家。乾隆庚子覃恩。以己官貤封兄嫂。嘗謂兄才固能自致通顯。以治生廢業。曲成弟名。則弟力所能致。皆當與兄均也。從兄樹堂卒。無後。先生以其從受業也。迎養從父泗公及孀嫂張。終其身。且以次子慶頤爲之後。歲時祀事。慶頤方少小。先生治具務潔。以豐俾慶頤主鬯。無乏。伯姊適王而天。母氏念之。則厚恤王君。仲姊適翁而貧。先生迎至京邸。慰母朝夕。太宜人於癸未考終。先生哀盡禮。營卜窆。不憚荆棘險阻。嘗升高失足。幾墜不測。幸衣挂叢柯得免。□□宜。人雖嘗旌節。未建專祠。因購地建祠。闢治餘地。廣置殯室。以惠貧族。未能卜葬。而權厝者曰。以廣母德也。初先生登第。擢翰林。歸拜母氏。太宜人。不色喜。曰。汝家遷杭以來。未有成進士者。累世植德。以成汝名。汝當何以酬先人望。先生銘識於心。方憂居西湖。湖上有文公舊祠。荒地弗治。先生倡族人相與新之。又贖故宋鹽官舊業。所謂琴鶴樓種德故社。先世中落。沒他姓者。族人大悅。先生益倡衆輸資修葺。以爲合族公塾。至今仰衣被焉。有族父貧贅外家。身沒之後。孤寡伶仃。祖塋荒落。豪右謀侵奪之。先生聞其事。卽訪謁族母。延至

家爲具牲醴。躬同往祭其墓。詰問典守。豪右氣奪。由是不敢萌心。族兄奉其孀母。遠宦廣西。未幾卒。官母妻子婦。皆相繼沒。壘然七棺。旅寄佛寺。先生聞其孤孫在京。力資遣之。且致書廣西大吏及諸當事。合力拯之。竟葬得歸。族兄無後。有子流落京師。先生訪得其人。勉助婚娶。且爲經紀久遠。宗族無論遠近。撫卹孀孤。拯援患難。生館死殯。惟視力之所能。族人稱之。先生則悄然曰。吾母志也。先生官司業。凡十有三年。愛才好士。殆如性命。國學考業。官司奉行故事。先生別立課程。捐資獎勵。孜孜講討。六館之士。多所興起。海寧陳之綱。嘉定錢坫。皆優於文學。久不得第。先生欲標識之。爲諸生勸。則曰。某某當爲吾師。而以官守屈彼弟子。吾甚愧之。其不憚屈己以推寒畯如此。學誠浮沈胄監。凡十許年。師儒及同舍生。皆視之若無物。監志館開。諸生以才智爭奮。學誠方貧甚。欲以所知能者。從事其閒。下比於繕書例。當時不許。戊子。順天解試。先生與同考於鄰座。見學誠對策。言監志得失。驚歎不已。怪六館師儒。安得遽失此人。於是名稱稍聞。然學誠行業不修。環顧其中。未見遠於儔類。負先生知多矣。憶先生初拜司業。留意人才。講求經術。志向甚盛。終以同官多人。事權不攝。故事習久。少見易怪。不得竟其志意。學誠去遊江南。乙未。再至京師。先生官久不調。意亦衰歇。兩耳重聽。言必大聲始聞。丁酉。學誠舉順天解試。與先生仲子慶頤同解。先生色然喜。慨然爲學誠悲晚遇也。明年。學誠第進士。謁國子師於彝倫之堂。有老書吏迎爲學誠曰。信乎君甲第邪。孰謂朱公誤乎。先生方病。學誠不得志遊畿南。其卒也。學誠奔走薊州道上。寢門一慟。今十許年。

蓋自是挈家南北遊。不復居京師矣。甲寅秋。得慶頤書。言近以內艱歸葬。屬學誠爲撰誌銘。其書輒轉。久之始達。度葬期已過。因爲碑揭墓門。亦銘例也。先生配趙宜人。向縣處士南楨女。淑慎溫恭。於先生允有配德。先生孝友睦嫺。爲世所難。非得賢內助。於勢必有不能行者。此可度其概也。子二人。長慶光。兵部司務兼理職方清吏司事。次卽慶頤。己酉進士。覺羅官學教習。候選知縣。出爲人後。孫德增。銘曰。學校重教。人名公實。教本彝倫。人文公質。皐皮清奉。爲惠幾何。河潤九里。利導實多。壽不售德。位不稱志。假年得位。豈一世士。吳山崔峯。漸水清深。名儒之業。孝子之心。

誥贈中議大夫河東都轉鹽運使司運使沈府君墓碑

沈於六朝。吳興望族。宋元之間。著籍高郵。明初以戍籍遠徙普安。甲科仕宦。終三百年。代有聞人。其復著高郵。自副使公。若上承遺緒。下啓後昆。惇睦孝友。樹基不拔。則自贈中議公云。公諱之亮。字咨采。河南按察副使諱奕琛。公會大父也。廣東高州知府諱弼。公大父也。國學生諱文蔚。公考也。副使丁明厄運。全家殉難。一身僅存。馳驅屯難之中。卒以功名顯於清。時有子八人。高州爲長。高州有子八人。國學爲長。國學又有子六人。於是南族始繁。而六人之中。中議公之後最顯。人謂公實有陰植。副使高州。兩世撫任。不名一錢。其去官也。子姓散處。各以藝業爲生。其後承儒守經。家世禮法。蔚然爲諸宗光。人謂公實能賢。配朱淑人。實有媿德。當國學居江寧。家無長物。散遣諸子。惟一束書。公則就婚儀徵。依從父文僖居。朝夕汲汲。

不違自謀。然聞人急難。推施無倦。弟之奇貧不能婚。卽傾朱淑人奩資以濟。又弟之康。客死於外。婦俞守節自誓。飲食於公。朱淑人撫愛尤甚。公雖窮約。而任卹之誼。矯矯自任。不屑爲身家旦夕謀也。公性耿介。不詭隨。初應童子試。學使奇其文。拔第一。旣庭謁。學使怪公衣冠樸陋。詰責公。同列肘公謝。公拂衣徑去。因絕意科名。力學於古。遍通醫卜家言。試術輒效。由是藉以治生。嘗遊京華。慨慕燕趙豪雋。往還齊魯故都。則思洙泗遺風。作爲詩歌。沈鬱頓挫。能自道所見。晚尤力於經史。丹鉛點勘。或忘寢食。一日讀范氏後漢書。愀然罷餐。朱淑人怪問之。公曰。適讀黨錮之篇。胸中鬱結。如有物憑。不得下也。其深情懷古如此。著雪月生涯詩集若干卷。又約經史大義。取其切於日用。爲考古節要一十二卷。以訓後昆。公病彌留。預自知期。命二子濡筆侍書。口占五言絕句。勉以及時力學。語不及他。公卒。人多思慕之。雖受公面折過者。亦唏噓流涕曰。古之遺直也。朱淑人儀徵望族。系出宋儒朱子。考諱唐有歲貢生。淑人幼嫻內則。侍祖母疾。三年衣不解帶。父嘗遠出不歸。母終於家。家無次丁。淑人侍醫藥。治殯殮。俱有禮法。及歸於公。終始相莊。公晚病肝怯。終夕需人。淑人竟夕危坐。涉五六年不變。久窺簷月景陰。時節變易。逆數巡檐度階。不爽銖分。自謂略如送往迎來。新故可念。淑人之歸公也。自以去舅姑遠。不得躬親盟饋。則傷其貧。公依從父文僖。淑人事文僖夫婦。色揣氣聽。惟恐或失其意。以謂庶不貽舅姑憂。其後舅卒江寧。姑王就養。叔氏於山東官舍。道出儀徵。爲留一夕。淑人始見君姑。悲喜交至。罄囊以潤姑行。會天暴暑。姑寢苦蚊嘍。淑人揮翼。

驅蚊達曙。君姑始覺。執手歎噓。不忍別去。因出國學遺像付淑人曰。余今諸子散處。未知所託。新婦賢孝。必能永我祀也。淑人課子嚴而有法。夜一缸膏。二子洛誦。躬操刀尺其旁。追維先業。淚涔涔下。長君卒以文名。次君通籍貴顯。蓋公有宏規。淑人實能勤摯以赴。溯家風者。以爲典型。公生康熙三十一年壬申。卒乾隆十三年戊辰。春秋五十有七。淑人生康熙三十四年乙亥。卒乾隆五十年乙巳。春秋九十有一。丈夫子二人。業進國學生。業富乾隆十九年進士。由翰林編修歷太平知府河東都轉鹽運使。司運使加勅兼管鹽法道。三遇覃恩。贈公如業富官。晉階中議大夫。淑人亦累封如制。女子子一人。適儀徵國學生鄭本崇。孫男子四人在。遴在廷。在選在朝。在廷乾隆四十八年舉於鄉矣。孫女子二人。曾孫三人。曾孫女二人。學誠運使君同考順天所薦士也。初進謁於京邸。旣又從遊太平。辱知最深。獲拜淑人堂下。備聞懿訓。每恨不得見。公言語風采。以爲持循。然運使君典試分校。人無枉材。官太平府。治化清靜。轉運河東。經畫有章。淑人每誦公遺訓。勗勵不怠。運使君官方面。偶製一衣。近時尚。淑人卽正色曰。盍思若考當年。運使君蹙然謝過。以是敷歷中外三十年。終始一節。論者謂公教端於幼學。淑人又能本公之教而達於官箴。方於古人先賢耆舊之傳列女。仁智之篇。兼而備之。實可爲將來之法式。是用具書大節。勒於墓阡。其瑣細者。詳於家傳。覽者可互質焉。銘曰。

發軔江寧公蹟著。保聚儀徵有令譽。晚憩甘泉淑人豫。連江上下無常據。所止人稱無閒語。長君童試急

知遇。易名兩地爭先。驚主者憐才欲曲恕。令實其一罪。虛附公毅然白。此非度。損人成己。詎訓。儒次君初試。憚遠阻。謂從父族則助。淑人岸然叱曰。去。高郵貫我副使注。謂他人父非所覩。儒不知命。斯詭御。卓哉善後。關先路。後嗣昌大人爭慕。張山之陽。蔚佳樹。奕世清風。式茲墓。

爲畢制府撰浦贈公墓碑

公諱文源。字某甫。自號蘭園。嘉善浦氏云。先世隱曜。公文而儒。事父母能盡色養。恭兄。姓情天至。析爨推膏腴。硯田僅共饘粥。然聞人請急。必諏所應。不問宿春。有無。取給問字錢。夫人佐以針黹。簞瓢屢罄。曠如也。公自逾弱冠年。爲名諸生。十與賓興不上。長揖而退。閉門課子。不復出山。夫人同縣張氏女。家世貴富。歸公。操作如出寒微。通書曉大義。公試屢誦。夫人謂公毋介造物之報。不於其人。而於其人之子孫。積之。阜身不章。後起必峻。公卒乾隆二十五年。春秋五十有六。夫人卒乾隆四十六年。春秋七十有七。丈夫子四人。長霖。乾隆三十一年進士。歷兵部侍郎。巡撫湖南。副都御史。次霽。次零。俱縣學生。次震。新河縣典史。孫男八人。長情。雲南試用州同。曾孫二人。霖歷躋通顯。政平而法。所至有聲。前提刑陝西。今撫湖南。皆於某同官。方言及家風。自云。非公與夫人教。不及此。公及見霖舉於鄉。夫人及見霖官按察使也。前後遭逢國慶。封贈俱如霖官。合葬本縣茜涇之原。鄉人猶有知公家事者。指其阡曰。是宜有後。銘曰。浦出司馬。秦漢系接。逮及江左。典午中葉。波濤凶惡。忠信能涉。浦江得姓。輝茲譜牒。中州文物。自宋南遷。

江湖閩浙華灼山川。寶文名德。徽國推賢。卜宅嘉禾。六百餘年。扶輿清氣。委蛇磅礴。醞釀至公。如酬將酢。孝友天懷。元氣鼓橐。推甘分少。疏水稱樂。伏篋誦肄。爲諸生倡。鼓吹六經。文筆天放。才豐遇齋。蘇書十上。拂袖歸來。門羅烏網。長君穎脫。鳴鶴在陰。傳公家學。拳服膺心。諸弟繼起。墳篋和音。天倫師友。獨筭成林。伯仲叔季。嗣升鬢序。七葉俱興。門無雜侶。春草蜨飛。秋燈蟲語。歲月坐遷。幾忘寒暑。夫人禮法。門內相莊。公慨不遇。謂公何傷。譬如築基。將俟構堂。公培旣篤。後嗣必昌。乾隆丙子。霖膺秋薦。一笑相慰。如雪先霰。長安再上。遊子思親。公遽逝世。庚辰之春。雪衣歸來。風木創慟。夫人理諭。毋徒哀痛。吾聞至孝。終身有憂。立身揚名。親志是求。霖泣受命。激昂奮勵。服闕上書。春官唱第。分曹農部。心跡俱清。十年郎署。三考政成。遂奉簡書。備兵襄郢。小臣有母。陳情歸省。乙未之秋。奉母鄉邦。青鷁西乘。繡蓋朱幢。鶴髮方瞳。杖履輕健。子婦迭侍。象服有憲。山川輝映。母顧而怡。遙望如仙人。欽女師。皇撻金川。五載鋤蔓。度支餽餉。七千餘萬。計簿山疊。文書蠟毛。軍府借才。司農舊曹。乙未歲冬。霖馳羽檄。王事賢勞。烏私敢瀝。蜀棧縈紆。襄江清渺。四易星霜。望雲心惕。己亥夏秋。報績論功。移監南汝。襄漢風同。方冀魚軒。近接鄰封。嚴程暫別。涕泗何庸。霖覲京師。帝嘉猷守。遂超外臺。廉訪關右。三秦吏士。快如發菽。霖也愴然。不遑將母。馳書固請。母鑒兒愚。兒不躬養。兒祿爲虛。母書手訓。毋以我拘。老思故里。遠涉爲虞。兒受主知。殫心區報。母顧恩思。益堅清操。霖勉承勗。綽有政聲。母歸珂里。頤養餘生。孫曾繞膝。桂芽蘭蓓。三錫恩綸。里閭交羨。夫人悄然。謂前人留。



獨享爲愧。於身則優。清門半世。同公漁釣。公景不延。夕陽晚照。三年鄉味。自謂優游。壽卜期頤。德重懿修。辛丑之秋。示疾遽化。遺訓義方。曾無假借。誠子若婦。毋爲悲詫。逝者如斯。寒暑晝夜。霖星奔歸。慟哭几筵。往復遺訓。仁智圖編。胥山青青。練塘如紐。茜涇之原。華表千古。公與夫人。宅兆奠安。勒表貞珉。芒宿曉寒。霖起家聲。如雲斯倬。敷政甘涼。開府衡岳。吏懷冰雪。民誦甘棠。爲時景慶。爲國禎祥。惟響報聲。惟枝肖本。推原庭誥。公則不遠。余忝同官。序譜世家。備聞先德。銘實非誇。

爲座主梁尙書撰于文襄公墓誌銘

天造昌運。聖人代興。必有命世之才。應運卓起。雲龍風虎。爲之輔佐。雖或質文異尙。創守殊時。要在用達於宜。功報其志。歷稽載籍。後先同揆。若相國金壇于公。蓋亦僅矣。公諱某。字叔子。號耐圃。九世祖鎰。明萬載知縣。以理學政事顯名於憲宗朝。始籍金壇。自是名卿清宦。代有聞人。六傳至諱嗣昌。爲公會祖。順治辛丑進士。官襄垣知縣。清介有惠政。祖諱漢翔。康熙壬戌進士。官山西提督僉事。人誦公明。父諱樹範。宣平知縣。廉潔有守。人稱典衣。縣令歲飢。力請上官發廩賑之。全活者甚衆。公生康熙五十三年甲午。母張太夫人。感異兆生。公髫齡穎異過人。方六七歲。有族姑苦節。家貧不能自達。有司與子姓言之而悲。公遽曰。姑勿悲。兒他日成名。必顯揚姑。後公貴。竟酬其志。年十三。從宣平公官舍。會賑飢。公已能經畫部署。老吏巨猾。悚息不敢爲奸。雍正七年。舉於鄉。乾隆二年。擢進士第一。除翰林修撰。旣夙殊受。又早歲登朝。強

力銳志潛。記默識。以官爲學。歷階著成。專司守器。世氏師傅。人皆黽追。公獨優裕。分習國書。卽究諸音辨字。洞徹精蘊。旣入詞苑。大肆力於詩古文詞。討論典籍。講求古今沿革利病。熟研朝章國故。切磋久之。達於實用。乾隆三年戊午。六年辛酉。分校順天鄉試。七年壬戌。分校禮部會試。九年甲子。典試山西。二十六年辛巳。四十三年戊戌。主禮部試。別裁僞體。識拔多知名士。九年。視學山東。十二年。視學浙江。釁滌士林。疏剔荒穢。並有成功。天子偉公才器。有意響用。十餘年閒。自春坊中允。洊陟臺閣。歷試卿貳。襄理兵刑。克允且明。遂佐地官。鉤稽考校。曹司式憲。旣直南書房。又爲軍機大臣。贊襄中樞。夙夜在公。有嚴有翼。三十年乙酉。擢戶部尙書。越四年戊子。加太子太保。越四年辛卯。以原官協辦大學士。越三年癸巳。卽眞文華殿大學士。仍兼戶部尙書。國家昇平百餘十年。天子神聖文武。纘承累朝。奕葉重光。地平天成。政舉官修。先後四十餘年。涵育甄陶。人才輩出。前公居揆席者。若諸城劉文正公。以鎮重持大體。武進劉文定公。以清慎稱仔倚。公於其閒。損益剛柔。斟酌學術。張弛有度。咸能仰副聖天子倚任崇隆。論者以爲一門之盛。是時典章大備。若五朝國史。平定準回兩部。及大小金川方略續纂。杜佑通典。鄭樵通志。馬貴與文獻通考。以次紹修。最後彙萃四庫全書。公並董正其事。載籍繁博。簿書填委。珥筆執簡之士。肩摩踵躡。議簧見幟。鉛墨紛拏。公爲摘抉精微。冰釋節解。各就識職。朝夕禁廷。應奉文字。隨時捷結。儒臣莫克與京。御製詩篇。富有日新。中間指事類情。或援舊事。或寓微旨。儒臣無由仰測津涯。惟公獨喻堯舜憂勤至意。又鍊達

於掌故。擬注多中竅要。雖至官秩姓氏。年甲地名。信筆而書。覆檢故事。不爽毫末。同列或羨公才。不知公之懋學於官。期實用也。固非一日云。金川之役。首尾五年。耗戶部帑七千餘萬。天子宵衣旰食。西顧增勞。公終始其閒。仰體皇衷。俯察機要。擬爲詔旨。纖悉周旨。曲當無遺。上允裁出之。達於閩外。與疆場用武之臣。萬里心謀。合如左契。四十一年丙申。大功告成。天子嘉公勞績。特賜輕車都尉。世襲罔替。加賜黃綬。孔雀雙眼翎冠。圖像紫光之閣。儒臣際遇。百餘年來。無公比肩。然公用是亦已憊矣。初公得寒疾。御醫珍藥。絡繹於道。病輒已。強入直。已而時作時已。入直如初。後遂劇。乾隆四十四年己亥冬十有二月十七日。終於賜第。春秋六十七。事聞。天子震悼。命皇八子親奠茶酒。特賜入賢良祠。追諡文襄。諭祭葬如制。禮也。公天性孝友。初爲季父編修諱枋嗣。編修公後有子。公官兵部侍郎。遭宣平之喪。公疏請歸宗持服。明年奪情。召署刑部侍郎。會編修公卒。公又疏請治喪。並乞墨衰終期年。署職不卽眞。示不忘本。遇先諱。終身孺慕不衰。于氏族姓繁衍。公旣貴。仿宋范文正公立義莊贍族。建學以教宗之俊秀。歲暮必寄俸餘。歸賑族人。與人交。申其誠款。爲翰林掌院學士。衡鑑人才。不失銖黍。屈申榮辱。惟人自爲。公無庸心。非久習之。不察也。文章深厚。詩律閎壯。皆自成家。所著有素餘堂集若干卷。待梓行世。夫人俞氏。誥贈一品夫人。戶部侍郎諱兆晟孫。翰林侍講諱某女也。男子子一人。齊賢以尙書蔭授刑部員外郎。歷本部郎中。先公卒。女子子二人。刑部主事溧陽任嘉春。襲封衍聖公長子。賜二品服。曲阜孔憲培其壻也。孫男子三人。德裕。乾

隆四十四年己亥舉人。德裕將以四十五年某月之吉葬公於某鄉之原。俞夫人耐使來徵某爲銘。某辱公門下。受知最深。誼不敢辭。憶戊辰登第。公遺某詩。有十年得傳衣鉢之語。言猶在耳。杖履不復可追。言之傷心。銘曰。

紫微端拱。列星耀芒。喉舌之司。斗杓用章。猗歟於公。邦家之光。如彼霖雨。乘時澤滂。少窮丙穴。遂冠甲第。文尚綺縠。公求布幣。學究典墳。公習故事。束髮書生。相業有志。翔翺詞苑。屢試衡文。崇實黜浮。後起彬彬。歷躋卿貳。案牘橫陳。仕優於學。章程可循。入直內庭。備承顧問。若響報谷。若泥受印。遂典樞機。同列輪蓋。剖疑析難。如竹迎刃。帝曰汝嘉。擢冠百僚。公感知遇。瘁不知勞。昌運生才。岳會崧高。公生其閒。祥徵慶霄。部牘紛披。軍書旁午。編摩稠疊。曹司接武。入聆皇言。出告儔侶。五官交營。紛應弗忤。經筵進講。前席稱俞。爲皇子師。敷道陳謨。才爲名相。德故醇儒。惟公備體。罔有齟齬。儒臣入相。武功著效。金川底定。公功最劬。黃鞋章身。雙翎飾帽。圖助紫光。世爵永紹。方謂盛事。可占耆年。如何不弔。箕尾歸全。九重軫悼。三事悲酸。溯風仰德。涕泗汎瀾。謚著太常。傳歸史職。官守故程。家傳遺集。水流潺湲。兩峙崱峴。惟公千秋。銘石不泐。

朱先生墓誌銘

乾隆四十六年夏六月戊戌。大興朱先生終於日南坊之里第。門人會稽章學誠於時遠遊畿南。聞赴爲位而哭。心喪之中。思撰先生遺事。稊叢線緝。未有端緒。明年春三月。孤錫卣等卜葬先生於宛平二老莊。

之原。俾學誠爲之誌銘。學誠痛失聲曰。嗚呼。小子尚忍銘哉。歲在戊戌。先生五十初度之辰。諸弟子相與奉觴上壽。學誠從爲之辭。既歸艸進。先生顧而頷之。於是小子實言無諱。先生辱許小子。若得終事百年。小子尚可勒銘幽室矣乎。先生笑曰。可哉。人事固不可知。脫子一旦先我而逝。我能銘子不朽。函丈之間。戲言耳。豈意今日如受先生命者。先生之詳。學誠別爲之傳。金石銘刻。例尙謹嚴。書其大端。示久遠云。誌曰。清興百四十年。昌運旣開。人文郁起。極其能事。無論兩漢三唐。顧風會所趨。祈嚮斯別。偏畸眞僞。錯出互峙。名蕩氣勝。伊昔爲然。先生生雍正七年。自幼以長。國家適當奕葉重熙。廊廟制作。軒揭天地。而山林枯槁之士。淪靈疏性。與夫世傳舊法。專門名家。數十年來。莫不彙萃都下。於是始稱極盛。先生世家京師。高挹俯瞰。富有日新。發爲文章。成其家言。以謂有意爲工。規矩法古。與夫動心毀譽。希名後世。學人有一於斯。縱極精能。根柢已淺。供取立言。以故有所述作。心契乎理。手請於心。如不得已。懷於所奉。承而布之。不可意爲加損。餘力所至。神明變化。絢春拭秋。織鏤鉅拓。陶冶萬象。不爲一律。並能令氣之至。符心之初。嗚呼至矣。有宋歐陽氏以來。未有能媲者矣。先生於學。無所不窺。取給爲文。咸得大旨。不名流別。聽治專家。至於文字訓詁。象數名物。經傳義旨。並主漢人之學。以謂與作聰明。寧爲墨守。惟文章經世。聞見猥陋。不足成家。精專又不可以旁涉。漢人不能無失。近古得之者。多守先待後。不過如是。然一時絕學孤詣。進退古人。自名家學。其間甘苦疾徐。無能共喻。進見先生。皆能燦然有以相發。蓋先生得天者。全力所未至。

不用人事穿鑿轉得大意。誇多驚名。守陋自是之徒。或從詆且議之。於先生無損益也。先生著聲施早。自三十年許。天下聞先生名。以爲舊學者德。及旣見止。爽然自忘。宏獎士類。後生小子。一藝之長。或未及然者。假借稱譽。過於所試。雖得汰許之謂。不自屑也。前後從游。凡數百人。因材施教。拓越畦畛。風旋霆迴。句伸萌坼。比於樹藝。無論拱把。以至百圍。咸達其性。無有天閼。其閒蘭茗葭葦。自爲春秋。雨露施行。不自爲費。尤急人危難。緩急之告。輒若身受。宛轉崎嶇。務爲盡心。門下之士。或有背而馳者。猝遇險巇。復求拯援。先生一皆應之。如無聞見。天性恬退。威惕利疚。不翳於心。歷官安徽福建學政。輅車所至。遇邱壑佳勝。慨然有終老意。自云聲華富貴。視之泊如。所不自解免者情耳。文章山水。詩酒賓客。縱意所如。欣慨寄之。世士莫能測也。先生諱筠。字竹君。一字美叔。學者稱爲笥河先生。其先浙江蕭山人。曾祖諱必名。始家京師。祖諱登俊。中書科中書舍人。父諱文炳。陝西盩厔知縣。三世俱以先生弟珪貴。贈通奉大夫山西布政使。伯兄堂大荔縣丞。仲兄垣。乾隆辛未進士。山東長清知縣。弟珪。乾隆戊辰進士。翰林侍講學士。提督福建學政。先生以乾隆癸酉舉人甲戌進士。歷翰林編修。右贊善。日講起居注官。翰林侍讀學士。協辦內閣批本事務。提督安徽學政。吏議降級。再授翰林編修。提督福建學政。秩滿還翰林。充乾隆辛巳會試。戊子順天鄉試。己丑辛卯會試。同考官。庚寅福建鄉試主考官。方略三通纂修官。日下舊聞總纂官。終乾隆四十六年夏六月戊戌。距生雍正七年己酉夏六月己卯。春秋五十有三。配淑人王氏。奉天府經歷加道銜寶

坻王詢女。男子子二人。長錫卣。次錫庚。俱府學生。女子子五人。故候選布政使經歷陽湖龔怡。內閣中書舍人通州魏紹源。國子監生天津徐焯。府學生大興翁樹端。其壻也。幼者未字。孫男子二人。淳湘。孫女子一人。先生孝友。式於家庭。年弱冠。偕仲兄季弟。先後並舉巍科。又與季弟同官翰林。文望著於一時。名徹九重。四方學者。仰如威麟儀鳳。昆仲閒以道義文學相師友。愉愉如也。長清公晚歲齋居。玩浮屠說。學士公退之暇。輒喜導引吐納。以爲課效。學誠嘗謂先生。仲氏近佛。季氏近神仙家言。先生其折中於儒學者乎。先生莞爾笑曰。學自不可已耳。強立儒名。我其杓耶。銘曰。

惟學與文古一本。力不能兼自晚近。江河日下趨益甚。誰其砥柱立千仞。先生翔鳳辟鷹隼。聲色不示惟靜鎮。先強後出互角奮。暇觀袖手惟一晒。海涵川匯畜後進。不忍蛟螭別蚯蚓。樹人樹木勤培畚。元氣盎然迴痼疾。川鍾嶽孕理不紊。其來有自去何迅。造化精靈如欲吝。誰當搔首爲天問。

### 翰林院編修周府君墓誌銘

學誠就外傳時。見乾隆十六年禮部進士題名。始識東阜先生姓氏。塾師謂學誠。孺子何羨。三年數百人姓名。更僕不能悉。獨今茲舉首都人推爲物望。夫豈以科第重哉。時蒙昧未達其旨。顧心識之。乾隆四十一年。旅遊畿輔。見先生子震榮於曲陽官舍。聳然異之。明年震榮移治永清。屬學誠經紀縣志。於是相知爲深。震榮政事於儒。詩書於至性。蓋先生家法也。官而窶。筮仕十六年。始得營窀穸。又窶而官。不能解去。

職事。乾隆四十六年辛丑，乃命其子以壽歸葬。先生暨配戴安人於嘉善省五區瓌藜橋之新阡。手疏顛末，俾學誠爲之誌銘。誌曰：先生諱澧，字芑東，東阜其自號也。嘉善周氏，故爲望族。曾祖諱志伊，祖諱隆，俱生員。以先生貴，封儒林郎。父諱全錫，廩膳生。先以先生貴，封儒林郎。繼以孫升桓貴，贈中憲大夫。中憲公宿儒碩望，以經術行誼，譽滌子弟。有子三人，先生其仲也。與兄翼洙，弟旣濟，並以文學起家。自乾隆十五年庚午，先生與伯兄同舉於鄉。明年辛未，先生舉禮部第一。廷試一甲第三人及第。明年壬申，震榮舉於鄉。又明年癸酉，先生季弟及兄子鼎樞，升桓同舉於鄉。又明年甲戌，伯兄與升桓同榜成進士。升桓入翰林。前後四五年間，父子兄弟，攀掇巍科。一時推爲人文之盛。而震榮、鼎樞、升桓，又皆先生甄治而成。讀書有本末，不爲幸獲苟得。學者以是想見先生家風。先生天性冲穆，體羸如不勝衣，健於屬辭，颯發泉湧，不可方物。當是時，浙右前輩若孫秋水、珩、先生外大父也。受古文詞法於長洲汪琬。於時流鮮所許可，顧獨器重先生。先生與陳惺齋、兆崙諸草廬，錦汪厚石、孟錫桐、石仲鎔、王穀原，又曾錢籜石載詩文贈答，推究終始。學者翕然宗之。其成就後學，或教爲制舉文字，比於斲輪，甘苦遲疾，皆使有以自得。渙然冰釋，多以科第知名。先生爲諸生久，以謂科名非學者不朽事。故嘗沉潛於伏鄭、賈孔諸書，旁通天文輿地、兵農經世之務。晚尤究心杜佑《通典》、鄭樵《通志》二書，拾遺糾謬，不下萬條。自言五十後，當謝世事。萃衆說成一家言。卒以天限之年，美志不就。先生孝友溫克，與人交久而益惇。辛未登第，出四川蔡御史時田門下。後蔡



坐事見法。家遠無親屬。先生經紀其喪。遣人賈資斧。開關走七千餘里歸其櫬。先生之卒也。在乾隆十八年冬。是時會弟旣濟。與兄子鼎樞升桓同舉於鄉。當赴禮部期集。先生念二親老。朝夕須人。卽請急歸省。凌晨渡江。登金山僧舍。歸舟嗜坐。奄然而逝。舟馳七日夜抵家。顏色如生。二親撫之慟。先生目淚溢。出如藩。聞者哀之。初先生方幼學。有術者款門言得失。多奇中。謂中憲公公三子皆科第。仲尤俊偉。然終身不可過金山。因手授一冊。刻誌諸子。歷試歲月。先後名次。其後悉驗無爽。中憲公初未深信。至是乃大詫焉。先生卒季冬十月。春秋四十有五。越九年而戴安人卒。仲冬旬有一日也。春秋五十有三。乾隆四十年。震榮官永清知縣。以覃恩贈先生儒林郎。戴贈安人。先生故官編修。加秩得階六品云。安人出同縣世族。沈警有高識。戴故豐於資。有大盜夜入。縛戴翁柱上。環刀脅之。安人方十歲。潛出警家人。且呼鄰求援。盜竟被縛。年十九歸先生。資裝甚盛。先生色若不豫。安人從容請斥華飾。購圖籍。先生由是富藏書。他日歸寧。女兄弟並冠帔炫耀。安人服麤疏。相對各自得也。事君姑能誠以孝。君姑嘗病喉瘡。安人侍。日夕無少閒。或痰開喉閒。咯咯不得出。安人假口合氣。吸而吐之。以爲常。轉側扶持。未嘗假手。婢婢竟九十日。乃罷。安人且卒。語震榮婦孫。若夫婦食貧久。毋窮而濫家。世忠厚。傳二百餘年。詩書之澤。未嘗或替。而夫他日得一官。爲循良吏。弗爲能吏。是能余治命者矣。由安人言行。觀先生本末。得道義之風。澤及奕禩。雖僅得中壽。要其不朽於天壤閒者。益無窮云。先生男子子三人。長卽震榮。娶孫氏。次咸榮。國子監生。先葬。日卒。

娶李氏次攀龍早殤。女子子一人。適同縣生員孫用炤。孫男子五人。以癯以勳。以炳以卓。以燕。孫女子三人。銘曰。

先生被服矩中規。擺落流俗成瑰奇。常乘扁舟子弟隨。疾雷破山海水飛。毒龍擎舟探首嬉。舟傾如足二分垂。先生挾策坐不欹。笑謂子弟命在茲。觀於倉猝他可知。豈泥絃誦求書詩。前生疑是浮屠師。金山舊話毋乃癡。折中儒修無所紕。術者億中誠何爲。家學世德樹務滋。命雖云促勝期頤。璨藜虹互水之湄。先生家塋永固斯。

刑部陝西清吏司郎中吳府君墓誌銘

學誠與歸安吳蘭庭。同學文章於大興朱先生筠。蘭庭敏學能文。孝悌天性。簡佚自喜。恥有時名。與學誠言議尤洽。乾隆乙未。遭母夫人憂。自京師奔喪歸葬。因疏厥考中憲公行實。請朱先生爲銘墓幽。逡巡未得。旣襄大事。久之欲有所誌。以示後人。俾學誠擬爲誌銘。他日刻石揭於墓道。猶初志也。學誠以欲友有道而文。又官郎署。加秩得階四品。合於銘法。按公吳姓。諱聯珠。字珍茲。自號鐵夫。先世有壽寧者。元泰定間。以提舉南京鴻慶宮。自嚴州淳安遷湖州歸安縣。子孫世爲縣人。高祖世濟。明萬歷四十年舉人。官南直隸太和知縣。值流賊肆掠。悉力守禦。賊三攻縣城不下。竟舍之去。擢六安知州。尋以病免。所著有禦寇始末。祀在太和名宦。曾祖子方。附學生員。祖景運。廩貢生。贈文選主事。父湘。縣學生員。封文選主事。遂

學砥行。鄉黨矜式。所從遊。多一時聞人。著莊屈正義。各如干卷。傳其家。公幼承庭訓。矯首讀書。不爲經生。章句學。雍正七年。舉於鄉。乾隆元年。成進士。除吏部文選主事。三年。充順天武鄉試同考官。五年。遷稽勳員外郎。六年。典雲南鄉試。七年。擢戶部河南司郎中。改刑部陝西司。尋丁外艱。服除。不復仕。閒應四方。聘主講席。乾隆十九年冬。仲疾終天津館舍。春秋五十有四。公純孝。天至。方官曹郎。封公就養。邸舍朝夕起居。必周以謹。封公晚病脾泄。公侍湯藥。未親嘗。不敢進也。廟諭洩穢。躬潔清之。不以委人。及外艱歸。事母。凌尤曲盡色養。凌安人嘗患疽。潰不得達。公吮創出膿。所患良已。服除。當補官。公愀然曰。數十年依親爲命。今母年七十矣。尙敢干祿乎哉。於是斷取潘岳閒居賦意。繪爲奉母之圖。春秋佳日。則選具茗果。奉母出遊。扁舟往復。湖山之勝。時凌安人雖老。精神矍鑠。黃髮皤然。杖履輕捷。公左右隨侍。望者疑爲神仙中人。初封公有從父。生舅弟四人。中遭家難。仲氏夫婦早世。封公旣爲經紀其喪。嫁孤女二人。視己女。又爲其季授室。而伯氏早夭。孀婦孤兒。則封公挈與同居者也。封公卒後。伯氏之孀。於公爲從祖世母。公奉養如母。其孤孀婦。復相繼卒。而世母終公之世。一似忘其爲悖獨矣。叔氏季氏。俱孱弱。不能自存。季之子。又早世。公爲生館死殯。其究也。合三世棺槨。一十有二。葬近先人之兆。春秋享祀。歲時不絕。以爲庶幾終事父志。公先世故儒素。及公薄宦益貧。嘗用一蹇。駕柴車。出入郎署。遇軒車怒馬。輒擠陷積淖中。一羊裘。敝甚不易。顧能急人。惟力是視。親故以艱難告。未嘗不爲之盡心。外嚴心惠。初接若不可犯。久乃益親。獎

勵後學。如恐不及。歷主天雄嶽麓間津書院。造就多知名士。遂於史學。做荀悅袁宏漢紀體例。撰錄若干卷。又撰臥滄吟稿七卷。藏於家。配阮氏。勤幹有家法。公卒後。凌安人又十一年終。若不知朝夕扶持。失孝子也。可謂公配德矣。男子子二。蘭庭。乾隆甲午舉人。蘭史。附學生。女子子一。邵武府同知董啓。挺其壻也。孫四。小同。二同儀。一稼同。公於乾隆二十年乙亥冬。葬於正八堡。封公之兆。越二十二年丙申。始以阮恭人祔云。銘曰。

敢云孝乎孝。自顧微乎微。公所自咏云爾。故取閒居。斥安仁。非移忠。非偶古。誼不負。公政於家。孝成父友。積不獲享。天道昌後。勒石墓阡。奕禩不朽。

誥贈奉直大夫宗人府主事加一級例晉朝議大夫乾隆己丑科進士安慶府儒學教授金府君墓

誌銘

英山金光悌。於學誠爲同年友。嘗請爲厥考紫指先生墓誌。諾之。六七年未報。非敢緩也。先生下世。去今十有二年。光悌兄弟家貧。奉柩權厝。未備儀物。卜吉啓阡。期尙有待。以學誠與光悌兄弟知深。預請書實以俟。他日勒之幽堂。蓋其慎也。金氏先世居浮梁。宋理宗朝。有名肇者。爲英山尉。子孫遂爲縣人。十傳至印。明嘉靖四十四年舉人。歷太常寺卿。掌內書造局事。值紫皇殿。賜一品服。謚中剛。子國寶。官太醫院使。族姓漸繁。於是始爲著姓。太醫公嘗傾囊賑飢。家以中落。子孫世業耕讀。先生曾祖諱秉鑒。順治間生員。

考授州同知。祖諱天爵。廩膳生。孝友篤行。載江南統志。考諱紹偉。抱經世志。未竟其用。小試於鄉黨間。嘗捐資修學校。倡置祀先祭田。繕輯祠宇。終歲貢生。以光悌官。地贈文林郎。內閣中書舍人。加一級。有子三人。先生其仲也。生資穎敏。讀書目數行下。幼塾爲文。輒驚長老。弱冠試童子第一。爲縣學生。旋食廩餼。前後學使。按試得先生文。且詢校官。得其平素。皆深歎賞。目爲奇士。先生念縣處萬山中。鄉曲聞見。無所廣益。則遊六安。肄業廣颺書院。以爲未足。乃赴安慶。肄業敬敷書院。時故庶吉士南昌喻煒主講。安慶。喻故號知文。而是時從學之士。若丁給事田樹。楊進士全蘊。盛御史嘉祐。胡監生樹。丁歲貢承培。全副貢誠萬。鄭舉人一坊。皆以諸生爲上。江八府五州英絕萃處一堂。先生與之朝夕講貫。切磋砥礪。攻文積學。以底於古人。同人一時稱盛。乾隆十二年舉於鄉。先生年未三十。意氣甚壯。公車期集。往還都會。結交當世名卿大夫。都士大夫。負物望者。無論知與不知。一見先生。莫不油然而意滿。名日益盛。家計亦日益艱。挾策遨遊古吳楚地。馳驅三晉大河北之間。殆無虛歲。當是時。監司方面而下。聞先生名。禮幣爭迓。恐後。翕然相推以文墨事。先生淳意古處。所至傾人。朋友襟期。文章性命。山水閱歷。自謂中年以往。享用甚奢。乾隆三十四年。始成進士。先生年已將五十矣。而光悌已舉順天鄉試。是年亦授內閣中書舍人。先生悲且喜。謂光悌曰。我晚獲一第。不博我父一日之歡。何用官爲。小子幸藉餘蔭。早歲服官於朝。勉自樹立。繼先人志。我得晚歲。終我舊遊。是我爲先人教訓成者。若爲我丐身於先人也。卽自陳吏部。請以教授需次。復遊

河南光悌將家京師。京官奉薄。不足自給。先生時以遊資贍之。優遊凡六七年。會以次除安慶教授。安慶爲先生舊遊地。人士聞先生至。皆顛首相望。先生亦喜其官與地之足以老也。歸里俶裝。行有日矣。一旦端坐。整衣冠。無疾而卒。春秋五十有五。乾隆四十一年春正月也。先生諱序。珽字紫搢。號碧峯。晚號又一村樵。登陳初哲榜進士。例授文林郎。安慶府儒學教授。以光悌官。累贈奉直大夫。宗人府主事。加一級。例晉朝議大夫。夫人聞氏。同縣國子生兆鼎女。賢孝有淑德。方先生居憂毀傷。病瘍幾殆。夫人默禱於神。剖股和藥以進。疾遽有瘳。累封宜人。例晉恭人。男子三人。長卽光悌。乾隆三十三年舉人。四十五年進士。刑部四川清吏司郎中。加一級。次光恂。國子生。出爲季弟序瓌後。次光恪。縣學生。女子四人。同縣國子生鄧來晉。沈盛鳴。生員沈承某。李芝某爲其婿。孫男子幾人。孫女幾人。先生有至性。惇於孝友。事父母。先意承志。能體無形與聲。一再遭難。皆哀毀過甚。幾至滅性。與伯兄序壤。季弟序瓌。友愛肫篤。至老不衰。家累六十餘人。未嘗析箸。築室一隅。榜題共食山齋。家無蓄積。急人患難。卽不惜傾囊贈之。性情和易。雖童僕。隨從至數十年。未嘗有疾聲潰色。善書。著名求者接踵。應接無稍倦容。所著詩文若干卷。藏於家。英山入國朝。百數十年。未有登進士第者。先生自謂承先人庇。因諭光悌天幸不可終恃。小子居官。宜爲人所不能爲事。無存人所不可存心。光悌終身誦之。銘曰。

魚耶不可漸以桷。鴻冥冥耶不可樊以泊。搏黍者兒。兼金者鄙。懷璧者心。知其意。文章性耶。山川命耶。倫

紀肫肫。重於內者。外其境耶。

贈徵仕郎國子監助教張公墓誌銘

乾隆四十二年丁酉。學誠始舉順天解試。時同府生以國子籍。獲京解者三人。餘姚張義年與焉。明年登禮部第。義年報罷。用特奏名。得一體殿試。非常格也。俄義年疾作。不獲與試而卒。士林惜之。先是義年得奏名。謂學誠曰。先贈公篤行於鄉。中道賫志以歿。太孺人辛勤拮据。義方小子。以有今日也。今年七十初度之辰。流俗用無實詩文。相與稱祝。小子不敢以褻吾親。吾將具次父母行事。請子書實。以壽於無窮。學誠諾之。而義年遽疾以卒。遂罷稱觴。四十八年癸卯春。邵編修晉涵致義年弟邵年命曰。吾兄既卒。越三年辛丑。而我母亦卒。明年壬寅之春。合祔我父於雙雁鄉之先兆幽堂。誌石不獲請銘。願有所書。揭之墓上。猶吾先仲志也。於是學誠歔歔泣下。受而銘之。

公諱見龍。字秀臣。先世宋儒子厚裔也。禮部尚書永從高宗南渡。遂家餘姚。二十傳至公。公有志行。幼喪父母。貧無立錫地。鄉人多賈於歛。公將從之。自傷先業凋落。輕去鄉井。則轢牲泣誓於祠墓曰。祖考鑑予。十年必復。遂行至歛。初偃偃無所遇。遊闔閭間。以誠信要結儕輩。期年而人心洽。三年而遠近從。居奇買化。操術若神。積六七年。而阜然財雄。歛市。歛市人人惟恐失公。公曰。嗟乎。此可恢先業矣。市井狎處。非所以長子孫。卽日走謝知交。毅然歸里。時乾隆元年丙辰。計誓墓日。果十年也。公惇義好施。有族人流落。歛

中。公贖以歸。贍給終其身。喜談古今名義。酒闌燈爇。娓娓不倦。以祖榮昌。考文炳。皆潛德弗曜。身又少貧。廢學經營半生。卒恢先業。方欲教子起家。疾作且卒。顧其配趙孺人曰。好爲之。孺人賢明有禮法。生九年。侍父母疾。輒若成人。嘗夜半烹格。山居虎吼聲。振墻屋。孺人弗爲動也。及歸公。克敬以勤。公歿。持家教子。貞幹亮於鄉黨。初從公僑歛。逼處市廛。內言不聞闔外。中饋潔清。門無廢事。公歸則大出資。鼎新家廟。未成而卒。孺人重公初志。謁蹶成之。未幾家燬於火。子女幼孤。頽俗澆風。覬覦罄產。眦瑕觸釁。傾撼萬端。孺人義制於外。禮範其內。聲色不震。而軌兀以安。課子嚴。克濟慈。諸子力學有聲。往來多文學士。孺人躬飭。饌具喜見顏色。諸子卒。成令名。事伯姒沈。愛敬不弛。母族有貧鬻女者。贖歸以爲己女。長擇士族嫁之。公終國子監。生年四十有九。孺人卒七十有三。均以覃恩贈封。子三人。長兆松。國子監生。次義年。乾隆三十年拔貢生。官於潛。訓導秩滿。授國子監助教。充四庫纂修。四十二年。舉順天鄉試。四十三年。欽賜殿試。俱先卒。次劭年。縣學生員。女子一人。歸同縣舉人邵四柁。銘曰。

丁酉同解。義年夏夏。軒鶴厲翼而未翥也。明年特奏。將拭目以窺黃鵠舉也。藩籬鷓鴣。啁啾嚇詫。詫義年之遇也。義年愀然。謂先人貽穀。母氏之敏以樹也。不鄙謂余。勉爲文以著也。一諾六年。悲來千里。報秣陵之墓也。顯榮富貴。達者視之若朝露也。名立行修。義年與其父母皆可以無誣也。銘其碣。子孫贍是松楸。毋忘斯律度也。



誥授奉政大夫四川石碛直隸同知王府君墓誌銘

乾隆四十九年甲辰。學誠就聘保定蓮池書院。諸城王鳳文以知州聽用行部。數相過從。因溯家世。厥考成社先生。蓋與先君同。乾隆元年鄉舉。云先生文章政事。本於誠意。學務身心。潤於家庭。天倫雍穆。試於民社。謳歌用興。垂爲著述。來者取則。一以貫之。先生遠哉。鳳文授直隸晉州政事。與其行誼文章。足以相發。俄遭先生變。解官歸葬。越二年乙巳春三月。卜葬先生於普樂村西原。先塋之次。夫人原配張。繼室李。依次合祔。禮也。鳳文以學誠相知深。且先世契誼。辱委爲先生誌銘。先生諱榮。緒字希仁。自號成祉。晚稱五蓮山人。其先萊陽人。明宣德間。遷諸城之瑞村。高祖考諱家棟。萬歷舉人。歷黔陽知縣。曾祖考諱業昌。生員。祖考諱允憺。順治年生員。考諱爾翼。歲貢生。有學行。著有孝經刊誤參解。祖考並以先生官。贈奉政大夫。歲貢公娶於牛。生二子。先生其仲也。生有異徵。修軀廣眉。目光炯炯。聲如洪鐘。弱冠膺鄉薦。出入孝友。切磋於交遊之間。考訂文藝者。凡二十年。乾隆二十二年。始成進士。會通經術。著述成書。因以講求仕學。又十年。銓授鄆都知縣。蠹役爲奸。久成鋼蔽。前官欲治。未得要領。先生廉實。立杖斃之。風化肅然。縣人不知蠶業。山桑多供樵爨。先生爲聘蠶師。教以養山蠶法。著說一卷。以上大吏。因下各縣行之。衣被爲無窮利。城南瀕江。歲壞行舟。凡舟將溺。先夕江聲怒吼。沒人嘗見中有物怪。人不敢近。先生爲文祭之。投牲於江。終先生官。無覆溺者。邊徼不知禮儀。先生取宋人家禮。採其易簡可遵循者。作治鄆禮略。躬率士子。

肄習。俾各教於其鄉。政聲日起。旁攝萬縣。俄遷石碇直隸同知。石碇故土司馬氏舊境。乾隆年間始設流官。制度略未及文治。先生首建文廟泮池戟門。創立南賓書院。裁佛寺田。以贍師生。選其穎雋。親爲指授。於是石碇人士始登賢書。修前明女士官秦良玉祠。考求故事。纂輯石碇廳志。文獻大備。石碇春秋多雨。三夏亢暘。種不宜稻。農民不知變計。動告艱食。先生教以秋種牟麥。夏種高粱。山巖畝仄。不可以隴畝者。輒種茜紅。民以殷富。初先生之蒞石碇。石碇界萬山中有國嚙賊。出沒爲患。先生以法治之。賊爲氣懾。而其黨艾世降。殺人亡命。聚衆數百人。負隅抗命。聲震遠近。或請以計圖之。先生不可。曰。緩則滋蔓。或請勦之。先生又不可。曰。急則變矣。且賊勢雖張。黨與非其親暱。吾當以說散之。黨解。賊可擒也。卽單騎從二隸徑抵賊巢。大呼官至。賊守兵如麻。問官將何爲。先生顧其後曰。吾單騎至此。豈與若爲難者。將爲若計所長爾。賊相顧耳語久之。門啓。先生入居佛寺。日晡進食。入夜則就寢。鼾聲如雷。早起讀書。聲朗朗徹戶外。賊黨偵無停蹟。見其狀。且疑且卻。有稍近者。先生卽呼前慰之曰。罪止及魁。若曹良民爲所愚耳。迷不悟。則禍及族矣。盍退自謀。余不汝強。其人謝退。則令隸說之曰。官之來。不計生歸。已備文牒。與衆人決。今日不反。則馳報上官。大兵早晚至。若曹家室皆盡粉矣。且官年逾六十。自分一死。若曹以數百生命抵一叟。且及家族。甚無謂也。孰若縛魁投獻。猶得自贖。死生禍福。反掌閒爾。其黨然之。遂擒世隆抵法。四境帖然。大吏舉卓異。加秩待遷。先生竟以足疾請告。僑寓成都。越二年卒。春秋七十有二。乾隆四十九年冬十月。

也。先生始娶於張。同縣生員霞女。閒靜有淑德。逮下寬和。卒於乾隆二十年。春秋四十有二。繼室李開建。知縣日照在巒女。敏慧能賢。卒於乾隆三十二年。春秋三十有八。先生誥授奉政大夫。配俱宜人。男子七人。鳳文。乾隆二十四年舉人。晉州知州。炳文。監生。麒文。恩貢生。候選直隸州州判。後先生二年卒。淦文。生員。例授兵馬司副指揮。先卒。璧文。早殤。甲文。炎文。俱國子生。女子子七人。同縣貢生劉鉅璣。生員臧宸。絨。進士官禮部郎中。前給事中齊河馬人龍。優貢生歷城毛塋。其婿也。其三女未字而夭。孫男子十四人。孫女子七人。曾孫六人。曾孫女八人。先生於學不爲門戶。沈潛六經。多考衷於宋儒論說。自爲諸生。以至服官。手不輟書。所著周易傳義合參。書經講義。詩經遵序。春秋集說。關謬。禮記集注。四書遵注。朱子昏禮參議。徵實錄。未信編。石碁志。滋德堂文集。炬餘詩集。所輯漢隋唐四賢集。宋五子文。二程語摘讀。總若干卷。藏於家。先生雅不欲以文名。其學歸於反躬自得。疾革時。麒文請遺訓。先生曰。主敬。終身用之。無盡藏也。方先生事牛太夫人。會暑夕。太夫人啓室南牖。捲幔延清。夜半先生醒。覺微涼。趨至太夫人所。引手垂幔。太夫人適自內解結。他日鳳文論無形無聲經義。舉此以證。先生徐曰。斯亦其一端耳。官石碁時。甲文嘗問仁何以統四德。先生曰。昨有寡婦守志。其弟與伯氏強欲嫁之。不屈。事聞。余召獎其婦。賜之束帛。鼓吹以導其歸。弟與伯氏荷杖隨之。此是非之心也。然婦之將出也。余心爲之惻然。銘曰。

西京循吏。東國經師。南宋儒學。先生兼斯。孝經承先。治譜啓後。一門之內。天倫師友。松柏盤鬱。普樂西原。

先生佳城永固且安。

勅封文林郎湖北孝感縣知縣例晉奉直大夫史府君墓誌銘

郡縣之世。士鮮士著。古者立宗收族。與鄉黨媿睦任恤之誼。成法無可循矣。往牒所載。篤行孝友之篇。時事不同。禮以義起。推而表之。皆足樹厥風聲。昭茲來許。古道豈終不可復哉。宛平史氏。其先出自紹興會稽之半野塘。端士公始家京師。有子二人。克繩家範。行修於家。政著於官。孫曾繼起。儒業用顯。於是有聲於時。紹興風俗。以地著姓。自南宋以還。世家望族。五百餘年。傳世久遠。祠墓不祧。宗族以時聚會。而地闢齒繁。遊宦四方。所至爲家。後人或不憶其先世。惟史氏著籍京師。京師故多鄉人聚落。而一族之中。誼修事舉。羣推史氏爲良。於是。有稱於鄉人。遊都會者。方公之來京師也。父母早世。公年始十有七。貧乏不能家居。挈同母弟容敬容文。持一敝囊。盛短布被一。兄弟三人。踉蹌就道。觀者爲之惻然。初入都。偃偃無所遇。同母兄容合爲小吏於部曹。重器識。引而進之。乃得稍自樹立。性嚴介。不妄取。與居儕輩中。年最少。然老成。先進莫敢以非道與言。已業漸裕。遂有室家。撫教二弟。恩勤備至。二弟亦克體公意。咸有成立。嘗言公挈二幼。初入都時。道路艱苦。公憐弟幼。護持百端。寢則同被。食則先啖。二弟已嘗不飽。今得安居。憶此未嘗不惻惻也。公少有大志。以爲丈夫涉世。當用儒業起家。詩書遺澤。子孫得守高曾矩範。科第入官。舉而措之。斯爲文章政事。出之有本。顧少遭不造。拮据家事。半生精力。耗於紛應。酒酣耳熱。意氣鬱勃。輒

不自禁。又感古人收族之義。自維先世。遠溯溧陽。自趙宋時。始家寧波。其後或遷餘姚。或遷會稽。世數卽遠。譜牒有徵。而公考書嚴公。有子八人。異母諸兄。在故鄉者。皆貧不自振。公慷慨曰。是在人爲之爾。吾力稍裕。必當經營祠墓。使可久遠。宗族相親。兄弟同居久遠。子孫不以財貨自私。庶幾勉於孝友。是吾志也。蓋公自艱辛北上。瘁瘠久之。甫得安輯。然所見輒在遠大。不屑屑爲一身一家私計。大率如此。公以盛年殂世。美志不竟。人多惜之。配金夫人。賢明有禮法。自初歸公。卽已能喻公志。公以遠家京邑。歲時祭享。南望故鄉。愴慕無已。夫人謹治庖湑。躬濯器具。其後至老。未嘗假姬婦手。子婦請代。夫人愴然曰。吾不幸。不逮事舅姑。藉此稍自盡耳。公友愛二弟。夫人推公意所未及。無不曲盡。比公之歿。長子鴻義。年甫二十。次子純義。纔十有一耳。夫人誦公遺訓。以勗二子。謂先人之志。不在溫飽。若不能體先人志。雖三牲五鼎。不爲孝養。二子警然有省。矯厲振拔。不敢遑處。由是公之懷抱。抑鬱不得申者。歿身不三十年。焜耀爲一時望。皆夫人教也。鴻義少處艱困。十年爲楮柱計。磨礪於世事。旣殫治矣。十年爲謀養計。因以起家。行誼孚於人人。內外無閒言矣。則屏棄一切。杜門讀書。課迪諸子。彬彬日進。俄舉於鄉。長子爲諸生。次子成進士。其他幼者。俱開穎善誦習。純義歷官州縣。有廉幹聲。嘗奉百金爲夫人壽。悉以與鄉黨之貧者。且寄言戒之曰。爲縣豈可多金。後毋復爾。以重吾憂。純義奉命悚然。居官若臨淵谷。旣聞赴至。不能具舟車。夫人後公若干年卒。少歷困苦。晚涉豐裕。服習有常。不以豐約改易。至鴻義起家登賢書。乃反故鄉。恢飾宗祠。瞻

給族黨其費至數千金。自寧波餘姚遠溯溧陽。服屬疏遠。若計偕謁選。及以經營來都下者。至今俱以鴻義爲歸。於是夫人色然喜曰。吾有以報公於地下矣。嗚呼。功名隱顯有數。要於儒術。則用心醇。利澤不私身家。推而行之。必有其本。公非得位行權。而所志乃能如是。夫人又能體公之志。以勗其子。其子允克成之。以視往牒所載。篤行孝友之所流傳。古今人豈終不相及哉。公諱某字端士。生康熙某年。終乾隆某年。月。春秋若干。以純義官贈文林郎。孝感縣知縣。例晉奉直大夫。夫人生康熙五十四年。終乾隆五十一年。冬十月。春秋七十有二。爲山陰縣生員。士瑗女。勅封孺人。例晉宜人。子二人。長鴻義。乾隆四十四年舉人。次純義。歷沔陽州知州。女子子三。長適前任江西南康府通判俞廷錦。次適廣西試用州同知沈毓鳳。次未字卒。孫男子八人。積中順天府學生員。積英。乾隆四十九年進士。卽用知縣。積誠。積真。積賢。積積。積恕。積學。孫女子二人。公先卜葬京南某鄉之原。儀制未備。銘勒有待。茲於乾隆五十二年冬十一月。始以夫人合祔。乃揭公之大節。銘刻於幽。禮也。學誠出自史外。祖贈朝議大夫。潁州府知府。諱義遵。於公爲同姓子行。學誠居京師。以母黨往。還史氏。知公家法爲詳。銘曰。滔滔行道。其始則一本也。習焉不察。思之惻以隱也。人言志望。峇嶢不責脛以進也。公之惇。宜影響答之。蟄而兔絲引也。林泉盤鬱。後人景風聲於此式而問也。

勅贈文林郎獲鹿縣知縣周府君墓誌銘

乾隆四十三年戊戌學誠登進士第。同年生常熟周榮。於時除授獲鹿知縣。以循良稱。畿輔閒。未幾。移劇武清。膺卓異選。加秩待遷。俄罣誤鐫級。詔復原官。歲在甲辰。學誠主講保定之蓮池書院。保定爲畿輔省會。榮以待次來謁大吏。因得相與過從。知其家世爲詳。尋丁內艱。丙午之秋。將扶柩歸葬。因疏厥考菑蘭先生。及妣錢太孺人行實。俾學誠爲合耐誌銘。按周出仲雍苗裔。其後周章。以字爲族。子孫世守祠墓。年代久遠。譜牒有徵。先生曾祖樂愚公。生明之季。隱德弗曜。有子二人。長曰濬川。弱冠以才藝受知鄉先生邵君圭潔。妻以孫女。後卒有聞於時。次曰容夫。與子孝明。皆承先志。讀書服古。不遑仕進。先生孝明公子也。生甫及笄。父母相繼下世。兩世鳧鳧。無兄弟親。濬川公有孫二人。長曰繼功。次曰劭園。於先生爲從祖昆弟。實能分職撫教。以成先生。先生負性不羈。初學舉業。不售。卽棄去。專力治生。然不務積蓄。勇於爲義。遠祖仲雍。墓在虞山。日久榛蕪。先生倡舉修復。去墓二百餘丈。重建清擢之坊。伐石甃道。砥直莊嚴。工鉅費繁。皆先生獨任其難。事成。推功族人。不自表襮。少喪父母。菴殯未葬。稍長。卽力營窀穸。春秋歲祀。誠信合於禮經。有田二頃。日用稍餘。輒以濟貧乏者。佃人負租。未嘗與較。御下甚寬。儉約以爲給足。簡易以存容恕。以此終身。生平嗜蘭。築軒蘭畹。而臨小池。值蘭盛開。則集賓觴咏其閒。暇則以灌漑自課。故晚號菑蘭居士。同里戶部郎邵某。有慎交名。嘗取易傳金蘭之義。手贈先生泥金畫蘭。先生卒。蘭不復榮。先生凡三娶。原配張繼室。以趙皆無子。最後娶錢太孺人。實始生榮。以大其家。初先生幼孤。養且教於從祖昆也。

情若胞裏。先生壯而從祖昆者皆卒無後。先生傷之。既經紀其後事。且欲以己子爲之嗣。而先生中歲無子。與趙孺人撫沈氏子勳以爲之子。及趙孺人卒。再繼錢太孺人。晚始生槩。而先生老矣。遺命槩有三男。必以其二爲纘。功勳園氏後。槩他日果舉丈夫子三。於是錢太孺人命槩刑牲告先生主。而終成其志。先是先生所撫子勳已有三男。太孺人撫愛不異所生。分授遺產。勳槩無稍厚薄。槩又以所受產析三之二。命子出後於族王裔。及襄喪葬大事。獨力經營。不以累勳。故勳子溫飽。而槩居窮。皆錢太孺人教也。太孺人出吳越。武肅王裔。幼失怙恃。長養於兄嫂。以友陸聞。及歸先生。實有配德。先生歿後十有餘年。槩始得以祿養。早槩治獄。輒諭毋輕喜怒。槩兩仕廬縣。及謀歸養。至不能具舟車。太孺人處之怡然。先生諱泓。字南溶。生康熙三十八年己卯。卒乾隆三十年乙酉。春秋六十有七。錢太孺人同縣處士爾彤季女。生康熙四十三年甲申。卒乾隆五十年乙巳。春秋八十有二。以槩官封贈如制。勳先卒。槩乾隆二十七年壬午科舉人。四十三年戊戌科進士。歷直隸武清縣知縣。女子子二人。一適候選州吏目余臨。一適縣學生王來緘。孫男子六人。鎬鏞鑑皆勳子。礪監生。礪出爲纘功氏後。礪出爲勳園氏後。皆槩子。孫女子三人。曾孫塋。曾孫女一人。槩卜於某年月日合葬某縣某鄉之原。銘曰。

荅之塾也。翳兔絲爲其苗。鍼何爲而戢戢也。則磁石爲之招。古人篤於弟友。子孫芬苾弗之祧也。先生之至性也。絕者續。分者并也。水之融。而山之定也。後人觀斯勒石。肅然作之敬也。



爲歐陽府尹撰霍山知縣吳君墓誌銘

高安吳大生。於余爲姻家。世好。瑰梧有幹。略筮仕陝西。延川知縣。乾隆三十四年。自陝使數千里。以書抵余曰。大生先考。靜思府君。學積於身。而不獲顯其蹟。孝友政於家。而不得盡其施。僅以古明經名。縣令見也。不肖之孤。不克早自樹立。言行無所表見。無以闡揚先美。以次前史循良之後。自乾隆某年。卜葬某山之原。距今若干年。幽堂誌石。懸而未撰。懼文字不稱。不足傳久遠也。今將易墓。而勒石於幽。願先生賜之誌銘。誌曰。君之力於學也。自幼聆君考石齋先生庭訓。踔厲穎脫。嶄然見頭角。弱冠隨父遊京師。一時名公鉅卿。如吳公士玉。任公際虞。俱老成宿望。談文校藝。輒把臂如獲故人。至衰年林臥之暇。猶時詣鄉校。爲後學指授。生平所得力。後生英俊。或擣舌不得下。已而歎服。以爲良然。其孝友之政於家也。生匝歲喪母。痛終身不見母。而能視聽弗形。顏色微至。有以得後母之歡心。以慰其先母。後母有弟五歲。不見父。君則一以爲嚴師。一以爲慈保。俾弟鵠有樹立。以成父志。而益慰乎後母。比宦成歸老。後母以天年終。而孺慕不衰。猶若髫髻之年。失所生母。措紳先生。咸以爲難。其以古明經名。縣令見也。君嘗以副榜貢生肄業國子監。有聲黌序。祭酒擢上舍之能。楷範後學者。使課八旗官學生。君分教藍旗。其爲文。比於斲輪。甘苦指授。俱有法度。兩舉順天鄉試。輒報罷。而教習有成功。擢江南霍山縣知縣。或以小就爲君惜。君慨然曰。是豈不足有爲邪。霍山濱廬江。北接鳳穎。芒碭之間。叢藪千里。民饒魚蛤稻粱之利。足以自給。而士習樸

野喬鹵有能通文詞。得與賓興。達上國者。十不一二。君下車觀風。急拔其尤者。崇獎優禮之。使爲風聲。暇輒相與講說經義。蒐羅掌故。纂述文獻。期年而民俗犁然。嗣是賢書之拜。霍山稱盛。君莅霍山九載。方以母老請歸養。會湖北奸民馬朝柱聚衆爲變。脊脊肯綮。彼此牽掣。方是時。江湖上下所在州縣。巽懦者不知所爲。而鷙悍稱能事者。往往蔓延興大獄。或及無辜。君安坐靜鎮。得其醜類。開豁罣誤。百里之間。若川倚防。貼若無事。事平敍功。得進階。方向用有日矣。而君乃解組歸去。霍山人至今稱之曰。於我有恩。嗚呼。君之力於學。政於家。而小試其道於一邑也如此。使稍進用。則其所樹立。豈有量耶。然天卒限君以遇。而君之恬然自退。亦若有以成之。何意適以霍山見也。然則君之不遽見者。推之力學孝友。而君亦無不可見也。君生於某年月。卒某年月。春秋幾十有幾。配何氏。康熙三十八年舉人。應元女。男子三人。長大生。陝西延川縣知縣。次悅生。候選訓導。次佩蓮。國子監生。孫男子七人。廷芝。繩武。廷芳。化墨。化昊。化燾。化陝。孫女子四人。銘曰。

君諱學山。字勿軒。世居高安族熾繁。紹庭家學。周區寰。出宰百里。手一編。爲仕爲學。不頗偏。仕成學富。歸林泉。章山青青。章水閒。君神乃在流峙閒。

例贈文林郎廣平縣學廩膳生員栗君墓誌銘

歲在辛丑。余主肥鄉講席。廣平栗魁。自遠執贄。請業。魁儒而才。能古文詞。課業翹擢流輩。詢所師。承自家

學其冬余去肥鄉魁跡厥考廩膳君行實請余爲墓誌銘且曰先人讀書砥行無所遇其政於家望於鄉傳於學者則有所試矣乾隆三十六年辛丑卜葬於杜村東原之先兆幽堂無誌石不敢易爲也今得先生誌銘不及如法附幽將勒石揭諸墓門猶初志爾誌曰

君諱爾寬字裕如世廣平人曾祖宗周生員祖人龍國子監生考授縣丞父行處士君性開敏少承家學讀書能見大原尤邃於易爲制舉業宗明進士黃淳耀氏文徵理切事闡發經義以通有宋伊川程氏之學大名廣平之間學者多興起焉年十七入鄉校二十補廩膳生前後六應順天解試輒擯落而文日有名於是撰策觀象得天山遜貞而悔於天火同人君曰天下有山吾終老焉所學炳於火而得乎天同人類應厥德其終不孤乎自是教授於鄉遠近從者歲數十人府縣拔童子前行若學使錄歲科試優異大率皆栗氏弟子君故襤衫雜弟子後進中爲旅進旅退意自若也乾隆十七年壬申學使試士廣平君故優擢而額登童子十五人中出君門下者十人君長子元又以默誦十三經拔冠其首旣學使聞其實大驚異之是時大名崔述與其弟邁並有文名爲士林所推重而君以父子師弟焜燿後先學使並侈言之論者推爲一方之雄廣平遠近數百里間民俗樸儉顧士習鄙嗇不達禮義師儒旣以文學貨殖而弟子競爲詭越居奇靳委節銖如攻學問不遺餘力以此睢盱自喜不復暇及學文而人文日益以下雖大雅坐鎮不能化也君慷慨發憤力剝澆漓束修以上未嘗無誨有甚貧者轉資給之其中黠者或利其然君

終不以屑意。故後進多所成就。而偷風亦漸有瘳。蓋魁所稱爲傳於學者然也。君故豁達。有才略。尤善治生。處士公兄弟三人。析居讓產受饒。君不苦也。米鹽瑣屑。籌節盈虛。斟酌棄取。曲盡物理。出納與人。同法。常能閤歲之餘。人強效之。終不能及。家事漸豐。推施無倦色。瞻親恤黨。視力所能。鄉鄰有鬩。鼎沸螭紛。得君一言。草欽風。假所謂爲望於鄉者也。其政於家。孝謹天性。執親之喪。里閭不忍聞其哭。從祖弟十餘人。其子又數十人。強半從君受學。入郊庠者幾二十人。爲文制行。俱得君家範。課子尤嚴。常使中夜起讀。隣婦厭聞之。目其子爲寒雞。以雞寒夜半鳴也。後子元竟成令名。時人謂君不得於身。必於子孫。同人之占。悔於風澤九之二日。鳴鶴在陰。其子和之。君得於易。庶幾近是。豈疑雞音之登天者。君終於乾隆二十二年夏四月。春秋四十有八。子元官知縣。例得贈文林郎。娶魏縣生員趙某女。早卒。繼娶魏縣國子監生李某女。男子二人。長元。乾隆二十六年辛巳科進士。官納溪知縣。次魁。縣學增廣生員。女子二人。長適廣平生員楊世昌。次適肥鄉劉坦。孫男子一人。玉珂。孫女子二人。君繼室李。事姑純孝。姑疾且卒。執李手謂諸女。新婦事我至矣。我死。若曹事之如母。言已而泣。李亦大痛失聲。自是失心。類狂易者。越歲始瘳。其至性如此。李卒於乾隆三十年。年五十有一。其後五年。元卒於官。又明年冬。魁始襄葬。以趙李附焉。銘曰。岸之巉。而後迤以平也。湍之戩。而下鑑以清也。君肥遯。而報以鶴之鳴也。其型於家。式於里。古之所謂鄉先生也。銘其碣。將以樹風聲也。

爲畢制軍撰翰林院編修張君墓誌銘

嗚呼。君子曰終。爰銘張君之墓。君諱坦。芑田。其字曰松坪。曰蓮勺。曰拙娛。老人隨時自爲號也。先世著籍臨潼。以籌鹽筴僑江都。至君四世。自曾及考。世有隱德。伯兄蘭。候補監司。加資政大夫。封贈先世。皆如制。妣皆夫人。君幼孤。十年孺子。慕見至性。弱冠擅文章。與仲兄馨。同舉於鄉。三十成進士。躡清華。潤色經論。藻鑑文物。一試中書。再任編修。一典湖南鄉試。人稱嘖嘖。惜其未歷通顯。樞要大臣。欲薦君臺端。以仲氏先陟諫垣。故事憲僚無兄弟也。君年甫逾強仕。歸休平山。林泉之樂。灑然如秋。偷叙之悖。竊然如春。詩酒賓客。四方氣誼。如龍如雲。生雍正建元癸卯。卒乾隆六十年乙卯。終始兩朝。紀元享壽七十有三。噫。完人也。配同縣州同知方遠和女賢。而有文富而守約。允婦允妻。能娣能母。與君同年生丙戌。早逝。君年方壯盛。感念賢淑。單衾歿世。一子學增。鹽運使司逆。同封贈君及配。皆四品。學增將合葬於某山之原。狀來徵銘。余歷封疆三十年。荏苒日月。今披君狀。憶官中書翰林時。君兄弟皆前輩。行言論丰采。宛然在目。銘曰。周宣中興。孝友張仲。晉卿成室。張老善頌。淵源百葉。由晉而秦。櫟楊古鎮。族姓振振。明季寇烽。城堡互守。高樓蠡天。張名著久。鷗夷一策。籌鹺廣陵。三世賈隱。高培厚增。考景程公。五大夫子。惟伯仲存。君爲其季。未卒而孤。孀母是恃。重幃慈愛。實惟祖妣。曰史曰朱。賢德相繼。君性純孝。能洽親意。年甫十一。江夫人殂。躑躅哀毀。成人不如。乾隆甲子。君年廿二。肩隨仲兄。首邱省視。讀書舊居。懷鉛就試。一網雙羣。人稱盛事。

仲兄舉首季也參翔撫公覆第並許冠場兄連春捷先步瀛洲弟隨鳳閣鳴珂聲璆壬申繼登藹藹吉士  
行輩後先兄弟相齒旋授史職兄擢烏臺東蓬西柏伊闕雙開畫錦同歸甲戌秋晏遠近稱榮鳳儀麟見  
丙子北上纂脩武英珥筆從事東觀西清載歸載起星軺奉使乙酉湖南典司大比五千驛路縣邈山河  
慷慨懷古囊富詩歌滔滔江漢南國之紀青草湖濱鸚鵡州城港口南下石徑逶迤長松夾道秋暑移筵  
黃鶴北送岳陽南迎危樓聳峙行館所經西啓軒窗洞庭汗漫天開地除目憐心遠長沙戾止屈賈祠堂  
懷沙賦鵬古思蒼荒棘闌三試兩目電閃障決紅羅遮神魄膽朱書迷惘如披古碑句峙乙蠲洗出沈蕪  
俗忌孤經掄元破格榜揭龍門金繩玉尺使旋報命行人五書言詳有體帝鑑稱俞君職文章黼黻太平  
逢國慶典萬壽稱觥武功告捷省方問耕作爲賦頌詔訇雙鏗臨軒策士執事寅清臨雍釋奠陪班列卿  
孝乎惟孝政於家庭朱太夫人九十遐齡五世一堂人倫希覲君請同朝摛辭爲壽兄子猶子教無分區  
小試三元允稱家駒階芸祀芷競聲庠序君撫且教若化時雨羣從子婦能慕釵荆鄭淑巴節傳著榮名  
自戚及疏推行三黨待君舉火九里河廣君擅詩才負奇好遊甲子西旋冥探窮搜曲江宴春鴈塔題秋  
驪山溫泉唐宮漢邱華陰謁廟求漢碑刻後訪西山潭柘古迹精靈駭走恐當饑剔甲戌歸舟仲兄共居  
題榜軒湄春草讀書己卯載歸金陵訪舊攝山高頂棲霞牛首麥氣夏涼松林冬秀己丑之春南渡大江  
吳越之遊伯季影雙虎邱靈巖寒山蕭寺文正舊祠季鷹故址嘉禾煙雨桃柳西湖瀛洲舊侶劇賞爲娛

山水歸來。雲煙滿袖。維揚居中。南北樞紐。蕊榜同登。金閨故友。或乘轎軒。或憩林藪。舟車相過。留連詩酒。秋蘆霜蟹。夜雨春韭。軒題到鶯。伐木丁丁。詩壇文社。四方友聲。君工詞曲。西京樂府。優伶奏技。畏君反顧。點綴今昔。潤色宮商。兄弟怡怡。互舉壽觴。伯卒癸巳。仲卒壬寅。令原之痛。風雨昏晨。謂公精神。期頤可俟。云何不弔。歸全箕尾。有子克家。孫雋而儒。有典有則。堂構規模。某山之原。泉深土厚。銘德無誇。庶幾不朽。

### 夏松期墓誌銘

君諱永字松期。石壘其自號也。先世自宋英國文莊公。由江州遷於許。後轉徙豐城。明孝宗朝。又自豐城遷居揚州。其自揚州遷於漢陽。自君始也。君少儻有壯志。初攻舉子業。試不遇。輒投筆太息。謂丈夫貴行其意。何必屈折作科第牢籠中人。去而業估。與儕輩要約質劑。以誠以信。籌鹽筴於漢陽。漢陽水陸都會。五方貿化之所聚。利叢害藪。智鬪力排。瞬息之間。詭譎百變。然當有無互易。緩急交通。雖甚艱鉅。得君一言。千金可無券恃也。漢陽人士。既服君之誠信。君亦樂其土而安之。遂籍漢陽。居家以長子孫。蓋浸浸乎一時之望矣。君卒乾隆二十六年。春秋八十有三。例授儒林郎。候選布政使司理問。初娶黃。繼娶高。皆先卒於揚州。無出。最後娶漢陽朱氏。均以例封贈安人。朱賢淑有禮法。卒於乾隆四十二年。春秋八十有一。子廷柵。孫之勳。孫女一人。曾孫兆臺。曾孫女一人。朱安人且卒。屬廷柵。他日而父大葬。必以二前母柩。既而廷柵欲如命。而黃安人暨高安人久葬揚州之焦家山。形家言。今遷弗便。遂以乾隆五十六年卜葬。

君於漢陽尉武山之南。朱安人附。君性蕭灑。雖籍豐履厚。超然有世外之思。嘗遊古齊魯地。登泰山。北涉汶泗。慷慨懷古。作爲歌詩。發舒生平意氣。覽者謂非世士所知。銘曰。

發源章江。聚族維揚。江漢合流。卜宅其昌。儒術立身。估業用世。孝友詩書。澤流後嗣。尉武之南。山青水深。佳城永奠。來者企今。

裴母查宜人墓誌銘

曲沃裴振。學誠同學友也。以名進士教授奉天。爲賢師儒。遷蒙城知縣。俄擢亳州知州。所至以循良著。乾隆五十三年戊申。學誠遊古梁宋。遂以家僑。俄失所主。將爲湖北之遊。因移家依亳。與振益相親。余妻以通家誼。起居振母查宜人。歸而歎其家法。乃知振讀書服官。非獨其父封公庭訓是率。抑亦賢母有以善成之也。庚戌來湖北。聞振以罪誤免官。其冬。宜人終於亳之僑舍。道阻未得其詳。明年得振書曰。嗚呼。不肖奉職無狀。不能免我母於憂患也。禡官幸無玷於家訓。不幸乃以事羈。不克視我母。含殮靡依。非母而罹不肖。若是酷耶。今將請命我父。歸卜兆於某山之原。惟子知我家事。請以銘識幽堂。學誠聞而悲之。按狀。宜人出宛平查氏。諱容端。自號鏡曉主人。先世自河南宋宣和間。遷於徽州。明季。乃籍宛平。祖天行。業。隄天津。財雄一世。任俠。名重公卿間。父爲仁。超雋負奇。弱冠舉康熙五十年順天解試第一。中飛語除名。折節讀書。更成名士。關永西別墅。所館賓客。皆一時聞人。著蔗塘內外集。蓮坡詩話。沾上題襟數十卷行。



於世宜人少小從名受學通毛鄭詩尤精昭明文選唐宋大家之文於詩喜白氏樂府陸氏劍南諸作涉筆咏歌輒得其似嘗和杭御史世駿詩爲海內傳誦宜人退然雅不欲以文名也年二十歸封公封公舊家中落方從父遊京師就甥館於天津宜人則悉屏靡衣華飾躬親澣滌縫紉操作如習寒素暇則手書一卷與封公上下今古商榷然否閨闈朝夕如對友生封公才高試屢拙喟不得志宜人輒廣以名理又嘗假人鉅資權子母爲生計其人業敗償不什一宜人慨然謂外物亦何常遽請封公折券與之封公旣貧不支以例授州吏目聽用江西官卑又未得卽補不遑問窳而家中食指二百無宿舂糧宜人假資運籌屬健僕操奇贏日有所入以給衣食以是知其能旣從封公官江西歷權新城之同安巡檢補德化之小池口巡檢授寧都州吏目前後凡十有七年官微權輕而能得人心所至見重宜人蓋有所助焉寧都巖疆多劇盜富民畏官被盜多自諱奸胥豪盜爲利官訊囚因輒承富家爲寄藏富家必重賂乃免以故盜發人人自危封公力懲其弊民乃安堵其在小池也江水暴漲潰防封公方出捍水水入官廨宜人率衆登樓有老胥具舟請避宜人謂民方爭遷高阜宜舒徐乃濟若官遽先遷則民駭且亂必有不及濟矣翼日民已盡遷水侵上樓下及檻者僅尺有咫老胥乃呼於水中曰速濟夫人健兒腰大壺牽筏頂籃輿踴躍而集者百有餘人手挽肩扶從容以全家濟斯役也民閒雞犬無有失者蓋宜人臨事鎮定如是封公憂歸舟過鄱陽湖夜遇暴風排浪擊舟舟碎俄挂木筏舉家登筏而敗舟猶挾危橋隨筏不去風

動檣歎。與筏低昂。夜黑不辨所往。或謂檣歎必仆。未知所向。仆於筏。則人猶溺。惟仆於水。乃得免耳。宜人卽仰天禱曰。若作官殃民。檣宜向筏。否則昊天幸有鑑也。俄見空中燈火如星。風勢旋轉。檣竟仆水。於是。一家乃慶更生。封公未去官。振已成進士。至是振迎養。宜人於奉天學舍。歷蒙城知縣。亳州知州。宜人與封公俱僑蒙城。值歲大饑。刼盜公行。振盡心於賑恤。又戢奸暴。民間幾忘歲歉。上官賢之。擢爲州治。如蒙城去官。民追思之不去口實。蓋往往得之內訓也。宜人生雍正四年。春秋六十有五。歸封公四十餘年。終始相莊。封公故名德。歷官十七年。不名一錢。振官亳州。亦稱臚仕。然其去官。至不能具歸資。可想其家範矣。宜人生丈夫子五人。長卽振。乾隆三十九年進士。前亳州知州。次志治。次志援。廩貢生。次植。次志學。出爲族父郁文後。女子子二人。孫男子七人。孫女子幾人。宜人受氣甚厚。禮貌豐碩。精神炯炯。溢眸子。望者以謂上壽徵也。惟生平屢畏於水。振之蒞亳也。亳城濱渦河。決渦溢。渦北居民。室廬漂沒。振掉小舟。出沒巨浸。籌咨民艱。警報日數十。至會水阻五日。夜不得振蹤蹟。宜人驚憂無措。遂構心疾。神氣瞽亂。哀樂似無所主。藥之旋已。已而時作時止。浸以不起。振所自謂不能免母於憂患者也。悲夫。銘曰。江之噬也。以民遷。則曰靜以鎮。湖之險也。命縣檣。則曰天可信。渦之隘也。子勤官。則曰不憚以身殉。吁嗟乎。非是母不能以生成振。

餘姚邵晉涵。官京師。遭母夫人憂。奔喪如禮。將發。疏母夫人大節。謂其友會稽章學誠曰。嗚呼。我母已矣。不肖見星而奔。且請命家君營兆。次惟是銘勒幽堂。志在久遠。不可無實而文。章氏先世與邵氏交久。他日子嘗辱過吾家。知吾家事甚悉。請子撰次其辭。將俟葬日。納諸壙中。庶幾徵信。謹按夫人袁姓。封編修公佳銓元配。慈谿縣學生員蘇升女也。母出餘姚呂氏。考章成。魯王時官待詔。國亡隱遁。築室藏書。榜曰蓼園。自鼎革以來。浙東學者。本姚江王氏。戴山劉氏之傳。砥礪名教。崇尚節義。搜羅逸獻。遺文蓋大萃於龍山甬江之間。待詔公年少交游。若同縣熊汝霖。天台陳函輝。崑山顧炎武輩。皆一時名士。袁府君又嘗撰次待詔遺文家世。傳業與邵氏。並以文學著聲。婚姻之間。相爲師友。及見封公所爲文。甚奇其才。以夫人歸焉。夫人容止端麗。舉動有大家風。君舅中書府君。七歲而孤。母張太君守節自持。封公方議婚。而張太君卒。比免喪成禮。中書府君一見夫人。喜且泣下。謂新婦必大吾家。惜先夫人不及見也。君姑蔣太君。治家嚴肅。不假顏色。閒者弗豫。夫人怡顏下氣。能揣形聲所未至者。使君姑亦遂不知意之所移。吾鄉士大夫家多祀田。親盡而田不亡。雖十數世不祧毀。然分遠屬疏。子孫率行故事。而古人齋敬之意。忽焉。邵氏自中書府君。上遡吾世。孫支凋落。封公皆獨任之。春秋時薦。以至歷世生諱之祀。終歲屢舉。夫人並能虔潔戒事。思其飲食嗜好。如在生時。久而不懈。有內外事。必虔告於先君。事有小得失。亦往往若見先人夢寐。家人益以是奇之。初袁府君富藏書。晚無子。欲盡室授封公。俄書燬於火。夫人每見父手澤。必動色。

流涕。戒子孫善讀書。毋忘前人勤學。又於私室懸袁府君遺影。奉之終身。嗣子未諳世事。夫人推誠與之。爲父母營葬。至鬻奩以給。封公季父坡。鄉人所稱兼山徵君者也。晚年生子。旋卒。弱妾撫孤。數年。妾病垂革。其姑問母所依。母曰。必爾四嫂。居觀所。忽吾得其微矣。四嫂夫人從封公伯仲行也。其後撫教遺孤。卒有成立。相封公三十五年。終始有禮。始歸時。家故寒素。封公甚嗜書。嘗得春秋國語古刻本。費無所償。夫人亦色喜。卽脫簪珥售之。封公善屬文。每構思達旦。夫人未嘗假寐。尤喜聞洛誦聲。當人事稍閒。一釘夜圍。封公擁書端坐。諸子弟前後挾策問難質疑。封公各爲指畫陳說。夫人亦欣然聽。自謂不能盡解。正如不善飲者得酒意耳。然夫人晚年亦能飲酒。夜盡數觥。爲兒女子稱述前代故事。遇風教所關。志士節女之所感憤。稱道不輟。初夫人外祖待詔公。嘗改切梁周興嗣千字文。紀有明一代事實。訓初學。夫人幼受章句於母氏。益以家學見聞。故於明史尤熟。雖家人語。具有根柢。異於委巷傳聞。課諸子。有規矩。自孩提時。雖一飲食。必有法度。每用一籠盛果餌。懸荊其上。日食差不如約。卽予笞。以謂兒時姑息。飲食自由。人之無恆。或兆於此。比晉涵登鄉舉。夫人教以讀書。勿與聞門外事。是時浙東長吏猶禮貢士大夫。士大夫間有謬託於公爲私利者。夫人用是戒之特嚴。方封公爲生員。值縣試童子。有童子爲皂隸所辱。衆士子譁然叩封公門。封公素負氣。投袂將出。夫人攬袂諫曰。是誠不可忍。然人衆矣。衆恐有變。脫一發不收。或貽之悔晚矣。封公遽止。其後事卒得解。夫人高見遠識。皆類此。初袁府君有田和山之陽。世以耕讀起家。

夫人幼稔田家事。水火耕耨。墳隰粟菽所宜。講求甚悉。歸封公。有廩田十畝。夫人旣治織紉。躬課耕穫。內自刻苦。擲節旨蓄。晚歲廣田逾十倍。封公故授經。束脩所入。以爲恆產。無寸土也。夫人以儒業。家世孝友。其天性也。顧善治生。治生若米鹽。至纖細矣。乃能通古今。權理要。嗚呼。若夫人者。劉向所傳。曹大家所頌。按古仁智賢哲之倫。庶幾近是。夫人生康熙四十七年戊子。卒乾隆四十年乙未。春秋六十有八。始生二子一女。俱早殤。後有三子二女。長子履涵先卒。次晉涵。乾隆三十年舉人。三十六年進士。特徵入四庫全書館。授翰林院編修。次鼎涵。女子子長置。慈谿國子監生葉宗轅。次適同縣趙某。孫男子四人。健孫惺孫。特孫賜孫。鼎涵妾夏氏出。夫人愛逾所生。周歲患疔。夫人纏置懷中。凡六七閱月。操作動止。未嘗暫舍。銘曰。

四明山。三江水。勝國來。人文止。專家學。及女士。婚媾閒。師友視。夫人生。若蘭芷。不移植。家風似。事舅姑。相夫子。勗子孫。本諸此。順與寧。惟一理。要不朽。乃可恃。金與石。千秋俟。勒銘詞。詔後死。

訂正莊方耕侍郎所撰朱中憲墓表

公姓朱氏。諱松年。字枚長。世爲江寧望族。故總督直隸兵部尙書桐城方恪敏公。嘗因公之子瀾。爲縣畿輔。識拔其才。旣因請而銘碑公墓。今瀾官分巡清河道。將治隴而表於其阡。復徵余文。余從弟故順天南路同知燮。於清河君爲姻婭。悉公家範。不獲以不文辭。公考諱元英。康熙四十八年進士。官翰林編修。有

重名學者。至今稱之。妣王繼母陳。俱有懿範。家學世德。風聲鄉黨。公幼失恃。善事繼母。於財無私蓄。於性情無私憂喜。色聆氣聽。惟親意所在。而屈曲赴之。不爲程度。康熙五十一年壬辰。編修公卒京邸。而公適就試南還。奔喪歸葬。哀毀幾於不勝。其後繼母陳卒於家。而公適以事至福建。距家二千里。馳七日夜。抵家。匍匐襄事。痛二親之喪。俱不獲視含。朝夕哀至。閭里不忍聞其哭。編修公昆弟五人。家無恆產。其後指衆食繁。公自以代爲冢嗣。力任收族。昏喪大事。無不拮据以副。後力益不支。諸叔父兄弟泣願析炊。公不得已聽之。然每言及。輒爲隱恨。與人交。申其誠款。意所不可。介然弗爲苟同。故人官仙遊。知縣。日事鞭撻。公勸之不改。卽謝去。其人挽留不得。餽贖公弗受也。嘗宿旅舍。會天大寒。有窮人惶逼求止。值其婦娠將娩。主人弗納。公急投衣出。讓室居之。且解囊助薪米。贈以氈裘禦寒。不問姓名而去。暑月乘肩輿出。俄烈日中。步行以歸。家人訝問之。則憫舁者役苦云。家置輕重二平。與人金。用其重者。謂恐家僮刻苦小賈。放還奴僕。必歸其券。俾得爲良。其用心醇密如此。公夙承家學。讀書能文。有聲庠序。貢國子監。屢試不售。以例授府同知。養親愛日。弗仕以終。配舒恭人。淮安望族。考章官內閣中書舍人。掌中書科印。恭人家素封。歸公之日。卽屏攝華靡。操作一如寒素。公旣以收族自累。恭人罄奩佐之。父母歲時。恆寄費用。卽奉君姑。未嘗啓緘歸私室也。清河君生七歲而孤。家計日蹙。恭人躬親泔洗。績拮据支柱。又中遭火災。遺業蕩然。恭人劬勞萬狀。而口不言貧。其規撫清河君也。日誦家學世德。與公之遺言軼事。鉅細無遺。故清河君

幼不逮乎厥考。而述公行業。推公未竟之志。有若日奉庭訓。皆恭人教也。有女嫁山陽劉氏。劉氏稱其婦德。恭人有規範焉。公生康熙二十五年。卒雍正八年。春秋四十有五。恭人生康熙二十九年。卒乾隆十六年。春秋六十有二。公以子官。初贈奉直大夫。累贈朝議大夫。例贈中憲大夫。直隸分巡清河道。配舒。初贈宜人。累贈恭人。子瀾。卽清河君。歷官畿輔。循聲惠政。著聞於時。天子褒嘉。行大用矣。諸孫讀書。制行俱有家法。已仕者二人。長紹曾。官某府同知。次續曾。官某職。其振振起者。未有艾也。武進莊存與曰。天運往復。人事循環。無論天下古今。卽一家先後繼承。譬如基階堂構。其崇高巍煥。自有本末。不可得而誣者。編修公以經術文章。衣被一世。而公則承以惇德至行。爲政於家。是學問之本也。舒恭人苦節之貞。義方其子。卒之履困而享。其子竟以儒術吏治。著聲方面。是經術之用也。祖父子孫。出處不同。而有開於先。能繼於後。文者以實。鬱者以光。不襲其蹤。而惟其志。推斯而往。天下古今。學術事功。潛見隱耀。內運人事。略可知矣。而公之所樹立。尤不可不著其詳。以示後人。使知所以興起。故表揚之用。俟來者。

爲畢制府撰張太恭人墓表

范史列女之篇。取裁劉向。自謂錄其高秀。不專一操。後史傳例。惟書貞節。雖曰名義。其取固已隘矣。近法旌褒。乃限年格。固抑冒倖。非以畫婦德也。至若淑媛相夫。賢母教子。哲婦持家。往牒所載。人侈言之。而史拘一節。以概千萬。將何以究潛德。章懿行。以風示於方來。善乎張太恭人。躬爲其節之難。而不欲以節聞。

也。則曰：吾於生平不欺其志。嗚呼！是足以立教矣。按太恭人系出湘潭石氏。父曰堅。爲名諸生。子女九人。閨闈閒。以詩禮自相師友。太恭人尤穎慧。工吟咏。父卒。事母以孝聞。生十六年。歸同縣例貢生張君本植。張君懷才不遇。築室藏書。號曰燕樓。與同志士日爲文酒之會。太恭人中饋潔清。過客無不稱歎。例貢君卒。太恭人年方三十有四。泣不慘聲。悲不槁色。念舅姑老。諸孤孫方幼。就學。咄曰：此未亡人責也。堂上起居舅姑。若忘其老。事生送死。誠信合於禮經。其課諸子。嚴克濟慈。延名師教讀諸子。或不率教。輒召入親執其手。使出受課。朴已而泫然曰：我豈不憐兒。恐其姑息誤兒。無以報兒父於地下。諸子由是益矜奮。竟成令名。張氏累葉單傳。至例貢君。父子先後歿。世門無葦功之親。外侮憑凌。乘瑕抵隙。將與孤寡爲難。太恭人義制於外。禮範其內。處已接物。截然典型。聲色不矜。而驍兀以定。性好施與。人有急難。如切於身。有歲除喪婦者。貧無以殮。卽檢歲朝新衣贈之。其他事多類此。諸子服官。則勗以職所得爲。隨時自盡。丞史則曰：毋自菲薄。州縣則曰：知民疾苦。聽獄以情。海防則曰：究悉利病。期於濟事。知府則曰：表率方面。在公以恕。其子力行。由樂清縣丞。歷海寧知縣。杭州東海防同知。太恭人晚年迎養官署。力行守官。皆能如太恭人教。循聲日著。比遷歸德府知府。命甫下。而太恭人以是日逝。力行躡踊呼曰：天乎！曷不少延。使稍報罔極。聞者憫焉。太恭人生康熙五十九年。終乾隆五十四年。春秋八十。子男四人。力學力修。俱國子監生。力行歸德府知府。力恕閩縣典史。女子子二人。孫男子十八人。壽田廩膳生。培田承德府土城子巡檢。厚



田廣田。俱國學生。孝田捐職州同。經田乾隆四十六年進士。內閣中書舍人。情田國學生。印田廩膳生。皆著名籍。曾孫十有五人。元孫三人。乾隆五十四年冬。余按部湖南。力行方居憂。匍匐泣請。余曰。母氏懿節。旣得嘉定錢儋事。大昕銘幽室矣。復丐余一言。以表墓道。惟家風世德。有關於先。斯貴善承於後。而盛衰倚伏。卽其調護維持。若與一家氣運相爲消息。所爲善言天者。必有合於人爾。方乾隆四十四年己亥。太恭人七十生朝。於時力行兄弟。服官有聲。曾孫繞膝。稱光榮矣。子孫將爲奉觴上壽。太恭人則愀然念其王姑馬太君之苦節。獲旌於朝。君舅國學生孫貽建崇節祠於坊表之後。母喪廬墓三年。終身寢息祠中。世稱爲張孝子。歲久祠將圯。因命省費。以新祠宇。可謂安而不忘危矣。馬太君勵節撫孤。能捍外侮。則言念王姑。謝太君。早年矢志。鞠十三齡孤子。瑜於鼎革離亂中。以教以養。終底於成。以謂實所儀範。張氏自瑜而下。五葉孤單。又屢濱艱危。卒能世守詩書。不忘先澤。歷百數十年。至太恭人始昌厥緒。子姓繁衍。甲科仕宦。磊落繼起。論者以謂先世節孝之貽。不知太恭人躬享其盛。而其所以培其基而植之本者。不特有光於前。抑亦裕其後者更無窮也。是用書其大節表於阡。太恭人嘗擬唐杜工部寓同谷縣詩體。作歌七首。自叙。以謂少陵以飄流鳴感。而余亦數十年備嘗茶槩之境。詞旨悱惻。世多傳誦之。太恭人於法合旌。而年格小逾。或請減年就格。太恭人以謂生平不欺其志。

胡母朱太孺人墓表

朱太孺人墓表

桐城胡虔。修潔好學。善爲古文辭。乾隆五十六年。與學誠同客武昌。督府嘗奉所撰母太孺人事略。俾學誠爲辭。以表墓門。虔既能文。而自述其母行。其文敦樸宛摯。所說甚平近。一再往復。使人惻然意深。大興翁侍郎方綱。江西新城魯進士九臯。蓋嘗爲之傳誌。於虔所撰。不能毫末加也。茲何以表哉。虔少孤。母又早世。遯母生平。得於嫡母戴安人內訓。閨門庸行耳。然戴安人安於母而相忘。母歿。始知身不加勞而心瘁。知其忠愛女君。視聽至無形聲。斯可以教孝矣。虔幼育於戴安人。或疾病啼號。雖嚴夜大風雪。母必起侍。知其接事君子。夙夜能自靖心。斯可以教忠矣。與同列偕進。先有子而退然自下。可以教友悌矣。使孤子畏若嚴父。而親嫡過於所生。則承先之志。貽後之模。而觀化於三黨者。實禮而法。宜虔之行誼文章。卓然有以自立。必能光大前人之遺徽也。母竹筏朱氏。故靈石知縣前刑部主事。雍正八年進士諱承澤。公籓室也。母歸公晚。虔生。公年且六十矣。俄又生懷。虔十歲而孤。懷甫四齡。懷九齡而母逝。乾隆三十二年也。母之生以雍正八年。銘曰。

不躍冶金之祥。不爍華松柏芳。敦庸行。飭閨房。觀禮法。列女望。教忠孝。大義昌。有令子。遵周行。林泉瑟。闕幽堂。宜子孫。箴曰。臧。示來茲。勒銘章。

改訂史蒼言所撰會稽陳君墓碣并銘

乾隆四十八年春。學誠僑寓京師。臥病邵編修晉涵邸舍。會稽陳舉人光第。爲編修諸子授經。朝夕相見。

論文及學莫逆於心。其冬光第遭厥考喪。明春赴至。光第匍匐南返。於時學誠已去京師。光第手疏厥考事實。囑學誠爲撰誌銘。書浮沈不得達。光第旣免喪。復來京師。乾隆五十二年。復聚於邵。編修家。爲申請。且曰。先考卒之某年。不肖兄弟已卜葬於山陰青化山之原。幽堂旣掩。不及勒銘。列石爲碣。表於墓次。其亦可矣。學誠適病未暇。宛平史鹽場樂善好學。工古文辭。因乞貸屬草稿。稿具。文質斐然。遂點次之。以復於光第。

君諱承榘。字待融。先世自都統諱升。有功於宋。高宗朝。卜居餘姚之歷山。明神宗朝。按察副史諱謨爲君。六世祖。封晉州。知州諱士嶽。爲君高祖。順治開府學生諱鴻烈。君大父也。恩賜八品諱永堡。君考也。八品爲甥。贅於紹興府城傅氏。隸籍會稽。故今爲會稽人。傅夫人賢明。善內治。自處儉約。雅好推施。有人傭胡五。數負傅夫人金。貧不能償。五疾且死。囑其妻曰。我死。若必請爲奴婢。以報夫人。其妻從之。夫人惻然。爲之析券。善遣其妻。君生六七年。出就里塾。道過石梁。失足墮水。恍惚間。見有自稱禿五者。負君出自水中。君踉蹌歸。傅夫人怪其衣履沾濕。詢得其情。歎曰。禿五果信。向夕余夢五語。今克償金。其以此哉。五嘗病禿。故相呼爲禿五云。君年旣長。穎異好學。應童子試。府縣屢最。其文皆爲學使所絀。體素羸弱。至是益發憤攻苦。幾於不任。父母憐之。俾棄舉業。從事遊藝。以養其生。君因縱覽史籍。究觀前代興衰治亂之故。衡論得失。輒中窾要。閒或摹畫金石文字。圖寫山水人物。並有理趣。然皆用以自適其意。不務成名。慎節起

居愛惜精氣弱冠體質漸充三十克壯顧凜凜常如抱玉趨步惟恐或蹶嘗曰爲人子身無地不危稍不自治卽毀傷憂及父母罪何可贖因自號畏齋以誌警焉君旣以養生盡父母歡性本方嚴而對父母則宛轉能盡色養年踰五十鬚髮垂白猶卽當作兒童戲父母有豫色卽充然如獲所珍父母繼歿哀毀幾至滅性免喪常忽忽不樂以謂向者欲博親歡務爲孩提色笑意去矯飾不免慢於吾親古人以色爲難此余終身負疚者矣晚節尤謹慎深愛宋五子書手錄古今格言積成卷軸淳風茂德薰於鄉黨知府請爲鄉飲介賓當時以爲得人乾隆四十八年冬十有二月甲子疾終年七十有七例贈文林郎娶葉氏同縣國子監生懷仁女例封孺人男子四人長國英次國禎國子監生次光第乾隆四十四年舉人揀選知縣女子三人同縣章端本蕭山韓涓山陰張某皆其婿孫男子八人君自以承先人業養真不仕樂其天年及有四子食指日繁則命伯仲經營以治生計叔季讀書勉求聞達已而伯仲貿遷居積累致千金叔季業儒聲譽日起君益謙牧自下推施無倦里閭由是交推君爲長者銘曰

君僑蕭山東橋水灣有鄰兒墮救君之不示惠惟君孝乎孝謂色難益自悼善養生卽養親志匪德戕生善推例青化山青鑑湖水瑩君佳城安且寧

章氏遺書  
卷第十七 文集二

兵部侍郎巡撫雲南副都御史裴公家傳

公裴氏諱宗錫字午橋自號二知先世自晉宋以來望於聞喜其後子姓繁衍分居曲沃故公爲曲沃人曾祖諱良積明鎮殿將軍祖諱加厚考諱篳度歷事聖祖仁皇帝世宗憲皇帝朝累官巡撫江西副都御史爲時名臣事具國史家傳江西公凡三娶最後爲鄧夫人康熙五十一年壬辰生公於澂江府廨江西公嘗感異夢公生廨池濁水忽清公少瑰奇讀書懷大略年十有五值江西公望悞落職羈滯官所公往省之江西公謂身處憂患教以動心忍性有客自外來輒令察言觀色爲知人之學故公於是非之界辨之甚明後官青州知府大吏欲疏薦公先示公意公遽辭曰遷官有命舉主古人所重不敢不慎所託大吏怫然公卒不爲動公自江西公卒後讀書奉母山居十年始出筮仕例授濟南府同知一年擢青州知府官暇政理引博興湖及大清河小清河水開稻田數千頃沮洳之地教民陂塘植荷隙地種菠蘿樹養桑蠶衣被甚廣七年調濟南知府擢濟東泰武道移山東督糧道俱有實政畿輔被水上問賢良監司大臣交口薦公調羈昌道旋擢直隸按察使庭無留獄嘗曰淹滯囹圄亦傷民命不必皆刀鋸也又曰臬陶

爲理稱直而溫。柳下之爲士師亦曰。直道刑官。而有枉道。是以民命戲也。凡治獄虛衷推鞠。務在得情。秉臬六年。丁母憂歸。服未闋。起原官。擢安徽布政司。未抵任。超拜兵部侍郎。巡撫安徽副都御史。時乾隆三十五年庚寅秋也。公感天子特達之知。亟思報稱。以國家久承平。州縣生齒日繁。江南地稱富庶。安徽民俗偷惰。有司拘文。而於桑農水利。地力人功。未能實意講求。又慮行之不善。或致擾民。躬自巡歷。體察物情。行之以漸。凡所施爲。皆不見赫赫功。而利在數世。安慶爲節鎮治所。當古吳楚要衝。江水洶湧。沿江壤岸壁立。避風無地。漕艘患之。商旅又不時至。公疏漳葭廢港六百餘丈。行舟得以迴泊。百貨駢集。其港上通潛山太湖。望江堤閘啓閉。兼資三縣農田。爲利甚普。至今稱爲裴公渡焉。公因陳地方情形。上言。府縣長吏。皆有牧養斯民之責。一事有裨民生。一物可資民用。均宜悉意經畫。至於農田水利。尤關教養之大。臣忝封疆重寄。敢不切究。如謀身家。前人境時。道出鳳陽。竊見田野多曠。林木園蔬。亦鮮滋植。隨飭府縣長吏。設法勸督。且訪應修塘堰河渠。茲據州縣冊報。樹藝分數。及宿州靈璧虹縣應浚之南北運河。鳳河荀家河。搜箭溝九里河。鳳陽壽州之鹿塘安豐塘。以次疏築。會鳳陽壽州所屬偏災。臣躬親履勘。非特地利多遺。卽見藝之田。亦復不知講求農務。如高旱無水。自宜築塘儲蓄。下隰多潦。自宜築圩捍禦。而人不修。水旱輒咎天時地利。豈可爲訓。臣令州縣相度地勢高卑。宜建工程大小。緩急先期簿錄。冊報存案。略仿業食佃力之例。剴切勸諭。以次興修。法令之始。愚民未必樂從。或當先近後遠。先易後難。惟期日奏。

有功。始終無倦。一方獲利。則四方皆知慕效。州縣日久。亦可不勞施爲。如有成功。卽當聞其最者。以示鼓舞。則地方長吏。皆知重本而輕末矣。復奏曰。鳳陽民俗。秋穫旣畢。相與挈家渡江。男女不分。鬻歌乞食。名曰逃荒。豐年亦復如是。風俗頹敝。恬不知羞。臣忝地方。職司教養。陋風不革。心實惶悚。但轉移風俗。必有其端。惕以刑威。不若導以樂利。鳳陽土瘠。民不服勞。丈夫不勤樹藝。婦女不解蠶織。其所由來漸矣。臣前飭地方長吏。相土所宜。教民種植。今二年矣。山林園囿。漸覺開闢。茲請每戶種桑五株。毋論牆下屋圍。但有隙地。便可培蒔。數年之後。沃若成陰。課以蠶織。彼地所出。穎綢鳳絹。織成一匹。售銀可二三兩。小民有利可圖。自能踴躍從事。男婦皆有本業。卽不致奔走四方。生計有餘。民俗自厚。是亦教育之一端也。公官安徽六年。休養生息。務存元氣。百姓皆蒙其利。乙未。移撫雲南。旋調貴州。丁酉。復撫雲南。雲兩邊圍之區。惟銅政鹽權。久爲銅弊。經畫失宜。官民交受其困。公反復討論。日夜籌計。疏陳銅務利病。略曰。京外本處。歲需鼓鑄官銅一千二百餘萬斤。而工價之多寡。本息之盈虧。廠欠之名去實存。通商之弊多利少。臣嘗悉心體究。所見頗眞。按官銅定價。每百斤。不過白銀三兩八九錢。多至四兩。如湯丹大水等廠。亦止五兩一錢。自乾隆十九年。歷任撫臣。以各廠洞深炭遠。油米昂貴。疊次請增。多至六兩四錢。最下如全敘廠。亦加至四兩六錢。而臣甫履任。仍聞各廠工價不敷。因以滋累。臣疑前以軍務需急。於常例外。暫加六錢。今已停止。卽形短絀。而細察物情。則云廠欠過多。雖長給六錢。不足補其所缺。因取各廠人工糧食油炭時

值。遂款估計。折中牽算。礦沙積旺之廠。每銅百斤。猶少價銀一兩五六錢。若礦薄沙稀。則耗折更無底止。蓋緣官買之初。定價本較他處最輕。而廠民不以爲累者。當年歲需之銅。不過八九十萬。後增亦不過三四百萬。比於今日。十才一二。交官既少。私售必多。私銅既可肥家。官價自可不計。今官額日增。私售厲禁。廠民僅恃官本。勢自不敷。原價既輕。雖疊加增。亦難給足。於是民則領後補前。官則移新掩舊。日積月重。遂成鉅累。凡以此也。按乾隆二十年前。豁免廠欠。不過數百兩。自後漸增至數千兩。然猶格於成例。欠多豁少。至三十二年。勘實民欠銀。至十三萬七千餘兩。一時官吏多罹罪譴。勒限分償。三十七年。又勘民欠銀。十三萬九千餘兩。復蒙聖恩。俾廠民帶鑄完欠。又除豁免例。於發價時。扣存餘平。以備撥補。責上司按季稽核。立法已極周詳。每年奏銷。動支工本。必與所獲銅數相符。廠欠之名。亦無有矣。然工本之外。又有官借油米炭價。以爲廠民接濟。皆前撫臣奏蒙恩允。此官借之銀。例應按限核扣。而廠員目擊採辦之艱。不得不通融稍緩。遂致前扣未清。後借又繼。日積日重。勢復如前。新開諸廠。不過二三年間。積欠至九萬餘兩。其他又可知矣。夫廠欠不在工本。而在官借。所謂名去實存者也。三十八年前。督臣彭寶請以餘銅一分。聽廠民通商自售。亦不得已之調劑也。然如湯丹大廠。原少盈餘。金釵等廠。低銅僅可鑄錢。不中器用。商無所利。售者寥寥。其有小廠。交官本無定數。若許私售。定限一分。難以稽核。姦商覷利。賄通廠民。隱匿官銅。適開偷漏。未見其有益也。臣愚以謂與其假借通融。轉滋叢弊。不若明增價值。俾無所藉以爲辭。



自二十七年以後。從未有以加價請者。誠以雲南經費。半出銅息。銅價漸增。銅息必減。恐於公帑有不給耳。不思廠欠累累。何非公帑。事不預立。必待事後補苴。亦豈良圖。雲南舊設一百四十一爐。餘息甚多。籌餉辦銅。常敷取給。自三十一年。因銅額缺少。前督臣楊應琚請停省局。及東川臨安加鑄。三十五年。前撫臣明德奏裁大理廣西臨安順寧諸局。及東川新爐。歲少鑄息一二十萬。自然之利。多年坐失。以致明知廠力匱乏。不敢請加。今署督臣圖思德。請復設臨安大理保山三局。每年可獲鑄息二萬五千餘兩。如蒙恩准。即可給爲廠用。又近年歲辦額銅。尚有存餘。盡復舊爐。每年鑄息又可得五萬餘兩。又前督臣彰寶所請。聽以一分自售之銅。每年可得一百二十餘萬斤。一并收回。以作加卯。代爲帶鑄。扣還鉛工雜用。可獲餘息七萬餘兩。凡此分給各廠。大廠可增價一兩五錢。小廠可增價一兩。雲南五金所產。生生不窮。廠戶果能有利無累。獲銅自可有增無減。廠欠可以永清。私銅可以永絕。散錢息以收銅息。厚廠利以清廠弊。計無便於此也。上爲嘉獎。勅部議行。其籌鹽務。則以改歸商辦爲主。並切當時利弊。甫拜疏。公移貴州。巡歷所至。必周覽地形。得其肯綮。上言古州一帶。均係新闢苗疆。乾隆元年。設立屯軍。分隸九衛。農田而外。兼事操防。制度亦綦善矣。其間有牛皮大箐。縣互數百餘里。東連八寨。南接丹江。西通古州。清江臺拱。北枕都江。橫盤新疆六廳之中。山深林密。人跡罕經。前此逆苗肆惡。會兵攻剿。類多竄此。協力窮搜。始斷餘孽。其爲深險。懸揣可知。乃彼時列屯置軍。僅在各廳腹地。於此要害。未嘗籌策。雖承平無事。但苗疆重

地不可狃於一時清平。不復顧慮。臣思安屯養軍。設防固守。乃馭苗良法。或其閒有可墾之田。將以寓防於屯。又苗性多疑。或恐滋擾。因飭廉幹大員。躬詣覈核。據申周箐並無苗居寨落。惟四面崇崗複嶺。鳥道一線。中嵐霧迷漫。竹樹晦蒙。不見天日。地可耕者絕少。惟駕屈上至半腰。南名雷公。地隸丹江廳治地。土平衍。且近流泉。可墾田四五百畝。又有地名歐牧勇。及荒耗箐。可墾田三四百畝。臣思該箐延袤至數百里。而墾田不及千畝。如計地利。棄之亦無所惜。第念山箐深險。雖任地不足。而藏姦有餘。杜漸防微。不可不豫。且原設屯軍。日久生齒漸繁。授田漸有不給。今既有土可耕。應令附近之震威等堡屯軍。分遣子弟。赴箐試墾。官給印券。責成屯弁稽核。毋許匪人潛入爲姦。其牛具籽種。本軍自有屯業。毋庸假貸。如已墾成熟。勘明界址。卽於其處。別立屯堡。用資防守。其營造屋宇。卽取箐中竹木。綽然有餘。又距箐四十餘里。有雞溝汛。隸丹江營。分駐守備千總把總各一。外委二。率兵二百。在汛巡防。其地去汛稍遠。臣請於汛員中。分遣千總一人。將兵五十。擇箐內適中之地。設卡駐守。自爲一汛。俾與箐外各屯。互相控制。聲勢更爲聯絡。疏奏。上署其奏牘曰。可謂留心封疆之大臣。時公已復撫雲南。命後官好爲之。公之還雲南也。上稱公理銅政鹽務。最爲盡心。比公復任。見屬吏推行不善。不克副公初志。而事權牽掣。動搖前議。一時未能奏效。公焦心勞思。至忘寢食。越二年。以疾終於官舍。春秋六十有八。乾隆四十四年己亥秋也。事聞。天子震悼。諭祭葬如禮。子正文例除刑部郎。公耿介不唯阿。官直隸按察使。總督都御史。桐城方恪敏公爲時

名臣公治刑書。恪敏時有所齟齬。公執持侃侃。必如公擬。然後已。恪敏數失色。公終始不少變也。及公遭憂。且歸。恪敏疾甚。屬吏請所欲言。恪敏曰。未可煩諸君也。幸寄語裴君。不以舊事爲芥蒂者。則願有所屬。公聞。墨衰入見。恪敏執公手曰。余識人多矣。未見可倚如君者。今余且死。將以藐孤累君。余信君在曩日矣。公慨諾之。卒妻以女。及巡撫安徽。故大學士總督江南高文襄公。與公共事。所見時有異同。公矯矯自若也。文襄久之。遂深相得。以其子廣興爲公甥。公心力瘁於雲南。而直隸江南治功尤著。

章學誠曰。乾隆乙酉丙辰之間。學誠遊於畿輔。聞方恪敏治猷高一世。羣下率教惟謹。而公以執法之確。不少唯阿。恪敏亦心識之。恪敏負人倫鑑。一時屬吏爲所賞識而登薦者。其後多膺封疆節鎮。凡所施設。往往得恪敏遺風。同時相與講求治理。不啻如古經師有授受焉。輦下吏才於斯爲盛矣。公少侍江西公。卽以知人爲學。而生平自樹。不枉道以求知。而人亦未嘗不知之也。考公所受知者。自恪敏而外。故大學士阿爾泰公。故總督鶴年公。故巡撫鄂容安公。皆識公於山東節鎮。而公所鑑識於羣下者。今署四川總督孫公士毅。故湖南巡撫李公湖。今福建巡撫徐公嗣曾。故雲南巡撫李公瀚。先後皆以清節名宦。有聞於時。

### 直隸按察使司按察使郎公家傳

乾隆四十九年。學誠來主蓮池講席。諸生多言故按察使郎公之賢。政聲在人。不去口實。公從子錦駢錦

驥與學誠同舉四十二年順天解試始識公名已而錦驥偕公仲子錦騏奉公行狀請爲家傳以存之譜公之大節誌狀備矣於是參合見聞互其詳略而次諸傳公諱若伊字任之自號醒石先世遼東人明初遷居於代曾祖大士老營府儒學訓導好施樂善鄉黨稱之朝廷勅父嘉卿前雲南白鹽井提舉公生而穎異初就外傳日誦數千言爲文冰釋泉湧滔滔不能自休年未及冠以默誦十三經補學官弟子隨提舉公歷仕四川雲南官舍內外部署井井案牒紛披軍書旁午一皆倚公咄嗟以辦襄事之餘不廢書史前後從宦幾二十年佐父政成列上考而學業益充以裕遂於乾隆三十五年舉順天鄉試明年成進士除刑部主事是時公生三十八年矣公以通才閱歷於外周知情僞旣官刑曹遂用專一思慮平情折獄反聰斂明心聽氣聽搜罅抵隙洞中微隱每遇讞上一曹倚以爲平然不自矜能靜待物聞爰書旣定同曹畫諾報可公不自以爲功歷官十年優遊爲旅進退意恬如也會刑部侍郎阿陽阿公讞獄四川訊曹郎疇可從者今廣西巡撫吳公垣方同官刑部郎即以公薦部尙書曰郎某在部今幾年矣未嘗時有所可否但肩隨掌印卽升堂請署牘耳卽何由知其才耶吳公曰郎某伏案治書同曹咸所取衷向所定某鉅獄稱明允向所出某疑辟稱平恕者皆由郎某不自白爾於是尙書相與歎息以爲幾失郎君自是屢隨大吏出勘鉅獄賢能益著自員外郎中洊歷御史旋擢直隸按察使蓋上意駁駁且大用矣外臺總匯刑名所隸府縣遠者至千餘里近者亦數百里庶獄自州縣達府以上使司小有疑議輒用文牒駁詰往

還動皆逾月。公夙善折獄。遇投牒者。卽就廳事剖決。案無留牘。而囚不羈滯。秋讞期屆。州縣案牘。或有稽程。則遣隸督促。官司多擾。公與州縣約信無貳。終公之任。不遣一隸。而事無不舉。公私便之。公宅心仁恕。聽訟以其情。囚徒雖甚凶狡。未嘗施三木。嘗曰。法準乎情。情平於理。理屈則詞無由申。何患不得情。隄楚之下。何求不得。而情有無從得盡者矣。批頰官刑之輕者也。官隸輕重其手。因緣姦利。往往隨齒流血。公命易之以草。至今畿輔府縣。皆用其法。冬寒凜冽。囹圄中。法不得舉火。囚徒藉草飲水則病。公飲以薑。爲絮衣袴給之。且捐貲權子母。歲得爲常。嘗攝布政使事。甄敍官吏。必愜於公。濬九龍河。土宅水壑。沮洳蔚爲臚壤。工鉅役煩。勞費稱事。清苑望都。數百里閒。久遠賴之。方公初莅外臺。行部至某縣。聞知縣賢。方以公事拮据。隱情不得上達。危且不測。惶悸得病。不能出迓公。公使人撫慰。毋自苦。我行且拯之。已而復道。其境知縣已小愈。強起扶掖。謁公行署。感且泣曰。某未識公。面公又初至。何由知某可耶。公曰。編氓輿論。余所藉以知長吏也。公性簡易。衣服車馬。樸屬無華。巡行所部。僦從不過數人。行館供張。一切脫略。以故所至。人不知爲大吏。而州縣利病。得以備聞。乾隆四十八年。以疾卒官。春秋五十事聞。天子署奏牘曰。可惜。蓋惜公之遇晚而早逝也。公天性孝友。提舉公嘗以罍悞免官。公私負累。至鉅萬金。公日夜籌思。鬚髮盡白。久之。卒賴以濟。及官刑曹。貧甚。迎養母夫人於京邸。朝夕起居。未嘗不盡歡。責負者踵門。母夫人或有所聞。公輒亂以他語。兄嫂早逝。撫遺孤如所生。嘗訓諸子。他日子姓繁衍。慎毋議析箸。人情合則親分。

之則疏。勢使然也。事父母不自有其憂喜。處伯仲閒婦子。不知有私財。交遊戚屬。解施推分。無不各得其意。與人和平中。自刻苦。方官刑曹。有暮夜餽金。請公以急難者。且曰。濟則幸矣。如其不濟。此區區亦無所惜。公許之。固卻其金。時公未有一宿糧也。故大學士英廉公嘗曰。郎某貧而有守。久而不變。論者以爲知言。

論曰。法曹起家。多稱明察。而公以仁恕特聞。守介節者不可攀援。而公與人。推施無倦色。公所樹立。洵卓然自見其本末矣。論者以公服官之年。中道遽沒爲公惜。善人有後。蓋聞諸古訓云爾。公初撫伯氏子錦。賻命他日。還爲伯氏後。錦。騏。駿。公所生也。皆能讀公遺書。嗣其家聲。

湖北按察使馮君家傳

君馮氏。諱廷丞。字子弼。自號康齋。其先自山東壽光。明中葉以軍籍隸振武衛。遂家代州。至君十餘傳。名德清宦。世有聞人。高祖雲。康熙十五年。進士官禮科給事中。曾祖壘。康熙二十七年。進士官南寧府同知。祖光裕。康熙五十年。舉人。官巡撫湖南副都御史。父祁。乾隆二年。進士官翰林院編修。君幼承門廕。從父宦京師。當時高門子弟。往還徵逐。鮮衣怒馬。焜耀相矜。君被服儒素。威儀抑抑。伏篋誦肄。於世事泊如也。余自乾隆三十年乙酉。三落順天解第。遂留京師。遊大興朱先生筠門。朱先生負海內重望。同朝稱知契者。皆一代名賢。然砥礪言行。要於終始。無有瑕疵。獨首推君。謂比德於玉。廣而不劇。溫而能栗。惟君有

焉。是時君官大理寺丞。官邸貧甚。至不能具宿春。然非道義。一介不取與也。後歷官寧紹臺道。夙稱臚仕。分巡臺灣道。尤爲利藪。君清苦自守。無加於故。嘗有書報朱先生云。天下豈有臚仕。世俗所謂臚瘠。蓋言敗檢之易與不易耳。法無所斲。吾猶不安於義。況敗檢幸得其易者乎。最後以道員待次江南。久不得補。歲終。巡撫委狗漕政。君立心平恕。不爲苛覈。歷州縣數十。去秦裁甚。咸得其平。終無所劾。諸屬於狗漕憲使。故有供張。聞君聲名。不敢致餽。及君事訖且歸。因宛轉請曰。向所不敢聞者。恐公嫌賄求爾。今公閱實無所刺矣。州縣非有畏求於公。此區區者。以具餐宿。公何徒自苦耶。君堅卻曰。余固知於法無所枉。顧媿余初心耳。是時方逼歲除。風雪歸舟。責負索逋者。踵接於門。布政使司謂君是行。不乏生計。君笑領之。不欲廉自襮也。君於政理。雅稱盡心。官大理。嘗平反刑部成獄。刑曹官皆不服。時故大學士諸城劉文正公兼長刑部。獨聽君議。後遷刑部郎。文正公雅倚任君。凡所奏勸。無不稱平。及爲監司。權不自專。而閭閻昏田細訟。州縣得自決。一不得平。則匹夫匹婦。含冤無告。爲上官者。率以小故置之。君虛中聽察。多所平反。移劇海疆。利藪害薈。勢與內地殊絕。君務爲鎮靜。整躬率屬。監奴胥吏。莫不受法。或規貨利。以故事請者。一切罷之。御下寬和。不爲察察。屬吏莫不畏且懷焉。君少負奇。善拳勇。嘗被酒爲余言。束髮讀書。兼習武技。因取危弓控弦。作鶩栗聲。超躍騰踴。風雨便捷。遂縱言古今文謨武略。不可偏廢。自謂得當一面。專制千里。許假便宜。當小有建樹。同人擬之永嘉陳同甫焉。然君性謹慎。甫遷江西。卽罹失察逆書逮問。試用

江南憂患之餘。益用兢兢。前後需次五年。歷署道府。率不三數月。代去。卽擢湖北按察使。且向用矣。不及二年。遽疾以卒。故官不稱其志氣。懷抱未得竟其施。攝淮安知府。開臨淮集引河。躬率役徒。晝夜露處。遂至嘔血。施南部民爭界。案牘如焚絲。歷數十年不決。君觸毒煙瘴霧。躬歷萬山。履勘其地。往返數千里。備極水陸險阻。由是得疾。猶日坐堂皇。清理塵牘。病日益深。因以不起。憶甲午冬。余依君寧波官署。詢君從此更得若干年生。君言不過十年。余家先世。鮮有過六七十者。詢君何以爲計。君曰。有子冀其讀書。此身爲國家用。惟所至得自盡而已。嗚呼。孰謂俯仰十年。乃若河山誓耶。君家庭孝友。行道孚於人人。方京官貧甚。遇人有急。輒典質衣物贈之。及爲司道。奉給稍贍。戚族待舉火者若干家。歸人葬喪若干事。其受者或不知其清操甚自苦也。余與君交。前後幾二十年。出處顯晦。離合蹤跡。甚可憶念。事具別篇。茲傳君之大節。附之家乘。君生雍正六年戊申。卒乾隆四十九年甲辰。春秋五十有七。乾隆十七年舉人。以臆授光祿寺署正。歷大理寺丞。差裕豐倉監督。擢刑部廣西司員外郎。廣東司郎中。浙江寧紹臺道。福建臺灣道。江西按察使。緣事革職。軍臺效力。遵旨納贖。授府同知。江西試用。又遵旨捐復道員。歷署河庫。蘇松糧儲。松太兵備等道。常州淮安徐州三府知府。補江寧鹽法道。擢湖北按察使。司按察使。誥授通議大夫。娶仁和周氏。余別有傳。君天性開穎。工詩。閒亦爲古文詞。尤熟司馬氏資治通鑑。其於地理沿革。方域形勢。天得也。嘗問余戰國策。何如書。余曰。縱橫家言。本於風詩流別。行人專對之極變也。君曰。不然。此兵家形勢。



書也。夫策士誇耀其言，多不足憑。惟敍諸國扼隘山川險易，皆確不可易。後世無能出其右也。其讀書識解，大率類此。

論曰：余於壬辰之夏，訪君寧波道署。君方聽訟，訟有疑情。幕客教君用術，誑之。君如誠詰，囚未服。俄君言自謬，初指失問而罷。幕客咎君，君曰：予生平未嘗一語欺人，適用誑，不覺內媿故也。然君屢治疑獄，又未嘗不得其情。幕客由是服君。餘姚邵編修晉涵曰：爲人忠信，未有馮君與羅君也。羅君寧都，羅有高也。余別有傳。

### 張介村先生家傳

乾隆四十六年辛丑，學誠遊河南，不得志，中途遇盜，狼狽衣短葛，走投同年生張維祺於肥鄉縣衙。維祺方遠出，尊甫介村先生款接甚殷。遠客患難之中，安如室處。其年維祺移劇大名，學誠於歲杪，自大名辭歸。後歷主永平保定講席，與維祺聲問相通。乙巳，先生赴都，與干叟御宴。同年生官京朝者，謁見邸館，先生丰采高爽，灑出塵表。見者相與歎羨。大興邵御史自昌曰：士大夫家詩書仕宦，奕葉振起，其開創者必有別具氣象。於先生庶幾見之。於是學誠爲撰御賜鳩杖之記，以誌恩榮。其年維祺擢河閒府同知，先生先歸其鄉。俄維祺罷，悞免官，以事羈保定。丁未之冬，學誠去遊梁宋，與維祺別於保定逆旅。時維祺事解將歸，己酉，在湖北聞維祺居先生憂，羈棲未得通問。壬子秋，長子貽選赴順天解試，便道囑訪維祺於單

縣館次。求先生狀。將筆爲書。其冬狀至。至今又三年。荏苒。日月緜邈。故人滂滂去此。來者曷有既乎。按先生諱洛。字建南。自號介村。先世掖縣。塞同山聚族。明季避亂遷膠州。至先生五世。咸隱德弗曜。考諱某。生子五人。先生其中子也。生而敏慧。貧不卒儒。起家農賈。孝謹溫克。出於至性。十餘歲。隨父行賈。爲父牽車。淖中顛而傷脛。終身遇風雨陰寒。耿耿作楚。不自卹也。父性嚴。獨憐愛先生。先生弗恃愛也。而歉於禮。小有過。輒自跪請朴。父笑掖之起。每夜侍飲。翫縷談先世事。或至夜分。命寢。先生必潛立戶外。聞父就枕。有。鼾然後敢退。以爲常。中歲積勤起家。漸置田宅。餘資俾長子試賈。子爲姦賈所欺。虧資無算。然其事可理。直。先生遽鬻田宅如數償之。旁觀訝問。先生笑不答。謀生旣困。則東航渤海。南凌大江。揭資貿販。逐什一利。當風濤險惡。性命呼吸。人皆失色。先生坦然。數年質劑江湖。雖甚饑。取與然諾。絲毫不苟。未幾垂橐而歸。大水又圯其廬。前業蕩然。先生退據老屋。僅蔽風雨。門前隙地數弓。闢爲小圃。朝夕灌蔬自給。灑然有以樂也。維祺成進士。授肥鄉知縣。季子亦入州學。諸孫善讀書。家聲漸起。先生就養官署。則曰州縣事劇。親屬助之。苟非其人。則擾。況老人愛子。不知所愛。以家法例官方。椎鑿不可通。則敗。因與維祺約。子公家身自治公事。余弗敢知。藉曰庭訓云何。則余故膠治也。向所惡於膠長吏。欲其毋加我者。今勿以加諸民。則亦幾矣。四時之序。成功者退。自今吾適吾事。不復爲若輩謀也。由是命騎或巾車。隨一二家僮。遊覽山川。父老相逢。課問桑麻。陽雨。遇丐於途。輒賜之錢。有黠者。訴以膚受。則曰官闈不爾理耶。吏肯於爾虐耶。

則吾教子有不至矣。苟爲不然，則吾乃膠民，可聽肥民訟耶？其後人皆喻意，蹤蹟所至，無有干以私者。維祺移劇大名，大名道府所治，衝途繁緊，應接不遑，則戒以毋留獄。維祺亦精悍，善理政績，著聲道府。長官聞先生名，折簡邀宴，先生往必盡歡，無一言及私事。上官咸敬禮之。乙巳，赴闕宴，賜而歸。鄉黨相與榮羨。先生挹然不自滿也。及維祺罷官，未得歸，先生手書勉慰之曰：毋戚戚，吾素貧賤，失官未失爲人，安往不可。時先生年近八十，意氣不餒。每春秋佳日，選勝出遊，涉履輕捷，與人談往故，多有裨世教。優遊鄉井者四年，己酉春正月卒。春秋七十有九。將卒前數日，若豫知時，灑革。維祺請遺訓，則曰：聽天俟命，不媿於心是矣。先生高識曠懷，少壯備歷艱難，不爲境困。晚年就養官舍，能擺脫流俗，瀟灑如在山林。世事得失，不以欣戚動念。邵君所謂別具開創氣象，其知人哉！學誠於辛丑，落魄依肥鄉官舍者，凡半年，羸。每見先生輒覺憂境歎貧，自慚其鄙。先生洪量善飲，每三數日，必集賓燕，時舉觴政爲歡，酒旣多，黠者或以詭免。先生若不知者，而掩覆之，其有苛謫，先生必立舉觥盡，無所辨。故飲酒頻而不及於亂，有稔先生素行者，私謂人曰：酒以觀德，洵夫是公平日爲人，正如飲酒也。性肫摯，友於兄弟，維祺旣貴，念同氣中，惟季弟存，則命維祺迎養於官，且贍其二子。初維祺幼學，值先生窮困，不能卒其業，其師匡君奇賞維祺，飲食教誨，不責脯修。先生誠維祺曰：必無忘德。維祺得官，而匡已卒，亟訪其孤，力拯給之。學誠遊歷半生，未有見人如先生父子閒者。自戊戌至乙巳，六七年閒，目見其盛，乙巳維祺罷官，旋丁母憂，學誠已爲之傳，及與維祺

別後至今幾及十年。曩時歡若弟兄。至今南北閒。非特維祺得喪。憂樂幾經變遷。卽學誠遊跡所經。亦不勝風雨離懷之感。爰次第而書之。今乾隆乙卯。先生季子敷謙。又舉於鄉。明年禮部期集。庶俾將歸以報維祺命也。

鴻齋甄公傳

公諱崇德。字學漸。又字鴻齋。世居廣東新寧縣船頭石鄉。先世無顯者。父賢賞。公年三十。猶攻舉子業。負笈從師。不憚遠涉。一日舟次書篋。忽沒於水。大慟曰。天豈不欲我博科名耶。以貧故。乃去而學。賈顧所操。不類市道人。傾其德。嘗祝火返風。火頓息。因以其未燼。散諸貧者。不計值。人益高之。而轉日富。公生時。母夫人劉氏。夢神語。有異徵。及生而狀貌穎奇。異常兒。弱冠游庠序。爲名諸生。年二十五歲。父賢賞公沒。公痛念先人積學未達。又自恨一衿。無以副先人望。哀痛之餘。不忘刻責。三年泣思。不形色笑。其後學使梁公文山。歲試新寧縣學。取公第一。特送公肄業粵秀書院。是時巡撫王公安國。雅意人才。亦亟賞公之爲文。歲甲子。以母夫人年高。不願數外游。乃乞假歸。居常能以己意揣摩古醫。方積思不倦。而得良法。以愈母頭風疾。而公時年纔三十八歲。鬚髮忽白矣。公生平慕昌黎爲人。而好其文。爲制藝。學陳大士。熊次侯。能與神肖。嘗與其子□□云。吾自操筆以來。遇文會。或千人。或數百人。連冠其曹。偶名闕一時。而吾不以自多者。文藝末也。公屢困秋闈。有勸其稍趨時尚者。公曰。士將以文章報國。顧自貶。以丐不可知之天命。

乎。其篤於自信如此。乾隆二十三年。由河工例。以弟子員捐官訓導。二十五年。選授潮州揭陽縣。五月之任。歷署豐城縣訓導。澄海縣教諭。潮故有韓公廟。歲時展謁。以爲克慰景仰。又嘗捐修學宮樂器。所至士率教人誦德。二十六年。皇太后七十大慶。國家推廣孝治。恩許內外大小臣工。各以其官封贈父母以上。公請封贈文母如制。慨然曰。生兒不能博一第。爲親榮。今幸躬逢盛時。得藉寵錫。慰泉壤。奉歡膝下。抑又何求。卽日乞養歸。是時計在潮僅二年耳。及返里。惟與同縣人鄧振翼。李行育往來談讌。鄧遽於經。李熟於史。公獨能推經史之意。以篤於躬行。鄉黨戚族。咸推重焉。日課子讀書。歲必自溫五經。左氏傳一過。率以爲常。曰。此學問文章根柢也。族中人有少而無賴者。常受他人嗾。窘辱公。公夷然受之。會歲饑。公買米賑貸。貧乏得公之資。或作椎漁自給。全活甚衆。前之窘公者。方以事犯法。將罹不測。叩頭乞公援。曰。國法也能改行爲善乎。已而事竟釋。公不以自德。而窘公者乃慚公。而知所斂戢矣。公家固豐裕。愚者狃於貧富之見。土田物產。往往以細故犯公。公悉不與較。以俟其自悔。而親交中婚嫁教養之事。悉有賴於公。其一生德量類如斯。縣聖廟久傾圮。公首倡議新之。縣官憚其費鉅。難公曰。若事不成。而毀者難復。新者難終。君獨任其咎乎。公曰。諾。竭吾之產。不惜也。及工作教諭。欲藉是以肥其私囊。反以擅毀爲公罪。列款訐公。會當事察其詐僞。以他事劾免之。工乃得竣。公持行溫粹。不以賢智先人。及其臨事斷決。又如此。公年近六旬。母夫人年八十七。承歡色養。無異孺子。遭母喪。哀毀一如喪父時。親卜兆域。步行數十里。不

以衰期辭勞瘁。或致中途仆臥。子孫輩扶掖以行。歲辛卯七月念九日。以疾終於寢。時長子松年官京師。彌留之際。但遺囑云。詩書俱在。我生平行事。汝輩悉知。子孫之賢不賢。豈關言哉。松年在朝言朝。寄語勿用。以我爲憾也。公卒時年六十有二。古文辭詩稿多不存。存者獨潮州吟草而已。子五人。皆能不墜家聲。長松年。乙酉舉人。內閣中書。砥礪學行。尤有名公卿云。

甄鴻齋先生家傳

乾隆二十八年癸未。學誠肄業國子監。新寧甄松年亦在監中。與學誠志義相得。已而奔走四方。丁酉戊戌之閒。復相遇於京師。癸卯之冬。松年請爲厥考鴻齋先生家傳。諾之。五六年未遑報命。冀文筆或小進也。今年戊申。主講歸德之文正書院。杪秋訖試。闌齋多暇。明年又將爲湖北之游。念相去日遠。二十餘年故人之誼。殷殷不能去懷。因亟撰次其事歸之。先生諱崇德。字學漸。自號鴻齋。世居新寧之船頭石鄉。先世隱德弗曜。父賢賞公。嘗負笈從師受學。久無所遇。會舟行失水。所業書策。湮沒無遺。因棄儒而賈。會市塵火災。公呼神明。天忽返風。火遽息。因以所居材植。周被燬者。不較其資。而賈業益豐。先生之將生也。母劉夢神語有異徵。及生。狀貌瑰異。目灼爍有神光。聲如洪鐘。賢賞公奇之。錫小名曰夢吉。襁褓多病。有道人款門授母氏石一丸。曰磨水飲兒。母取視之。道人忽不見。自是遇病。磨石飲之。卽愈。初就外傳。讀書數過。卽能成誦。其後終身不忘。弱冠補學官弟子。有聲庠序。故學使梁某試新寧。首擢先生。徵入粵秀書院。

肄業。時故禮部尚書高郵王文肅公巡撫廣東，方加意作人，書院肄業，皆取一時名雋。先生淬勵其間，尤爲矯矯。然解試輒蹶，卒以例授學官，非所好也。先生於舉子業，雅好陳氏際泰、熊氏伯龍之文，殫心攻苦，嘗謂諸子：吾操所業，進而與同志士較試，或千人，或數百人，連冠其曹，吾未敢自多，心知非其至也。三十以後，乃有所得，要之文藝末也。比屢困解試，或謂先生文高，盍稍貶趨。時先生笑曰：吾人自有面目，豈容遽改？得失命爾。筮仕得揭陽訓導，頗能振飭。乾隆辛巳，恭逢皇太后七十上壽，覃恩得封父母，卽解官歸。或勸止之，先生曰：親老敢戀祿乎？先生天性純孝，賢賞公歿，泣血三年，未嘗見矧。忌日致孺子慕，終身不衰。母患頭風，醫不著效，先生則自檢方書，日夜研索，有以得其微中，痼疾遽瘳。時先生年未四十一，時鬚髮驟白，其後餌何首烏漸復。至是母劉八十餘矣。先生謁告歸養，朝夕盡歡，未幾母卒。先生年近六十，衰毀不衰，相度窳窳，不遠數十里，策杖徒行，登高陟險，或致顛仆，不自恤也。先生家世厚德，至先生尤寬宏有度，威儀甚嚴，望者生畏，卽之靄然。有人犯者，容而弗較，事有不可，義形於色。鄉黨以是愛而敬焉。族有無賴，年老居貧，先生時贍給之。其子屢犯，先生弗爲動，人以爲怯。先生曰：吾方將化之，無如其不悟也。會歲飢，先生出已粟，又稱貸富家，賑族之貧，而無賴子者，出爲剽掠，官擒治之，荷校通衢。長吏素重先生，因爲浣而新之。其人由是知媿。又有貧族，先生時周其乏，松年且教其子入爨序矣。父子辱先生於宗祠，衆爲不平。先生徐曰：彼且忘祖，將自及也。已而其子暴死，家聲毀敗。如先生言，天地惡盈，吾生平

所自得者。自居虧爾。而人乃謂吾何畏。夫有所畏而讓之。非能受也。吾正以其不足畏也。且憫之矣。況與之較乎。有族梟侵削祖墓。其人強悍。族衆畏其仇也。莫敢撻之。先生奮起。陳牒控官。卒復其地。其人不取仇也。縣學久廢不修。先生倡衆新之。事鉅費繁。衆唯唯莫發。先生卽倍出貲。鳩衆以請於官。官憚興作。而先生議不可屈。因責先生力任。先生許諾。而無藉學官。又欲陰漁其利。誣先生擅毀官工。先生往復辦理。工得無阻。學官卒得罪去。人心快之。乾隆乙酉。鉅功始竣。時縣士子不登大比。已三十年。是歲松年遂膺鄉薦。而弟柏年補廩膳生。梓年爲武生。桂年爲文生。杞年後亦附生。或謂先生宜食其報。先生曰。論報則近市。何可訓也。事當爲者。勿爲勢力遷轉可耳。先生篤學不倦。博覽羣書。得其大意。惟五經與左傳。晚年猶歲誦一周。謁告還家。與同縣貢生鄧振翼。李行育。往來談宴無虛日。鄧喜談經。而李熟史事。先生獨挹取要言。以訓後進。三人相得。莫逆於心焉。先生不務爲名。生平撰著詩文。隨手散去。家無存稿。官揭陽時。有潮州吟草存於家。先生生康熙四十九年庚寅。終乾隆三十六年辛卯。春秋六十有二。元配劉繼室張俱有配德。乾隆己丑。松年官內閣中書舍人。得封贈父母如制。後以加級得從六品。先生管贈孺林郎。配贈安人。丈夫子五人。松年最知名。餘俱有聲鄉校。孫輩彬彬繼起。有文雅之風焉。

章學誠曰。聞先生於世味。鮮所嗜好。自題居室曰淡軒。以爲淡而不厭。所以爲己。其淡如水。所以全交。旨哉言乎。記曰。甘受和白受采。淡則甘之。至平者也。五味不得於此。則不能和。先生得淡之理。斯於世事何



往而不得其宜乎。淡於營利。故周親贍族。惟力是視。羣從貧者。皆資衣食。而舅氏老死。依於先生。且婚嫁其子女焉。淡於爵祿。故一命榮親。急謀歸養。以盡親歡。淡於勝氣。故能不報橫逆。而德化者。普迹其終始。蓋卓然有道之風。善世不伐。可謂君子人也。先生晚年。不爲諸子分家。或請其說。先生曰。吾觀松年婦也。年且四十。不知私財。諸子能以禮讓。吾何患乎。瀕卒。諸子請遺言。則曰。詩書備矣。苟不服習。詩書。余雖有言。其從之耶。時松年服官不在側也。然松年官中書。嘗十許年不補資。後生新進。多起格遷去。松年視之。泊然。其爲人謀。則務傾肝胆。此亦淡軒之家法矣。

#### 例授朝議大夫都察院經歷加三級何君家傳

往在京師。數與邵編修晉涵論學。座客多厭倦思退。邵弟子何天衢。輒久侍不去。因數訪余。相往還。識其尊甫朝議君。已而余寓家於亳。何毫產也。朝議君適以憂歸。而毫知州裴振屬余撰輯州志。因識其家世。益詳。乾隆五十五年庚戌。余遊武昌。朝議君以疾終於里第。天衢赴至。余曰。哀哉。善人不克享年。天道何如。天衢請爲家傳。因次序所聞見。爲當世風。

君諱承宗。字肯堂。其先出福建惠安。曾祖瑞英。於國朝初年。遷居太康。又遷居太和。而樂亳之風土。因卜居焉。祖文畿。國子監生。以賈起家。自文畿以上。皆獨子無昆弟。文畿生三子。何始著族於亳。其長永源。君考也。仲曰永淳。季曰永澤。俱繼母出。生年俱後於君。君考友愛備至。考卒。君承先意。事兩叔父。情摯而禮

敬不衰。叔氏亦敬君老成。且世家嗣。雖遠宦。家有大事。必遙咨於君。而後施行。鄉黨往往稱其家風。媿內閱者。君循例謁選。得都察院經歷。憲臺清署。經歷閒曹。居是官者。坐嘯畫諾。不問職業。積資以俟序遷而已。君曰。有官必有所事。何可曠也。旬稽約束。雅稱盡心。長吏以是賢之。君本無宦情。筮仕欲爲親榮。及以憂歸。雅意不復出山。而卒以過毀不起。故居鄉之德。盛於京師所聞。而家庭之政。優於官守。其勢然也。毫介南北之交。亦一都會。四方估販雲集。所在輒置會館。君自以先世福建。福建人以流寓棲毫。或貧困失所。生無爲養。死不得葬者。往往而有。君惻然故鄉之思。重闢福建會館。修天后祠。增置義田。歲徵所入。俾流落無恃者。爲久遠利。因奉明季殉難故毫知州晉江何忠壯公祠於會館。爲鄉人典型。毫城北枕渦流。自鹿邑西來。經州東南。迤邐入淮。乾隆四十三年。河決南堤。自西北溢入渦流。建瓴直下。渦溢於北。舊連石梁。半涸於南。其半橫互中流。頽石又挾驕湍。互爲聲勢。行旅苦之。君聯巨艦。貫以鐵環。繫椿兩岸。通往來者。四十五年。河溢決。渦隄障。毫境環城皆水。行旅斷絕。東門僅通市販。人畜填駢。濠梁遽折。人情洶洶。不知所爲。君急徹巨木。召工趨治。并日而成。人心稍定。而四鄉飢民。擁訴官府。官召搢紳。急議爲粥於路。以食餓者。君曰。極貧宜粥。稍次亦宜平糶。以舒其力。長吏善之。是時稻麥斤直八九十錢。菽菽以差第價。市估挾以居奇。倏忽三倍。官勒減價倍差。勢猶未定。君急出家所儲糧。更減官約。直十之半。又括油槽豆。滓百餘萬斤。飢民亦可充食。減賈強半。悉出售之。於是市估無以爭利。賈亦漸平。一時所全活者。不可勝

計。然君性謙退。凡所施爲。不自爲名。每當事有所興舉。以請於君。君則願倍其輸。求毋以名居右。或徵其說。則曰。身居鄉黨。豈可以苟難先人。君之居家。自以冢嫡。主門內政。四世同炊。人無閒言。君嘗訓天衢曰。政家之道。約而易守。克己是也。己能循禮。則人不爲非。己無私利。則人無疑貳。且人才不齊。惟因材以成就。士農工商。皆有本業。勿強所苦。而達其所長。則人無棄材。而家政修矣。課從父弟。及天衢兄弟。恂恂讀書。俱穎雋。出其流俗。天衢兄弟。先後入鬻序。及天衢以分校四庫書。敍勞。欽賜舉人。君必愴然曰。孺子幸稍進。惜先人不及見也。戚黨有貧乏者。周之必爲計。及久遠。以謂濟乏。不如爲之謀生。非特周不可常。亦使人自食力。不爲廢棄。君性洒落。官京師。嘗有潘岳閒居奉母之志。及以憂歸。亟圖卜葬。暇日於別業中。壘石爲山。埋盆作養魚池。自寓卽此存山水意。與歛趙某及婦弟黃某。角舊好。相與朝夕其閒。以謂晚年自遣。無他羨矣。因題軒曰。存意。天衢嘗招余飲。於是軒。且言其故。余心高之。未幾而君訃忽至。余悲其有志而不克竟也。君生雍正十三年乙卯。得年五十有六。子天衢。欽賜舉人。星衢州學生。康衢。昌衢。俱幼。

章學誠曰。何氏居毫百年。至君考始有分爨。及君教從弟諸子。而始以儒顯。論者謂君藉資豐厚。惠於鄉黨。固長者所優爲爾。不知君蓋篤行君子也。君幼學於某先生者。師範嚴肅。君心憚之。晚年課從弟及諸幼子。或請館師。君曰。是必延某先生。或請其說。則曰。課弟子易耳。吾輩既已老大。不復有父兄師保臨

之。則傲惰不期而滋。某先生固吾少所敬憚。今延於家。冀朝夕有所自懾。或免於大過耳。

周松巖先生家傳

永清知縣嘉善周震榮。次其先世譜牒。嘗與學誠商榷義例。因得觀其先世遺言軼事。與其羣從昆季。師友淵源。震榮從弟。前蒼梧道升桓。奉厥考松巖先生行略。俾學誠次爲家傳。周氏家學世德。學誠嘗銘先生仲弟編修公墓。略具梗概。譜傳義存互著。遂推先生終始著於篇。

先生諱義洙。字迪文。松巖其自號也。考諱某。以惇行宿學。風聲鄉里。子孫出過閭黨。衣冠言動。人望見之。不問名。知爲周氏家風。先生幼承家學。偕仲弟編修公澧。季弟教諭公旣濟。竝以詩書性命。孝友大至。爲諸生。文日有名。乾隆七年。會選拔生員入貢。學使者聊城鄧侍郎鍾岳。最號知文。得先生作。謂如有宋南豐曾鞏氏文。遂越次拔之。一時傳爲佳話。旣拔萃入京師。充國子教習。文章模楷。世族子弟。多所成就。震榮嘗官合肥知縣。前河南布政使滿洲佛柱公道出合肥。爲震榮言其子弟。多出先生栽植。至於感涕。而當時顯宦世家。爭延先生訓課家塾。先生守道不變。貴游子弟。從先生游。竝能屏去豪華。紈綺靡情。媿志操業。一如寒素。根柢經術。奮發文章。磨礱事業。具有本末條理。今戶部侍郎富陽董公誥。故巡撫山西副統御史長白農起公。功名聞望。爲時推重。皆出先生之門。先生晚始登第。名早有聞。爲拔貢生。巡撫常安公延館敷文書院。屬撰二十一史文鈔。編摩之餘。篇什尤富。或竊其稿以去。亦不復問也。縣中長吏。聞先

生名嘗邀先生至縣不可則就見之曰公名可聞公面不可得見風塵之吏終願一望顏色及先生報訪遂有以私託者先生笑曰向之不見縣官得毋以術餽耶官衢州時鎮衢總兵官黃海澄公仕簡迎拜先生中門請以其子受業先生謝曰學官位卑乃爲節鎮訓課子弟迹涉蚤緣請俟異日黃公卒善遇之先生父子昆從先後以文學科第起家事具編修公誌而天倫至性師友契誼家庭欣戚之故人事聚散之感先生閱涉獨深哀樂所至人不能測故僅以中壽終初先生選拔入都門二子方幼學命從編修公讀書編修公撫而教之一視己子久之先生自京師歸視諸子讀書學文具有家法顧之色喜因與編修公執手相勞苦後官衢州編修公已下世乃挈從子咸榮謙集躬督課之以爲成弟之志然以中年兄弟幾更死生離別又母太夫人高年不能就養歲時感舊忽忽不樂疽發於項未期而卒春秋五十有一乾隆二十一年歲在丙子春三月也先生乾隆十五年舉人十九年進士官衢州府教授以子升桓貴累贈中憲大夫廣西蒼梧道配俞氏累封太恭人俞出嘉善望族太恭人生三歲而孤母黃孺人閨範嚴肅鄰村有劫盜勢甚張家人俱踉蹌出黃閉太恭人小院中警聲竟夜不得息由是怖悸得心疾時作時止然歸周能孝事君姑疾作則凝坐終日不出閨闔教子必有義方升桓官翰林讀書不外交後官監司能以廉隅自勵皆太恭人教也子二人長鼎樞乾隆十八年舉人官陝西武功知縣後先生若干年卒次升桓同先生登進士第由翰林侍講改官蒼梧道先生清介有執而與人平恕人以是樂親近之家奴盜物有跡

衆出證之。先生遽止不問。戒子弟曰：是宜養其媿恥。胡可直也。先生卒後，有市兒忤鄰搢紳，爲所毒，則叩頭先生故第泣曰：公誠長者。

章學誠曰：嘉善環正坊先生舊居在也。寢室三重，樓獨軒敞。始贈公授諸子室，告之家廟，俾諸子射而編修。公射得是樓，以讓先生。先生不可，而以其半奉贈公居。卽編修公訓課子弟處也。論者惜先生昆弟德行道藝，竝足扶植人倫，垂光奕葉，而降年不永，官位亦俱不稱其志。意然觀前史所載孝友文學，廁名於傳末者，蓋亦幸矣。況能兼而有之。子弟羣仲，又復蒸蒸繼起。他日過嘉善者，詢周氏讀書之樓，必有過里而式者焉。

馮定九家傳

學誠與馮氏交。實自按察君廷丞十年以來。因得盡識其叔伯羣從。諸馮多賢者。文行華實殊異。然於余無不善也。壬辰癸巳閒。余訪按察君於寧波使署。始見瑤巽。瑤巽名邵。按察君從父行也。朴屬好學。及余相得。莫逆於心。乾隆四十年乙未。按察遷臺灣。賓客分散。瀕行。瑤巽手疏其先仲定九行略。俾余次爲家傳。忽忽三年。復見瑤巽京師。重索所爲傳。非徒瑤巽曩弟之誼。抑人事離合。歲月亦可懷也。因次敘其事而歸之。

君諱邨。字定九。一字乾卿。前某道某公中子也。兄郵。字合三。乾隆三十九年舉人。弟卽瑤巽。家世簪纓。生

長貴介。一時羣從昆季。俱以文章學行。砥礪家聲。君獨黯然退處。冲穆好道。性靈微至。潛契仙佛家言。然而旋折儒行。以孝以弟。亦絃亦誦。渾渾莫莫。樸屬不流。噫。其賢矣哉。君幼篤至性。事父母。惟恐一不得當。意生六年。母張夫人卒。事繼母趙夫人。能誠敬以和。考某公卒。君年始弱冠。哀痛幾不欲生。於是絕意人世。適夢白髮嫗。授君梅花。又夢道士呼君果度。乃以果度自名。遂取楞嚴佛經。若悟真之篇。探討宗旨。自謂若有所得。性故朴訥。稠人廣坐中。未嘗遽言閒語。及之。面輒發頰。人或笑其迂拘。然自童子時。聞人言郭巨埋兒事。君則曰。殺母所愛。母將食不下咽。何養之能爲。或誦許由洗耳以告巢父。巢父牽牛去之。君言巢之牛。幸不污。已污耳矣。由不幸汗耳。何又污口耶。長老一時爲之驚歎。君工詩。能文章。十五六時。爲制舉業。館師山陰何經愉。許君文且雄視。山右年二十有四。始與合三同入州學。學使者以君兄弟爲次。冠一州人。然合三自以爲文不逮君。君文輕微淡泊。難爲賞識。云爾。明年薦鄉舉。擯於主司。自是屢絀。而文益日有名。鄉人爭請課其子弟。君言未能自信。悉謝去之。然居家訓迪後起。俱有法度。族子廷正。以爲馮氏師範。庶幾推君。君好讀書。出處以書自隨。雖舟車道路中。不廢丹鉛點勘。屹屹終年。旣死。兄弟發其遺書。凡程課先後。皆注月日其上。將死前數日。猶有標識如平時。爲文務刻苦。每一篇成。輒數易其稿。體本羸弱。以是積勞成疾。天其年。惜哉。君生雍正十三年夏五月。卒乾隆三十二年秋九月。春秋三十有三。爲代州儒學廩膳生員。娶張氏。無子。方君將死。合三執手問何言。君曰。無也。又曰。弟心何似。曰。甚安。適

合三哭。則搖手止之曰。無瀾我。嗚呼。君於死生之際。從容無怛。可謂見道者矣。論曰。余嘗戲言馮氏。謂按察泛愛。道近墨翟。仲匱自守。道近楊朱。然皆君子儒也。若君之所得。殆亦在楊與墨之間者歟。夫老嫗贈梅。道士呼度。儒者所不道。惟君孝友懇懇。自孩提以至歿身。未嘗有媿於儒行。然則君之浸淫仙佛。殆亦悒鬱不得志。有所託而爲之者耶。

蔣南河先生家傳

乾隆三十八年癸巳之夏。得交蔣君五式於寧波。兵備道馮君官署。君善刑名家言。天性孝友。與人交。真摯中時。見肝膽。官署一時賓客以十數。惟余與君相知爲最深。乙未春。馮君遷臺灣。賓客雲散。余亦倦遊。將北行。於是訪君山莊。流連數晨夕。君述先世敦睦家風。手出厥考南河先生。及季父南衢公行略。請爲家傳。學誠諾之。三年中。時往來於心也。暇日出篋。中行略反覆觀之。則念良友遠別。無以爲懷。增歲月之感矣。

先生諱四洲。南河其字也。先世自諸暨王家埠。遷居山陰之馥泉山。考次山公有二子。先生居長。弟南衢公。諱四會。與先生俱以孝友世其家。兄弟出處必偕。衣食與共。至老死。妻孥不得問家。有無事。父母左右無方。不自有其憂喜。先生幼工舉子業。年十有一。試童子有名。十七。丁父憂。家寒中落。於是授徒給朝夕。弟子經指授者。率以成名。二十有四。爲生員。屢困解試。弟子少年多弋獲以進。而先生終無所遇。意泊如。



也。性樸素。不喜繕衣冠。嘗赴大姓宴集。搢紳仕宦聚者數十人。衣裘照耀堂內外。先生布衣徐至。長揖就坐。奴隸竊指目之。先生縱談今古。洋洋灑灑。然竟席若無所覩。大姓爲之折服。治家肅穆。南衢公遊幕於外。先生爲家政。居室不能深邃。然闔以外。終歲不聞閨中聲。遇子弟慈愛。天至。自幼以長。無厲色。遽言。子弟無不率教。惟謹。御下寬仁。飢寒疾病。體恤必周。嘗誦陶淵明誠子書云。彼亦人子。晚年尤泛愛。鄉居遠城市。而閭里中。非時疾病。多不及療。遂究方書。講藥餌。倉卒病者。卽施與之。多賴以濟。有虞氏婦暴厥。一晝夜。先生方病。家人匿不以聞。先生覺之。中夜力疾抵其家。脈其微中。霍然病起。由是名大譟。遠近爭迓。恐後。先生不知貴賤貧富。一概視之。以爲吾道如是。喜周恤。凡閭黨有急。取攜輒如家中。嘗偕乞兒坐語。人訝之。先生笑曰。我意殊不異華宴。縱談時也。有女兒病。先生往視之。遇疾歸。遂不起。春秋五十有五。乾隆丁卯夏五月。云卒之日。村中方賽會。遠近來視者。皆歔歔流涕曰。古之惠人也。先生初娶於王。早卒。繼室愈賢而有禮。撫恤鄰里孤嫠。有先生風。生二子。長五賦。次卽五式。

南衢公幼聰慧。六歲讀書。童子塾。塾師甚嚴。公自塾中歸。悞遺課業墮地。師取匿之。覘公舉動。公歸檢不得。則懼而啼。父問兒猶記否。公卽默誦盡卷。父爲錄付之。明日呈師。師出冊覆檢。不遺一字。師大驚。由是能文章。敏於詩賦。尤好古文奇字。凡前代金石圖籍。搜羅略盡。年十一。二鄉黨目之爲神童。然屢試輒蹶。家亦浸落。遂輸粟爲國子生。棄舉子業。謀食於外。嘗客保定虞氏。求館穀地。虞氏意甚忽之。一日酒闌燈

煇出酬應詞章及通候箋啓凡十數通俾公屬草云詰朝需之公援筆立成文不加點虞氏奇其才請爲其子授讀因資公以金得入按察使官署習文書律令一年而成遂歷膺州縣聘佐刑名劇郡大府爭延致之益有聲望封疆大吏時倚重焉凡鞫巨獄定大讞出入疑似間非公不爲權度生平所交名公巨卿若長白喀爾吉善公西陵鄂公爾泰桐城方公觀承俱久任封疆爲時名臣與公相得尤厚遊幕三十餘年蹤跡半天下公宅心仁厚嘗夜引文書有故殺獄而情可矜援筆欲書燭滅至再命然雙燭火忽吐焰如虹交氣遙接公歎曰是有鬼神不可生也公勘死生出入之際捫隙抵罅一得茫忽疑似卽從刀鋸鼎鑊中攝取魂魄還爲生人死因賴公全活者不可勝計晚年病風痺家居數載勗子弟曰擇術不可不慎不得已而治刑名書慎勿恃聰敏喜能事名公於乾隆癸未年卒年六十有五二子五封五城五城早卒方南河先生卒時二子俱幼公養而教之慈愛無間二子若不知爲無父人也

論曰學誠初見五式卽披豁如見古人所居負山面湖有稻田蔬圃粗足自給因詢君今幕中歲給五百金中士得之足以仰食終身矣然君歉然猶慮不足何耶君憮然謂予方負子弟責未塞十一安敢言家蓋君與其兄五賦俱館山東有名兄弟歲入常累千金未幾兄卒君將柩歸家遺逋君悉任之立券以權子母於是歲入不足供一年食內贍孳嫂及遺孤子女則君所以不足者也又詢君兄弟歲入千金何遺負若此君言兄慷慨急人患難山東游幕多鄉人一人不得所兄若由己陷之嘗有攜家來濟南客死無

依者。兄倡衆釀金助。然是時兄實無一錢。卽書券。若負死者空。給其妻子。俾準券歸。滋息。後統計所輸。數備於券。彼妻子不知。以爲兄實負死者金也。責負不稍恕。生平所爲多類此。

### 柯先生傳

柯先生諱紹庚。字公望。江夏生員。工書。善舉業。乾隆十八年癸酉。學誠年十六。侍先君子於應城官舍。童心未歇。官舍賓客。咸私爲先君子憂。無後也。德安知府施君廷龍。言先生善授經義。先君子因延先生課學。誠不肯爲。應舉文。好爲詩賦。不得其似。又編纂春秋家言。戲爲紀表志傳。自命史才。大言不遜。然於文字。承用轉辭。助語。猶未嘗一得當也。先生慨然誨曰。文無今古。期於通也。時文不通。詩古文辭。又安能通邪。學誠迷不悟。先生甚以爲恨。當是時。先君子方強仕。天倫無故。官舍多暇日。賓客過從。見學誠所爲。亦多違心稱譽。學誠心焉樂之。又典史浮山張君。有從子潢。亦同學於先生。張甚椎魯。先生不以爲可。學誠益喜自命。春秋佳日。賓從聯騎。出遊歸。必有所記述。同人相與賀。賀歎賞。追思舊事。多絕可笑者。然嗜好未嘗入世俗也。已而先君子罷縣。貧不能歸。因期學誠進取。學誠亦漸長。稍知人世艱難。反顧其業。未有可以應世用者。乃思先生之言。悔其晚矣。自後饑寒奔走。聞見稍廣。學業粗成。又屢困棘闈。晚登甲第。痛先君子不及見也。自以迂疎。不敢入仕。文墨千人。前後奔走。幾三十年。天倫凋謝過半。當日賓客無一存者。而先生蹤蹟無由溯矣。憶戊戌登第於京師。見安舉人源。先生之同里也。詢先生狀。乃云。似聞久

不得志去從河南幕遊。學誠方屬以致書。不知是時先生下世久矣。悲夫。人生離散。故不可常。離則悲。合則樂者。其常情也。惟童子塾中。不知進學之益。則往往以師教爲苦。爲之師者。亦不能以期望之殷使之諒也。迨至長有知識。能喻師教之意。然後知當日聚處。蓋有足樂。惜其當境不及知爾。況學誠馳驅南北。未得恆處。而先生又老諸生。未嘗出其鄉井。聲聞愈不相及。是學誠於先生。但有離悲無聚樂也。亦重可哀也。夫先生美丰度。母李未昏守志。學誠撰湖北通志。嘗爲之傳。先生以叔氏子爲之後。學行端醇。知府施君於先生有世執。嘗以大器勗之。世居金沙洲。自號金沙居士。竟以廩膳生終於乾隆癸未。年四十有六。子琮業儒。以授徒爲業。爲人甚循謹云。

## 劉氏三世家傳

乾隆三十八年癸巳。同府劉君傳錄。奉其祖考戒謀先生所撰高曾祖考三世行略。及厥考行述。俾學誠撰次家傳。學誠諾之。未遑報命。南北奔走。俱附行笈。自隨。辛丑遊古大梁。遇暴客。盡喪囊篋。及生平撰著文字。劉氏事蹟。亦復無存。急以書詢其家。蓋無副本。學誠惶仄。甚至六七年來。耿耿於心。以爲負孝子慈孫重遠寄托。每思掇拾遺逸。粗誌梗概。以贖愆愆。庶幾百一。而南北遠越。質問無從。丁未之冬。傳錄來京。師與其從弟顯祖。參互記憶。僅得數條。明年戊申。自京師郵書示。則視戒謀先生撰述。不及半焉。世遠迹湮。不敢妄有附益。學誠愈滋慚汗。不得已。取家藏劉氏譜。爲參訂大略歸之。

劉氏著籍山陰之水澄巷。蓋自元始祖至元間。有文質者。官山陰尉。因以爲家。五百年來。家世忠孝。傳業詩書。代有聞人。譜牒載之詳矣。近世人文。則正誼以詩古文辭。與毛檢討奇齡。徐徵君咸清輩。徵逐於康熙之際。有子大申。大觀文蔚。文壇並擅詩名。於乾隆初年。一時推同府辭人。有西園十子之目。而大申大觀文蔚實居其三。雖正誼終歲貢生。諸子亦多以明經諸生老。然至今子孫磊落繼起。猶能世其家學不衰。可謂難矣。正誼惇行耆德。望於鄉黨。文辭樸茂。無枝言飾句。所撰三世行略。及厥考行述。宜可徵信。惜竟失其本也。猶憶行略敘語。謂追維先世。粗得曾祖及祖考兩世行蹟。忽從舊文書中。檢得高祖汝臨公壽幃題辭。乃敢上述三世。觀其所敘。似有隱德於鄉。若拯人急難者。而事不可憶。去今幾二百載。傳錄弟兄亦不知也。壽幃虛美之言。多非其實。然姓名歲月。確有所指。則非漫然言者。故正誼以取證。今失其傳。學誠罪也。公諱衝。汝臨其字。前明縣學生。生嘉靖年。卒萬歷年。於山陰始祖縣尉公爲第十世。於孝子諱謹字遂安者爲第七世。有三子。長子宓。字函三。事親以孝聞。爲諸生。屢試不售。入國子監。考授廣東陽山縣丞。官卑能廉。與舉利弊。不以下僚自諉。民感戴之。後陞衛經歷。以母老告歸。闢治書室。榜曰澹軒。躬課子弟。讀書其中。先是公高祖贈刑部主事。灌常書檯戒子孫曰。好名外慕。學不固。無力強爲家不成。公尤服膺其語。諄諄申戒後人。俾身體之。公與故都御史忠介公諱宗周者。爲宗兄弟。同生萬歷六年戊寅。其卒也在順治十年癸巳。云。公娶於王。生一子世益。其仲世閱。季世庸。妾楊出也。公卒。世益公撫教庶弟。

甚至事庶母如母。析產尤能推甘分少。鄉黨以此多之。公字伯謙。前明諸生。困場屋者凡二十年。介節自持。不求苟得。順治十五年卒。公娶於沈。生二子三女。長子迴。少子廷。迴卽士望公也。順治閒爲諸生。好學。攻苦寒暑無閒。晝夜讀書。倦則搗醯於鼻。取嚏自警。鄰人惡聞其洛誦聲。投以瓦礫。欲擾亂之。公置若不聞。洛誦如故。年七十猶應舉。屢薦弗售。意氣不少衰也。大書其齋壁曰。主敬存誠。事莫慚於衾影。畏天立命。心勿變於窮通。終身自勉。不出此二語。初伯謙公早世。少子廷生始十年。諸女俱幼。公爲家督。事母能盡其歡。友愛諸孤。門內曳屄。婚嫁旣畢。遺業漸不如前。然與廷析產。則視伯謙公時所有。畫半歸廷曰。撫育婚嫁。自是長兄者責。不忍以均弟也。尤善推施族戚。有貧不克婚若葬者。咸力周之。遇風雪嚴寒。貧不能舉火者。日給戶粟三升以爲常。中年始生一子。卽正誼也。憐愛甚至。每欲視之。必使孺人從乳媪轉授公手。其居常不苟皆如此。比正誼就外傅。督課甚嚴。有時或過劄。退必私泣。以爲吾甚惜兒。恐以姑息悞兒故也。故正誼卒成名士。學者所稱戒謀先生者也。

章學誠曰。歷觀前史。記載每詳近而略於遠事。劉知幾所謂班書倍增於馬。勢使然也。推之一家之事。何獨不然。劉氏著籍水澄之巷。代有聞人。故前明三百年間。先德遺言。記述頗有倫序。戒謀先生。生康熙時。上溯三代。至明嘉靖隆慶時。宜其若隱若見。不能詳也。非高曾素有樹立。何能於二百年後。子孫猶爲追憶而記述哉。然非子孫世承家學。則雖有前徵。亦無能爲記述矣。

謝恕園傳

謝辨字爾翼。號恕園。會稽人。父一匡。明季官四川通判。辨幼奇偉。年十六。補諸生。值明季喪亂。卽究心兵機。有膽識。順治丙戌。東陽寇起。裂白帕首。號白頭兵。焚掠諸暨。嵗縣閒。遠近大擾。辨廉得其閒。糾合鄉勇。夜渡七沙河灘。擊潰其衆。獲輜重無算。盡散里人。時辨甫生十九年也。大清兵南下。聞辨名。強起參振武軍事。督諸道糧餉有功。當殊擢。辨固辭。周遊山水。足蹟殆遍天下。同縣姚啓聖總督浙閩。統師進討臺灣。姚夙知辨。遣使迎辨。贊畫軍務。辨爲盡心。旣克澎湖。姚欲以辨名上聞。辨笑謝曰。審我欲官邪。則轉餉東南時富貴且立致矣。姚不能強。姚卒。辨哭之慟。曰。天下不復有知己也。晚年居江寧。轉徙揚州。欲返會稽。不果。每語子弟。他日毋忘故鄉。性豪直。與人無城府。意所不可。卽怒罵無所顧。六十以後。不復涉世事。終日吟哦。篇什日富。一日忽拉雜焚之。不復吟。其後目昏不辨書。則命諸生誦前人篇什。據案聽之。忽歌忽泣。人莫測也。辨慷慨。能急人患難。嘗曰。吾爲友。嘗三破家。而其人皆將相矣。問其姓名不答。辨軀幹修偉。聲如洪鐘。稟氣強。無疾病。年九十三。微疾而逝。四子七孫。長孫遵王。最知名。辨所著有尺牘鈔四十卷。中朝疏稿二十卷。甲乙新聞五卷。或曰。辨初嘗授官矣。後卒謝去。將死。諭其子曰。聖朝重遺老。我屢拜粟肉之賜。他日墓書賜粟。老人可矣。

論曰。江都唐君紹祖。於康熙中以古文辭名。今傳所著改堂文鈔。中有謝隱君傳。其文雅健。足表謝君之

奇。余訝君出吾鄉。而鄉人莫之識也。因刪潤唐傳。以誌所慕爾。非敢謂文筆能加於前人也。

杜燮均家傳 弟心一附

君諱秉和。字燮均。世會稽杜氏。父鑑涓先生。娶於章。余伯姑也。字詳先。君子撰述。姑氏賢而無子。筵室丁。生子三人。君其長也。幼懿天質。年十二。遭嫡母喪。哀慟若將不勝。長娶於陳。早卒。繼室張。能諧以孝。鑑涓先生病劇。君叩醫。身親嘗糞。知不可爲。夫妻不謀。各刲股肉投劑。家人皆不知也。已而創甚。聞者相與太息。鑑涓先生下世。君年甫冠。兩弟俱孩幼。君謂婦張。吾父方病革。數日。我若將有言。我請之。則曰。念兩孺子。不及視其成爾。吾矢天曰。他日撫二弟。所不心。父心者。有如矢。張贊曰。然。君主家政。一稟生母。丁內外。整飭。張任冢婦。弗敢專。家或有所不給。破其奩貲。亦不敢言。已有也。丁色或小不豫。君必刻責張。或謂君婦賢。何過求若此。君曰。吾知生我劬勞。敢袒婦乎。張卒後。君察於世之夫妻子母。亦未嘗不念張賢。余與君爲中表。君先余二年生。少相狎處。俱有童心。所爲多可笑者。乾隆十六年辛未。余年十四。讀書君家。凌風書屋。與君同學於同縣王先生浩。先生勤學古處。迂闊不習世事。學徒七八人。事師忠且愛者。莫如君。先生遇君。獨不稍假顏色。課業不如法。榷楚嚴厲。如風雨驟至。余閒語先生。彼於先生何如者。而先生獨責之過。先生喟曰。余授徒數十年。所遇生徒多矣。居心無若此子厚者。其愛我深矣。我督勵之。欲其自愛。過於愛我。此我所以報也。君天資頗魯。勞苦兼人。而功不能半。酷暑宵眠。人畏燈如暴日。君輒中夜警醒。



敲火然燈起讀。以補晝課。又黑暗怖鬼。則強余偕起。夜促倦坐。蚊蚋撲面。余甚苦之。他日以語先生。先生曰。其然。孺子猶可教也。由是遇之稍寬。先生館杜氏日久。鑑湄先生服其學行。而憚其撻君之過也。屢欲留之。屢欲易之。俄決計易矣。具書幣屬先君子。爲更延師。君時年甫十四。密請先君子反書幣。而叩頭固爭於父。願仍舊師。君頂有肉骨隆起。若禿髻然。蓋嘗爲先生梃擊幾殆。久之創愈。而頂不復平。或戲君。固留先生。當是捶楚未足。君自若也。自辛未歲。先君子官湖北。及罷官。久不得歸。君重念外氏。屢致土物。殷勤通問。固勸東歸。先君子每得君書。輒感歎累日。先祖之塋。雖先君子屬近支。省視無乏。君遇寒食。必躬親祭掃。終始二十許年不倦。及余歸省墓。守塚者言。久約。惟君足恃。余自壬午及壬辰癸巳甲午之間。屢歸故鄉。輒館於君。君視余若親昆弟。余姊適山陰夏君同。亦久客無家。同僑湖北。屢歸解試。君亦館焉。家人相待。俱如骨肉誼。夏君沒齒感之。君嘗悵舅氏遠不得見。惟恐不得自致其情。終事母志。故於余家尤惓惓焉。嗚呼。其可感已。余與君少相狎。中間數十年在外。率十許年一歸。歸輒依君。相得甚歡。不逾時別去。君每勸余爲歸山計。余病未能。自乙未別。至甲寅又二十年。僅以家歸。而君先於壬子春卒。可哀也已。君有子七人。晚歲以諸子析箸。遺業不足周贍。頗用憂勞。然諸子俱能自好。善人有後。當有達者。以起家聲。

秉忠字心一。又字致齋。燮均仲弟。余姑氏卒後半歲。乃生。乾隆辛未。先君子以家隨楚宦。心一生始四歲。

是於母氏知而不見。舅氏見而不憶者也。然余壬午歸里。寓於雙均。呼兩弟出自書塾。見余如素親暱。而情生於離合也。時心一年十五。其季秉恕。字心如。甫十一齡。其生在辛未後矣。心一幼慧。五歲未就外傳。鑑湄先生口授爾雅及詩小序。皆能成誦。稍長。讀書有見解。學爲文詞。塾師謂其易成。然志廣不肯竟學。喜聚圖書。尤樂徵先世遺文逸事。嘗與余論修家譜。余爲剖析條理。意欣然有所感動。亦不及竟爲之也。壬辰癸巳之間。余往還江浙。數館其家。心一於余。若惟恐失之。嘗從容言志。手出豳風圖示余。繪稻田上下在山水間。己衣襜褕。戴笠持苗。若將布蒔。媿婦擔壺榼。隨孺子哺者。渡石梁來。自謂志所向。往志則高矣。然余規其磨礪。以期用世。弗能從也。心一聰明。不免分心嗜好。兄弟析炊。子女無多。俯仰足自給。安土乘便。鄉曲聞見。又無所發舒。志意亦稍稍藉酒自娛。逡巡中歲以逝。深可惜也。心一卒年四十有三。有子二人。今幼者存。端慧宜可教。

汪泰巖家傳

章子曰。吾鄉山水清遠。其人明銳而疏達。地僻。人工不脩。土之所出。不足食土之人。秀民不得業。則往往以治文書律令。托官府爲幕客。蓋天性然也。瑰意奇行。鬱不得顯。則於家庭倫紀之間。闔然自修。而交遊氣誼。至死生患難。不渝其節。亦往往見之。若汪子思義。爲余言其世父泰巖君逸事。尤卓卓可傳。汪子請予次敘君事。余按君從弟輝祖。於余爲同年友。而汪子樸訥無卮言。宜可徵信。不妄用。次爲家傳歸之。

君諱宗魯。字泰巖。號繼元。世居蕭山之大義村。生七年。喪母。善事繼母。能得厥考歡。十三能文。屢冠童子試。終無所遇。以家貧不能竟所學。年二十三遊京師。寄迹刑部令史。讀律命。六年學成歸。丁父喪。哀毀不能起。後歷應福建州縣聘。佐刑名。盡心折獄。多所平反。州縣以是知其能。時歸安史剛爲上杭知縣。與君相得甚歡。其後史病且死。遠宦無家室。而囊中貯萬餘金。未有所付授。念交生死不移。易莫如君。因延君臥所。屏人力。疾下榻。叩頭泣不起。君駭問。則曰。我生平閱人多矣。無若先生高義。我無子。死何所怛。惟是先人遺事未竟。又二女已適人。不能忘情。有嗣子弗克視含殮。遽止於此。命也。幸得托先生誼。使遺櫬返故鄉。則願以三千金建宗祠。一千金贍宗族之貧者。嗣子及二女各得三千金足矣。自度戚屬無可謀者。以累先生。因哽咽不復能語。君慨然任諾。史卒後。君開關走數千里。將柩至歸安。召史氏人。如遺言措置。井井訖事。然後歸家。史氏人以爲汪君真不媿古人。所謂死友云。方君游幕有名。館穀所入。不使有餘蓄。三黨宗親。有孤弱者植之。老而貧者贍之。汪氏數世同一宅居。宅燬於火。衆力不給。君爲輯其堂構。以爲毋失先人舊。繼母邱有弟行賈遠去。數十年不復相聞。君遊山西。微得之。時邱年已五十。未有室家。君亟使使持金往助其昏。曰。庶以終事母志。有故人卒京師。未能返葬。君爲稱貸歸其喪。其豁達好敦古誼多類此。君先後游幕垂三十年。乾隆十八年癸酉秋。卒於山西平遙縣官舍。年五十有一。君本寒素。以游幕自給。亦仰食於官者也。而族黨分其餘潤。朋友托以死生。其足倚也。而身爲官者。乃往往營溫飽。使身家

視君又何如耶。然推君所至。可以遠出古人。而惜其止。以是見也。君有子二人。長虹。次作霖。俱樸屬自好。能世其家範。

滕縣典史任君家傳

從女歸於任。任官山東。堦卒官。因家焉。乾隆四十七年。任長子貽杰。將其母命來省。母族於京師。且疏厥考行實。請余爲撰家傳。余自乾隆二十五年庚辰。來應順天解試。主從兄允功家。時君亦以事至京師。同一室居。始得識君。君爲人肫摯。言多悃愾。無浮華。其後二年。余又北上。道出山東。訪君官舍。君官卑守廉。而意甚暇豫。從女率幼子女。皆布衣裙。出拜堂下。熙熙亦自得也。又三年乙酉。余三至京師。聞兄允功言。君是歲之春死矣。妻子遂家山東。道遠不得展省。親屬相與太息。越七年辛卯。余有江南之役。復道山東。過弔從女於滕縣西城居室。從女告余曰。堦前後爲官十五年。家無長物。中閒一罷官。而急難以濟。比卒官。而田宅以營。妻子終久賴之。是堦爲身家。爲於其所不爲者也。女子義遠。父母兄弟。而任氏羣從支屬。又遠無可托。滕人謂堦實父母。請遂居滕。我卽於是安焉。非有擇也。余是時方困馳逐。聞女言有感。遣書兄允功曰。任氏從女。年未四十。夫亡能率夫志。嫠孤無所依藉。而處異鄉。如舊閭里。長子貽杰。善經其家。次子貽模。恂恂讀書。樸屬自好。子婦與所生三女子。操作閨中。雍睦不言。而喻有田園。慮舍之樂。力勤服儉。以足生計。戚屬窮困。有往投者。必資給之。此亦人世所難能者。今貽杰壯游京師。爲言前事。又十年矣。

貽杰醇茂。得其家範。而手疏其父鉅細顛末。經緯條理。燦然可觀。則君所以不死者歟。君諱肇元。字青來。會稽湖村人。考諱德美。君四歲喪母。事父至孝。父卒。哀毀幾於滅性。其初遺產。足以自給。君性慷慨。喜推施。山田半頃。閭里取供樵採。君不問也。從弟遵路早夭。君爲養其孤嫠。及其子讀書。成立乃始析居。有族昆弟負急逋。不得償。欲自索死。君爲拮据償之。佃人負君租。謂君長者不可欺。將鬻子償君。君聞。卽貸其仔粒無所取。由是年及壯盛。家計蕭然落矣。君因北上京師。爲戶部令史。勞苦先其儕輩。厚重無文。尤能推甘分少。以是爲人所重。年且四十。始得受室於章。又數年。得推擇爲郟城典史。時故尙書廣東巡撫李公湖爲郟城知縣。李公爲州縣時。已自清名振於遠近。得君甚歡。君亦率意不爲矯飾。於力有得爲者。輒請行之。無有封畛。郟城介南北之衝。探囊舐篋之徒。出沒無常。行旅爲患。君用法擒治。境內以安。乾隆二十一年丙子。歲稔。君與襄賑事。貧民聞賑來歸。數浮牒報者尙百餘戶。資無所出。君急捐廉奉。典質衣具。以佐李公。施恤之所未逮。李公欲列君卓異上聞。君雅意不欲。乃止。蓋貽杰疏君居家居官大節如此。可爲賢矣。君乾隆二十四年己卯。以失囚罪。悞免官。郟城人士輸金爲君贖秩。君因謁部注選。而寓家郟城。郟城人又贍其家。經年無有匱乏。從女所謂一罷官而急難以濟者也。明年庚辰。再授滕縣典史。爲治如在郟城。五年卒於官。滕縣人士相與議曰。任公居官無以家爲者也。其治郟城猶滕縣也。公食報於郟城。則旣無官而有官矣。今盡卒滕縣。使之無以爲家人之聞之者。毋乃謂滕之人實無良。飲食其生而不能

報其死也。則如之何。於是爭出金貲。選老成人爲君畫久遠計。至今遂家於滕。從女所謂卒官而田宅以營。妻子終久賴之者也。

贊曰。君貌豐厚。氣樸以醇。一裘三十年。不厭其陳。謂貲非義。不長子孫。謂客非貞。不甘飽溫。其治生也。舍己從人。其爲政也。去僞以真。謂是厚德。載福無垠。如何中壽。五十七春。滕文遺墟。郟子故民。父母師保。謳君頌君。妻能持家。子能立身。起家東國。聿有合聞。屈於既往。來者乃伸。君志未能。後澤方新。

節愍公家傳

公諱尙綱。字日章。號赤厓。會稽章氏。稱三府君十四葉孫也。父夢元。明神宗朝官京衛經歷。公從宦京師。方少年。意氣倜儻。不拘小節。慷慨論當世事。顧盼煒然。肄業北監。有文名。累試不遇。連遭考妣喪。扶柩南歸。逮事祖父母。以孝聞。祖晚年憐少子貧。公微察之。卽割腴田五十畝。以奉季父。君鄰宗祠饗堂湫隘。遂捐己宅拓之。經理以成堂構。宗人德之。筮仕休寧縣丞。官卑勵操。旣抑鬱不得志。引例請受王官。天啓中。再遊京師。試韜略。遂中天啓四年武舉。會病不得上兵部期集。以例授趙王長史。旋調秦王長史。事秦肅王。王甚倚之。有衛弁誣訐王不法事。公力辯其誣。事得白。姦吏舞文侵宗祿。公發其姦。事連布政使。布政使出危言。欲箝制公。公卽密疏遣子入告。撫按知之。驚爲救解。請卒如公。羣剔然後已。崇正中年。盜賊四起。陝西逼近邊塞。無賴宗室。糾衆欲圖不軌。公偵得其情。密擒首謀。置法。餘黨駭散。巡按御史范復粹奇

公才特疏上公剔弊及弭變事。所司按資格。王官不得外遷。晉階中憲大夫。加四品服而已。秦族屬爲諸藩首。支庶繁衍。甲他宗。風氣習爲刻悍。往往侵陵。有司折辱。撫按奄璫。又從而搆煽之。故夙稱難治。公朝夕匡王。使明朝廷法紀。歷引古昔藩封。敬肆安危故事爲前鑑。王懷然不敢爲非。其下有驕恣者。公悉裁以禮法。宗人有殺其伯父者。朝命刑曹會王官勘議。衆欲以皇族議減。公毅然曰。殺尊不赦。遂論報如律。時故督師大學士史公可法。方爲西安府推官。亦與勘茲獄。服公有執。諸宗由是懾心。其貧不自振者。多濱死溝壑。公則爲籌畫調劑。拯其凍餒。宗人畏而服焉。秦中寇掠饑饉。連年驛騷。國帑不給於用。公盡捐俸廩。勸王大出貲。爲諸宗倡。賑民賴生全者數萬千人。肅王薨。受遺命輔景王。朝命諸藩長史。試宗人文藝。可拔者二人。備民牧選。或以重賂屬公。不受。掄文擢最。王抑公首選。而上第二三人於朝。公憐抑者居貧。資以鄉試。遂登賢書。人服公鑑賞焉。景王薨。王存樞嗣。兩遭國喪。冊立大典。儀文禮節。皆由公裁斷。前後執秦國柄。凡十餘年。以年老乞休。王特疏留之。崇正十六年冬十月。闖賊陷西安。公屬家人後事。自誓必死。會王存樞降。僞拜權將軍。恭人陳氏謂公曰。聞秦王尚在。公無守土職。曷緩須臾。俟後圖。公曰。主辱臣死。義無他也。因屬二子。天下方多難。喪不得遽歸。則藁葬長樂門外。他日幸歸喪。毋請卹也。耐骨先人墓側。碣題殉難某公足矣。然猶出口粟充賞。募殺賊者。入夜方據案判牘。賊已毀垣入。公卽取印擲井中。抽刀欲自殺。刀鍵急不得拔。因取白布蒙首。趨端禮門。繫繩鹿角自縊死。尸懸三日。僞禮官以聞於賊。賊

敬禮之。公卒年六十有六。事在十月之十有一日也。元配繼室俱陳氏。子二人。開闔。公軀幹修偉。王府有匠作。身長類公。家有藏棺。方公將殉節。命子假棺於匠。及開爲賊得。又自賊脫歸。竊負公尸。假匠棺以殮。距公死已十日。顏色不變。光氣耿耿如生時。次年三月。開闔奉母。從兵燹中。詰屈南歸。兩閱月始得抵家。適值福王稱監國於南京。史科給事正宸。於公爲同姓子行。遂與同時殉難之商維道。黃世清。監軍道喬遷高中部。知縣朱新鏢。渭南知縣楊暄。同列狀上聞。贈公按察副使。予廕。賜祭。葬建祠。候諡。督師大學士史公可法。故與公契。因爲公作傳。俾二子持歸。以示後人。順治四年丁亥。闔涉崎嶇。冒危難。遠赴西安。扶公柩歸里。值鄖陽兵變。迂道襄鄖。穎亳間。艱難屢瀕於死。歷半載餘。竟得全歸。論者謂闔孝行有天祐云。康熙十年辛亥。開闔葬公於僞山南麓之師古墩。至今墟里宗人。猶識其處。南都予廕。賜祭。葬及建祠。候諡。倉卒亡國。事多不行。乾隆四十年。今天子下詔褒錄前明忠義。有司上公逸事。賜諡節愍。宗孫學誠曰。公去今百四十年。宗人至今言之。猶赫赫如前日事。考公本末。蓋學術經濟。綽然用世才也。明代用人。拘於資格。雖公之弭變。剔姦。功效卓卓。見於薦章。猶不得越資一轉。資格之弊。此亦見一端矣。按公明史無傳。事迹僅見熊師孔傳。惟三數語。家譜亦疎略。僅載崇正元年。公官趙府長史。覃恩封贈父母。及本身妻室兩世誥辭而已。宗兄懷忠。搜於墟里。得史閣部公所謂公傳。及公子開闔所爲行實。寄示學誠。俾爲家傳。觀傳與行實。事文小有繁省。大節略同。而史公自敘官西安時。與公離合年歲。與明史本



傳相符。宜可徵信不妄。而家吏科正宸南都請卹。公與同難共五人中。今惟黃世清與楊暄見明史。忠義傳。餘概無之。則知一時殉節。爲史傳所不及。詳者多矣。又按傳與行實。皆出明史。未成以前。史公旣與公同時。行實又詳所目見。今取其所載秦藩事迹。參較明史傳表。則知史文中有闕疑。蓋所聞與所見。其勢自不作也。按傳與行實俱云。公初事秦肅王。而明史諸王傳表。秦藩無諡肅者。傳云。敬王誼澍。萬歷十四年薨。無子。弟誼漈。由紫陽王嗣。表云。誼漈。萬歷十三年襲封奉國中尉。十四年加封紫陽王。進封秦王。皆不著其諡。又不著其薨於何年。傳云。誼漈。薨。子存樞嗣。後降賊。表於存樞。著誼漈子。而不著嫡庶。次弟著。萬歷年襲。而不著何年。下云。崇正末年陷賊。當由國濱喪亂。大潢譜牒無從詳也。公行實云。公事肅王。受遺命輔景王。景王薨。今王嗣位。公柄國十三載。以年老乞休。而王特疏留公。所謂今王。卽存樞也。存樞亡國無諡。其先自宜有諡。則知所謂肅王。卽誼漈也。肅王之後。存樞之前。尙有景王一世。明史脫落。度其時世。在崇正年。事可知已。景王名不可考。其爲誼漈之弟與子。亦不可詳也。公事秦藩。當在崇正改元以後。以崇正元年誥封。猶爲趙府長史故也。其調秦藩。亦不過元年二年之間。以史閣部傳云。與公親炙六載。又云。倏忽十餘寒暑。史以崇正元年進士。授西安推官。後由部曹。出爲監司。在崇正八年。其撰公傳。在順治元年五月。南都擁立福王之時。則公初仕秦府。歲月可想見也。誼漈襲封於萬歷中。至崇正時。尙在公所逮事者也。傳狀云。兩經國喪。典禮皆公裁定。則所謂景王者。襲封未久而薨也。行實於景王薨時。謂公

柄國已十三載。則存樞嗣位。當在崇正十四五年。嗣位未幾。卽遭寇變也。史表於存樞名下。雖缺其襲封之年。而猶繫萬歷年號。乃衍文也。夫喪亂之際。紀載無憑。朝廷是非。一再傳訛。異代史臣。猶不易於考索。而況藩國末年。又先經寇變者歟。古人云。知屋漏者在宇下。舊家故籍。當日直書聞見。皆可出而補柱史之遺。而子孫慎誌先世遺言逸事。以待時而表章。尤爲不可忽也。按行實載公居家孝友。瞻養族戚。及遺訓後人。諸繁瑣不備著。著其大節垂家乘云。

樂野先生家傳

族兄懷忠持宗人大城暨宏業所爲伯父樂野先生傳誌。附以己所見聞屬學誠條具始末。次爲家傳。按大城於先生爲同姓。叔父而宏業爲宗孫子行。與先生同時。歡若弟兄。又皆篤行能文。其爲傳誌頗詳。慎有體要。兄樸屬古處。不苟諛其親。謹誌梗概。附家譜云。

先生諱諱。字又傳。號樂野。父爾錫。公以上詳世牒。先生天性肫摯。篤於內行。丁母陳太君憂。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毀瘠幾於滅性。有女兒適王而寡。先生經紀其家。撫兩甥俱有成立。吾鄉風俗。依古重嫡。凡兄弟析居。冢子授田。嘗倍衆子。先生自以家督。友愛二弟。白爾錫公請以三分均擘焉。先生自文叔公卜居。僑山之陽。是爲道墟。歷元明迄今。垂五百年。子姓聚處。族屬蔓衍。負海阻山。迴環十里之間。比戶萬家。烟火相接。鄉人推族之鉅者。無若道墟章氏。章氏地僻人衆。力耕不給。則有沙州木縣。山泉釀酒。利爲會稽諸

鄉之最。而支庶貧富不齊。猝遇水旱爲災。陰陽偏沴。疾病時行。宗黨週卹。盈縮相濟。非得忠信開敏。有才望能持大體者。爲之綱紀。其閒則往往觀望不發。先生家故豐。遇事則首出貲。爲族屬倡。始經營。擘畫。必中肯綮。而以治任部署。三宗子弟。悉當其才。事舉誼修。人皆奮起。自宗老以下。莫不倚重。先生雍正三年甲辰。海溢杜浦。高岸爲谷。先生鳩工築塘。田廬遂定。辛亥大飢。爲粥於路。活餓者數千人。丙午大疫。建置藥局。起病者亦數千人。皆先生終始其事。里有鬻妻償所急者。先生贖還之。其人貧無以生。又周給焉。其豁達好施。與多類此。先生幼習舉子業。試輒不遇。以貲授州同知。嘗欲得一小試。遂巡不果。年四十有八。終於家。配安人陶氏。同縣某甫女。修潔自好。事君舅。君姑。能得其歡心。諸姑姊姒。相得無閒。性恬淡。年三十餘。長齋。喜浮圖說。好服大布。不喜纂組。逐時尙爲變易。族居多宗黨。往還。而先生又數好客。登其堂者。無不言安人之賢。族有寡婦。家貧子幼。不能安其室。安人爲引大義。而時以貲週卹其家。撫其孤。俾自樹立。竟成令名。後嫠居無恃者。遂往往藉安人力。得勵於名節云。安人嘗訓子婦。以謂門內之行。酒漿中饋。不足爲難。事舅姑者。當推舅姑之志。夫諸姑妯娌。本非一族。性情嗜好。不必盡同。而朝夕萃處。不爲婉曲調劑。何以與人骨肉閒。蓋安人爲爾錫公冢婦。爾錫公有三子四女。非一母出。安人捐棄形迹。能揣性情所向。而達之入於無疵。數十年不聞有勃谿聲。宗人無論知與不知。咸以安人爲有禮法。安人老病且卒。子懷忠乞畫史爲圖容貌。安人喟然曰。疇昔之夜。夢有小兒自空而降。持書若左券。然予殆將死矣。今日

顏色非舊。知生平亦委蛻也。丹青豈有我哉。無已。則老婦兢兢此心。不敢自逸。無足道者。或新婦得此持家。當不敗耳。已。又命撤藉牀木棉曰。此有用物。得勿以掩尸故棄乎。嗚呼。安人於死生之際。從容如此。可謂難矣。安人卒於乾隆十四年己巳。年六十有五。去先生卒十一年矣。安人嘗畜一婢。聞其母死。一慟而絕。會救得甦。安人感其孝。厚貲遣歸。其隱德與先生相彷彿云。

論曰。學誠於癸巳之春。始得訪兄名懷忠於道墟之南陽坡。兄老矣。述先世事。油然使人生孝弟之心。諸子善讀書。客至。以次肅拜。規矩循循。然聞先生於康熙乙未客浙江巡撫幕。會有大嵐山之獄。邪說所倡。愚夫婦以株連當坐者千餘人。先生平情爲之。曠蕩無辜。全者甚衆。昔伊川程子言。一介之士。存心利物。必有所濟。先生潛德弗曜。兄又困老諸生。盛德之報。久而益昌。諸孫之興也。其未艾歟。

載璜公家傳

高祖念奇公而下。族分爲五。惟北支曾祖仲氏瑞生公。及南支曾祖王父子正公。子孫數相往來。餘遠徙。或式微已甚。總功之親。皆不可譜。二族之交善。則始從祖王父尙玉公。與族王父載璜公。以從父昆弟。皆有聞於時云。兩族交旣善。先世遺言逸事。相知亦最稔。兄垣業。手輯本支宗譜錄。其王父載璜公行略。俾學誠屬傳。以附諸譜。學誠以爲是。固先府君所習聞也。謹按公諱士熊。字載璜。瑞生公幼子也。瑞生公官北城副指揮。卒後。僑居京師。先業中落。公年最幼。母金孺人。劇愛憐之。公已自淬勵振拔。岸然見頭角。偕

伯氏仲氏讀書塾中。怡怡相友愛。出從通人長者游。相與議論古今。能豁達見大意。不爲拘儒繩尺。識者  
隨之。方仁皇帝時。國家久承平。海內殷饒。人文輻輳。四方之士。觀光來輦下者。肩摩踵接。京師稱爲極盛。  
而一時磊落奇偉之才。疎節闊目。大率輕財好施。聲氣相尚。蓋其時勢然也。公起家推關從事。獨以廉幹。  
見重當事。與鉅工議大役。倅億旁午。名公卿咸倚公爲老成。資其策畫。俱有成績。海內知名士。或隨計吏。  
來聽期集。無不願交歡。公鉛槧油素。日相贈答。鄉人遠客飢寒。謀食都下。公必委曲爲之盡心。雖聞風踵。  
至。公周恤未嘗一日倦也。晚年爲武陟典史。知縣虛衷下之。往往借智得資。平反比引年歸。百姓如失怙。  
特搢紳祖帳數十里外。交手揮淚而別。公旣豁達好施。宦成而歸。生計頗促。然宗黨之貧乏。或孤嫠無倚。  
藉者。賴公舉火。歲百有餘人。伯氏仲氏。後家中落。仲子金早世。婦李食貧守節。公周給之。俾得撫孤自立。  
從孫垣。采孤露無恃。公養而教之。後爲生員。有所成就。女弟適故澤州知州山陰陳輿。輿卒。貧甚。公贍給。  
之。撫植孤甥名世。爲之入貲授官。以爲庶幾推兄弟愛。又嫁內家女子三人。皆厚爲奩具。與己女無異視。  
焉。公以雍正八年卒。年八十有一。配曹孺人。無出。繼伯氏天乘。公子銑爲嗣。先公卒。有孫垣業。能誦公家  
範。

從孫學誠曰。學誠自童子時。與曾祖王父子正公祀事。卽聞祀田輸賦。有載璜戶名。載璜戶者。公旣歸葬。  
瑞生公於道墟之原。因置祀田。寄子正公值歲事人。備春秋祭者也。余家簿正子正公祀事實。自從祖王

父尙玉公尙玉公起家得公扶持爲多。今兩族之不墜厥緒。誰之力歟。聞公歸葬瑞生公時。欲以家返會稽。逡巡不果。然而悱惻之意。哀怛之容。墟里人猶能言之。今南支惟尙玉公子孫衆多。北支獨公之子若孫。俱以砥德礪行爲宗黨推重云。

沈潯州傳

沈信一名惟恕。字士忠。高郵人。高郵沈氏系出吳興。自宋末元初有所謂四四公者。生子道享。由嘉興楓涇徙居高郵。喪亂頻仍。譜系荒略。又無搢紳仕宦。故傳聞不免異同。五傳至信。乃始有聞。信少穎敏。篤志力學。諳兵法。善騎射。博涉多能。雅負文武長材。遭元季兵亂。移家蘇州。年甫十六。經歷顛沛。羈旅中。猶孜孜誦習。卷不釋手。遊中原。交結多一時豪俊。聲名日起。河南平章陳某參政陸某及彭城參政張某。敦禮厚聘。辟佐軍謀。張士誠起事。亦遣使幣聘。皆固辭不就。洪武改元。以秀才人材舉詣京師。亦托疾辭歸。高郵善於治生。召佃墾土。營宅增產。若將終身。知州辟爲儒學訓導。修建夫子廟堂。諸生學舍。士風振起。以嚴介見忌。學正鄧充誣劾以罪。謫屯鳳陽爲總隊。十二年。大都督方某以事至鳳陽。與語奇之。待以賓禮。明年赦還。增廓田地。沃土千畝。家產滋豐。十八年。以通春秋保舉赴京。考中魁榜。授潯州知府。潯爲蠻荒邊徼。先是府官恆爲守禦。千戶武人凌狎。信初下車。綱紀振肅。認平賦均。學校農桑。次第修舉。會生獠二萬餘家。焚掠遠近。警報三司。信恐緩失機事。密募民兵三千。覘賊巢穴。揚言鳩工。輯屋。匿其刀兵。遍布畚

鍾賊不爲備。乘夜襲擊。遂獲其魁。斬首數百級。捷報三司。事聞朝廷。特詔褒諭。仍委統領守禦官軍。勦撫餘衆。當是時。信威名遠播。鄰郡寇發。但用尺簡往來。信策應籌謨。輒著勳績。守禦千戶。初猶未心服。信及征羅碌洞蠻。深入箐谷。爲生獐所阨。困迫求助。時信部民丁止三百人。糧餉將竭。去彼纔一舍許。慮衆寡不敵。乃詭云。須還府。俟都司領軍來剿。因起營作回軍狀。度諜者已告賊。忽潛師夜發。令人持一竿縛草然炬。遍布四山。遠近大呼。鼓譟而下。賊駭出不意。疑大軍至。悉驚潰奔竄。信與守禦等。合兵追敗其徒。俘獲甚衆。守禦由此深加結納。叩首請爲弟子。盜賊亦望風解散。招諭獐獐。歸附屬籍者。凡萬餘戶。境內清謐。軍民以安。二十年。大同峽。獐亂。都司屢討弗克。信欲停用官軍。卽見操土兵。以獐攻獐。省費除害。因奏言。府境接連柳象梧藤等州。山溪險峻。獐賊出沒不常。近者廣西參議湯敬恭。爲大享老鼠羅碌山生獐所殺。官軍討之。賊輒登陟巖崖。扳緣樹木。捷如猿狖。人力所不能施。若久駐兵。則瘴癘時發。兵多疾疫。難以進取。及至兵退。復出爲患。臣愚以爲桂平平南二縣。舊附獐民。皆便習弓弩。慣歷險阻。若選其少壯千餘人。免其差徭。給以軍器衣裝。俾各團村寨。遍置烽火。與巡簡司民兵。相爲聲援。協同捕逐。可以殲之。且上便宜六策。不用尋請致仕。退居甓社湖。閉門不出。課子讀書。有文辭雜詠數卷。又著客難一篇。以喻出處經世大略。意甚得也。洪武末年。用法刻深。法吏務爲羅織。信田居日久。不知城市機詐。有御史至高郵。求索素封殆遍。信未之應。因信舍前。守望門高。族屬且衆。誣信私建譙樓。志圖不軌。竟下有司。籍沒其家。

於是夙積一空。田舍蕩析。諸姦蠶食殆盡。信憤鬱而逝。其後明祖覽信奏疏。始敕召問方略。信已先一月死矣。二子遣戍普安。不得辨雪。聞者冤之。

論曰。余嘗參校沈氏家譜。沈氏當宋元之間。無顯名者。五傳至信。而功績偉然。則信實高郵著望之人也。觀其殲寇機宜。及條上便宜事。使當專帥之任。則所樹立。豈淺鮮哉。賞不酬功。而且以誣陷抵罪。志士所爲扼腕者矣。宜其後嗣振起。歷數百年而彌盛也。

改正毛西河所撰徐亮生尙書傳已酉四月

公諱人龍。字耳猶。自號亮生。上虞人。明萬歷四十四年進士。公嘗爲壻於陶文簡先生之門。學爲文章。頗見許可。顧意不屑屑。謂天下方多難。留意韜略。登高臨眺。撫髀太息。時人莫能測也。授工部主事。使摧荆關。俄授湖廣按察使司。湖南提學道僉事。公校文敏捷。不延幕賓。日閱卷千百。越宿榜甲乙。無一失者。先是湖北文盛。每科得解十七。湖南僅得十三。至是湖南舉者強半。一時謠曰。龍德何盛兮。鳳德何衰。是時湖北學道顧起鳳也。故事提學止常德。其南若辰沅榔靖諸地。皆調集聽試。公毅然請往。自桃源南入叢山。複嶺障隘連天。構危駕欹。輿僂仄行。至挽不得前。側步裁道。榛梗冥接。不見天日。或遠無人烟。供應屢絕。不自恤也。每度一關。必徘徊相度。詢其錯壤。及度辰龍關。周視盡得要害。後勦臨藍大盜。因以預知險易。動輒有功。會璫難大起。公先試士策。問有侵璫語。爲璫所銜。將中以奇禍。未有閒。遷分巡湖南道參議。



公乞終養。凡十二年。崇正八年乙亥。起公分守嶺北道。公以贛南五城庫隘。寇屢陷。增拓南安興國安遠龍南寧都等城。圮者更築。遷蘇松兵備道按察使司副使。部民留之。而巡按方薦公邊才。會榔桂盜起。聚衆數十萬。據牛矢蝦塘諸寨。累陷衡澧茶陵諸州縣。廣東江西福建湖南四部接壤。所在告警。獨嶺北以公多戒備。恃以無恐。旣而圍長沙。復攻衡州。藩封告急。朝命兩廣江西合湖廣兵會勦。檄公監軍。時撫院陳某首議招撫。公曰。兵未動而議撫。此示弱也。賊必易我。必厚集兵威。摧堅陷險。力足死之。而後徐導以生。賊乃心折。遂斬所獲以徇。揚言。暑不興師。散馬休徒。俟秋涼大舉。賊不設備。六月二十一日。天雨。夜晦。冥忽下令。鼓衆入牛矢寨。賊不虞。官兵猝至。太潰。焚其寨棚。旣摧其堅。諸寨聞風膽落。先是文吏多輕武弁。公提學湖南。爲武闈主試。發策痛言文武軒輊之弊。武士皆感激。及守贛南。首擢游擊謝志良。及參將董大勝。禮之入幕。嘗與計事。脫所挂寶刀。以賜志良。至是志良爲前軍。乘勝連破賊寨。曰。佃裏。曰。銅梁。曰。猴寨。曰。蝦塘。擒賊梟帥。遂以七月入臨武。與湖廣兵合。參將大勝。以偏師繼進。更破賊寨。曰。茶山。曰。香花嶺。曰。竹坳。而志良復從木灣鵝王寨。黃沙寺。轉合。與大勝會破芹寨。及姜山寨。生擒渠帥劉紅鼻等。八月與兩廣兵合。又破高寮紫寮二源。並搜檀源山。破石門寨。餘賊走羅源者。願輸萬金求免。不許。會大勝自藍山還。道經羅源。公指授方略。盡殲之。大勝以數騎追獲盜首李荆楚於大板冲。自六月至九月。計破賊寨三十有八。生擒賊帥十有八人。斬級萬餘。俘且戮者無算。湖湘亂遂定。初。公嘗謂撫贛邵御史曰。兵無

分制制則勢扞格。今兵合四省。統制惟一。必規畫定而進退不疑。號令一而期會不爽。儲峙專而飢渴不  
二。乃可有成。巡撫然之。悉以機務屬公。便宜行事。故公得專意運籌。克平大難。捷聞。莊烈帝特召公賜對。  
時楊嗣昌以奪情起執政。兼本兵。念公嘗官湖廣。冀相引重。再拜執公手。指所坐曰。以此待公。公不答。公  
初應召疏。譏時政。與嗣昌忤。至是見嗣昌。墨衰在座。愬言已終養事。因連日嗣昌。嗣昌內不能堪。旋會朝  
房議邊事。嗣昌議增兵內防。公謂有進禦無退守。畫宮而守之。是欲閉臚腑而棄榮衛也。且未有增兵。而  
兵可用者。嗣昌怒。次日公復上疏。力言驅之室中。不若拒之門外。陳利害難易。相去甚悉。及對平臺。帝詢  
守贛賑飢民事。公曰。民飢非可概賑也。發帑則病官。開糴則病民。臣先示以發帑。盛稱廩庾豐裕。可給糴。  
使富戶之閉糴者。爭減值出。而後定規畫。取保甲之識飢戶者。別爲三等。矜寡老病者。賑。力耕而餓者。貸  
之不責子。能自全者。平糴。於是全活者衆。帝問全活幾何。公曰。以十萬計。帝悅。及退。帝顧左右咨嗟曰。活  
人至十萬亦幾矣。時嗣昌在側。遽曰。贛戶版幾何。動言十萬。此罔上也。上嘿然。俄拜都察院僉都御史。巡  
撫山東。登萊東江等處。陛辭。賜銀幣。遣中使扶肩輿出都。觀者榮之。及至鎮。歲飢。題免積逋銀數萬。捐木  
年租。增修昌邑濰縣諸城。改平度州石城。慮流寇阻漕。欲疏膠河故道。傍通海運。嗣昌銜夙怨。謂漕非公  
職。嚴飭之。初公赴鎮時。屢以他事奪公俸。至是奉嚴敕。知事不可爲。自陳奉職無狀。請告歸。無何。嗣昌以  
督師死。衆望公起。會兵部增設右侍郎。備邊關制督之選。廷推公爲副。覘帝意。帝見公名。卽報可。疏辭不

許甲申復首推公戶部尙書。時倪文正司計力薦公可用。故事戶部不用浙人。帝特用文正。復用文正薦。亟用公。特詔敦催入都。至淮聞闖變。慟哭草檄討賊。劉忠端見公檄曰。信矣。遂詣巡撫請舉兵。應公會。福王稱監國於南都。馬士英兼本兵。公爲之副。機事一決於士英。公不平。求去。又公正色危坐。士英踧蹐不自安。遂分部事。判兩堂。命公篤理駕庫漕運。暨公諫罷朝。語侵士英。且極言安置四鎮不宜。以廬鳳淮揚祖宗湯沐重地。遽予之擁兵自衛之人。夫帶礪之盟。俟有成績。卽事在急遽。爭先歆賞。亦必策以自效。使恢一城。卽予以是城。復一地。卽予以是地。當前激勵。未爲不足。乃兵未動。而遽劄內地畀之。江南尺寸土。可勝劄哉。士英惡其言。使御史何綸論公老。失拜舞儀。勒致仕。時公年六十有九。精神矍鑠。步履猶輕捷也。魯王監國。起公工部尙書。唐王稱尊號。以武英殿大學士起公。皆不答。年七十有五。卒於家。瀕卒流涕曰。吾頗知兵。當國家需兵孔亟時。我乃不得爲國家用。豈非天乎。論曰。己酉之夏。下榻太平學使院中。學使徐君。出其所輯宗譜。俾余商較。因得蕭山毛檢討姓所爲公傳。載公事迹甚奇。明代右文輕武。邊疆節鎮。膺闈外重寄。擁兵百萬。決死生鋒鏑閒。輒以三數新進小生。空談紙上兵。制其死命。此明之所以亡也。公以儒吏。奏其治效。而行軍料敵。乃若名師宿將。所向無忒。則以幼學之年。所講貫也。使明末文吏。皆以其紛紜無益之文。易而爲公之知要。則明之天下。豈遂亡哉。顧公之才望。僅小試於湖南之寇。而南都危急存亡之際。機要一聽決於馬士英。遂使公以有爲之才。袖手旁觀。而卒莫之救。臨歿之言。聞者爲垂涕。

矣。是豈盡人事哉。蓋天意有所佑啓。雖得韓彭之將。復何益乎。第毛傳文多蕪累。措辭又多不當律。令予刪訂。取其雅馴。著於篇。而官稱地名。爲毛氏文語所亂。今可考而知者。皆爲訂正。其不可知者。則存毛氏原文。而著說以闕所疑。蓋行篋無書可質實也。如云公起分守嶺北道文。不載監司何職。其嶺北道治所。亦無明文。以下文築城所在推之。當是南安贛州諸處。是時有巡撫南贛都御史。而文中乃稱虔撫。蓋流俗所尚爲文語也。此類事理明確。無可疑慮。傳中爲更定。至云湖南提學。舊止義陵。乃今之常德府也。而流俗於辰州之淑浦縣。稱古義陵。則南北易向背矣。當日使院無書可考。仍其原文。今姑爲之更正。徐氏譜傳不及改也。乃知行文而無法度。其弊非細故矣。餘雅俗所通者。苟無害於義理。則亦不盡削也。

徐漢官學士傳

徐公諱復儀。字漢官。出上虞徐氏。幼穎慧。其宗人禮部主事觀復。早挂冠歸隱。居於太平山。選宗之俊穎。而造就之。尤賞識公。嘗謂公曰。子學問氣節。不讓古人。但數乖耳。太平山深氣寒。多積雪。雪深丈餘。瀰漫巨數十里。沍冰夏始解。寒芒射目。不可逼視。公心契之。自號雪潭。敏於爲文。或與人對奕。振筆而書。輒有奇氣。弱冠爲生員。崇正十五年壬午。舉鄉試。癸未成進士。值祖母陸太宜人卒。疾馳歸。明年聞國變。公投袂起曰。君父仇不共戴天。卽北行。會福王監國南京。因匍匐上疏。言大恥未雪。逆賊未擒。梓宮未還。國殤未恤。太子二王未復。宜義戰。毋利戰。宜力戰。毋舌戰。宜公戰。毋私戰。時朝士攻訐成習。而姦輔馬士英方

鬻官爵報私恩怨。總兵高傑黃得功。又搆兵淮揚。故痛言之。不報受刑部主事尋陞本部員外郎乙酉推公主考雲南。就道未數日。而南都亡。時所在阻梗。雲南副主考與貴州主考無行者。或勸阻公。公曰。在國殉君。奉使則殉君命。此大義也。且邊徼人心。未知虛實。必生觀望。吾姑以文教羈縻之。使有所繫而不散。庶幾或有興者。其庸有冀乎。崎嶇至雲南。與巡撫司道言之。俱北嚮哭。公因勸以勤王。不能用也。然人心洶洶。城門晝閉。公告大吏宜鎮靜。毋遽張皇。較試榜揭。如治朝。民間賴以稍輯。還過貴州。撫按請公主貴州試。公不可。巡按遂自試之。故是時明無主。而雲南貴州取士如常制也。會唐王稱尊號。公趨詣復命。改翰林學士。公辭曰。翰林學士所以潤色太平。此乾坤何等時。臣不能馳驅效命。猥賜追陪清宴。臣死無以塞責。時政由鄭氏。公內不能平。乃棄官去。抵浙。聞閣臣黃道周被執。心益痛。爲詩哭之。未幾福建敗。唐王被執。又未幾西陵軍不戰而潰。魯王航海。公撫膺慟哭曰。無能爲也。遂歸。拜父母牀下。泣曰。兒欠一死爾。兒不肯。願大人自愛。無以兒爲念。遽辭去。不知所往。或登崩崖躍墮地。或夜臥林麓。虎豹來。觸之不動。幽篁雪窖。閒樵芻。或時見之。輒避匿不語。公未有子。或諷以父老宜爲後嗣計。不答。繼室黃妾范。先後以憂死。不顧所愛女天殤。不哭。亦不問也。如是數年。人無能蹤跡者。會天忽大風雨。晝晦。公暴卒於山麓。死狀人無見者。或曰。兵四合。家人散去。公歌采薇之詩。是夕野死。翼日父往視之。目箕張。哭曰。兒死不負國矣。無以我爲念。乃瞑。祔葬於參政公之兆。公死無後。乾隆七年。族生員自倣建三忠祠。祀七世聘君文彪。九

世少卿學詩及公而三。先是同府諸生傅列張等，祔公於府之七賢祠。因爲文以祭曰：維年月日，後學諸賢貢生傅列張、山陰廩生張宗城、會稽生員陸曾亦，率八縣諸生，奉明翰林學士前刑部廣西清吏司員外郎上虞徐公神位，祔祀於忠端劉先生諸先賢之祠，而進其說曰：忠義之於國家，猶人身之有元氣。尼父則曰：殺身成仁。子輿則曰：舍生取義。世儒繹之，則曰：總成一而是而已。嗚呼！乙酉之變，王師渡江，金陵瓦解，列城趣降，孤臣銜命，萬里遐荒，崎嶇危難，險阻備嘗，流離顛沛之中，不敢委君命於草莽，繫人心於一線。羅甲乙而揭榜，報簡書以無媿，辭學士之清班，知時事之難爲，遂閒道以趨還，進謝高堂白髮之心，退深故國黍離之痛，指黃泉以爲期，仰蒼天而長慟，可以不死而克死。先生之仁成矣，先生之義取矣。先生之死且不朽矣。而某等誼切鄉閭，慕於山斗，老親如昔，皤然黃耆，春秋霜露，承祧無後，魂兮歸來，能無恫乎？時之不偶，嗚呼先生，自以致身通顯，國恩難忘，龔勝比潔，伯夷爭光，與其汗顏以生，孰若潔身以亡。子忠父教，理順心安。此則先生所以獨求其是，成仁取義而處變如常者也。某等僉謀合議，以爲如先生者，允宜俎豆於念臺諸夫子之堂。庶幾同德比義，合享馨香，載樹載酌，彷彿來享。

論曰：學士傳蓋從徐氏家傳刪潤，其祭文原本亦多蕪鄙，故改削尤多。而所謂七賢之祠，祭文所引與原傳所載互相矛盾。余久在外，於故鄉祠宇亦未遑考訂，不知七賢果何指也。惟劉忠端則祭文與傳皆同，故仍用之。原本祭文尚有倪文正，而傳則云劉念臺周巢軒祁世培鄭咸一高白浦施四明王元趾，與學

士而八無倪文正也。或疑傳文前有所往。後有無能蹤跡等語。中閒不應有夜臥林麓。及或諷父老等語。蓋非無人見。特無定處。不必以辭害意也。又有疑家人四散等語。似乎相隨有人。不應如前所云云。不知出於或說。原無一定。古人敍人祕密行藏。則有可意會而不可言傳。不能詰其說之從何聞者。往往有之。是雖文字之罅。然左史以來。已不免矣。若此篇所指。明著傳疑。猶非其倫也。

### 金指揮家傳

嘉興錢先生陳羣所爲金指揮及余烈婦趙義婦傳。凡三篇。文辭雅健。具見先生表章忠節之盛心。然一家人其事又相因而見。似可併合以省複重。因節其文。爲金指揮家傳。妻妾附於夫焉。

金友勝。山東黃縣人。前明金帶指揮。崇正四年。土寇逼登州。巡撫孫元化遣部將禦之。官兵爲賊內應。友勝誓衆死守。賊素憚友勝兵。陰誡其黨。值友勝登陴。以鉅礮仰攻。遂遇害。妻余氏聞變。攜所生三歲子廷祚。拜其妾趙氏曰。死節易。立孤難耳。我義不可辱。請爲其易。遺孤累若。若能不自愛惜。以全其孤。則自金氏先人。咸托命於若。若當余禮拜。勉其難矣。趙泣諾之。耿仲明者。友勝執也。奔赴其難。知余志必死。爲設生祭。余盛服受享。卒爵。從容自經。仲明與趙合葬。友勝夫婦而去。是時巡撫被囚。執居民倉皇逃散。趙挈廷祚隨衆行。有航海者。附之遼陽。委身本朝。參領郭公及從大軍入閩。廷祚授官。至年三十餘。遇耿仲明於朝。熟視廷祚久之。忽垂涕曰。金將軍真不死矣。執其手曰。他日當爲子言。初。趙挈廷祚從郭有寵。遂

子廷祚以門籍官之。趙懼事洩，祕不敢言。故廷祚壯盛，猶未知爲金裔。至是訝耿言，歸詢於趙。趙匿淚不答。比老病且死，乃言其故。於是廷祚恍然，然感郭恩撫官，至工部侍郎，終身不易郭姓。但東向遙禮金氏之先。其子鏗於雍正六年官廣西巡撫，具陳前後，表請復姓金氏，詔嘉許之。夫友勝殉節忠也，余氏殉夫烈也，趙氏保孤義也，經權死生皆不媿於古人，一門之內可謂盛矣。而子孫奕世貴顯，天之所以報者，良不薄哉。



章氏遺書  
卷第十八 文集三

朱先生別傳

先生諱筠。字美叔。一字竹君。學者稱爲筓河先生。先世出蕭山朱氏。自曾祖始家大興。後遂爲大興人。父諱文炳。官塾屋知縣。嘗力請上官調劑濱河田稅。民賴生全者萬家。丈夫子四人。先生爲叔。與仲季束髮讀書。皆爲塾師。驚異先生堅忍有執。自童子時。母夫人偶召櫛工不至。命伯姊爲諸弟薙短髮。姊不善握刀。諸弟莫不呼痛避去。先生獨欣然就薙。刀悞割膚血出。先生色不少動。姊慰問之。先生諱曰。無也。稍長。出從通人長者游。多聞前輩緒論。是時京師通顯負物望者。臨川李氏絳。桐城方氏苞。講論經術文章。互相可否。先生方幼學。輒心識其得失。聞古人氣節經濟。發於學問文章。則憫然自命。以謂非是。不足以文章傳。然意廣不免疎也。仲季先後登高第。先生猶困諸生。聲名益噪。中朝達官司衡鑑者。爭欲一識顏面。先生不屑也。故大學士諸城劉文正公。方以列卿供奉內廷。秉樞要。館先生邸第。朝議討論典章制度。文正有所咨訪。先生輒舉所學以對。每見采用。其意有不合。固執以爭。必仲所見然後已。文正性嚴毅。凡所論白。雖同列不敢輕易往復。先生獨執經生之守。無所唯阿。文正亦虛衷納焉。後官翰林。文正已歷首揆。

遇事執爭如故。丁塾屋公憂。服除卽謝病不出。會上問先生名。不得已強起。文正一見先生。遽曰。若何謝病。俄顧先生貌曰。豐厚有加。先生從容對曰。倔強猶昔。旁觀咸爲愕然。文正微頷之。無所忤。上雅知先生。會大比。考典試官。先生名未上。故事名未上者不得引見。上問朱筠何爲無名。大臣以試卷糊名對。上命折卷一再閱。遽命考無名者一體引見。先生是年竟爲福建試官。自是考官不論去取皆引見。由先生始。俄差提督安徽學政。時已官翰林侍讀學士。協辦內閣批本。又屢膺大省衡文。駸駸且向用矣。先生銳然以興起斯文爲己任。搜羅逸獻遺文。揚清激濁。表章風化。一切破崖岸而爲之。適詔求遺書。先生欣然謂得行其志。且曰。此爲非常盛典。必當人用專長。書明識職。然後沿流溯本。可得古人大體。而窺天地之純。因上書具言條例。優詔報可。於是遂開四庫之館。用人不次。而功名之士。莫不斐然。若有楊劉讐校之思矣。先生旋以罪誤鑄級。當補部主事。特詔授翰林編修。四庫館行走。先生方罷官。欲遍遊東南山水。投所至而休焉。至是上屢問名。由是嚴程北上。是時詞學小臣。藉四庫管階。躋通顯者。肩背相望。先生又上所素知。咸謂先生且行其志。同時用其說以干進者。側目先生。□□□□謂富貴人之所競。人生幾何。其得自恬於性命也。悠游館中。爲旅進退。暇則置酒高會。縱談往古。甚有名理。或過高不切於事。然意則遠矣。先生旣處清晏。而不知者以爲先生自放。適有鳥止其庭。七日乃去。先生感之作賦云。乙未下秋。有鳥大於賓雀。元羽白章。腹黃以赤。首尾並有文。其羣以四來遊余庭。止焉不去。其夕巢於薛荔。鳴聲節節。

顧人不驚。越七日乃行。余念鳥之有文者。余類也。庭有月季之花。鳥則顧之。曲直交飛。若有以自樂。狸奴五六輩。踉蹌伺之。不能害。似□知者。若乃七日來復。自引而去。庶幾哉。其以天游者耶。乃爲賦曰。伊文鳥之何來兮。紆楹栝以逍遙。薈一集於吾庭兮。非吾力之能招。音節足以如賓兮。睨章采之彰彰。元翻闕其有質兮。綴素翎以玉瑤。腹通理以協黃兮。啓兩腋之渥丹。首凝翠以竊白兮。尾翹翹而翩翩。羌體備於五方兮。昭南北與東西。豈靈物之有知兮。若錫類以四環。初延緣於槐閣兮。漸搶控乎椒舫。竹之蕪而梧桐萃。萋兮。契蒼松之倔彊。月季華之爛熳兮。縱橫飛兮俯仰。聊優遊以卒歲兮。固意愜而情暢。嗟斯鳥之靈警兮。妬班狸之瞰伺。敖者必甘心兮。飲啄安吾所止。饑涎哇而不醜兮。瞋目裂而不恥。吾無求若又何求兮。敢飾智以自擬。鸚鵡言而莫行兮。鷦鷯拙而不巧。鸚鵡來而非土兮。鸞鷟鳴而將老。鷦鷯嚶其善求兮。鷦鷯視其獨早。鷦鷯題以斯邁兮。鷦鷯翔以自保。鳥審處之咸該兮。投薜荔而起決。懲懷土之燕安兮。七日去其飄警。信天運以爲游兮。援止我而斯屑。伊有文之必合兮。永朝夕以締結。嘻。余昔過富春兮。七里灘之釣臺。畫眉白以雪衣兮。繞巖畔而翅揩。小翠送我閩嶺兮。陟黃海而雲開。音樂鏘鏘人奏兮。臥龍松之一隈。感神物之數遭兮。信成茲余美服。中好修以揚文兮。懼人指之趣速。過余庭而遺音兮。慎葆光以韜郁。勿淹留以倦戀兮。示鬼神之倚伏。顧儔侶以捭拭兮。惜我語以次第。暎照影以離陸兮。互交光於火齊。相愛憐且信宿兮。忌毛羽之太麗。臨雲岐以影別兮。愴余心而出涕。眷聖哲之垂訓兮。在鳥木與雉梁。

亦寓言於莊生兮。齊鵬溟而鷓枋。茲鳥晰其召我兮。不藉龜筮其彌彰。覈蹤蹟以紀應兮。陳圖讖而不忘。先生降官久不調。俄差提督福建學政。一年替歸。旋卒。乾隆四十六年辛丑夏也。春秋五十有三。弟子會稽章學誠銘誌其墓。推論所爲文辭。以爲有宋歐陽以還。未有如是其才。蓋有所折衷爲之品。先生清曠不涉世事。然其所執。威不可惕。利亦弗能動矣。雅好學問。文章收召後學。稱誘借譽。不免已汰。至於標榜聲名。樹立門戶。則避去惟恐不速。嘗謂學近乎名。不可爲學。文苟有意於傳。卽已不足傳矣。蓋其自得如此。先生登乾隆甲戌科進士。歷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讀學士。協辦內閣批本事務。終翰林編修。子二人。錫卣。諸生。錫庚。乾隆五十三年舉人。好學。頗見大義。善古文辭。能得先生家範。章學誠曰。先生下世。今十年矣。世之知先生者。言人人殊。小子竊有以折中焉。先生之言。經綸用世。遠矣而疎。未試於事也。山水詩酒。賓客文章。情所托矣。非其性也。堅忍有執。弗爲勢力轉移。得所性矣。非其所自命也。先生蓋以無用爲用者也。人棄我取。獨爲於舉世所不爲者。將以矯世勵俗。而惡夫汲汲於爲名者也。雖時有所過。然聞其風者。往往若消其鄙吝焉。

邵與桐別傳

餘姚邵氏歿。貽選謹按。先師諱晉涵。字與桐。號二雲。乾隆乙酉科舉人。辛卯科進士。徵入四庫館纂修。授翰林院庶吉士。散館。編修。庚戌大考。遷左中允。歷侍講。久之。轉侍講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預修國史。萬壽盛典。八旗通志。校勘石經。春秋三傳。由文淵閣校理。進直閣事。咸安宮官學總裁。國史館提調。庚子廣西正考官。丁未。□□教習庶吉士。生乾隆八年癸亥。卒嘉慶元年丙辰。年五十四。祖向榮。康

熙寅辰科進士。父佳毓。增廣生。傳文略而不載。蓋別傳體也。今補注。備考名流。多爲狀述碑誌。余自度文筆未足抗也。邵氏弟子大興朱錫庚。

屢書責余爲文。謂余有一二知深。宜不可默。余誼不敢辭。然君卒數年矣。余屢就其家。求其遺書。墜緒庶

幾。微子所知。乃竟不可得。今日廢不能書。疾病日侵。恐不久居斯世。苟終無一言。不特負死友於九原。亦

且無以報錫庚之責。口授大略。俾兒子貽選書之。貽選固嘗受學於君者也。辭意未備。或稍資補注焉。昔

史遷著書。自命春秋經世。實本董氏天人性命之學。淵源甚深。班氏而下。其意微矣。貽選謹按。司馬遷嘗

舒親自敘答。遠語意可見。班固儒林傳。於春秋傳授。無司馬遷名。是固不知遷學所自。南宋以來。浙東

出也。而藝文志。尙列太史公於春秋家。仍劉向七錄之文耳。劉向同受公羊春秋者也。儒哲講性命者。多攻史學。歷有師承。宋明兩朝。紀載皆稿。嘗於浙東。史館取爲衷據。其開文獻之微。所見

所聞。所傳聞者。容有中原耆宿。不克與聞者矣。邵氏先世多講學。至君從祖廷采。善古文辭。著思復堂文

集。發明姚江之學。與勝國遺聞軼事。經緯成一家言。蔚然大家。惜終老諸生。其書不顯於世。事詳大興朱

先生筠所撰墓表。貽選謹按。廷采號念魯。先生思復堂文集之外。尙有東南紀事。君宿慧英敏。自童子熟

讀書無難易。三數過卽終身不忘。稍長。益涉獵博聞。強識見者。驚猶鬼神。乾隆三十年乙酉。始舉於鄉。時讀書無難易。三數過卽終身不忘。稍長。益涉獵博聞。強識見者。驚猶鬼神。乾隆三十年乙酉。始舉於鄉。

期集京師。都士爭求識面。辛卯。禮部會試第一。賜第罷歸。會四庫館開。特詔徵君與歷城周永年。休寧戴

震等五人。入館編校。授職翰林。天下榮之。君自視泊如也。君之於學。無所不通。然亦以是累志。廣狃不易

裁見。大興朱先生則曰。經訓之義荒久矣。雅疏尤蕪陋不治。以君之奧博。宜與郭景純氏先後發明。庶幾

。

嘉惠後學。君由是殫思十年，乃得卒業。今所傳爾雅正義是也。然君才尤長於史，自其家傳鄉習，聞見迥異於人。及入館閣，肆窺中祕，遂如海涵川匯，不可津涯。當辛卯之冬，余與同客於朱先生安徽使院。時余方學古文辭於朱先生，苦無藉手。君輒據前朝遺事，俾先生與余各試爲傳記，以質文心。其有涉史事者，若表志記注，世繁年月，地理職官之屬，凡非文義所屬，覆檢皆無爽失。由是與余論史，契合隱微。余著文史通義，不無別識獨裁，不知者或相譏議。君每見余書，輒謂如探其胸中之所欲言，聞有乍聞錯愕，俄轉爲驚喜者，亦不一而足。以余所知解，視君之學，不啻如稊米之在太倉。而君乃深契如是。古人所稱昌歎之嗜，殆有天性，不可解耶。方四庫徵書，遺籍祕冊，蒼萃都下，學士侈於聞見之富，別爲風氣，講求史學，非馬端臨氏之所爲整齊類比，卽王伯厚氏之所爲考逸搜遺，是其研索之苦，巖績之勤，爲功良不可少。然觀止矣。至若前人所謂決斷去取，各自成家，無取方圓求備，惟冀有當於春秋經世，庶幾先生之志焉者，則河漢矣。余嘗語君，史學不求家法，則貪奇嗜瑣，但知日務增華，不過千年，將恐大地不足容架閣矣。君撫膺歎絕，欲以斯意刊定前史，自成一家。時議咸謂前史榛蕪，莫甚於元人三史，而措功則宋史尤難。君遂慨然自任。賚選謹按：先師嘗謂宋史自南渡以後，尤爲荒謬，以東都賴有王氏事略故也。故先輯南都事略，欲使前後條貫粗具，然後別出心裁，更爲趙宋一代全書，其標題不稱宋史，而稱宋志。亦見先師有微意焉。然南都尙未卒業，而宋志亦有草創，皆參差未定稿也。諸家狀志，但稱南都事略，當屬傳聞未審。賚選嘗親承其說於先師，其實如此。嘗據宋事與史策流傳大違異者，凡若干條，燕閒屢爲學者言之。賚選謹按：家藏殘稿中或尙有可訪。識者知君筆削成書，必有隨刊疏繫之功，蔚爲

藝林鉅觀。詎知竟坐才高嗜博。官程私課。分功固多。晚年日月益促。又體羸善病。人事蹉跎其間。遂致美志不就。淹忽下世。以數百年間叢見集。若將有待以大其成者。一旦失散不可復聚。不特君之不幸。亦斯文之厄也。已故總督湖廣尙書鎮洋畢公沅。嘗以二十年功屬某客續宋元通鑑。大率就徐氏本稍爲損益。無大殊異。公未愜心。屬君更正。君出緒餘爲之。覆審其書。卽大改觀。時公方用兵。書寄軍營。讀之。公大悅。服手書報謝。謂迴出諸家續鑑上也。貽選謹按先師爲畢公覆審續鑑其義例詳家君代畢公論續通鑑書與畢氏所刻僅就徐氏增損之本迥異聞邵氏尙有殘稿恐未全耳。公旋薨於軍。其家所刻續鑑。乃賓客初定之本。君之所寄。公薨後。家旋籍沒。不可訪矣。嗟乎。吳天生百才士。不能得一史才。生十史才。不能得一史識。有才。有識如此。而又不佑其成。若有物忌者然。豈不重可惜哉。貽選謹按先師所著爾雅正義外尙有孟子述義穀梁正義韓詩內傳考皇朝大臣謚述錄輜軒日錄在館修輯則有薛氏舊五代史君居家孝友。與人忠信。度諸家傳誌所已詳者。余不贅也。惟於子愛若弟兄。前後二十餘年。南北離合。歷歷可溯。得志未嘗不相慰悅。至風塵潦倒。疾病患難。亦強半以君爲依附焉。今君下世五年。而余又衰病若此。追念春明舊游。意氣互相激發。何其盛也。而今安在哉。悲夫。

論曰。乾隆癸卯之春。余臥病京旅。君載予其家。延醫治之。余沉困中。輒喜與君論學。每至夜分。君恐余憊。余氣益壯也。因與君論修宋史。謂埃君書成後。余更以意爲之。略如後漢晉史之各自爲家。聽決擇於後人。君因詢予方略。余謂當取名數事實。先作比類長編。卷帙盈千可也。至撰集爲書。不過五十萬言。視始

之百倍其書者。大義當更顯也。君曰：如子所約，則吾不能。然亦不過參倍於君，不至驚博而失專家之體也。貽選謹按：先師深契家君專家宗旨之議，故於宋史主於約，馭博也。爾雅正義既成，自謂此書苦心不難博證，而難於別擇之中能割所愛耳。乃外人竟有病其略者，斯事所以難言。余因請君立言宗旨。君曰：宋人門戶之習，語錄庸陋之風，誠可鄙也。然其立身制行，出於倫常日用，何可廢耶？士大夫博學工文，雄出當世，而於辭受取與，出處進退之間，不能無箠豆萬鍾之擇。本心既失，其他又何議焉。此著宋史之宗旨也。余聞其言而聳然。乾隆己酉庚戌之間，君以才學爲權要人所知，稍誘進之。君毅然弗屈，故以是齟齬終身。君不自恤也。嗚呼！著書之貴有宗旨，豈漫然哉。

族子廷楓曰：叔父嘗自謂生平蘊蓄，惟先師知之最深，亦自詡謂能知先師之深，與世殊異者三。先師以博洽見稱，而不知其難在能守約，以經訓行世，不知其長乃在史裁，以漢詁推尊，不知宗主乃在宋學。此傳特申明其意耳。凡傳例所應具者，此皆略而不載，蓋詳人之所略，則必略人之所詳。古人本有此法，非變例也。叔父所著通義，中有知難篇，言古今知心之難，讀之使人流涕。若叔父與先師之知彼此，可不負矣。

貽選謹按：家君於辛卯冬與先師同客太平使院。家君言次，盛推先師從祖念魯先生所著思復堂文集，謂五百年來罕見。先師甚謙挹，疑家君爲先師故，不免過譽之也。家君正色曰：班馬韓歐程朱陸王，其學其文，如五金貢自九牧，各有地產，不相合也。洪鑪鼓鑄，自成一家，更無金品州界之分。談



何容易。文以集名。而按其旨趣義理。乃在子史之間。五百年來。誰能辨此。先師雖諾。未深然也。癸巳春正初旬。家君訪先師於姚江里第。盤桓數日。先師謂家君曰。近憶子言。熟復先念魯文。信哉。如子所言。乃知前人之書。竟不易讀。子乃早辨及此。至今未經第二人道過。卽道及亦無人信也。先念魯得此身後。桓譚無憾於九原矣。因屬家君校定其書。將重刻以行世。以原刻未盡善也。念魯先生。郊庠附學。窮老海濱。聞見容有未盡。所述史事。不無一二疎舛。鄉之後起名流。如全氏祖望。多排詆之。故先師以是爲屬。家君因言全氏通籍館閣。入窺中祕。出交名公鉅卿。聞見自宜有進。然其爲文。雖號大家。但與思復堂集不可同日語也。全氏修辭飾句。蕪累甚多。不如思復堂集辭潔氣清。若其泛濫馳驟。不免漫衍冗長。不如思復堂集雄健謹嚴。語無枝剩。至於數人共爲一事。全氏各爲其人傳狀碑誌。敘所共之事。復見疊出。至於再四。不知古人文集。雖不如子書之篇第相承。然同在一集之中。必使前後虛實分合之間。互相趨避。乃成家法。而全氏不然。以視思復堂集。全書止如一篇。一篇止如一句。百十萬言。若可運於掌者。相去又不可以道里計矣。至於聞見有所出入。要於大體無傷。古人不甚校也。王弼州之雄才博學。實過震川。而氣體不清。不能不折服於震川之正論。今全氏之才。不能遠過弼州。而思復堂集。高過震川數等。豈可輕相非詆。是全氏之過也。先師深契此論。故屢促家君校正其書。家君亦以有所慎重。因循久之。比先師下世。家君急欲踐諾。而求索其書不得。蓋

原板藏先師家。前此屢有印送。皆爲他人攫去。恃藏板易印也。乃近年屢索其書。竟不見報。今家君目廢。不能校書。則此事已矣。家君老病中。深以此事爲恨。與先師宋史殘稿。不得一窺。涯略。以致傳中無所發明。均有無窮之慨也。

任幼植別傳

興化任君幼植。與余同學。文辭於大興朱先生筠。君與余同。乾隆三年戊午生。而學於朱氏。則先於余。余自乾隆丁亥。旅困不能自存。依朱先生居。咤嚟無聊甚。然由是得見當世名流。及一時聞人之所習業。客有自江南來者。投遠書一巨囊。稱任君所寄。朱先生爲之色然。發緘得幼植書。論學甚詳。而以所撰儀禮經傳考訂若干卷。請先生爲之。是正。余始有意於君。己丑。君登進士第。以二甲第一人授禮部主事。分曹學習。得儀制司。禮部職事清簡。進士分部。多不願居。然禮部四司。儀制祠祭。號爲繁劇。他司往往求兼攝之。乃爲見才。君顧謁朱先生。欲爲丐部尙書。移司簡曹。且曰。曹閒多暇。卜居近先生家。每日中可畫諾歸邸。卽假先生藏書。竭半日一夜之力。誦且習焉。四分日力之三。則十年守官。猶得七年強半讀書。所獲豈不雋歟。先生乃曰。古人仕學不偏廢。且知命者固不求熱。亦豈有意求清冷耶。君唯唯以退。余於是時始得見君。然余方將家京師。皇皇謀食。不得時過君也。已而余游江南。見顧君九苞於太平官舍。顧君本末詳庚辛亡友列傳。其母任。則君之祖姑也。言君孝友。家無升斗儲。然事親能盡色養。非其道義。雖銖黍不

取於人。乙未。余復至京師。君已徵爲四庫書館纂修。因得寬假曹務。校理之暇。借窺中祕儲藏。四方奏上遺書。人間所希覲者。從而證定向所業編。得以益信。余訪君屬疾。延見臥所。則君方輯呂忱字林。逸文散見。蒐獵橫博。楮墨紛拏。狼藉枕席間。君呻吟謂病不可堪。賴此消長日耳。君學淹通。於禮尤長。名物初欲蒼萃全經。久之知其浩博難罄。因思卽類以求。一類旣貫。乃更求他類。務使遍而後已。所著深衣釋例。釋繪諸篇。皆博綜羣書。衷以己意。皮傅之學。不過視爲爾雅廣疏。不知君乃經禮之別記。爾學者能推君意。擴其所未盡者。不驚遠而遽議全經。不矜名而好爲獨斷。博徵其材。約守其例。各盡所長。以窮類之散。然後徐俟其人。以會經之全。庶幾哉。經學其有昌乎。君之文長於辭賦。少年爲文選學。詩文時得其似。不能精也。然讀書輒能知作者意。不以己之所守概人。余撰通義言公之篇。有自注云。李陵答蘇武書。人疑僞作。非也。當是南北分疆。有南人羈北事類。李陵不忍明言。擬此書以見志耳。君見之。首肯數四。且曰。今人皆重考訂。而泥行墨。必斥君言無稽也。余著通義。爲世所詆。強半類此。君乃不苟於名物者。而所言如是。以是知君可與微言者也。乙巳之冬。余自保定暫至京師。館同年生潘編修庭筠家。時潘居興化寺街。與君居衡宇相望。談宴流連。互爲主客。自謂得窮途樂也。余留旬月出都。先一夕。君挈壺酒。就潘君書室酌。且言別。夜深相送中達。時街析四嚴。霜月凜冽。砭人肌理。從僕多疲倚思臥。三人猶刺刺久不忍釋。此境於今歷歷可念。不謂君已溘然逝也。余戊申秋。爲庚辛亡友列傳。自恨於顧君嘗諾爲其先人作傳。顧君

既逝不復可詢。端末其冬，遇李君晉埒於毫之學舍。粗識顧父崖略，因爲顧傳書後，並寄永清知縣周君震榮。明年，周君以余文付刻，寄余印本。且曰：「近何南谿任幼植相繼，下世曾幾何時！亡友傳成，又當續其二矣。哀哉！何君余別有傳，君又李君之同縣，且戚屬也。李君有子某，甚才而文，請余爲君撰傳，諾之。久未報。庚戌季冬，晏歲風雪，羈旅懷人，因追述與君始末之交，如是。行自念江湖落拓，倏又三年，長安故人，落落如晨星之漸少。索居已久，學植文章，將求砥礪之無從，而荒落且歸於無似也。亦重可慨夫！君諱大椿，一字子田，官某道監察御史。卒年五十有二，無子。議以弟某有子，當爲之後。君貧無一宿春，身後喪將不舉，斥賣故書，直尙千金，乃得治裝歸櫬，可哀也。君所著書若干種，具如別錄。」

周篋谷別傳

乾隆四十一年丙申，余將遊於畿輔。大興朱先生屬余於門下士山陰張君方理。時張君家清苑，悉畿輔風聲，爲余約車，詢所往。曰：「蠡縣梁君曲陽，周君張曰，是皆風塵吏中文雅士也。梁君余故交，而周君於時一見如故，因而解帶寫誠。是時君方以清苑丞攝曲陽篆也。其後余屢館畿輔，至於攜家自隨，中歷悲歡離合，且有死喪疾厄患難之遭。君與休戚周旋於其間者一十二年。余去畿輔遊梁宋，轉徙穎亳，來客武昌。又六年矣。中間余子貽選兩赴順天解試，館君永清官舍者一年，猶警效相聞也。壬子之夏，貽選北上，訪君於固安河官之治。見君病甚，方以爲憂，而其冬報君逝矣。悲夫！前後一十八年，身世遭際，日變月遷。」

何所不有。至如君者。乃又見其終始。可哀也已。君年五十。請余爲文。以志平素。余述其江南宦績。無有溢辭。時官永清。猶未久也。六十初度。欲得余文。遠莫能致。自撰六十年譜一卷。俾貽選將歸。屬余序之。余未及報。耿耿於心。茲撰別傳。以貽其子。以勸。俾別書一通。告於君靈。而焚之。庶幾孝標之答。秣陵問也。君吏事精敏。治江南劇縣。以廉幹稱。及官畿輔。節目疎闊。務爲鎮靜。謂畿民多役。貴於拊馴。不忍督過。暇日輒讀書。永清去京一舍。購書都市。兼車累篋。或借鈔館閣。縣吏無事。多役使繕書。一時文墨之士。聞風過訪。往復討論。縣衙乃如名山講社。然於公無乏也。丁酉戊戌之間。館余撰永清志。以族志多所挂漏。官紳采訪。非略則擾。因具車從。囊筆載酒。請余周歷縣境。侵游以盡委備。先是憲司檄徵金石文字。上續通志館。永清牒報荒僻。無徵久矣。至是得唐宋遼金刻畫一十餘通。咸著於錄。又以婦人無闕外事。而貞節孝烈。錄於方志。文多雷同。觀者無所興感。則訪其見存者。安車迎至館中。俾自述生平。其不願至者。或走訪其家。以禮相見。引端究緒。其閒悲歡情樂。殆於人心如面之不同也。前後接見五十餘人。余皆詳爲之傳。其文隨人變易。不復爲方志公家之言。君工詩。善制舉文。自謂所得深於性命。初不爲古文辭。既見余撰列女。因與余論古文。余謂如鑑寫影。不可預存成見。有意爲工。君恍有省。卽取於心。於試注於手。竄竄能道所見。時君生已五十年矣。其後志願益奢。凡涉經史專門之學。務欲兼盡。雖勢不暇給。而意常有餘。其爲文蔚然深秀。於持論若不足。而纏繆往復。情文自生。抑亦詩人之流亞也。君天性孝友。其家世見余所撰。

尊甫編修公誌銘。編修公歿後。君憶生九歲。方授毛詩。編修公嘗病。而母夫人侍疾。課君夜讀。因繪爲課詩圖。俾余爲文以記。言及未嘗不歎。歔。有弟早世。力撫卹其孳孤。女弟適壻而窶。君迎贍終其身。教甥與弟子。皆有成材。服食起居。與己子無殊別。其於朋友。切憫無倦。官永清十二年。前後朋友病歿。官解中。余所知者三人。君爲生館死殯。又厚卹其家。余與君交。防丙申。是時江湖倦游。長安索米。又不易也。相別以丁未。則畿輔交窮。又揭揭而南矣。中開主定州講席。撰永清志。館梁宮傅弟。又主講永平。移帳保定。未有常處。遭際則丁酉戊戌。連拔前茅。知己皆樞要。大臣兩奏名於當世。人以爲榮。落魄則遭憂以後。辛丑流落畿南。丁未乞食都下。己亥癸卯。兩遭危疾。並在客館。家人不知死生耗。庚子以來。前後十年。而大小八喪。皆當饑寒奔走。不得盡其哀禮。每至顛頓狼狽。章惶失志。君必爲余設籌。至無可如何。未嘗不淒涼相弔也。憶壬寅春。天子展謁東陵。旋蹕休憩盤山。君以畿縣例供除道。余方自畿南失意歸。未有所遇。君邀余偕行。環山治道。州縣芟舍相望。時桃李方華。鎮山雪初霽。四山照耀。君大置酒。遍召同官。偕飲極歡。同官又互相酬答。尋山名勝殆遍。余亦自忘家。無宿舂糧也。癸卯秋冬。招余臨榆。芟次。觀鄉田秋穫。則羨歸耕。覽山海邊關。相與慷慨懷古。其夕宿海邊寺。聞海潮如殷雷。勢挾風雨。震撼庭戶。淒清不復成寐。夜半登高。見海日出。意恟恍思神仙。余謂數日之間。隨所見聞。心境屢化。人世何者可常恃耶。君因與余論文。將托著述。以期不朽。自謂十年博千古云。君治畿縣。雖風雅坐鎮。其於民瘼。未嘗不盡心。庚子永定河決。

故總督長山袁公守侗。勘災以七分入告。君請賑十分。袁怒言。君將以我爲罔上耶。君曰。惜律令極於十分。假可倍蓰。知縣方將請益。豈可減耶。袁詰其說。君曰。律令十分。爲一年被極災耳。今河決腴田。漲沙壓之。民十年不能復業。而稅不猝除。卽十分賑。何足拯其患歟。雖然。公所部州縣百五十餘。以灾告者三十有奇。七分之勘。於公自不罔也。袁喜如請給之。君善口辨。見上官。務達民隱。往往初若拂聽。卒然其言。勘疑獄。不用刑威。情盡理窮。不繁言而折服。羈州具獄申府。某甲縊死田間。或指乙同行遇雨。乙誘甲入道。旁神祠。解繫褲帶縊甲。而背負以趨。丙道過。遙望見之。證成其獄。坐乙抵償。上官移獄屬君。君勘神祠距道里許。田去神祠三里有餘。丙與乙非素識。雨中行道。能辨人面目。於里許外乎。且繫袴帶解。袴必綳纏脛股。何能負尸以趨。又事在白晝。大道之旁。安可負尸棄三里外。察之果冤。此可推其概矣。君諱震榮。字青在。一字篋谷。浙江嘉善人。乾隆十七年舉人。授江南青陽知縣。移劇合肥。以罍誤去。再起直隸清苑縣丞。遷永清知縣。除永定河南岸同知。卒於乾隆五十七年壬子冬十月。春秋六十有三。有子三人。其仲以勳。乾隆五十一年舉人。最知名。余自丁未殘歲。別君於保定。君執手於邑。謂近遇知好分手。心輒作惡。如更無見期。恐非佳兆。然君窮矣。此行願君有遇。且無相見。余悲其言。不知其兆之果驗也。自余不能索米長安。而歷聘畿輔郡縣。其閒道同藝取。以及久故之交。不乏其人。半以君爲介紹。今幾何時。而星流雲散。存者寥寥。追念蠡縣梁君。資余行李。以訪君於曲陽。如前日事。梁君墓木。則久拱矣。梁君諱夢善。字兼士。

浙江錢塘人。故大學士文莊公弟。乾隆十八年舉人。終蠡縣知縣。瀟灑工詩。與君雅稱同調。張君所謂皆非風塵吏也。張君乾隆三十六年舉人。歷仕山東湖北。皆有政聲。余聘修湖北通志。張君官武昌知府。數相往還。及聞君之逝也。言君遺事。因出君所與舊簡。相與悼歎者久之。而張君改官甘肅。將行。欲觀余所爲傳。因并誌之。

陳伯思別傳

余丁未居京師。聞伯思自貴州學政歸。病甚。訪之不獲見。倉卒出都門。又不及過。別後遇北來人。言君於是歲之冬卒矣。余與君相識自大興朱先生座閒。形跡疏而雅相知深。輒憶君生平。爲作別傳。君諱本忠。伯思其字。先世籍蘇州。其後移居昌平。父浩。以甲第起家。官至詹事。善書。尤長於詩。著有生香書屋詩集。行世。罷官。遂居京師。君兄弟二人。恂恂孝友。詹事歷官。在雍正及乾隆初年。是時學士大夫頗尙應舉文字。桐城方氏苞。金壇王氏汝驤。山陰徐氏廷槐。淳安方氏葵如。尤爲一時傑出。君家京師。率其庭訓。出與方徐諸君切磋講貫。深究古人精微。發而爲文。精識名理。卓然成一家言。經生末學見之。不辨作何許語也。君天真無矯飾。事詹事公能盡色養。然不能禮節。或郎當作兒童戲。詹事公不之責也。君又習拳勇。能超越數仞。翹捷如猿。嗜酒美談。縱意所如。不解世俗避就。既才高久困場屋。意蕭騷不自得。嘗就試。值中秋夜。月場鼓三嚴。萬幕肅無譁聲。君醉。聳身登瞭高臺。抗聲長謳。悲壯激越。忘其身之在鎖闥也。御史大



駭叱邏卒持捕械搜逐漸近。君亦遽覺。一躍歸幕舍。操筆爲文如故。邏捕竟不能得。明日。場中譁言有怪。君嘿不敢以告人。後官部主事有大盜自刑部獄破械升屋。距躍如飛。捕卒誼逐。盜乘高發瓦擊人。人不敢近。君聞。卽躍登屋脊。徒奮擊盜。應手墮地。坊卒擒盜受賞。主吏遷官。不知君偶出於戲也。余初見君於朱先生酒筵。君方談拳博極其精能。因疑君爲武人。俄言制舉文義。述所心得。多前人所未發。則訝不倫。值庖人行炙。君遂縱言烹炑。至於火齊水候。甚有名理。因言周官膳夫之屬。聯敍醫師。非大儒格物。深明生克制化之理。不可以爲醫。亦不可以治庖。世人委之賤役。則鹵莽於物者也。故君治具召客。輒自推壺酒。離座醮客。時時反顧其廚。或手鑑上席。躬調五味。分食座客。雖尋常葵菽。入君刀匕。色臭頓改。不待嘗也。君妙於語言。談輒傾座客。或更端有言。君輒大聲蓋之。勢不可奪。然所言不出舉業。及拳棒與割烹之事。環更疊起。變化無窮。性不耐俗。官郎署時。有賫郎詢君佳饌。君言園蔬烹候甚悉。其人哂去。且曰。膾炙自足悅口。何用此寒儉爲。君曰。第如君言。則我與狗之所同焉者也。余識君自乾隆三十四年己丑。余僑家京師。與故按察使代州馮君廷丞分宅以居。馮君方官刑部郎也。君於馮世姻婭。時過馮劇飲。余未嘗不與。每飲酣談縱。不復知有人世。朱先生嘗贈君詩。所謂嬰兒毒虎都無忌也。余自辛卯出都。遊江浙閒。乙未還都下。聞君中遭詹事公喪。已服除。起官戶部。蓋相別纔五年爾。見君則髮白齒落。意氣衰歇。余訝詢之。君愴然曰。余自有生。依親爲命。親亡。覺此身俛俛贅瘤於天地閒。復有何生趣耶。時君年已五十。詹

事享年幾八十矣。其後十二年君卒。中閒出使貴州三年。余遊畿輔。及走河南。前後六年。與君不相見。相見多者。惟乙未至庚子五六年閒。君未嘗無言笑。終不復向時意氣。由是知君純孝人也。君官戶部。貧甚。欲賣所乘車。故大學士英廉公方判戶部。曰。豈有徒行從大夫後者。爲君賦賣車行。因立署君撫職。得稍餘資。以給朝夕。公峻丰標。悅之。不以其道。未嘗輕下顧盼。屬吏惴惴。氣聆色揣。恐不得一當。而君以落落不入世情。公獨破格賞之。余不解爲舉業文藝。畏其困人。法律若牛毛。然而擅此藝者。又多好爲大言。若舉一切經緯。天人之學。俱不足以當其一盼。蓋其末流弊也。君雖精舉業。不以所學概人。然論文律。則辨析毫芒。無稍假藉。余久困棘闈。丁酉。應順天解試。出所試文科舉之士。皆大笑爲怪。君見之。特嗟賞。謂久與予交。不知余乃能此。因過余劇談。余亦不知其何以合也。榜發。知爲主試所最。或以稱君鑑別。君曰。應舉之文。不自展拓。而以主司得失爲懷。心術不可問矣。由是知君所能。不特舉業文也。君登乾隆三十四年己丑科進士。歷戶部郎中。提督貴州學政。卒年六十餘。有弟本敬。字仲思。乾隆二十五年庚辰科進士。官翰林院檢討。兄弟同官京朝。又以孝友文章。世其家學。當世翕然稱之。仲思先卒。伯思之卒。今五年矣。余久居京師。不知其家子弟能繼前人休美否也。悲夫。

馮瑤巽別傳

余交馮氏羣從。同余乾隆三年戊午生者。得瑤巽仲匱二人。仲匱先同大興朱先生門受學。心相得也。乾

隆三十七年壬辰。余遊江浙。乃遇瑤罌於寧紹台道署。君弼方官於是也。而仲匱之兄秋山亦在署中。相得甚歡。方是時。年力俱富。所遇俱不副所期。相見江湖。意氣落落。坦懷言志。率多憶往。期來。秋山多情善愁。仲匱簡默志遠。而瑤罌虛懷好學。專靜善思。休寧戴徵君震時寓道署。爲言天文歷算之學。人無解者。瑤罌從受其法。日夜深思。戴君歎其用心專一。君弼故通人。賓客過從。輒言古人學問文章。人負畸長。家矜獨得。出入主奴。紛然未有一定。君弼莫能決其是也。君皆禮而敬之。自謂恨幼失學。顧深知學問各有所得。不容以彼易此。冀子弟後起。知所崇尚。庶自拔於流俗。時瑤罌爲君弼司錢幣出納。秋山亦監摧貨。皆自以謂執粗。見人輒諱言學也。余於癸巳甲午閒。往返江湖。屢止寧波官舍。輒與瑤罌秋山論心。而仲匱亦時來省兄。回溯長安舊遊。且以海天之聚。爲不可多得焉。乙未之春。君弼移道臺灣。秋山從以渡海。余亦北上京師。瑤罌西歸。賓客一時四散。方君弼將赴臺灣。欲瑤罌與俱。且謂海外資給優裕。行固不惡。瑤罌不習風濤。掉頭不顧。且謂富貴有命。吾其無意於出山矣。余因與言別。旣惜繼見無期。且怪其年未四十。何求息之早也。戊戌春初。君弼以江西按察使獲譴。逮刑部。旋蒙恩以府同知聽用江南。余方館永清。聞君弼之逮。趨京省之。瑤罌亦自其家遠赴。因與秋山輩作旬月歡。寧都羅有高。以舉人期集禮部。故與君弼友善。亦數過馮邸舍論文。閒及禪學。馮氏羣從。往往有合。余每雜以諧戲。則闕笑而罷。時余與羅喜君弼之脫險。更得官也。若忘身上春官集試。而君弼亦若忘其憂患之身。如債車之覆。而更駕也。瑤罌

久志杜門。非君弼之難。無由至此。以是流連久之。是年余第進士。旋丁內憂。服除。蹤跡四方。與諸馮聲問。久不相及。己酉館太平學使署中。秋山已爲安徽布政使司經歷。故事布政移文學使。例用經歷署銜。因假郵封數通音問。秋山方修宗譜。以例政余。余詢瑤器仲匱近狀。謂十許年如夢寐也。已而秋山以瑤器訃至。哀哉。憶乙未春與瑤器話別湖上。君出仲兄定九事。實屬余爲傳。於今越十五年。何圖復湖瑤器行業。且無由乎。庚戌得仲匱書。請爲瑤器屬傳。則云。瑤器自乙未歸里。杜門不出。族人。有官定興知縣者。重賞聘以襄事。不應。又有豪賈以厚幣請課其子。又不應。里中子弟有從受業者。皆謝去。惟聚羣從子弟。課其句讀。贄錢僅供饘粥。簞瓢屢空。意泊如也。夏日冬夜。輒手一編。孜孜不倦。丙午鄉試。同考力薦其文。竟不售。卒年五十有二。無子。家無升斗儲。妻妾至無以活。遠近哀之。仲匱少與瑤器同學。歡如手足。晚年益相得無閒。定九之亡。秋山以謂子弟失良師範。瑤器歿。秋山報余。老成凋謝盡矣。夫壬辰癸巳之間。與瑤器及秋山兄弟相見。彼時撫年俱壯。所期亦不在邇。今幾何時。而瑤器之逝。遽謂失老成邪。仲匱自守奇士。中年境遇坎壈。幾無生人之趣。而處之超然。晚年以秋山薄宦。分俸濟其薪粟。於是閉門種菜。暇則讀書。訓課其中。自謂羲皇上人。君弼則墓木拱矣。秋山歷官有聲。他日或償其宿志邪。當日羣萃論心。後效略可規已。如余之江湖拓落。日少故人。不自知其身之老。而歎往志之多虛也。又何如哉。瑤器名邵。字茂許。君弼。秋山。仲匱。名行詳定九家傳。

周書昌別傳

余去京師四年。春明故人日益以遠。今年邵晉涵與桐氏書來。言書昌病歸狼狽。殊可念。俄又書來。言書昌死矣。乾隆五十六年辛亥秋七月也。哀哉。余自己丑庚寅閒。京師聞書昌名。未得見。辛卯始識與桐。欲訪書昌。時二君甫成進士。俱罷歸銓部。意不自得。先後出都門。余亦游涉江湖。不遑安處。乙未人都。二君者。方以宿望被薦。與休寧戴震等特徵。修四庫書。授官翰林。一時學者稱榮遇。而戴以訓詁治經。紹明絕學。世士疑信者半。二君者。皆以博洽貫通。爲時推許。於是四方才略之士。挾策來京師者。莫不斐然有天祿石渠。句墳抉索之思。而投卷於公卿閒者。多易其詩賦舉子藝業。而爲名物考訂。與夫聲音文字之標。蓋駸駸乎移風俗矣。余因與桐往見書昌於藉書之園。藉書園者。書昌之志也。書昌故溫飽。囊餒於書。積卷殆近十萬。不欲自私。故以藉書名園。藉者借也。嘗以其意請余爲藉書目錄之序。余序之曰。書昌嘗患學之不明。由於書之不備。書之不備。由於聚之無方。故謁數十年。博采旁搜之力。棄產營書。久而始萃。今編目所錄。自經部以下。凡若干萬卷。而舊藏古槧。繕鈔希覯之本。亦略具焉。然書昌之志。蓋欲構室而藏。托之名山。又欲強有力者爲之贍其經費。立爲法守。而使學者於以習其業。傳鈔者於以流通其書。故以藉書名園。又感於古人柱下藏書之義。以爲釋老反藉藏以永久其書。而儒家乃失其法。因著儒藏之說。一十八篇。冠於書首。以爲永久法式。嗚呼。書昌於斯。可謂勤矣。夫古者官府守書。道寓於器。詩書六藝。學

者肆於掌故而已。及其禮失官廢。師儲授受。爰有專門名家。相與守先待後。補苴絕業。夫官不侵職。師不紊傳。其名專而易循。其道約而可守。是故書易求而學業亦易成也。自學問衰而流爲記誦。著作衰而競於詞章。考徵猥瑣以炫博。剽掠文采以爲工。其致力倍難於古人。觀書倍富於前哲。而人才愈下。學識亦愈以卑污。則專門之業失傳。古職之失守。而學者無所向方故也。閒有好學深思之士。能自得師於古人。而典亡學絕之後。聞見局於隅墟。搜討窮於寡陋。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而挾村書以守旂蒙者。遂得以暖姝菌蠢學一先生之言。不復深維終始。則以書之不備。聚之無方。弊固至乎此爾。孔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士生三古而後。苟欲有志乎官守師傳之業。非有所獨得者。固不可以涉獵爲功。而未能博稽載籍。遍覽羣書。亦未有以成其所謂獨得之學。而使之毫髮之無憾。此書昌之所以蒐而聚。聚而藏。藏而籍錄部次。以爲永久之指也。近世著錄。若天一閣傳是樓。述古堂諸家。紛紛著簿。私門所輯。殆與前古藝文相伯仲矣。然或以炫博。或以稽數。其指不過存一時之籍。而不復計於永久。著一家之藏。而不復能推明所以然者。廣之於天下。其智慮之深淺。用心之公私。利澤之普狹。與書昌相去當何如耶。雖然。羣書旣萃。學者能自得師尙矣。擴四部而通之。更爲部次條別。申明家學。使求其書者可卽類以明學。由流而溯源。庶幾通於大道之要。而有以刊落夫無實之文詞。泛濫之記誦。則學術當而風俗成矣。斯則書昌之有志而未逮。讀其書者不可不知其義也。書

昌志既美而不就。當世亦復迂之。故生平不得展其意氣。四庫館開。既以夙望被徵。嘗欲行其平日之見。盡表遺籍。設法勸誘。使人刊布流通。且爲學者無窮之利。而已身與同列者。竭所知能。優游寢食其中。將以庶幾得當。而於程功刻日。遷秩敍勞。皆未有以計也。事多扞格不行。宋元遺書。歲久湮沒。畸篇臆簡。多見采於明成祖時所輯永樂大典。時議轉從大典采綴。以還舊觀。而館臣多次擇其易爲功者。遂謂搜取無遺逸矣。書昌固執以爭。謂其中多可錄。同列無如之何。則盡舉而委之書昌。書昌無閒風雨寒暑。日盡九千鉅冊。計卷一萬八千有餘。丹鉛標識。摘抉編摩。於是永新劉氏兄弟。公是公非。諸集以下。又得十有餘家。皆前人所未見者。咸著於錄。好古之士。以爲書昌有功斯文。而書昌自是不復任載筆矣。庚子辛丑之間。四庫全書將竣。而館閣被命特修之書。若開國方略。滿洲源流。職官表。河源考之類。指不勝屈。皆欲趣成。以入四庫著錄。館閣撰述需人。翰林稍知名者。一人常兼數館。又借才外曹。若進士舉。貢諸生。未得官者。或藉以超資換階。紛然競赴。功名之會。而書昌不得與。意泊如也。書昌闊於世故。惟讀書不欺。其與人也忠信。而自爲謀。往往明大而疏於細。據其理不甚詳察於事。人以其益迂之。初入翰林。以謂官清則貴。有守。惟治生有具。乃可無求於人。於是鬻閒架。權市貨。倩賈客爲之居廩。俄而大耗其貲。則矍然省曰。商賈末也。力農本也。棄本逐末。我則疎矣。則又僦田講求藝植。倩農師爲之終畝。凡再遇豐年。而僦田所穫。不足償其糞溉。則又矍然省曰。農夫耒耜。士之贄也。我不食業。而耕是謀。失吾本矣。遂評輯制舉之文。

鑄印萬本以爲諸生干祿者資。其文多組織經史。沈酣典籍。意在卽舉業而反之。通經服古。自謂庶幾義爲利矣。然而應科舉者多迂之。印本不售。而刻印費多劣質。責逋計子母。卽鬻萬本不足償。於是至大狼狽。凡書昌計治生。知其事者。無不規諫。雖妻子亦力阻。而書昌自喜益深。黠者或從中暗規其利。書昌又坦懷無逆億。故以溫飽之家。講書餘蓄無幾。至三變計而益憊不支。然其讀書實深有得。而流俗視之。乃與言治生等。嗚呼。人固不易知。知人讀書之有所得。則更不易。自孔氏之門。顏曾游夏。不專一律。孟子王齊反手。身當七百名世。而井田封建。一則曰聞其略。再則曰此其大略。諸侯之禮。則未之學。荀卿深明禮樂。詳於制數。雖推施不及孟子。而於入孝出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實無媿焉。人豈可一律哉。自有謂坐言起行。譏宋儒爲無用者。於是經術淵閎之士。或於世事稍疎。卽爲儒者詬病。不知守先待後。責固不輕。而書昌勤學而不爲名。心公而無私於利。粹然古之醇儒。不知者譏其所見之偏。卽知之者亦徒震於學識之博。而於書昌之所自得者。則皆未有當也。書昌於學。其大者溯源官禮。嘗謂宋儒以後。學統授受。學案異同。言人人殊。皆逐末而遺本。夫學安得有統。周官禮。千古之學統也。學安得有案。春秋禮。千古之學案也。又曰。君子思不出位。位於古文同立。惟禮有定位。所以立不易方。不知禮無以立也。鄭孔諸儒之於禮經。往往張之。或失其位。周官之禮。遂失其傳。而人且無所措手足矣。故於宮室制度。登降儀節。講求甚悉。以爲學而不明於此。皆而牆也。又曰。學必求諸身心。葢山劉子以後。遂無深造自得之學。其紛



紛爭宗旨者。市於學也。旁涉佛藏。博綜探索。自謂有得。嘗謂告子言生之謂性。人知其爲佛氏所宗。不知彼謂不得於言。勿求諸心。乃是陰關。儒行。彼謂不得於心。勿求諸氣。乃是陰關。道流。蓋其意以儒者存養省察爲反求諸心。道家飛伏脩煉爲求助於氣也。聞者雖疑信不定。然其所見卓然不可易也。始余遊京師。於書肆見偉丈夫。黝澤而髯。取肆書都目。流覽絕疾。似無所當意者。掉臂竟去。余微跡之。益都進士李文藻也。後見書昌髯偉絕類李君。因悉李君志奇好古。亦似書昌。時李已出爲廣東知縣。與書昌往復。搜刻山東前輩遺書。不遺餘力。余恨未得交李君也。同時聊城鄧汝功。德州梁鴻燾。皆篤學嗜古。不爲時名。推爲山東士望。辛丑。李君卒。廣西同知。以詩別書昌。意謂梁鄧先後下世。以次及李。因擬書昌爲魯靈光。今十年爾。而書昌又逝。悲夫。書昌諱永年。書昌其字。自號林汲山人。其先浙江餘姚人也。自高祖遷居歷城。祖母劉。以節孝旌。考堂國學生。善行聞於鄉里。母王。有淑德。閭黨稱之。書昌乾隆三十六年進士。特授翰林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充文淵閣校理。乾隆四十四年。貴州鄉試典試官。卒年六十有二。子震甲。乾隆四十五年舉人。余與書昌交。終始於與桐。居京師。嘗困躓少歡。過二君。輒忘患苦。能作竟日談。晏憶書昌方欲僦田治生。有老農爲述田家樂事。娓娓入人。余聞之意移。亦欲共書昌效徹田遺意。獨與桐謂未可信。余詢其故。與桐曰。農田之必有利。猶讀書之必有益也。農子聞大儒言讀書之功。而舍其耒耜以求占畢。可乎。余曰。我輩歸老故山。得有田圃林泉之勝。三數知契。衡宇相望。絃誦之餘。因而課耕問時。朝夕過。

從人在士農之間。不亦可乎。與桐書昌。皆色然有慕。斯言猶在耳也。不知感慨繫之矣。與桐書言書昌且東歸。自知不起。屬與桐寄語。俾余爲傳。余謂書昌不好名。傳不足以慰地下也。若其讀書有以自得。區區欲以己之所有公於斯人。則余與與桐所爲心折者爾。

明通政使司右參議贈大理寺少卿徐龍川公別傳

公諱學詩。字以言。號龍川。系出上虞下管溪徐氏。祖敷。有孝行。父子忱。歷官陸涼會寧知州。俱有治績。公生而岐嶷。母葛。姪七閔。月生公。羸瘠多病。然在羣兒嬉戲中。有成人度。稍長。知讀書。卽秀敏。出其儔類。年十七。補縣學生員。嘉靖二十二年癸卯。舉於鄉。明年成進士。觀政吏部。乙巳。授刑部貴州司主事。部吏治獄。多意爲輕重。公不稍徇。嘗勘一知州賊濫得實。其人賄要津求解。公執不可。千戶李雄前妻生子承祖。有二女。曰玉英。桂英。皆通書史。後妻生子亞奴。而私於雄弟。雄死。謀以亞奴襲職。共醜殺承祖。誣二女有姦。殺弟滅口。證以女詩。獄成。且二十年未決。玉英具疏自理。公訊得情。立出之。論報如法。丙午。霪雨成潦。水浸犴獄。囚千餘人。械立水中。又絕餼糧。公急借民木支柵處囚。悉蘇其械。捐俸募善。泔者市餅給食。三日。水稍平。尙書始至。視囚無死與亡者。深歎異之。是日幼子鳴玉以生。鳴玉生爾。一後爲員外郎。卽崇禎初。抗疏訟熊廷弼者也。公嘗決囚江北。卻一切例餽。平反甚多。己丑。升四川司員外郎。秋。晉江西郎中。時大學士嚴嵩黷貨亂政。子太常卿世蕃佐之。聲勢甚赫。自嵩爲禮部。給事中陳瓊。御史謝瑜。童漢臣等。劾

嵩得罪。至秉政後。權勢日盛。士大夫無敢言者。庚戌。俺答圍京師。肆掠而去。世宗震怒。詔求直言。公上疏劾嵩。略曰。臣惟外攘之備。在修內治。內治之要。先端政本。歷觀前史。得人則理。匪人則亂。其言似迂。其應如響。竊見大學士嚴嵩。位極人臣。職司政本。姦險莫測。貪黷無止。內而勳貴交結。外而羣小趨承。賄賂填門。舟車載道。凡文階武職。自布按參游以下。瑣瑣無論。至如巡撫總兵等官。每一遷擢。例索銀千兩。其他奇珍玩異之物。擅擬上用者。難以數計。此非扣軍衣糧。則剝民脂膏。何所出也。嵩每歲四季遣家人數十輩。回籍樓橋坐船。更番迭運。擅役夫隸。冒支關廩。沿河州縣。望風迎順。嵩輔政十年。不爲不久。大臣不法。小臣鮮廉。民貪軍削。日甚一日。釀成國患。其所由來漸矣。而嵩猶泄泄自爲得計。日肆欺罔。臣嘗記嵩往歲參論序班龔桔等無故自表。有寸絲尺帛不敢收受。門可羅雀等語。萬目所視。萬手所指。將誰欺。欺天乎。然此特無事時耳。見今邊事孔亟。武備廢弛。正宜張皇六師。克詰戎兵之日。况嵩身居元輔。世受皇恩。尤宜創往更新。圖贖前愆。何謬引佳兵不祥之說。以謾清問。且貪饕如故。恬不知省。薊州總兵拿問。嵩子太常卿世蕃。接收失事。問革李鳳鳴銀二千兩。囑伊代任。他日鳳鳴必將培克戰士。取償倍利。尙安望其練精蓄銳。爲京師之屏衛哉。漕運總兵缺員。世蕃又接收。年老昏庸。郭琮銀三千兩。囑伊推補。他日琮必將培克運軍。取償倍利。又安望其釐姦清弊。爲漕河之保障哉。此二臣者。失事老廢。衆所共知。又當多事之秋。一旦舉而委之重任。聞者莫不錯愕。又近日史館書辦。例與八品。此聖恩也。世蕃邀爲己力。而預索

顧希曾等銀一千二百兩。王府科缺。至猥瑣也。世蕃許爲註撥。預受盛克相銀三百兩。大而鈐曹本兵之選擢起用。微而官辦胥吏之營求頂撥。世蕃權臨勢託。得美地者十嘗八九。臣徒見積忿痛心。流毒滿耳。故不能以悉數。誠前此輔相所未有之貪。未有之富也。又自九月初旬以來。嵩宅後門。暗集車輛數十。搬運出張家灣。旬日未息。本月十三日黎明。嵩又潛自直所出看女轎四十餘。肩南去。非嵩眷屬。卽世蕃衆多之妾媵也。今潞河樓船一十二號。滿載南旋。嵩亦自知招搖。各船封識。悉假別衙門名號。以誑道路。臣聞君逸臣勞。又聞主憂臣辱。嵩旣平時不克任事。以成主上之逸。臨變又乏籌策。以舒宵旰之憂。及事稍寧。人尙驚洶。卽顧其家屬重賄。悉徙而南。不知嵩之心何心也。士大夫每論及嵩父子。無不切齒痛恨。而七八年間。竟無一人少敢牴牾。誠以內外盤結。積久勢成。而世蕃狡鷲擅政。百官奏請。稍涉疑畏者。必先關白世蕃。票擬無不密經其手。勅旨未下。世蕃卽宣於外。又嵩權柄足以假手下石。機械足以先發制人。勢利足以廣交自固。乘機構隙。足以示威脅衆。文詞便給。足以飾非強辨。精神警敏。揣摩精巧。足以趨利避害。而彌縫缺失。私交密會。令色甘言。又足以結當路之權心。而緘其口。卽巨姦老猾。鮮能逃其術者。幸今天威在上。離照方中。先經論嵩者。不能顯禍於正言直指之時。往往托事假人。陰中於遷除考察之際。臣晚進不能悉記。姑卽目覩如先任給事中王煜。陳瓊。御史謝瑜。童漢臣等。彼時俱蒙恩宥。今安在哉。故天下之人。視嵩父子。如鬼如蜮。不可識度。痲心疾首。敢怒而不敢言者。誠畏其陰中之不測也。伏乞皇上

勅下科道指實參論。如果臣言不妄。將嵩父子並賜罷斥。別簡忠良。委任責成。天下庶幾革心向化。內順外威。尙何強敵之足患哉。初。公族兄應豐。以內閣中書行走內廷。有殊眷。能得嵩父子陰事。輒以告公。故公疏最覈。世宗覽疏大驚。三置三復之。徬徨至中夜。命左右曰。來日留世蕃詰之。嵩父子不知公疏所指。惶懼無措。急以萬金趨帝所。幸方士陶仲文入侍。宛言及嵩孤立盡忠。任勞任怨狀。帝以疏示仲文。仲文曰。是直爲其座師鄉人甘心耳。蓋編修彭鳳公會試座師也。與嵩同里閭。爲諸生時。嘗面斥嵩貪橫。嵩銜之。及是誣以他事。廷杖去。謝御史瑜。公同鄉人。嘗巡按四川。飛章言堯代四凶。嵩居其一。嵩承考察。矯內批民之。而公疏適及其事。按彭鳳事今疏中無有。而爾一行略載之甚詳。當日必有其語。今脫去也。茲傳據行略刪改。又取譜刻原疏節錄入之。行略既不便擅刪疏文。又不便擅增姑附其說。俟考訂。因爲仲文所摭。帝然之。乃出疏付內閣。其日世蕃入朝。諸璫猶以中旨闌而譖之。寤極。良久乃解。公具疏前一日。猶召客。權飲如平時。惟密囑家奴以三金鬻棺。人無知者。天未曙入朝。見同部郎會稽沈橋。以父母爲託。已而兩校出逮。公袖銀半兩酬之。一校詬擲於地。一校曳其裾曰。若清官安得銀。還取納公袖。有旨下錦衣衛重杖。衛使陸炳鍛掠備至。訊主使姓名。公曰。人臣盟日夜。瀝肝膽。不憚誅夷。爲朝廷發大姦慝。雖父母妻子不與知。誰爲主使。械具夾脛擊之。悶絕。於是錦衣吏錢塘李奎。石首王爵。率其屬前抗聲曰。徐郎中言事爲國耳。械浸漬百毒。卽血濡及之。三年潰腐死。豈不傷哉。因共碎其械。杖行六十。復悶絕。故事杖欲斃者。衛使嘿然而炳忽大聲連擊其案。若怒。杖爲頓輕。入獄。扁衛甚嚴。家人再日不得。

通問給事中會稽沈東久繫獄。假以飲食藥餌。得不死。嵩餽以金。卻之。嵩於沈亦歲再餽。詬而受之。迄十九年不變也。次輔擬公誣妄論綬。呈嵩。嵩故紆徐曰。能言人過。亦好事。處之邊方雜職足矣。世宗內批。徐學詩不必別處。原籍爲民。嚴世蕃罷職養親。於是嚴氏勢亦稍折。先是京師謠。俺答到門前。閣老還要錢。至是有續者曰。天高皇帝遠。不學詩。無以言。公出都門。親友無送者。獨錦衣李王二吏翼行之。臨清山人謝榛策蹇驢。朗吟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如山。句以送公行。編籍例用長解。公獨遞解。嵩綴以家奴二人。良鄉知縣點解。揮使退。猶陰尾之數日。世宗忽詢公姓於內侍。因令志之。其人始返。公得生還。父知州公亦解官歸。公日侍二親爲樂。布衣草履。自奉蕭然。凡當道餽遺。一無所受。亦不與通報訪。暇日與鄉望王龍溪。趙麟陽諸賢。逍遙於山水間。若將終身。總督胡宗憲以備倭莅浙。聲勢赫甚。嘗介龍溪請見公。不可。龍溪則邀會天真書院。公棹游西湖。胡遽出。公卽日返渡。胡隨遣牌巡寧波。蓋取道必由上虞。欲詣公。公急趨入天台。胡至不得見。默然久之。曰。此避世士耳。因奉百金爲知州公壽。固卻之。胡蓋頗厭嚴氏。公不言也。後胡敗。公被召將出。疏上浙中四事。其一請復胡爵。以爲功在平倭。自不可沒爾。初。知縣某頗齟齬公。尤貪橫。公所卻餽遺。輒假公簡沒之。嘗以城工拘公親屬。荷錘就役。欲以要公。公不爲往。公母有弟逋贖錢。知縣伺公入城。繫之縣門。公出錢償之。終不與言。至胡造訪。知縣駭且慚。公遇之如故。時浙江方患軍徭。輅使所經。舟車供億。官按田籍。俾主者備具。偶膺煩重。往往蕩析居廬。妻子會御史龐尙鵬。

按浙甫下車。以幣請見。公辭之。龐聞公在西湖。黎明辟儀從至。公臥未起。以辭卻之。固請得見。因延公入署中。咨以民事。初龐盛治具。邀公不爲動。比入署。見龐自奉不殊寒士。知其可與有爲。因條舉浙中利病。如庫役里甲方頭司差府牌種種不一。而軍徭爲最。請更其法爲一條鞭。輸財於民。受役於官。龐爲條舉。所謂嘉靖初行一條鞭法。由公始也。公居家孝友。伯兄析產。欲得其腴。公知其意。讓之。嘗受句讀於從祖兄璋。璋後貧落。贍之以田。大宗嗣裔垂絕。其人貧不能娶。公倡宗人爲娶婦延嗣。且置產樹碣。祀以不廢。造就宗後進。若族弟希明。族子啓東及鄰。後皆成名。族有惡少年游京師。爲公謗書鬻嚴氏者。歸而匿弗敢見。遇諸塗。公亟呼使見。慰之曰。吾知若無此事。若無自疑。嘗療疾灼艾四十九穴。一時并燃。顏色不稍變。虎脊連頸。行坐不左右顧。有所顧必身與俱。泛太湖風浪大作。舟欹危。舟中俱無人色。公兀坐舟前。指顧自若。天台石梁險絕。人無敢嘗試者。陽明先生嘗一過之。公試步往返如常。公鄉居凡十有三年。而嚴氏敗。繼公起者。如沈經歷鍊。楊兵部繼盛。取禍最烈。而鄒御史應龍。卒得其閒。遂誅世蕃。而斥罷嵩。籍沒其家。於時浙江巡撫黃廷聘。及龐尙鵬。張科等。交章薦公。世宗遣詔起公爲南京通政使。司右參議。朝議差次。以言得罪諸臣死事者。首楊公繼盛。錄用者。首公。賜環十九人。俱原官。獨公超擢。公聞召。方與客奕。從容留終局。旣聞世宗不豫。則洒淚擲巾而起。遂奉母赴南都。未幾擬推汀贛巡撫。命未下。公以疾卒。官南都僅踰月耳。官貧。罄囊不足具棺衾。搢紳爭致賻奠。乃得襄事。浙江巡撫邢臺趙孔昭。南京河南道。

御使麻城周宏祖。皆疏請卹典比楊公繼盛。詔贈大理寺少卿。而禮部尙書高儀。僅議獲祭一壇。餘盡能。公學術宗陽明。本之夷易。不見艱難之意。當時諸人有切齒嚴氏者。輒慰解之。獨居端坐。或終日不發一語。倉猝臨變。心不少動。徐爲裁定。如有成畫。嘗戒學者曰。自喜於一節者。不足以進於全德之地。求免於鄉人者。未可與語於聖賢之徒。龍溪王氏嘗稱公之於學。庶幾默而成之者歟。公卒於隆慶丁卯秋八月。年五十有一。祠謚銀磨。皆爲高儀所格。士林惜之。神宗萬歷丁丑。諸生請祀公於縣鄉賢祠。學使喬因臯瞿然曰。如公猶未膺俎豆耶。卽檄祀府祠。莊烈帝崇禎六年。特遣官諭祭。其文曰。惟爾直遣三代。氣塞兩閒。甲第蜚英。西曹飾法。辨冤獄於甘載。活繫囚者千人。迨至遇變。發姦忤權。膺杖。天高君遠。振如孤鳳之鳴。山重葉輕。矯若冥鴻之翮。放舟謝客。刺逸履。高風借箸。籌軍徭。仁言溥利。暨下賜環之詔。特晉銀臺。詎濱易簣之期。曷司袞職。雖崇階之已贈。奈加籙之尙稽。特勅芳酌於故卹。用追魂魄於往禩。如存盼饗。式克靈承。公事具明史。公之孫工部員外郎爾一。撰公行略。較史尤詳。爾一後亦以直諫著聲。人謂忠臣之有後焉。

爾一字善伯。號省初。萬歷十六年舉於鄉。由教諭升知縣。明季盜賊四起。公初官四川長壽知縣。調繁江津。所至民德之。有廉能聲。尤善擒賊。爲大吏所倚。崇禎元年。行取入都。授工部主事。公嘗留意邊事。悉遊東經略熊廷弼之忠勇。與烏帥毛文龍之能。廣寧兵潰。罪在王化貞。因遼喪師。冒進失機。而閣臣樞臣。方



左祖王廷議獨坐熊罪。逮廷弼棄市。傳首九邊。公甚不平。至是疏訟熊曰。廷弼以失陷封疆。至傳首陳屍。籍產追贓。而臣考當年第覺其罪無足據。而勞有足矜也。廣寧兵十三萬。糧數百萬。盡屬化貞。廷弼止援遼兵五千人駐右屯。距廣寧四十里耳。化貞忽同三四百萬遼民一時盡潰。廷弼五千人不同潰足矣。尙望其屹然堅壁哉。廷弼罪安在。化貞仗西部。廷弼云必不足仗。化貞信李永芳內附。廷弼云必不足信。無一事不力爭。無一言不奇中。廷弼罪安在。且屢疏爭各鎮節制不行。屢疏爭原派兵馬不與。徒擁虛器。空抱名。廷弼罪安在。唐郭子儀李光弼與九節度師同潰。自應收潰兵。扼河陽橋。無再往河陽。坐待思明縛去之理。今計廣寧西止關上一門限。不趣扼關門何待。史稱慕容垂一軍三萬獨全。亦無再駐淝水與晉人決戰之理。廷弼能令五千人不散。至大凌河付與化貞。事政相類。寧得與化貞同日道乎。所謂勞有足矜者。當三路同時陷沒。開鐵北關。相繼奔潰。廷弼經理不及一年。俄進築奉集瀋陽。俄進屯虎皮驛。俄迎扼敵兵於橫河上。於遼陽城下鑿河。列柵埋礮。屹然樹金湯。令得竟所施。何至舉榆口關外拱手授人。而今俱抹殺不論。乃其所由必死。則有故矣。其才既籠蓋一時。其氣又凌厲一世。揭辨紛紛。致撓衆怒。共起殺機。是廷弼謀身計疏。謀國未嘗不盡忠也。當廷弼被勘被逮之時。天日輒爲無光。足明其冤。乞賜昭雪。爲勞臣勸。不從。未幾。工科給事中潘士聞劾毛文龍糜餉殺降。尙寶卿董茂忠請撤文龍治兵。關寧袁崇煥督兵尤怒之。公伏闕以四不可解。二不必守。二不可守。詆關寧用兵失計。而以三子一孫保文龍不反。

及崇煥殺文龍。公又設十問詰袁。並糾樞輔孫承宗。曲護崇煥。公在工部三載。自理廷弼。保文龍外。曰安邦八議。曰切要五策。曰請罪己改圖疏。曰安危大計疏。皆剴切。公既好直言。與當路齟齬。卒不得一展其用。五年。出榷荆關。尋轉員外郎。告歸。魯藩監國。擢光祿寺少卿。不起。

論曰。余嘗撰徐氏譜。得公家傳讀之。因參以明史。事蹟皆合。而家傳詳及生平。劾嚴氏疏。亦具有全稿。家乘詳於國史。理勢然也。余曾祖母亦出於下管之徐。嘗言徐於明代。以直諫著聲。考徐氏舊譜。以直諫稱者三人。而公與其孫爾一。乃居其二。可謂盛矣。惜原傳文多蕪漫。難以卒讀。乃爲之刪潤。稍近雅正。備史氏之外篇。

書孝豐知縣李夢登事癸巳二月

往在都門閱邸報。有知縣以斷獄具詞不如令式。爲巡撫劾罷者。其詞癡絕。絕類科舉帖括中語。人以爲笑。乾隆三十八年春。客寧紹道馮君館舍。晏閒無事。相與舉舊話資諧謔。爲誦獄詞。座客皆拊掌。鄉人陳君然聞之。愀然曰。是前孝豐知縣李夢登也。是古循吏。坐不諳官文書罷去。縣人至今思之。可慨也。因詢陳君。俱得其始末。夢登福建某縣人。乾隆某年舉於鄉。庚寅除孝豐知縣。孝豐爲湖州下縣。風俗淳樸。稱易治。夢登既除吏。不攜室家。與同志三數人。惘惘到縣。皆絮袍布被。挾冊自喜。始謁巡撫。門者索金不應。因持刺不得入。夢登則繩牀坐軍門。竟日不去。曰。予以吏事見。非有私謁。俟公他出。卽與前白事。奚以門

者爲門者聞之。勉爲通謁。巡撫察其狀。戒之曰。君悃悃無華飾。甚善。然未閑吏事。宜亟求通律令能治文書者。致幕下。庶幾佐君不逮。夢登前白。孝豐俸入歲不過五百金。不能供幕客食。且夢登與偕來者三數。孝廉皆讀書服古。朝夕講求。宜若可恃。孝廉者流。俗用文語稱鄉舉貢士也。巡撫哂之。無何。卒用公式。劾免。歷官。繼三閱月。云。夢登居官。出無儀衛。門不設監奴。有質訟者。直詣廳事。夢登便爲剖析。因而勸諭之。兩造皆歡然以解。比出縣門。終不見一胥吏。胥吏或請事。則曰。安有子女白事父母。轉用奴隸句檢者。若輩必欲謀食。盍罷爲農。否則請俟夢登去耳。縣庭無事。輒獨行阡陌間。詢農桑若比閭細事。遂與父老商權利病。或遇俊秀子弟。執手論文。娓娓竟日。縣人初不知爲長吏。後乃習而安之。閒或以公事道出鄰縣。遇鬪者。輒爲停輿。言訟庭毋輕詣。一朝之忿。他日終悔之。徒飽胥吏橐。甚無謂。鬪者非部民。往往投拜輿下。卽時散去。其長吏不知也。夢登通形家言。環歷縣境。謀所以利之。登高而視。喟然曰。縣衙右隙穿井。當有舉科第者。後人用其說果驗。時孝豐百餘年不登大比矣。縣人因呼爲李公井。故事。知縣抵代。程限需兩閱月。簿籍繁委。不易窮竟。夢登之罷官也。代者至門。禪印訖。長揖而去。問庫廩官物。猶前官封識也。稽文案簿籍。曰。自有主者。察獄訟。曰。悉勸平之。後官或訪焉。則綈袍把故書。見人訥訥無他語。終竟亦不報訪也。然不自省得譴所由。以書徧抵同官。曰。夢登爲縣僅三月。未嘗得罪百姓。有事未嘗不盡心。然竟坐免。何故。因乞爲偵狀。蓋終已不曉獄詞。非格也。聞者憫焉。夢登罷官。窶甚。不能歸。百姓爭食之。負販小

民各以所羨果蔬粟米侵曉雜沓投門外。比門啓取給饔飧，亦不辨所從來。無則閉關槁臥，然閒居周一歲未嘗有大匱乏。最後縣人醵金爲治歸橐，並製青蓋爲贈，題名至萬人。榮其行，初夢登在官，獨行村落間，聞老婦哭而哀，詢之云：夫死子貧不能養，夢登惻然召其子，賜錢二緡，俾市易遂什一。其子後稍裕，至是糾嘗受惠於夢登者凡數輩，徒步負擔送夢登抵其家。

書孫氏母子貞孝

乾隆四十二年丁酉，余主定州講席。旣萃諸生而課以文，復進邦之穎秀童子而授以小學，推其塾師之日課而參酌施之諸童，頗用斐然而孫鍾方在垂髫，進止閒雅，予甚器之。今去十許年，鍾乃自遠以書投余曰：鍾試童子不遇，以謀養計用吏員試授雜職待銓，自惟不能以儒業顯而先世隱德不克表章，以垂久遠，惟先生文以傳之，庶幾不朽。因錄家藏完貞教孝志一卷示予，余覽事迹頗具，惜其未有條貫，遂詳書其始末曰：

孫彥字美士，鍾之祖也。景聖字孔依，鍾父也。彥父天祿年五十二無子，禱於太山，方稽首，有道士迎謂曰：若求子耶？若且有孫，天祿茫然不解也。期年生彥，母劉四十八年矣。彥少孤，劉鞠養成立，能書算，以質劑銀錢治生，年少負勝氣，不屑爲銖黍積累，居廛數年，家貲立盡。乾隆十四年出遊奉天，逡巡數年，轉徙三姓而卒。彥婦夏者，州人夏寧之女，有節概。彥方出遊，夏年甫二十有九，家貲旣盡，力爲縫紉緝沔，拮据以

事孀姑。姑臥病四年。臂足僵戾。夏捧持搔抑。務當其意。姑沒。嚮所居室。以襄喪葬。挈子景聖。及幼子景賢。依於母家。假一椽庇朝夕。饔殮之給。若二子習書里塾。並取給女紅。凡十數年。如一日云。方彥計至。景聖年未弱冠。卽慟哭欲奔父喪。顧邊裔往反。計程萬里有餘。家無隔宿之春。出門咫尺。不能自運。因棄儒爲吏。給事州署。用忠信勤職。歷爲長官。倚任。又十餘年。家稍溫飽。於是裹糧聚資。請假長官。縱訪三姓。塗轍備歷。險阻艱辛。屢濱於危。凡五閱月。竟得父棺。歸葬先人之兆。於是人稱景聖克孝。亦夏之貞範。有以教成之也。按三姓在黑龍江東北。金人遷宋二帝於五國城。卽其處也。其地苦寒。多沙漠不毛。生長中原。不習其地者。風威冰凜。墮指裂膚。殆不可狀。吉林則水土疎衍。溝渠交錯。猝遇雨水。淋漓縱橫。行旅患苦。呢喇迤東。人煙未闢。草荒茂。山無蹊徑。數百里漫漫。不見人家。行客攜具野炊。無常宿。景聖窮途徬徨。嘗三日絕糧。病不可行。把沙尋山穴。將偃息待斃。忽得穴鼠所聚。榛實盈斗。喜曰。天所賜也。遂取給食。迤逦達黑龍江。詢艤渡者。知江東卽三姓地。時風浪大作。舟不敢渡。景聖踴躍登舟。風浪遽息。遂至三姓。計二月初發。山海關。至是三月杪矣。其地風沙渾莽。迷不知蹤。訪彥有故人年大豐者。指示其地。而不得窆穴。有周嫗者。年八十餘。嘗知其處。遂導引之。發土得棺。於是扶輓以歸。大豐自以與彥有故。又感景聖孝行。爲大設祭。賦詩贈景聖行。且語景聖父死本末云。若父嘗告我。初至奉天之鐵嶺縣。故以書算依人。俄有鉅賈周大章者。重若父爲人。厚貲聘主其肆業。且起矣。三姓有牛祿章京。向在鐵嶺。識若父忠實。乾隆十九

年三姓都統幕中需人治錢穀事。章京因薦若父可倚任。都統卽令章京遣招若父。若父自謂奇遇。遂辭周賈啓行。逾開原。出威遠邊堡。過葉赫山。趨吉林。泛松花江。沿流以達三姓。計水陸程三千有餘里也。比至。則都統幕中已別有人。若父謁不得入。一時進退無所依據。悔且憤懣。隱以成疾。余見之於旅店。與之言而契焉。留館余家。然謀生卒無長計。又病纏綿不得脫。養痾僧寺。屢欲索死。遇救弗遂。忽嚴冬中。夜拔關出。不知所往。遲明。寺僧報余。急蹤跡之。出北城五里許。見若父自襆衣裘。僵坐路隅。急取衣擁之。氣已絕。時乾隆二十年十一月十有一日也。余與同志者釀資棺斂。而嚴寒土凍。卓錫不入。明年夏四月。始就其地穴上埋之。至今日矣。憶若父死時。自云年三十一。余曾托入關人。宛轉達信其家。亦不知家有何人。今見若年已如若父年矣。幸若成立。又能艱難遠涉。以歸父骸。猶及余之見也。因唏噓不能自休。相送過江而別。景聖之行人多危之。旣扶櫬還。道途知其事者。多爲留款設祭。六月抵家。州人相與稱述。競爲詩歌。以頌美之。乾隆三十七年事也。有王孝者。州之王呂村民。其父死於吉林。孝貧甚。不能歸喪。聞景聖之行。則請身爲廝養。隨景聖行。景聖義而許之。甚勤於役。景聖亦頗賴焉。竟負父骨以歸。人謂景聖有以類召之也。乾隆四十六年。景聖母夏年六十有一。距其父之出遊三十有三年矣。景聖因列母節行。籲請當事學使者。前詹事金侍郎士松。題其門曰。完貞教孝。

章學誠曰。婦貞子孝。八倫應盡事也。然知之匪艱。而率由之者。何其難耶。方彥之發憤遠遊。豈不爲謀養。

計乃托非其所。飲恨而死。亦可悲矣。景聖童年。卽悲父死不復。隱忍十數載。卒償初心。幸哉。向令當呃喇。迤東。迷道絕糧。苟不得分穴鼠之餘。亦必死絕域矣。卒出百死而得全生。且以起其家焉。非天所以佑貞孝歟。當日天祿求子。道士以爲得孫。殆謂是哉。殆謂是哉。

### 書宋孝女

宋孝女名二舍。宣化府蔚州民。煥根女也。煥根妻亢。治家嚴。子婦房氏不率教。數失亢歡。會房請歸寧。不許。房憤自縊。房族譁然。集男女羣不逞者。以鬩於宋氏。煥根父子避去。衆按亢抵地。裸撻辱之。二舍年始十二。號呼求救。人聲鼎沸。中急無應者。二舍卽奮仆母背。以身捍蔽之。房兄保子欺二舍幼。揭之擲數武外。書然有聲。力重勢出。不自禁也。已而怪其不動。視之。則內傷色變。鮮血出口。鼻聞惡黨。始稍稍懼。相與斂手。父母急昇之牀。問所痛苦。二舍口不能言。以手指心而殞。嗚呼。乾隆五十年夏六月也。事聞於官。坐保子抵法。其他悉論如律。五十二年冬。余在京師。寓同年友刑部金君光悌家。偶閱秋讞案牘。得二舍事。意甚惜之。夫事起倉卒。不自量其力之不勝。而奮不顧身。以赴尊親之難。千古忠孝之盛軌也。二舍以鬻角童年。生長鄉曲。未嘗習於禮法家風。而能若是。豈非天性實有過人者歟。凡刑官奏讞。得與禮官聯事者。惟女子拒姦捐軀明志。則具論如律。移名禮部旌褒。今二舍死。僅坐仇抵。而不及旌。蓋格於無成例也。余謂二舍之死。有難於匹婦捐軀者。彼汗辱之恥。卒然非意之加。中人以上。固宜有所不屑爾。余悲二舍。

人微其事又易湮沒故表著之以俟議俎豆者。

書李孝婦事【原缺】

書余貞婦事

余貞婦者武進生員余清聘妻。雒縣知縣張宸蔭姊也。張余同縣俱舊族。余富張貧。昏嫗以道義。張生十二年。字余。又十二年。清夭。猶未昏也。赴至。張欲奔喪。使請於余。余翁悲曰。張女誠賢孝。雖然。我冢子不幸。天亡。冢婦儲撫孤自誓。煢煢與稚。我見之傷於心。不忍言也。今仲子死。幸未昏。又以賢女子嫁。益滋予戚。於是堅卻張請。張依於父。久之無所言。會有請昏者。父將聽之。張潛泣曰。天乎。曷不予諒。遂病。羸羸頓瀕死。父知其故。乃謝媒氏。亟慰藉張。疾尋愈。私計父不能違。得余翁。而依父終身。無分明義。私以意達。伯媼儲。儲爲請於儲父。宛轉以解。余翁。翁愀然曰。苦累若爾。吾豈有所靳焉。果爾。當成其志。遂以禮迎歸。拜翁成禮。請夫遺象爲位而拜。不哭。旣而翁慟於心。哭失聲。張亦旋辟而哭。哭已。翁慰之曰。新婦勞苦爲余氏至矣。雖然。我子尙衆。蘋蘩滌灑。不以需新婦也。新婦爲亡兒守義良厚。違責以婦職。予不忍也。且新婦家貧。父母老。諸弟外出。需新婦支持。或以爲余貞者。從張於孝。惟所擇安焉。其母拘義。張由是時寧。父母往還。二姓無乏事焉。乾隆己巳。張祖母江患癱。委頓已甚。張扶持調護。衣不解帶。凡數十晝夜。歲在戊寅。張父病革。宸蔭兄弟遠出未歸。張焦色進藥。未有起色。默禱於神。剖股肉和劑以進。卒不起。經紀喪殯。



附身附棺。誠信合於經禮。越二年庚辰。母周又病。宛轉調護。一如侍祖母。江撫教諸妹。俱有法則。其後適人。能賢。夫族嘉之。謂得姊氏貞範。父母晚年。索居。尠歡。張率諸妹。起居於前。色養微至。父母輒若忘遊子。去左右也。其在余。撫伯氏子濟南。爲清後教。不妨恩。濟南亦善讀書。爲生員。余翁以謂非貞婦。不及此。余素封。張執儉。素無改易。今娶婦。生孫衆矣。簡約自喜。數十年如一日。事翁如事父母。娣姒相得。節義以爲觀摩。若文學士。稱知己云。乾隆辛丑。張六十年矣。宸蔭官畿輔。感其高行。徵詩以爲之壽。南昌萬廷蘭聞而異之。俾學誠爲之傳。學誠以謂史例。生人不可立傳。懼畫人晚德也。謹書其事。備史氏之採錄。章學誠曰。宸蔭嘗語人。男子當室。事親毋違於禮。職也。女子生而教以婦職。笄而許嫁。內夫家而外父母家。孰是吾姊事祖母若父母。生時致養。歿則盡哀。喪祭則盡乎禮。吾弟兄媿爲丈夫子矣。學誠以謂張以其姜之節。而爲北宮嬰兒之孝。古人專一。猶且難之。而張氏一身兼焉。豈非其才慧優而審義察耶。

### 書李節婦事【原缺】

### 書董節婦事

昌黎高彙征述其外姑董節婦事。請余書實。以備採風。且曰。董氏自前明著籍昌黎之董家營。家世儒業。三百年閒。服儒齒膠庠者。凡十餘世。至今不替。而先支世系。墓田祀事。缺焉無聞。外姑燹。一嫠婦。創置祀田。勒碑垂示久遠。俾子孫世奉。春秋無缺。瞻親睦族。惟力所能。董氏支屬。自近及遠。無有遺者。非其所

見者大而不爲身家旦夕謀不及此。今外姑老矣。子夭婦單。無子。撫其族孫守志。遺緒不絕如綫。恐其久而遂湮。願有所書。以風來禩。外姑雖節苦。非不幸也。又曰。外姑戴氏。同縣監生天挺女也。家世素封。厥考兄弟七人。俱席豐厚。不問家人生計。第五叔父某。廉幹將家。其婦陰氏。操持閫內。截然禮法。家人賴之。外姑生八年。喪母。女兄弟四人。長者已適人。其餘俱幼失恃。與同母弟皆育於祖母劉。外姑於諸幼中最敏慧。季母陰愛之。挈歸教以女工女德。由是言動法則。凜然女宗。陰故工刺繡。外姑獨得匠巧。神明其意。每鍼黹出。閨閣爭效法之。既依從母別居。歸省祖母。若父若繼母。無有失時。疾病寒暑。依依如在膝下。友陸姊妹。篤愛幼弟。賢淑聞於里中。年二十一。歸外舅。繼述。越二年。生子泰來。又二年。孿生二女。又二年。外舅沒世。乾隆十二年丁卯春正月也。外姑時年二十七云。又曰。外姑之歸董也。事舅士元。姑王以孝。王性嚴毅。悅肩封。不可橐鑰。外姑以意達之。迎拒微中。卒得懽心。乃已。王老不治事。闔以內外姑主之。外舅女兄弟五人。王愛過其子。外姑能委曲得五人心。以得姑心。姑沒而愛不弛。貧者有調。死者備其出。以謂終事姑志。舅老病。病偃蹇牀第。溲穢茵席。外姑躬潔清之。不委以子若婦。士元自壯歲喪子。比歿。年八十餘矣。中閒孤孫天逝。嗣孫不終。再嗣曾孫。家庭多故。門祚蕭索。士元未嘗一日戚戚以悲。外姑有以婉悅之也。外舅無兄弟。從父兄弟。皆貧不自給。外舅既歿。其孤泰來。既娶而夭。外姑嗣從叔。遂升九歲弱子。教育長成。爲之娶婦授產。而遂升挈之以歸。又以族孫銓爲泰來子。則今授室承祀者也。前後婚嫁死喪。承祧

立嗣大事數舉。士元未嘗勞其心力。外姑有以經畫之也。又曰。彙征家貧。不能卒業。今得負笈從先生遊。外姑實資給之。以爲雖窮不廢儒業。庶幾家聲不墜。其教他人亦然。嗣孫不能讀書。則繩之法度。勉爲鄉黨自好。蓋其不得已也。章子曰。婦人守志。處貧困則難而易。處豐裕則易而難。貧則一節自持。堅忍不拔。人諒之矣。富。怨之府也。先聲毋墮。後基毋隘。內有誼。外有侮。區區守介然之節。而他非所知。則功未稱。最而咎叢矣。若董氏婦戴。以儒家女。習聞閨訓。能孝舅姑。睦姊妹。固其道也。亦何足異。惟席豐厚而遭家多故。內憂外患。猝起非常。門內煢煢。無拯援者。卒能不震聲色。反側以安。豈非審義明而德慧有出人者歟。律令凡人立後。得自爲主。嗣子不得於親。聽自擇宗。支昭穆相當。則繼應繼者不得爭。所以杜覬覦。安孤寡也。末俗澆風。人死無後。支屬爭請承祧。瓜分其家。爭猶不息。此禽獸行也。而衣冠之家。覲然爲之。律以十惡不義之罪。何說之辭。若戴者可謂能爲其難者矣。彙征又曰。戴處溫飽。未嘗自逸豫。彙征嘗請見。方服粗疏。操紡績。彙征進言。外姑老矣。衣食幸給足。何自苦如是。外姑曰。吾非治生。惡其曠日力也。飽食無事。得不媿素餐乎。性好畜牧。春秋暇日。樂觀雞豚牛羊。孳息長養。意殊弗爲利也。或徵其說曰。是有生生氣象。得仁人意也。

### 書李義婦

武進錢文敏尙書 維城新著三烈婦記 蓋皆得於秋勘牘中。其鄰水李氏。不言其辱身不死。而但云三年

隱忍不忘故夫。知其報仇之後。必能死殉。而許之以烈意。雖善。而於理未瑩。轉不足以訓世矣。余謂如李氏者。忍辱含垢三年。與強暴寢處。志在復夫之仇。與存夫之嗣。所謂生有重於泰山。其功視激烈一死而不顧存嗣與復仇者爲勝之矣。且同寢處三年。不與仇交一語。則平日未嘗以男女狎習忘其仇怨。然亦以是爲強暴所忌。防匿不稍懈弛。卒之陽爲歡笑。而強暴遂輟其防。無幾何而告官抵罪。則三年之心。如一日也。昔李陵之降。自謂圖得當以報漢。未見其必然耳。假果能之。君子必不責其一時之降。事有經權常變。豈一律哉。李不能死。而其功過於捨生。春秋忠恕之道。大書予之。勿似後人苛論可也。然復仇存嗣之後。更能一死以明節。則又加人一等者爾。責人何必太盡。若此。而文敏強爲之說。不知古人不盡責人死也。雖然。李之心則白矣。而其事則亦有天幸者。當閔子儒以計誘袁榮遷居僻地。旣殺袁榮。而脅李母子走遁七日無人之地。朝夕厲刃防之。彼時設有蹟榮尸而搜捕。至於窮谷。則李必不能同寢處。實未交言。將有所待爲復仇也。然則其計拙。其心苦。而其志節固可矜爾。故改題烈婦而爲義婦。以其所爲合於事之宜也。

## 記大名縣志軼事

同年張君維祺。膠州知名士也。嘗手撰大名志稿。未訖而罷官。因以其稿商余。有呈明末使女事者。諸紳不肯入列女傳。余援史例入之。惜不憶其名。而志稿又未付刻。當詢大名知其事者補之。蓋明末流寇之

擾。土寇多乘間起。城中某大家有女。以美聞遠近。賊魁率衆圍城。揚言不送女且屠城。大家方糾衆拒守。人心惶惶。或言籍妓某貌頗肖女。姑飾以往。或言彼覺卽盡粉矣。妓奮曰。捨身全一城生命。雖盡粉何辭。卽盛飾如賊營。賊詰果某女耶。何爲不類處女。妓抗言不諱。責其不當。却良家子。因說以時務。賊大悅。服悉還。俘掠禮謝父老。敬以婦禮納之而去。國朝康熙初年。有大名人客江南某將軍幕。夫人遣婢召客。客茫然不知所自。入見。則珈笄象服。豐麗如天人。從容問鄉井及城中諸舊家。客具對如問。榮落興衰不一。夫人太息久之。因問亦記某年圍城中挺身代某氏女者乎。卽余身是也。蓋將軍反正。夫人已爲命婦。年四十矣。將軍甚憚禮之。夫人自言前事。不稍諱也。因囑將軍厚遇其客。故舊家皆有餽遺。或曰。將軍之歸正也。由夫人勸之。未歸正也。則誠其爲保聚計。毋輕殺。毋掠婦女。將軍皆凜聽之。故其後竟得以功名終。大名人修志。欲以此事入雜記。蓋謂妓不當入列女傳也。昔宋史列女傳有高郵妓毛惜惜事。論者不以爲非。此婦之功。過於毛惜惜遠甚。猶惜其小用耳。而被其澤者已廣。向使獻闖諸賊。入其良言。則天下可以易危而安。雖孔子仁管仲之功。不過是矣。

### 記永清官事

亡友周篋谷。官永清知縣。時有塾師爲學徒告其繼母之慘毒也。篋谷能吏。而決遣未愜人情。則拘泥於律文矣。蓋甲生子丙。將十歲而妻死。娶媵乙爲繼室。挈其前夫女丁歸甲。因訂他日以丁妻丙。年相若也。

無何甲以病廢臥牀。生計無厚。乙中悔。與其母族謀殺丙。而爲丁改圖。有成約矣。丁微聞。以告丙。曰。子今赴塾。夜毋歸也。昨者舅氏謂母宜爲辭。曰。父病沈痼。醫教餌。生人心。當取於子。今夜舅氏來礪刃。須矣。丙詣塾讀書。將夜而泣。師詰之。以告師。曰。穉子之言。庸詎情耶。且無故匿人子。人謂我何。其婦曰。與丙質而歸之。比夜子爲取質也者。而往窺焉。得其情矣。丙歸。俄而師往叩門。詢丙。乙自內答。丙未歸也。師徬徨。聞丁趨曳師衣。屢顧其內。師遽趨內。則丙縛於牀。刃胸出血。幸未決也。師挈丙歸。以狀白官。官爲杖乙兄弟。而判乙歸宗。丙丁之昏亦罷。曰。初約本違律也。余謂此事有三憾焉。乙之兄弟謀殺人。傷而未死。量減一等。亦當流徙。杖則失之已縱。乙之與丙。母子義絕。凡人倫也。婦人雖犯流徙。亦得收贖。然情罪兇慘。可援王磨折兒成案。以其祖母趙氏奴配邊軍。不准贖也。丙之得生。實由丁救。雖未定情。而有夫婦恩義。初約雖曰違律。律禁妻前夫女與前妻之子耳。乙旣判離義絕。則不得爲甲妻。乙不得爲甲妻。丁不得爲甲妻前夫女矣。其於甲前妻之子。則凡人也。何不可昏之有哉。或曰。嚴治其母。恐傷丁心。稍恕其可。

## 記果報二事

有名幕某甲。以刑名佐治州縣。才品並重。於時有某令久著循聲。而強幹有爲。素爲大吏所倚重。聘入幕。主賢賓佳。相得益章。凡大疑難大蟠錯。才能吏皆束手。大吏必檄委某令。而某甲亦出入節署。參預謀議。無不立解。遠近皆推服之。會令暫攝旁縣。爲期不及旬月。當有代者。故一切不爲久計。然莅獄稽囚。有囚

婦容止端雅。類大家風。詢所犯。則以姦殺其夫成獄上達。不日當磔誅者。令疑其寃。爲廉察之。果有誣屈。但須緝一逸犯。可得要領。令方擬緝。而代印者至。因以其情囑之。且曰。此事出入成敗。所關甚鉅。非吾幕某君不能辦此。然吾須之如左右手。今暫以借君。此案定後。仍歸我幕可也。代者受諾。令旣別。代者與甲商昭雪。甲曰。此事某公可爲。公則不可爲也。蓋磔誅重獄。已入奏矣。今全反成案。自大吏以下。皆有譴責。而所緝逸犯不可預期。刑部處決之文。且旦暮下。若直請停決待訪。則事重大。上官不敢任也。某公所以可者。彼緝事如神。非人意計所料。且膽識過人。上官向所信憚。公豈能有此耶。卽余主文案。有非文案所能盡者。不能代君行也。代者遂止。某甲仍歸前令。一日。語令曰。君之政事。才能心術。皆不媿古人矣。惜猶有所闕。知深如吾二人。可以進一言乎。令曰。幸甚。甲囁嚅久之。附其耳曰。閨幃宜整肅耳。令駭詰再四。又附耳曰。吾每寢至夜半。有少婦叩門呼我。我詰之。云自內署來。幸我素凜。屋漏遙吐去之。假遇浮薄少年。殆矣。令益疑駭。蓋令止一妻一妾。妻已過中年。妾則與令寢處。無容有夜半私奔事。又中閨門戶啓閉嚴密。於情理萬不然者。數日又言於令。令密約甲他宿。而自宿甲房。以觀動靜。雖家人俱不知也。夜半果聞有少婦叩呼聲。令密啓門。則無見也。令反牀仍寢。則夢見少婦入室。乃前囚婦也。曰。妾尋公幕客。不謂公寢此也。令曰。汝之寃獄。成於前官前幕。與某甲何與。婦曰。前官前幕。不能無罪。冥司已加譴矣。然彼雖寃我。而出於不知。是過殺也。某甲知我之寃。而阻人申雪。乃故殺也。其情重於彼矣。令曰。聞汝尋之久矣。鬼

神非牆戶所能阻。汝既叩門。彼不啓。卽不能入。耶婦曰。彼惟此事不免罪耳。其人生平正直無私。鬼神不易近也。故吾磨之以漸。令欲追薦爲解。不可。又請告彼其故。使歸家待終。婦許諾。遂忽不見。令詰旦以夢告甲。且厚贈之。甲束裝急歸。歸三日而卒。噫。治刑名者。其慎之哉。某所言於利害是也。然陰譴如是。況其他乎。

武昌有藩司書吏狡黠多智。人號虎而冠者。橫行鄉曲。遠近畏之。每年走京師。總攬各部院奏銷。來往長途。人多識之。貪淫好色。坊妓稍有姿。無不宿者。一日至郭店。店主人迎見曰。君來大好。此有好女子。色藝俱絕。年已及瓜。正需好郎君發穎也。吏相之甚喜。遂期十日之留。作梳籠會筵。聞見女色。愁慘心頗疑之。擁入房闥。女更悲咽。因細詰之。則父爲諸生。逼於豪債。鬻女娼門。問與人爲妾。何如娼家。則云妾不過百金。娼可倍價故也。吏立呼鄰婦伴女。自與娼母議贖。娼母不肯。吏曰。若知我姓名耶。不贖我。且訟官。娼母素憚其名。不得已。索三百金贖之。詢其父母。在百里外。因雇鄰嫗與女同車。身單騎送往。訪得其父。尙爲村塾師也。吏數斥之。因歸其女。其父曰。公誠厚德。顧我力不能嫁女。不如奉公灑掃。吏曰。盡召若生徒。未有室者。我爲若相壻。相得一生。吏曰。此可妻者。其人辭貧不能娶。吏立出二百金。謂其壻曰。得此治生。足以贍妻子矣。立命治具行合卺禮。其女若壻。問吏姓名。詭辭以答。曰。我能來此視若。若輩斷不能訪我居也。自此別去。後遂不相問矣。此事人無知者。吏晚年頗殷阜。子孫有讀書入饗序者。年八十餘。無疾而終。



將卒誠子孫宜厚德種福。自述生平所爲，宜得折罰，不應有此福壽。因言此事，向不敢以告人。今具道此，欲使汝曹知天意耳。若輩但知吾平日而不知有此，則疑天罰之有爽也。

### 記捕盜二事

康熙閒，餘姚有毛某，官江夏鮎魚巡檢司。有大盜百餘人，劫藩庫。藩伯妾女皆被強污，盜越城夜出，會城人心惶惶。某制府不動聲色，密召鮎魚巡檢毛某入見，曰：吾知爾能，此盜專以屬爾，獲則超遷，否則不汝活也。毛頓首受諾，請給火牌軍令，不限疆界，所至許便宜行事。乃可。制府許之，問需兵役幾人，對曰：不可有一人也。某去，且遣從僕，子身隱姓名，不復見蹤蹟矣。明公幸無洩於人。一年內，必報公命。制府慰遣而去。外閒文武官吏，緝捕紛然，文具而已。制府遣毛後，不時接州縣密報。某日有巡檢毛某持火牌軍令，密支庫金若干，隱名逐博場戲。三日去，或報某日毛某支庫金，隱名據客店召妓酣酒。幾日去，大抵蹤蹟詭祕，所聚多無賴不逞之徒，所事不出娼優酣博。惟以火牌軍令有便宜字，官吏不敢詰也。旣而得鄰封咨報，據州縣申大略相同，如是不及一載，而羣盜盡獲，百餘人無一漏者。制府大喜，召問其詳，且出諸地方文報詢之。毛頓首曰：此輩蹤跡出沒，惟若輩知之，非身入其中不能得。又黨與繁，獲其一二，則餘衆駭散，不可偵矣。某蓋僞爲氣類以伺察之，半年而悉得其概。彼未有所警，某則密告所司，按而勿動，相距有遠近，所居有城鄉，雖在千里數百里外，刻期齊發，一日而擒。所謂迅雷不及掩耳，故無一人脫於網也。然

非酒食娼博不能聚人。非厚利不能得人死力。公庫支金不下鉅萬。幸皆便宜得以集事。設非破格。必不能全獲無一遺也。制府大稱賞。具以狀聞。竟由巡檢超授德安知府。不一年謝病去。曰。殺人以遷官不祥。且巡檢至卑末。驟歷中憲大夫。志願於何不足。毛雖顯擢。其居官未久。家亦未溫飽也。人以是高其識。毛竟以福壽終。夫擒盜遷官。盜未嘗冤。而以此遷官者。往往不以善去。蓋得情而喜。有傷於心術也。毛君奉制府命。擒盜百餘。職分所在。非爲刻也。驟遷知府。自謂不祥。則其心非利人死以爲生者矣。宜其福壽終也。

浙中某孝廉。公車北上。至汶上縣。車夫無狀。以帖呈縣。司關擲帖不受。曰。此通衢往來。縣官爲行客作夫役。伍伯日亦不暇給矣。不得已帖拜衙官。衙官謝不見。車夫益無賴。店主人爲調停而後行。孝廉抑屈不得伸。會試下第。挑選於吏部。以科深發山東試用知縣。適汶上知縣丁憂。檄孝廉署縣事。距投帖送車夫纔半年餘也。受印日。衙官上參。拒不見。籤提前縣司關。司關及衙官皆忘前事矣。司關至。則升堂詰曰。亦憶某月日公車孝廉帖送車夫擲帖不納事耶。此通衢行旅往來。輿騶欺客。而官不問。行旅尙能安乎。官深居不知。爾曹乃作威福如是。重責四十遣去。衙官聞而大窘。跪門請罪。卽召入。曰。長吏有耳目。不周。幸君輩助之。豈可使遠客窮途。告令不得。而尉又拒之。則窮民無告。將何堪此。尉汗泚謝罪。乃已。孝廉嘗於此宿坊妓。妓甚有顧盼情。孝廉密訪其居。微服夜往。妓迎見甚喜。夜半囑孝廉曰。君今居官。不宜頻來。懼

招耳目。然君欲遷擢。則有階也。詢之。則鄰封鉅盜。出入妓家。其黨類蹤跡。妓悉知之。密告孝廉。謂君擢官。後必納我。孝廉許之。果擒得鉅盜。悉論如法。孝廉擢同知。尋知某府。遣人訪前妓。爲脫籍。納於後房。大寵嬖之。夫人尋卒。以妓繼室。遂爲恭人。一日。夫妻飲於房。旋風忽起。案下。房中燈滅。夫妻並驚仆。家人以燈入。並扶上牀。遂同日得疾。使道流上章。有某法官。法力甚效。是日伏章良久。起謂羣盜。訴於冥司。謂盜受誅。不爲枉。夫人嘗得盜金。不當首也。太守非由勤政得盜。事由狹邪。故盜死不服。冥司判夫人既得盜金。卽與同黨。不異。應償盜命。太守以非分擢官。亦當非分褫官。案已定矣。俄恭人竟不起。太守旋愈。思道士言。卽告病歸。歸未一年。以失察事。追斥其官。論此事者。不必言二氏果報。卽以人事言之。天下快意。亦不宜過也。孝廉窮途遭悔。亦良可恨。然旣至汶上。彼司關與銜官。但使知之。彼已媿矣。捕盜是其專責。然當哀惻而勿喜其得情。盜無怨爾。今區區一署縣。而大快意三。在人事已爲處盛滿矣。又不聞修德以持之。宜其無善後也。

### 記鬼神二事

癸巳修和州志未訖。而以私稿示周永清。永清失余稿。內有佳傳。多不可憶。眞恨事也。列女傳有徐節婦事。甚奇。然忘其夫之姓名矣。徐節婦蓋富室孀婦。守節如年例。又值六十生朝。其子旣爲請旌。於其慶生朝也。綵觴大集親友。建坊亦於是日上梁。俄而石梁剽然中斷。觀者皆失色。蓋俗言孀婦不貞。則坊梁斷。

也。徐詰得其情，則奮然出簾，矢於衆曰：婦人守志，亦自靖耳，豈爲旌表然哉！矧徐氏豐，則余坐享奉給，於何不足。故嘗謂余子勿請也。然今建坊折梁，將謂誠信不足乎金石乎。余數十年守身如蹈冰淵，假而夢寐萌心，稍有不潔，余猶不敢誓明神也。三日不續，余且自殺，與城社之神訟帝廷矣。衆唯唯退，意未信也。其夕大風雷，梁閒火光奕赫，照遠近，明日趨視，石梁裂處，若大輒肯緊，筋聯絡之，脈理瑩然，如天生也。或云吳姓之婦，今坊猶在吳家寨云。

說部有載輕薄子爲詩譏遭亂烈婦已被汚而罵賊被磔者。詩意謂既能殉烈，不應受汚也。烈婦見夢，言弱女子猝遭強寇，力不能抗，惟有此心不撓，終不偷生苟活而已。如何責其身不辱耶。按今法強姦輪姦已成，雖死不得旌表，蓋杜漸防微，恐有假托啓倖端也。又刑部秋讞，有夫婦同室異牀，中夜熟眠，惡少潛入，詐爲夫而狎之，既去方覺，呼其良人告之，故而自縊，則刁姦亦有同其情者。此皆所爲身汚而心不汚，似當根勘始末，爲作原情論也。假如亡國之臣，新朝強持之作跪拜，終不受命而死，豈可謂其身已屈，膝不得爲節士哉。

章氏遺書  
卷第十九 文集四

庚辛之閒亡友列傳

侍朝 胡士震 沈棠臣

陳以綱 唐鳳池 樂武 錢詔 徐薌坡 張義年 顧九苞

羅有高

曾慎

乾隆四十年乙未。余自江浙倦遊。復反京師。親老家益貧。挾冊謀生。未有長計。丙申。援例授國子典籍。丁酉。舉順天解試。戊戌。成進士。歸部待銓。旋丁內憂。時館永清。撰輯縣志。己亥。志成。館於會稽。相公者二年。辛丑。辭去。遊古大梁。比之匪人。狼狽而反。盡失囊篋。與生平撰著。傷哉行路之難。前此未有也。壬寅。癸卯。主永平講席。甲辰。移帳保定之蓮池。丁未。遇宵小剽劫。生計索然。戊申。復遊大梁。易曰。七日來復。蓋去辛丑之事。七閱年矣。自乙未入都。交遊稍廣。余僻處窮巷。門不能迎長者車。四方懷才負異之士。多見於故學士大興朱先生筠家。當庚子歲。困極思遊。辛丑。遊而益困。自謂坎壈甚矣。而師友知交。彫落多故。亦莫

甚於庚辛之間。事往時移。素居感舊。則十數年出處離合。歷歷如可挹也。而余亦老於遊矣。悲夫。自辛丑朱先生亡。余哭而旣銘其墓。其有官私師長蒙鑒拔者。余別有知己傳。交遊之中。子孫具狀請者。又自有專傳。茲取庚辛之間。先後亡者。一時無由詳其本末。卽余耳目所及。人舉一二大端。爲庚辛亡友列傳。其雜出庚辛前後不甚遠者。亦類附焉。

侍朝。字鷺傳。號補堂。江南泰州人。乾隆二十五年進士。三十四年己丑。除國子監丞。余方以國子生與修監志。諸學官多與牴牾。獨司業朱先生棻元主余。而君與余言。尤有深契。監生於丞。例稱弟子。余守故事。君不許曰。我與若道義交也。會與上官爭議不合。卽移病去。上官悔。欲挽留之。掉頭不顧。人高其節。輒諱而言他。余乙未復至京師。君已徵爲四庫總校。改翰林庶吉士。時君僦第開館。延名流分司讐勘。又多聚書。余因時時過君。藉觀羣書。且多識其館客。而元和胡君士震歸安沈君棠臣。相得尤深。每冬夜過從。輒留止宿。暫罷校課。賓主爭出酒餽款余。劇談淋漓恣肆。極一時之興會。而君善談諧。往往羣閨之中。徐出雋令。則令人曠然而有遐思。其處世亦大率類此。丁酉之春。余就定州講席。走馬辭君。君方病頭瘡。醫者以爲無慮。秋初入都。解試。聞君病劇。試畢訪君。君不起矣。君年約五十餘。無子。聞妾有遺腹。不知果男否也。猶憶聽放解榜前一日。余走青門。同胡君士震送君歸櫬。至長亭。有衰絰奴子叩頭歧路曰。娘子謝勞。遂分道去。余詢胡君。知娘子者。君之長女。適人而喪其婿。來依於君。因扶君柩還家。哀哉。

胡士震字東君竹巖其自號也乾隆二十七年舉人考授翰林待詔與侍君交善侍君延客校書幾二十輩而君總其成君性開敏通識世務而爲人謀忠侍君有公私事多就商焉乙未丙申之間余方蹙蹙無聘而侍君爲余籌畫甚至君亦時爲設謀余有所急或過侍君未必遽濟得君與侍君談輒爲氣壯忘其所急余始見君君內艱未闋家室亦亡攜一子就侍君館故書數篋外無長物也而意氣落落不爲境挫人咸謂君能貧君好學善思工制舉文嘗受業朱侍郎珪侍郎朱先生弟也朱先生每見君文輒曰斯道於今不絕如綫安得如君者數輩起而振之閒作爲古文辭亦清疎無枝飾惜所作無多不能輯也侍君歿後君亦服闋補官官卑俸不給朝夕猶爲人校書易食寄居長元吳會館余閒過之則君兄老而多病又寄食於君貧益不支而兄病中悅憎不馴君能曲意順之醫藥飲食竭蹶營購不使兄知兄卒殯殮如禮歸葬先人之兆而君亦憊矣方余戊戌館永清撰述縣志列傳因憶侍君事欲爲作傳以貽故人而家世未詳移書陳君以綱屬以訪君謂君與侍密也書未有曰僕於師友氣誼文章性命皆欲著於文辭今傳侍君卽當空其左方他日以侍竹巖竹厂諸子身後傳述竹厂陳君號也與二君交忘形故一時戲言及此嗚呼孰謂俯仰三年二君一時皆歿毋論侍君事不及詳卽二君逸事又誰詢邪憶與君送侍君之喪歸途附君車行十許里因言侍君生平君曰其人盛德少貧才名傾動鄉黨儀表魁岸富家爭欲以女妻之侍先有所聘已得廢疾女父母願離昏侍固不可此其尤皎皎者餘則君云尙須記憶觀君之意亦

欲急傳死友。非忘情者。屢詢不報。謂欲慎重而得其詳。不知其身之將亡。不及待也。悲夫。

沈棠臣忘其字。優貢生。候選訓導而未仕也。館於侍君。時年已七十餘。其長君榮嘉。乾隆辛卯進士。時方官戶部。郎君就養宦邸。耄而好學。欲就校書。擴充聞見。與寒士謀生不同業也。然虛懷善下。一時賓客。以君齒行。當在前輩。不敢抗禮。稱爲先生而不字。故字不聞也。君長於小學。尤殫心許氏說文。閒爲小詩。蕭疎得事外致。嘗請余爲之序。逡巡未果。又善養生。耳聰目明。至老不變。性情恆喜不怒。後生有一藝見長。推分忘年。如恐不及。時胡君東表。有子方十五六。好學善問。隨侍校書局。中間見日廣。閒出言議。有老師宿儒所不得聞者。故余每過侍君。則曰。上慚沈老。下媿胡童。蓋實事也。沈君後以壽終宦邸。其家自有狀誌。余獨記其一時文雅之集焉。

陳以綱。字立三。海寧州人。積學工文。君少時。海寧猶爲縣。君試於縣。一縣知名。進試於府。一府知名。遊庠食餼。名聲振江浙間。屢困鄉闈。挾冊遊古齊魯。授經曲阜孔氏。孔氏子弟多穎俊。君教以服古通經。勿汲汲爲速化。其欲爲辭章者。輒令網羅羣籍。授之條貫。傲南宋王氏應麟所爲玉海纂例。章比句櫛。俱有依據。一切俗師。授受稗販。無根兔園小冊。輒唾棄之。是以造就多淹雅士。故編修孔君廣森。在翰林號通人。則君所謂落實取材者也。遊京師。名滿京師。試藝於國子監。司業朱先生棻。元與君故同府。與語甚奇之。乃曰。吾官京師多年。不知鄉有陳子。子吾師也。不敢以友。而乃以官師子。不亦媿乎。由是南士由監籍試。



順天者莫不知有陳君。而君又屢躡順天解。年益長。遇益窮。性亦稍偏。人言科第事。輒憎聞。方余往還。侍君書局。君授經莊。編修通敏家。去侍居不遠。亦時相過從。酒酣耳熱。與同志三數人。矜言所得。不肯相下。自謂欲於五經。皆有論述。譬如適千里程。三月聚糧。故於名物象數。先儒同異之說。劄記甚多。又自以名諸生。久不得第。脫令國家於科舉外求非常才。有知我者。列名薦牘。當徵著述。及今不早蒐輯。一旦何以應之。座客或笑其迂。君不屑也。余修永清縣志。永清知縣嘉善周君震榮。儒文愛才。聞余言。君心有醉焉。因請爲其子師。時君亦倦遊京師。遂館永清。閒從周君入都。周君置酒行館。招致一時同人。若餘姚邵編。修晉涵。歷城周編修永年。今員外興化任主事大椿。今御史高郵王庶常念孫。故進士興化顧選拔九苞。歸安吳舉人蘭庭。寶應劉舉人台拱。今修撰山陰史選拔致光。今知縣族子舉人廷楓。及君與余。宴會甚歡。時余家無宿春糧。而意氣若五陵年少。及時行樂。騰蹕不自禁也。然自此會以後。聚散升沉。無歲不變。而且存歿之慨矣。君家有老親。出遊十數年不得歸。將求一第以爲親榮。累試輒蹶。常恐親年不能待。則書誓焚空。請減己算益親年。又請減算以易科第。歲時令節。必虔禱於上下神祇。每試下第。必臥病。若死者累日。余固恐其憂能傷人。又竊念鬼神有知。假如君禱而應。則旣用減年壽親。又減其年以博第。君行年亦已半百。則所存者幾何。而不謂君年已止此也。君性本仁厚。晚年欲力善回天。諄諄於古人所謂埋蛇救蟻之事。講求甚力。且以勸後學者。每值科舉之年。察禳占夢。觸類警心。生徒極意趨避之。猶不能

無所拂。聞者笑君謂惑。不知其傷心甚也。君初工辭章。後乃銳意漢儒經學。蒐獵橫博。居京師。晝夜攻苦。借鈔館閣。多得人閒不經見書。條分件繫。劄而錄之。以備采摭。又多購古槧祕鈔之本。充盈篋笥。自謂他日藉以潤色歸囊。比籛金也。君卒之前一歲。書室火。君從煙焰中踰竇而出。生平劄錄。及書篋衣笥蕩然矣。其秋又下解第。由是悒鬱滋甚。逾年卒於永清官舍。歲在辛丑。君年甫五十。云初江西有日者。款周君門。周君出家人生造示之。其言皆有所合。徐出君造。不言君也。日者遽曰。美哉。文名聞遠近。周君曰。然則甲科乎。曰。文而不貴。老諸生也。命固有一定哉。聞侍君初第進士。歸部待銓。有日者謂曰。子命玉堂選也。然入翰林。則賀者在門。弔者在閭矣。故胡東表曰。侍君之爲總校。非得已也。夫一翰林。一科第。庸庸何足道哉。而命所不得。則斯須不可以強。彼不知命者。且謂爲善固無益。然則爲惡固無損邪。君卒於永清。周君招其子來。扶柩以歸。周君旣爲殯殮。又資贈甚厚。且搜其逸著。將付刻以傳。人以是稱周君誼。

周君官永清。十年前後。賓客死者累累。與余交者。陳君而外。有唐君鳳池。樂君武。錢君詔。皆與陳君先後同時者也。其人或以氣誼。或以心術。皆有以出於流俗。而不意遽至於是可傷哉。

唐鳳池。字掌絲。周君同府前御史。淮從弟也。家貧遊學京師。累試不遇。以工書選人四庫全書館繕書。敍勞當得縣主簿。若州吏目。未銓而卒。君與余同歲生。其卒在甲辰之春。年四十有七。始余以撰志居永清外館。其館逼近官署。周君又好談文。時時迎余署中。每縱談文事。周君輒令諸子侍側。時伯仲二子。師江

西何君飛熊而授其季子句讀則君也。何君與余同出故大學士梁文定公門。舉壬午江西解試第一。爲文甚古而剛介有執。交友雖甚狎暱。莫敢以非義與言。君性和易。無可不可。或與戲言。微笑而已。終不報也。橫逆猝加。君亦無所校。何君嘗謂余。是人能忍垢。其心不可測也。然窺君行事。坦白無城府。於人無不善也。而所言未嘗違於道義。以是知君之和。何君之介。皆君子也。君授童子書。亦過於寬。未盡所長。周君因委君文墨事。而介余迎樂君武以課其子。君爲周君編史記前後漢書。所具人名以韻類之。用便稽檢。其於史學甚有資益。惜未竟其業也。君壯歲出遊。久不得歸。俄病瘵。兄子舉人作楫適在永清。侍疾甚勤。旣彌留。因請畫史圖君遺影。且請遺言。君則攬衣起坐。洮頰臨鏡。捋其鬚曰。吾出門未有鬚。今鬢鬢如此。閨中人應不識也。俄而喟曰。吾生平無大過。世俗所謂鬼神對簿。假誠有之。吾弗懼也。惟戀此微名。十年不反舍。是余之罪也。夫君有子。孱弱多病。遺命不能儒業。當習方技家言。旣自養。且以濟人。因拱手遍謝。知交端坐正衣而逝。

樂武字子謂。其先山西人。貨藥京師。大起其家。京師盛稱同仁堂樂是也。父毓秀。順天府生員。屢試不遇。因棄舉業。肆力詩古文辭。用以自娛。卜居柳樹井街南。得裴氏別業。門徑幽僻。有迴廊曲室。宛轉得宜。池上有亭。古槐婆娑其閒。因自號槐亭翁。養生樂善。長安道上。世外高寄人也。乾隆乙未冬。天津裴進士振以余文示槐亭翁。翁契甚。煮酒介裴君邀余夜過其家。酌且論文。時方冬霽。霜月清嚴。街巷明白如晝。夜

分歸舍街柝過三嚴矣。余儻居去柳井不二百武。因得時相過從。而子謂方以諸生從裴君講舉子業。閒爲小詩。亦超雋可喜。故余樂交於其父子之間。乾隆庚子。周君與余論課童子。余亟稱子謂。周君曰。子謂如何。余曰。父子皆授徒。所授輒有成功。然父不可致。子謂方業舉子。不以家務累心。宜可邀。然非厚禮幣不可。周君曰。然其教何以勝人。余曰。不求勝也。其心有恆。故幼學基焉。其言忠信。故童子喻焉。端嚴出於性情。故拘而不苦也。懇至發於真誠。故交而可久也。周君喜曰。吾得師矣。遂聘子謂館焉。逾月。余見周君。問子謂亦何如。周君曰。似有異焉。童子初見。縱之三日。而後收威。或請其故。則曰。醫者療病。必洞見其臟腑癥結。而後施功。若遽收之。將有隱疾。伏匿而不可見也。日課視宿所能。僅十之八。或請其說。則曰。精力常欲其有餘也。盈八而不免有閒。不如餘二而得恆也。余曰。此殆如秋之奕。廣之射。疾徐甘苦。可獨喻。而難爲人言者歟。周君曰。然。無何。子謂疾作。時休假歸。已而時作時止。七月竟卒於家。年三十餘。無子。以從昆弟子爲之嗣。槐亭翁躬督課之。今已爲生員。能世其學。子謂方赴永清。余走送之。樂翁置酒飲。余時春陰作雪。坐頃。庭院積素盈寸。驕人又數催行。子謂生長京國。生平未嘗遠出。家人皆戀戀有惜別意。余謂百里之行。惓惓乃爾。我輩老於行李。將奈之何。因言一向嚴冬。伏暑登涉水陸。辛苦崎嶇甚悉。彼時固以廣樂翁意言之。未嘗不自傷也。子謂卒後。余卽有河南之行。自是鮮住京師。至挈家東西遊。與樂氏蹤迹益疏闊矣。後閒至京師。走訪樂翁。或遇或不遇。過其門徑。不勝新故之愴焉。

錢詔字西亭。會稽人。早歲爲諸生有聲。以家貧習幕事於保定。周君延之。襄理簿書。品端不苟。且望而知爲端人。君資鈍好學。年力長矣。又分心於案牘。不能精也。然虛懷善下。聞人有一得。輒敬禮之。有所言。卽委身以從。奔趨恐後。心惴惴懼人。或棄之也。或聆人言而忤。則亦受而弗校。自以謂遠不人。若不可校也。嗟夫。虛心好學。如西亭者。斯爲篤矣。周君教童子。用古人小學法。先習爾雅說文。保定蒙師。無能喻者。君卽挈其二髻孺子。至永清。受句讀於周君。而躬督課之。君晚得子。二子俱不過六七歲。提挈之勞。不自惜也。一子卒。殤署中。君亦無悔。余往來永清。君於余甚厚。聞余言古文辭。君心醉焉。邀余過飲。君則先日戒庖具。饌豐腆。躬親操割。虔潔若待神明。比至。攜揖上酒者三。作而問曰。敢問古文之道如何。余方疾時人之溺於文辭。而專於俗師所論工拙平奇。妄談著作。不復知文章當期於實用也。又思卽君之所知。解迎其機而易爲入也。答曰。古文之道。如治簿書爾。度君必曰。何以如簿書也。則將應之曰。如其事之起訖。而不以我意增損其言。是簿書之定體。古文之極則也。凡治官府文書。不如其事之起訖。而或以己意增損其閒。則必干上官駁詰。而事不能行。故治簿書。無不有法度也。文士爲文。不如其事之起訖。而以私意彫琢其閒。往往文雖可觀。而事則全非。或事本可觀。而文乃不稱其事。蓋無有部院司府長官爲之駁詰。而其事亦無關一時行與不行。此其所以無法度也。度君再更端問。則再分條解之。雖累日夜不能盡也。然而一言之外。君不復問。顧左右而言他。余亦以他事答之。數年以來。君之愛余如故。相見盡歡如故。獨不復

及文事爾。最後周君語余。彼謂簿書一語。乃子鄙棄而揮斥之也。故慚沮不敢復請。何以相得如故。彼固自咎其業。而未嘗於子怨也。余聞周君言。而惶然自失。甚哉。余不善言。而負此良友也。雖然。君之自疑亦太甚矣。然其若谷之懷。何可沒也。君長余約四五年。年亦未六十也。今戊申春。卒於永清官署。惜哉。君家事亦小康矣。聞君室早亡。二妾不能治中饋。或曰。君有繼室。而未諳世事也。煢煢一孱孺子。今誰托哉。噫。嗚呼。余十年以來。往還永清最久。永清賓客。余無不知也。然余得交於永清君。則徐君薌坡始也。方乾隆丙申。余困京師。將近遊畿輔。司業朱先生。爲余書屬周君。時周君以清苑丞攝曲陽縣事。余紆道曲陽。以文謁周君。周君方置酒宴客。愬愬接見。無暇省也。徐君取余文一再閱。矜言於周君。於是周君始有意於余。明年爲余位置定州主講。其年周君擢永清知縣。旋邀余修永清志。而徐君則寓居京師。與嘉定錢君坵並主。今布政使前大理卿王君昶家。陳君以綱嘗偕訪余。君及錢君相見甚歡。其秋。余舉順天解試。君與錢君俱下第。余往省之。錢君猶落落。君獨不言而神傷。君籍松江。乾隆乙酉。選拔貢生。家故溫飽。有母老矣。久客京師。將圖進取。慰親意也。每試輒蹶。意氣益衰。嘗曰。使我得一副榜貢生。翻然爲歸計矣。副榜資階。與拔貢生等。且君拔貢年資深矣。或問君何爲欲之。君曰。以其猶爲人探錄爾。時四庫館校錄須人。順天鄉試榜後。主司奉詔於下第卷中。選取字畫端楷者。送館充謄錄。每科不下千數百人。有志者。往往得之不屑就。君亦願之而不得也。命矣夫。君蘊藉工詩。嘗有咬菜根賦。爲時傳誦。虛懷善下。聞人有所長。

卽愛惜備至。其選拔也。故大學士梁文定公爲江蘇學政。實鑒賞之。然居京師。文定方主樞要。君歲時一通謁。不再往也。君久不得志。鬱成瘵疾。俄聞母訃。余往弔之。君已病失音。見人隱稽顙。哭無聲淚。以手指心。告哀謝而已。他日再往。館人告君卒矣。距聞訃不閱月也。酷哉。君諱蕪坡。字澤農。年與余相上下。其卒也在雲間會館。鄉人相與斂貲歸其喪。與君同乾隆乙酉年選拔者。浙江有張澹初。

張義年。字澹初。號潛亭。餘姚人。拔貢。廷試授於潛訓導。工文好學。乾隆壬辰癸巳之間。特開四庫。徵書久未集。有詔責成封疆大吏。而江南浙江責重尤專。於是行部選於通屬學官。求淹博知大體。治書不謬。館閣指揮者。得岷縣訓導。癸酉舉人朱休度。嘉善訓導。丙子舉人黃璋。與君三人。總司校勘。皆一時望也。其後輯爲專錄。書成。冠於當時。甲午歲。君適以教官考滿擢最。當赴銓。司聽選知縣。君因自陳。向在行部。委司校勘。頗悉諸書源流。願入窺中祕。以卒其業。詔如所請。特賜助教銜俸。俾充纂修。一時競傳爲異數也。余乙未入都。始識君於邵編修晉涵家。時邵方以內艱治裝且歸。君爲籌畫行事。知其能爲人謀。稱盡心也。後屢見於陳君。以綱館舍。出其所著詩古文辭。與陳君往復商榷。於是知君冥心於斯道中久矣。丁酉。與君同舉順天解試。是時梁文定公主試。公惡經生墨守經義。束書不觀。發策博問羣書條貫。雜以史事。以覘宿抱。得君所對。謂如入五都之市。百貨羅列。取攜惟人所欲。而不可測所自來。榜發。知君則歎息。謂聞望果不虛也。明年會試下第。而君於館閣修書。積有成勞。館臣特奏君名。詔許一體殿試。於是向之知

君而爲君惜者。謂君以儒官擢最。當司民社。竟用館閣修書。度其聲望。當與翰林中書相等。而大比之年。猶不免囊筆筐餌。與鄉學新附小生。千百爲羣。較一日短長藝業。其闈中操筆決可否者。率皆君之同列。得與不得。又待悠悠。不可必之。命與數。則不如早就吏銓。出宰百里。猶得南面而蒞子衿。羣奉以爲父母。爲師保也。至是則亦詫爲奇遇。不復向所云已。君亦自喜。遭逢曠典。謂余曰。吾少孤。家有老母。實能體先子意。以規以範。訓植小子。以至於今。今年已七十矣。初度稱觴。欲得吾子爲文。以志生平。他日將附家乘。垂久遠也。余諾之。是時方逼殿試。未詳詢之。無何。君疾遽作。未及與試。然余日再問之。君沉困中。猶詢制策所問何等。廷唱前一日。猶問一甲三人姓名。及余赴臚傳。同年進士有知君者。謂君於夜半死矣。傷哉。君願身修面丰。神洒然。白皙無髭鬚。年與余相上下。余見之。自以爲十許年長也。余僻居東城。君又牽於館事。故接見甚希。及丁酉同舉。乃時相見。余出所著質君。君甚知棄取。而余所言於學問事。君亦虛衷探焉。余嘗患鄉黨子弟。不乏聰明秀慧。而囿於聞見。痼於習氣。難以與之深言。欲得如君者。數輩爲之風聲。當有應而出者。而惜君下世。則已遽矣。君卒時。其子方幼。家事余不之詳也。邵君曰。君母實賢。彼托子文。以傳。宜有以報之。已而君弟劭年。因邵君請。余爲其父母合葬誌銘。則君母已卒矣。余曰。傷哉。曩者吾友。固欲余文以稱壽者也。遂報之事。具別篇。君遺文存邵君家。邵君且爲附刻。丁酉以拔貢生同年者。有願文子。



顧九苞字文子揚州興化人。余與生同歲。乾隆丁酉。選拔貢生。選拔於本科鄉舉同年也。余舉於丁酉。與君又同譜。而相知爲深。辛卯壬辰之間。余遊江南。時太平知府沈先生業富。余薦師也。博通好古。延攬才俊。一時知名之士。若陽湖洪君亮吉。武進黃君景仁。暨莊君斝等。時相過從。而君乃爲先生子在廷授經。時在廷年甫十四。日誦二千言。諸經傳疏略皆隱括。余顧而歎其敏也。君曰。是子幸好學耳。嘗烏能敏。余子曰。誦三千言。正病其魯耳。余曰。然則如君能幾何。蓋日識五千言矣。余質最鈍。少時日誦百許言。猶汲汲也。聞君言。誑而不信。他日窺其几陳故書數百卷。丹墨標識。略可辨別。則君少時塾課本也。及君以選拔遊都下。出其應選貢試時所爲經籍策對。與詩賦制藝。刻本贈人。科舉之士。爭劫取之。以爲餽貧餼糧。名聲一時傾動京師。然於公卿閒。未嘗有私謁也。己亥。落順天解第。出其落卷。房考官蘇某。讀三五語。無所可否置之。時余館梁文定公家。或取其卷置文定客座。賓客來者。觀其文藝。及房考官所讀。俱翹舌鶻顧。如見所怪。出而相與傳誦。一時下第之名。震於元魁。考官內惡。不敢以告人。明年庚子。拜賢書。辛丑。成進士。每試期。考官殷殷爭欲得君。卽不得君。必禱君卷毋入其手而失之也。旣得君。則交相賀。當是時。君之遇亦榮矣。初靈石何檢討思鈞。好學愛才。嘗爲其子求授經師。余問君欲何如者。而爲之師。且君子何業。何曰。二子雖業應舉。然制義詩賦。取足應考官求而已。經史根柢。學術淵源。孺子何敢狂簡。然譬之造室。弗隘其基。他日堂構規模。或兆諸此。余曰。誠如君言。舍文子誰克任者。然君何以待之。何言惟命。因介

余延君於家。主賓酬酢。師弟授受。皆與世俗殊異。風雨晨暮。余閒一過從。則談款連夕。時休寧程君瑤田。亦寓於何。出其著述。共相歎賞。以爲得未曾有。致足樂矣。而闇者受誡。他賓客不得至書室也。君淹雅善於待問。學徒實經史疑難。應答不窮。尤精文選。擬漢人爲賦。典重得雅。頌意詩文多應世之作。鮮涉古文。亦緣以窮居久。人事有以奪之。嘗疏厥考生平。欲余爲傳。諾之。未報命。辛丑。遊古大梁。遇劫。盡失篋攜。文墨。君筆亦在失中。時君已成進士。因爲書賀君。且告之劫。故重索君考事迹。書未達。而君訃至矣。哀哉。余重負君也。夫君性至孝。家有老母。不欲久羈京師。自戊徂丑。四閱年。充四庫校錄。冀敍銓得一學職。卽謀歸侍。不計登第否也。俄敍銓有期。又聯登第。君卽請急而歸。冀親早見。一日爲快也。行次天津。疽發於項。臥病逆旅。旬日遂卒。嗚呼酷哉。君旣卒。樞附漕艘南還。適陳君立三歸櫬。至自永清。與君同舟而發。丹旛前引。互問知名。同人聞而悲之。君與陳君。績學攻苦。大略相同。聲名在人。雅相伯仲。同有老親。又同年而死。君差勝者。多一選拔。又連科登進士第耳。然孝子思親。登第不得親之一見。雖第何爲。而人固謂君已勝之矣。昔在永清官舍。周君以陳君之死也。過時而有餘悲。謂余曰。釋氏謂陰山有閻羅君者。實司人命。今委巷俳戲。乃有窶子詈閻羅。劇假而有之。陳君攘臂以叱閻羅。閻羅亦當歛避。謝不敏矣。蓋以績學篤行如陳君而不遇。求其說而不得。詭辭寄深悲爾。余謂此亦屈氏天問之遺。所謂天地之大。人有憾也。然推陳君之說。以例顧君。則同一悲憤。而顧君偏多一第。又若有關其口而使之不得徑伸氣於司命之前。

則更酷也。悲夫。

羅有高字臺山寧都州人。乾隆乙酉舉人。與邵編修晉涵爲同歲。余交邵君未得見君也。邵君謂余交遊多矣。爲人忠信。未有若馮君弼。與羅臺山者也。馮君弼者。故湖北按察使代州馮君廷丞也。馮君余別有傳。馮君嘗見余古文辭曰。子文善矣。惜不得如羅臺山者。削而正之。余於是知有羅君。已知其人忠信而能文章也。已而余遊江浙。君在京師。及余來京師。君又遊於江浙。會邵君艱歸。以余文示君。而君恨不得卽余見也。蓋相知相慕者久之。至丁酉冬。君來京師。余方登鄉薦。又修志於永清。不以時歸。而君已訪余門者至再三。而且登堂拜余老母矣。余亟訪君寓齋。冬寒夜長。挑燈擁爐。談竟夕不倦也。明年春。馮君以江西按察使得罪。逮京師。旋免。罰授府同知。余與君時過馮君。又馮君從父邵從弟廷正俱素相善。一時叙合。言議甚洽。惜邵君未得見也。君立身行己。純儒也。顧喜爲浮屠學。時京師士大夫講梵學者。有歷城周編修永年。最爲淵奧。於叢林方丈講僧。鮮所許可。獨深契君。謂得之深。而君貌清癯。又持齋不肉食。勸之不可。余因詰君。佛氏言人死爲羊。羊死爲人。信乎。君所食者。來生則反報乎。而君曰。然。余曰。然則貧欲求富。但當殺掠豪賈。賤欲求貴。但須劫刺尊官。來生反報。必得富貴身矣。君不能難。而甚惜。余不信其言。君貌文弱。而有拳勇。倉猝有變。君鼓臂出。百夫不能當也。嘗隱名遊浙東。獨歷四明。雪竇諸名勝。遍訪叢林。與緇流談論禪奧。緇流無能應者。一時諸山相傳爲善知識。然實不知君何人也。縣長吏聞之。疑爲海

寇聞謀。遣徒數十人擒君。君揮拳出。數十人皆披靡。則益駭。君乃平步詣縣。與知縣廷辨。不屈。卒不自言姓名。知縣益疑之。事且不測。時有部郎憂居林下者。聞其狀。曰。此必羅臺山也。卽親赴縣庭察之。果然。因言其故。知縣謝而遣之。聞君之父甚寵其弟。而弟性鷺戾不馴。家庭變故。蓋有不忍言者。遊山談禪。或亦有所托也。君善小學。尤精說文。其爲古文辭。清樸健舉。能自道所見。然時雜浮圖家言。與長洲彭進士紹升交最善。彭亦好佛。工古文辭。君之歿也。彭爲收拾遺文。刻以傳世。余與君久相知也。見於丁酉冬。而別於戊戌夏。何其遽也。中間余第進士。數赴期集。閒以人事酬酢。與君不嘗見也。中夏別君。赴永清館。聞君秋初歸家。同人多勸君留京。期再試。余亦有書止之。而君意決矣。其卒於家也。得之傳聞。且以謂未審也。後屢詢而益真。蓋在庚子之歲。不知爲何月日。年亦不過四十餘耳。噫。君有子嘗攜至京師。猶未冠也。然性孝友。天寒易衣。則念其母與弟妹之衣不蔽體也。潛淚而不使君知。目光爲之枯耗。余力勸之不能止也。君家非無衣者也。此其意可知已。方余赴館未歸。君來訪余。且拜余母。母使余子貽選報之。君見其衣之蔽也。而與之百錢。時君方旅無糧也。嗚呼。是重可感也。

自侍君以至羅君。皆乙未入都十年以內。前後所交際者也。首侍君者。以其師屬。且乙未首創書局。同人於是多萃聚也。次胡君澆君。侍所主也。次陳君蓋與胡沈諸君。所常會也。次唐君樂君錢君。以陳君卒於永清。因類誌永清之賓客也。次徐君。因永清而推及之也。次張君顧君。以同年相次也。次羅君。庚辛開卒。

者也。侍卒於丁酉。張沈卒於戊戌。徐卒於己亥。羅樂卒於庚子。胡陳顛並卒於辛丑。唐卒於甲辰。錢卒於戊申。不以先後爲序者。因牽聯於事類。而不可割裂。此十一人之所以列序如右也。今殿之以曾君。則二十餘年之舊友也。當首序而殿於末者。以斯傳主庚辛故人也。曾君則未有其類。而姑以類附耳。十一人皆同時互見。而曾君則於十一人俱不相及焉。又余擇友長安。蓋自曾君始也。以始事者爲終篇。亦文章往復之義也。

余自乾隆壬午冬。肄業國子內舍。癸未之夏。給假省親。自是往復監中。幾二十年。歷同舍諸生以千百計。而真相契者。德陽曾君及新寧甄君松年二人而已。甄君始疎終密。至今相爲因依。曾君則一見如故而忽忽別去二十年。不相聞問。一旦遇於京師。爲歡不及期年。而牽以世務。櫻以窮累。值余庚辛間傷心多故之秋。惻惻復別。別而遽隔死生。是可傷也。始余入監舍。年方二十有五。意氣落落。不可一世。不知人世艱也。然試其藝於學官。輒置下等。每大比。決科集試。至三四百人。所斥落者。不過五七人而已。余每在五七人中。祭酒以下。不余人齒。同舍諸生。視余若無物。每課。勝出。余往覘甲乙。皂隸必旁睨笑曰。是公亦來問甲乙邪。而以余意視祭酒而下。亦茫茫不知爲何許人也。癸未二月。乃有遷余比舍。訪余且窺余案。遲迴不忍去者。余迎款之。則德陽曾君也。與余言而有洽。乃至燭燈夜語。過三嚴焉。因詢曾君同舍亦有可言者乎。君因見甄君於余。而甄君工文善書。彼時名聲喧於六堂。同舍生多有相從而請業者。自余與

二人交而同舍諸生。乃至怪二人何取於余也。是時余學力未充。所言大抵鮮所徵引。本其意識所達。則亦與今有不甚遠者。君聞之。輒爲首肯。且箴余稍洽於時。已而余以假還湖北。乙酉復來。則二君俱反其家居。監舍中復偃偃無儔侶矣。是年甄君舉於其鄉。而君則消息不復相聞。余旣家京師。甄君後官中書。去余居不遠。朝夕時相往還。每言及君。輒恨無由蹤跡。庚子之春。遇君於國子監。則君已亥舉於其鄉。來期集也。是時余館梁文定家。君下第後。補正黃旂教習。甄君故寓東城。三人每相念。輒過從爲酒食談宴。酒酣意慊。忘略形骸。禁城嚴夜。往往止宿不去。意甚樂也。是冬君以卒歲無資。有知己爲魚臺知縣。君於歲杪往投之。甄君置酒夜餞。余亦在坐。時余辭文定館。方窘歲事。第三女又病痘。心緒擾擾。座間黯然。尠歡。俄家人來告痘劇。余不終席而去。君明日遂行。留札慰余。而余家殤亡疾病。卒歲淒涼。今憶之猶惻惻也。明年春。余圖事輒蹶。三月狼狽走河南。遲君逼會試期。方至魚臺之行不遇矣。余又逼遠行。聞君至倉猝走試場。拉君立語場門。要約後期而別。中心惡作。登程忽忽。如有所失焉。俄君又下第。五月欲西歸。聞余且至京。則勉強以待。日復一日。至七八月。猶以余爲且至也。後聞肥鄉知縣張君維祺固留余。君始快。快而歸。且語甄君。癸卯秋冬。決再相見。俾余勿忘約。而余留滯肥鄉。無日不爲歸計。終不得遂。則君所未悉矣。癸卯期君不至。余與甄君皆以爲訝。甲辰。余至京師。甄君乃言君於癸卯之冬逝矣。哀哉。甄君蓋聞之。同試舉人去。君居不遠。故知狀云。君蹤跡甚奇。生長湖南寶慶。或曰湖北蒲圻人也。有父母兄弟。父度

家產不足供兄弟分。君生十餘歲，命從戚屬之官四川者，遊於四川。君久之習於其地，戚屬罷官歸，君竟留四川，授徒治生。德陽有楊翁者，號知文，見君文奇之，字以其女。君由是入德陽籍，爲生員，中己卯副榜。一時名聲振起，乃辭外舅，歸覲其親。時君生二十六年矣。因北遊肄國子業，考取八旗教習，年已三十，始假歸就婚楊氏。時楊女生十六年耳。自是教於其鄉，遂稱名師。凡十五六年，脩脯所入，置田築室，卜居於黑風泉，有山林園井之樂。婦善中饋，子恂恂善讀書。君遂爲德陽望矣。聞川中多樂土，湖廣江西之無業者，輒走四川，往往以力農成業。其有多男不任分產，則亦擇其能者而分遣之。故江西湖廣間有父子異籍，不足奇也。惟君以十許歲童子，不藉耕作，以授徒起家，而婚宦科名，皆出於此，斯爲奇耳。君工書能詩，其於制義，實能神明於規矩中，辨別妍蚩，指畫流別，精鑿洞識，殆天授也。君生雍正甲寅，得年五十。庚子相見，自言其子生十四年矣。五經左氏內外傳及蕭梁文選，已成誦，閒學爲小古文論，亦有可觀。君謂教子，卽用余癸未初見時所言課蒙條例。今果有效，余恍然忘前事矣。君諱慎，字敬成，號麓亭，紫面頰，身丰骨峻起，而器識沉定，若可大有爲者，乃止於斯。嗚呼！

論曰：余性僻懶，寡知交，道同藝取，因依習故，蓋皆人生所不能無者。余則何以已也。古云：不知其人，觀所友，則方以類聚，豈不同氣哉。夫人生中年以往，哀樂之故多矣。況余生多連，人世之崎嶇險阻，亦備嘗之。而其中所與周旋而繫戀者，大抵亦多傷心人也。諸君有文章者，足以自壽，著行誼者，狀誌備於其家。

茲傳與余所交接者。聊存一二。以紓余哀爾。他日狀誌與其遺文有所未備。或閒取余傳參證之。要以徵信。故情雖無極。不敢爲苟毀譽焉。

顧文子傳書後 戊申除夕撰

余撰庚辛亡友列傳。皆無狀志可憑。惟以耳目所及。閒涉自敘。參述交誼。以舒哀思。蓋列傳之變體也。顧知心好友。性命可以共喻。而世系家風。及其生平履涉。往往習處相忘。至於沒身而後。追遡爲文。則知平日之交。在形骸外矣。顧君之傳。終以不得乃父事迹。負其所托。每用耿耿。後聞寶應劉教諭台拱曰。顧君有子。甚才能世其學。他日訪之。或能述祖德也。戊申冬杪。來遊亳州。初晤州學正興化李君晉塋。則云。顧君之子。今年鄉舉副榜第一。蓋已列正薦。而或指微瑕落副榜也。余爲之喜且惜。逾月遷家於亳。因出顧傳示李君。且詢顧君父事。李雖同縣。然亦不及詳也。但曰。顧君父諱錫爵。字於朝。揚州府學生員。誠篤好學。善畫山水。家居訓課。諸生從遊者數十人。今禮部員外郎任大椿。其最著者。因憶館太平時。知府沈先生業富。嘗索顧翁手迹。謂深得大癡山人黃子久筆意。良不誣也。李君又曰。顧君曾祖符正。自號松巢。宗李思訓畫法。尤工棧道圖。祖名字無近。號思齋。雍正元年舉人。歷官河南山東湖北知縣。及署澧州。皆有政聲。又曰。顧父先卒。母任深。通文史。顧君幼學於母。未嘗就外傳也。長子鳳毛。字超宗。又字小謝。卽今副榜第一者。工詩能文。早有時名。亦出祖母之教。任故興化大家。爲故進士徵



州教授陳晉女弟。陳晉字后山，以經學名於當時。大椿卽其孫也。任母著有淡客主人集。其兄后山嘗爲之序。未及付刻爾。顧君父子學術文章，皆能窺見根柢，異於俗師小儒，而皆出家庭內訓。斯已奇矣。而顧君請余爲傳，僅述其父而不及母。則母夫人彼時固無恙也。今李君云：顧母自顧君卒後，不三數年逝矣。尤可傷者，超宗今又卒於揚州客館。則在仲冬初旬。李君新得之於其家書者也。哀哉！憶余客太平官舍，顧君示余超宗所爲文，則擬白起上秦王書，請王款趙而攻韓。其文竟如戰國策士，縱變已甚。時超宗生年甫十四耳。余固驚其早慧，恨不得見之爲快。後屢聞人稱道不衰。乾隆五十一年，聖駕南巡，超宗獻賦行在，召試列二等。士林惜之。蓋謂超宗博聞強識似其父，而文筆馳驟能自見。才則過其父也。乃甫列副榜而卒。計年纔二十有八耳。以視乃父之甫第進士而卒，其命爲尤蹇矣。嗚呼！天於顧君父子，何厚其才而薄其遇。至於若是酷邪。昔陳竹厂卒，其子奔喪永清，永清周君見之，謂其愿樸，可以保家，惜不得如顧君之子，能繼前武。自今觀之，庸庸者未始非天福也。李君云：顧君次子麟瑞，字秀崖，亦能文，弱冠入黌序矣。

書庚辛之閒亡友傳後

右亡友傳。吾友會稽章進士實齋不死其友而作也。凡一萬四百二十餘言。一十有二人。其中因余得交實齋者，徐君澤農，唐君掌絲，錢君西亭。而余因實齋定交者，陳君竹厂，樂君子謂，顧君文子。因

實齋而相慕未及一見者。侍君鸞傳。胡君東表。沈君棠臣。羅君臺山。曾君敬成。若潛亭張君。則交在友實齋之前。實齋亦不因余而投契者也。實齋之役於河南也。在乾隆丁未之冬。余時置酒錄別。半酣。余曰。君昔矢願作亡友傳。墓草且幾宿矣。若死者何。實齋曰。是行也。宜償之。余曰。君敏於行文。怠於舉筆。死者無窮期。生者百年易逝。他日我作亡友傳。將列君篇末。以志此憾也。實齋默然。明年戊申。得其書。言亡友傳。則云不負死友而已。未見其文也。又明年己酉。乃得於其長子貽選所。讀此傳焉。嗚呼。數君者。行誼文章。皆有以自立。而實齋之文。又足以傳之。由今視昔。數十年百年之間。豈無如數君者。不遇實齋。或雖遇之。而不爲一言。遂泯沒而朽於重泉也。數君可以無恨矣。而余又惜不與實齋同行。商榷往復。以備其行事也。余之得交數君。皆在京師。歷年未久。又皆在中年以後。雖同鄉。閉如澤農。掌絲。且不能悉其世系。及其少壯情狀。余又何能詳數君之行事。補實齋所未及者乎。今茲書其後。亦第就耳目所及記之而已。竹厂。余子以燾。以勳。師也。戊戌夏。至永清。是時山西何編修思鈞。亦爲其子擇師。皆謀於實齋。以故竹厂館永清。文子館何氏。竹厂善誘迪後生。其教人也不溺於科舉之學。因其天資所近。澤之於古。不疾不徐。使人狎而敬之。與文子同。然性耿介。不諧於俗。達官長者。名位出於其前。欲羅而致之。或至枉車騎造門。輒嚴拒不納。雖館於其家。主人或一旦通顯。往往辭去。或勸之。則辭色厲甚。危隋不可犯。余嘗戲之曰。與君交。必命蹇。官不得顯。囊不得肥。乃

可以久。不然名且懼不可得聞也。顧君遨遊逾十稔。自江南山東達京師。所主未必皆卑賤者。無亦有厚於情。而遜其節者乎。竹厂曰。我節屈非一矣。奈何而言若是。我主曲阜孔氏也。聞衍聖公第有宋板十三經。與今時鈔本。往往互異。顧爲歷朝賜物。扁鐫牢固。例不假人。衍聖公又年少素貴。不樂交寒賤。我謀於主人而不可得。我乃袖刺往謁。數過。暱於其僕。乃得一見。我禮下之。過於未僚之叩大官也。凡我所與言。非其所樂聞。雖我心所欲出諸口者。不敢稍溢。如是者七閱月。稍稍相洽。又久之。始得至其藏書之室。我雖潛囊筆墨。挾今本於懷。猶未敢訟言之。又久之。問我所欲。始啓櫝焉。今我行篋中。汲古閣本十三經。凡其上方及其旁。朱書宋本多某某若干字。無某某若干字。某某誤某字。某某某字上下倒寫者皆是也。我於是淹曲阜者五年。我節可不謂屈乎。我豈敢憎居我上者。誠有以益我。我猶是矣。余乞其書視之。添注句勒。朱色奪目。蠅頭細書。若對端人。若閱宗器。心知其不輕借也。以色求之。竹厂微笑。取儀禮授余曰。鈔此畢。乃更他經。余時奉檄除道昌平州。攜之以往。及歸。則竹厂課讀書齋已毀於火。而十二經者不可復見矣。庚子五月也。竹厂所著書未成者多。其成者。戰國策編年。大戴禮注。武成日月表。余皆見之。其逝也以辛丑七月四日。自庚子書屋既毀之後。凡生平所心得者。力追而思憶之。劄記條寫。憶而不得。往往槌胸墮淚。輔頰發赤。夜不交睫。余規之。益悲咽。不能出一語。遂以是不永於年。而書亦卒不得傳於後也。竹厂其窮於天者與。竹厂體素肥。

永清爲順天府屬縣。京師游士。挾小藝者多造焉。有客寫竹厂容逼肖。傳觀徧解舍。竹厂取鏡自鑑。強工加肥焉。至再乃已。問之。泫然曰。我將寄此面於南。不欲使二老人悲遊子臞也。嗚呼。可哀也已。竹厂死之前一歲。與余同哭澤農於鏡煙室。澤農先館於余。同年保定同知薛君田玉。丙申夏。余挾之至曲陽。又至永清。己亥。澤農乃舍余。至京師。庚子。余聞其死。卽命奴子往視其殮。且取其文櫃。至則已爲其僕攫去。澤農工詞賦。善楷書。每一稿成。輒投文櫃。其捉刀公卿間。所得潤筆。亦置於其中。僕利其財。不知其文章之可寶也。竹厂澤農。雖所造有淺深。要皆以立言表見。乃一厄於火。一厄於家人。而竹厂所差勝者。有一子而已。澤農受經於我邑徐韓浦先生。隆乾庚申辛酉之閒。我邑學子家置鄉會墨選一冊。四書講章一部。八股而外。不知其他。視詩賦如蜂蠹。戚戚然避之。徐先生獨治古文。人咸怪之。願以行輩老宿。未敢公然訾毀。澤農年十五六。好作小詩。及駢體語。於時文宗王廣心趙炳。又時世所不喜者。故澤農少無鄉曲名譽。雖受知學政。而困躓場屋。不得志而死。鄉塾中至引以爲戒。斯又其不幸於竹厂者已。實齋所傳十有二人。皆京師負盛名者。余宦畿南。十有餘年。實齋亦來往保定。定州。永平。永清。閒久。冠裳襟裾之中。得世外交三人焉。北運河同知山東張君雲涓。維祺。長垣知縣杭州凌君書巢。世御。其一子季武清。知縣晴坡。槩也。書巢之歿。實齋作哀辭。哭之。實齋所不能詳者。余亦不能知也。雲涓晴坡。皆同實齋成進士。其交之深。余實合之。辛丑孟秋。余于役。

順義得與兩君相比。實齋自京來視余。余置酒邀與相見。時永清志新成。余出示坐客。兩君色然。若不肯讓。余獨步者。爭延實齋。實齋已就相國梁師之約。未之諾也。兩君遂各就其所治。采綴成書。雲湄大名。晴坡獲鹿。皆舊所官之地也。雲湄之書。實齋已爲訂定。晴坡因移劇。旋被吏議。又丁內憂。書雖成。深藏篋中。未嘗以示人。其除廣東曲江知縣。戊申七月也。將行。余詢之。晴坡曰。我聞之實齋矣。余曰。實齋云何。晴坡曰。實齋志者。志也。其事其文之外。有義焉。史家著作之微旨也。國史所取裁也。史部之要刪也。序人物。當詳於史傳。不可節錄大概。如官府之點卯簿。載書籍。當詳其目錄卷次。凡例。不可采錄華詞綺言。如詩文之類選冊本。官名地名。必遵一朝制度。不可假借古稱。甲子干支。必冠年號。以日紀事。必誌晦朔。詞賦膏粉。勿入紀傳。文鄉里以桑梓。飾昆弟以墳簞。苟乖理而愆義。則觸諱於轉喉。此行也。船唇馬背。皆我修書几席也。兄何患焉。余悲其離羣而壯其志。不踰月。其子書至。則晴坡已歿於濟寧旅次。亦不及其書之存否也。先是丁未冬十月。余至保定。實齋與余論課童子法。極言東萊博議。及唐宋人論人論事之文。不可資以入門。揆苗助長。稿可立待。蓋余昔時所作養蒙術中語也。余持之堅。實齋攘袂徵色。且作醜語相詆。兩君適至。實齋不及揖也。雲湄右余。實齋言益峻。晴坡曰。紛爭如此。案何由定。是時童僕離立戶外。皆謂曰。此省垣地。不走謁熱官。乃聚訟此無益言語。因各舉其囊橐相示。目是宜吾儕之不得飽也。實齋聞之失笑。索酒鬪飲。大醉別去。嗚呼。

呼歲月云徂。嘉會不再。前後數君子。皆其卓卓不肯苟同於世。既不顯於世。天亦不卒壽之。何與。然而期頤皓首。無得而稱比之下殤。曷其有異。然則人之生此世者。自立宜何如也。乾隆五十四年己酉夏四月。嘉善周震榮撰。

章氏遺書  
卷第二十 文集五

爲畢制府撰明殉難戶部主事陳君副室王氏家傳

故明戶部主事陳君貞達。以直言降順天知事。於崇禎甲申國亡殉難。事具傳志。乾隆四十年。敕褒明末遺忠。賜君諡節愍。世士類能道之。君故少保端毅公子。子孫世守宜興祠墓。文獻大家記載詳備。獨君有妾王。以死殉君。王所生子。有復轉徙江西河南。譜傳無徵。至今百五十年。未有知其事者。君弟貞慧。處士有盛名。後裔有遷商邱者。累世通顯。其元孫。今翰林侍讀學士崇本。嘗遇同姓濬於京師。奉其先人遺像。乃知爲君後裔。而王所出也。濬之言曰。余先自明末喪亂以來。世失儒業。不得通籍搢紳。濬生十五而孤。聞父遺命。父蓋兄弟三人。而父爲季。生三年。祖崑生公。貧乏不能自存。以父爲鄱陽胡氏後。泊門自有子。父年稍長。因訪仲兄。仲兄貧病。言先世事以屬望我父。云節愍有三子。而崑生公居長。節愍官京師。嘗遣冢室鄭。副室周。以中子季子南歸。副室王。生崑生公。留侍京邸。節愍赴難。王闔門自焚。火將熾。王取節愍行樂小影。付崑生公曰。興化李氏兒婦翁也。兒亟往依之。可善爲後。崑生公年甫十歲。泣戀不忍去。俄火大熾。號慟而奔。嘗遇賊。失足落地溝中。匍匐拾殘桃取食。七晝夜始得脫去。閒關閱二年。乃達李氏。瀕死。

者屢矣。崑生公終身偃蹇。生我兄弟三人。伯仲今已如是。無復望矣。他日振興先緒。或者在季氏歟。父聞言感激。由是不受胡產。力請歸宗。嘗爲估於饒之景德鎮。就姻因以爲家。自云聞節愍尙有二子。後人聚族宜興。生平蓋屢訪之。不能得也。濬承先人付托之重。家無恆產。轉徙亦無常居。因習地理形法家言。搢紳先生時有過而問者。由是得接當代名流。所奉先人遺影。固謂世自有知者爾。崇本因以濬所言。按圖定系。則濬於其父湖北布政使淮爲從曾祖昆弟。蓋近屬也。遂爲書報宜興。宜興宗人相與啓告宗祠。出所藏譜於節愍□□□□□□□□失考。今存仲季。宗父老云。聞節愍殉難後。有母子二人留北。不知所歸。與濬所言符。又譜載甲申之難。仲生九年。季生六年。濬父祖傳言。是時崑生公實生十年。其爲伯氏支系。固合無疑。於是宗人歡相告曰。天之所以佑忠孝也。仲氏爲石閭公。嘗悲喪亂之後。兄弟不復得相聞也。老病且死。囑其子曰。他日伯氏不得消息。吾之木主。不得入享於祠。去今九十年。仲氏三世主。皆暫薦於寢。子孫無敢議者。至是伯氏再世。仲氏三世。同告於祖。而合享如訓。聞者爲太息焉。濬以形法治生。售術多中。家稍稍起。遂貫祥符。以貲授五品階。乾隆五十三年戊申。嘗赴商邱展墓。又於庚戌。親至宜興。謁宗祠。捐貲置祀先田。且以贍族。具酒食大會宗人。宗人無不歡悅。以爲庶幾善承其先志者矣。會宜興宗人將輯宗譜。濬念先世懿烈。幾於湮沒不彰。請余爲傳。將以附於宗譜。余按陳氏江南望族。節愍父子兄弟。又爲史傳知名。而危急之秋。忠臣報以烈婦。可謂盛矣。乃以子姓不彰。其事遂至若泯若滅。則聲名



文物遠不陳氏若者。先世嘉言懿行。卒晦匿而無聞。蓋不少矣。豈不惜哉。然王於死生呼吸之際。乃以節愍影圖付之。十歲孩稚。於兵戈烽火之中。閱歷數年之久。行數千里之遙。出於萬死一生。竟得保全。以爲百五十年以後之離合。雖曰子孫能賢。非忠臣烈婦之魂。默有呵護。又安能若是歟。

### 馮室周淑人家傳

馮君旣卒之三年。其配周君。卒於京師。乾隆五十二年冬十月也。先是九月。其子歲以母命南遊。已而君疾。猶以爲且可也。俄而遂劇。急足追歲。則無及矣。朝暮侍疾。經紀所以附身居棺。有女適曹氏者。頗稱盡心。書封遺命。慎志初喪之儀。以待歲歸。其壻汾陽曹編。修錫齡也。余時僑寓相近。日再過問疾。親見曹君夫婦。服習勤勞。所生女已五歲。病殤於家。其婦侍母疾。不遑一反顧也。有女如此。而子又能克家。且抱孫矣。君亦庶幾可以不憾。曹君嘗請予草狀。而歲又屬爲誌銘。余謂侍郎朱先生珪。已誌馮君。妻統於夫。可無復誌。而狀亦非其所急。因爲家傳。附譜牒云。君出仁和周氏。考玉章。與先君同乾隆元年。順天鄉舉。後歷翰林侍講學士。周氏兄弟。與余敝先世家。故知其家事爲詳。乾隆三十四年。余奉母至京師。馮君分所居宅。安余老幼。君見余母。相得甚歡。是時馮君宦貧。而余亦謀食不遑。然朝夕論學。輒以氣壯。君時爲余母言歡。母亦忘其老而家之艱也。君生長貴介。女兄弟所適皆高門。諸壻相見。多倜儻自喜。而馮君抑抑儒者。君舅編修公。家法甚嚴。不少假聲色於子若婦。君婉曲將順。能得舅歡。自以不逮事姑。歲時祭祀。

必盡誠敬。編修公卒。馮君友愛諸弟。自謂門廕入官。盡以先業推讓諸弟。君體馮君意。淡泊相安。馮君居貧好客。賓朋過從。輒命治具。不問家中有無。君典質簪珥。應時取給。座客不知其家無宿舂也。而若者通人。若者名德。一時搢紳。題品流俗。所不得聞者。君耳習。馮君輒能識之。故識解明達。余每嘗謂君灑灑有儒雅風也。君故浙產生十八年。歸馮於京師。及馮君分巡浙東道。經故里。君文軒命服。歸上先人家。展問戚黨閭里。相與稱榮。君愈謙抑。自下。寧紹台道。承修戰艦。兼權海關。叢利所在。人謀用事。或托姻婭於君。君引嫌謝去。而戚族有貧困者。輒解衣飾周之。無有倦色。移道臺灣。故事。官海外者。不攜家室。故君留廈門。會詔許臺灣官屬。皆聽攜家。馮迎君遠涉重洋。數月。擢江西按察使。旋內渡。海中颶風大作。同行舟盡覆。馮君朝服待時。顧爲君曰。余固命也。惜累若爾。君亦具命服。從容對曰。夫婦之義。同於君臣。又何歎焉。馮君後以罣悞蹉躓。需次江南。轉困窮甚。及擢湖北按察使。甫得奉給。卽好施如初。故其卒也。囊無餘資。而遺德在人。四方同官舊屬。以賻來歸。始得舉喪反葬。襄事之餘。乃以贖贖權子母。給朝夕。僑家京師。子歲先以庚子鄉舉。候補八品京官。君訓之曰。若考以清貧起家。歷官中外。垂三十年。復以清貧遺若。若獨未承門廕耳。然若不已得官資乎。若考種德。人多不及知。或得若善承之。固宜有後。若其勉自立矣。夫都門賢士大夫之所萃處。若考當日居窮。一時所與砥礪而觀摩者。余猶知之。其可不勉求聞達。以忝前人。至於居貧守約。固余習處。若考方顯宦。余猶無所加。今日兼餐併食。未爲貶也。蓋君居京師。又三年。余子

貽選候之。適當晨飯。惟設一鹽漬芥蒂。自謂可兩日餐云。君後馮君三年生。亦後馮君三年卒。得年五十有七。誥封淑人。君外貌和易。中自刻苦。屢經憂患。交親於新故間。或不能無變易。君弗爲動。責勵子箴。欲其自立。有苦心矣。

論曰。夫婦之義。謂之配德。若君之於馮。蓋可謂配德矣。馮君廉而好施。君抑然自克。而於人惟恐或負之也。然馮君不問家人生產。而歿身之後。猶得以賻布之餘。支拄朝夕。非君堅忍。曷克臻此。其世系家風。備馮君傳。故不綴焉。賜進士出身。候補國子監典籍。章學誠撰。

### 高太宜人家傳

同年生膠州張維祺。自京師聞其母太宜人之訃。搏額嗚咽。謂學誠曰。嗚呼我母。艱難以育不肖。不肖奉職無狀。終不能免我母子之憂患也。不肖之罪。無所容於天地間。而耿耿此心。未有已者。我母生平壺範懿行。宗戚稱之。而處身積慮。刻苦隱忍。雖家庭婦子。有不及知者。不肖呼槍之餘。心識迷惘。不能摘文記述。以質當世。立言君子。惟子知我家世甚悉。請爲家傳。他日附之譜牒。以示後人。庶幾我母不朽矣乎。學誠聞而悲之。按太宜人高姓。膠州小高莊望族也。自幼機警。至性過人。童年喪父。母氏爲族黨所凌。不能自存。改適他族。遺女二人。長者撫於族父。幼者撫於舅氏。卽太宜人也。舅氏雷翁。故無子。撫太宜人爲女。故太宜人幼從雷姓。雷母姓嚴毅。太宜人委曲赴其歡心。然朝夕左右。毋敢失言。高氏姊氏。撫於族父。族

母虐遇之。竟以殞折。或傳其事至雷。太宜人聞之。若爲不知也者。寢處淚痕。未嘗不浹枕衣也。年二十有三。爲繼室於封公介村先生。善事君舅。君舅晚年病臥牀第。有姊姒五人。君舅起居飲食。非太宜人弗善也。前室辛有遺子思恭。柔而愛之。思恭方幼。亦若不知爲無母之人。而封公兄弟五人。婦子狎處。輒以意覘後母。會將改歲。太宜人爲思恭製履。未竟。羣從子有著新履出者。或戲詰何爲早著新耶。左人曰。有母之人。何不早著耶。太宜人則屏置劇冗。篝燈達旦。爲急成之。終夜飲泣而無言。生平隱忍。率類此。太宜人未嘗少微。太宜人支屈萬狀。務給所求。外無乞貸。內無廢事。或抱思恭歸寧。雷父詢及家事。飾辭對之。姻婭數往來。不知張氏貧也。太宜人幼失怙恃。自居雷不敢言高。中心惻惻以悲。旣歸封公。久之乃徐吐實。憶父有嗣子。及姊妹。適張氏者。屬封公徵訪之。則嗣子亡去。而姊妹惘然不復識高氏事。封公家稍起。而維祺亦長大。能省事矣。乃復高姓。命維祺訪高父塚。翦剔荆莽。春秋祀之。蹤跡張氏姊妹。時姊妹年老。目不見人。聞太宜人至。且喜且悲。兒呼使近膝前。摩挲浹體。且詢得其情。相持慟哭。旁觀皆爲感涕。初高母適張。太宜人爲女於雷。時時飲泣。雷父微察之。爲招高母至家。俾太宜人姑之。從雷黨也。及太宜人歸封公。高母時以姑屬往還。太宜人心獨母之。厥後夫死無子。貧老失依。太宜人爲之生館死殯。又且周其外女。稱盡心焉。雷父亦卒無後。太宜人則經紀其喪。至今歲祀無乏。太宜人天性內慧。居閒論事多奇中。封

公估業稍起。漸置田舍。乃以餘貲俾思恭業賈。思恭故愿魯業。賈期年爲姦賈所欺。大耗其資。乃言母金少不足恃。封公使倍貲求復。太宜人察其不可。其後果敗。同輩有所負。皆嫁累思恭。封公素伉爽。卽賣所居宅。悉代償之。弗置辨。一時莫不頌公高義。然而家計亦蕩然矣。公晚歲復出經營於外。久不得志。垂囊而歸。又大水壞其屋廬。家事益促。太宜人則兼餐并食。宴息早作。至屑菽麥爲餽餌。俾子弟負販街市。躬自力作。痛徹筋骨。左右易手。以節其勞。猶不得一日飽食。公自悔早不用太宜人言。以至於此。太宜人言笑殊自若也。旣而維祺成進士。歷官肥鄉大名知縣。迎太宜人就養官署。因諭維祺。我生於憂患。長歷貧賤。世事具知之矣。人言有子爲官。可以娛老。我意殊不謂然。百里重寄。民社鉅負。向所議於官人者何若。而可易爲之耶。我年垂七十。未嘗一日敢放其心。豈遭際然耶。且固命耶。官署親屬。以至賓客監奴。有所聞見。輒爲維祺言。若者可。若者不可。無不得其至情。維祺聽認。或有不當。太宜人輒能指之。維祺如命。覆按不爽。銖黍。太宜人生長鄉里。未嘗悉官府行事。然臨事乃能審處者。蓋其天質敏也。維祺爲政有聲。太宜人晚思鄉土。乃返於家。優遊數年。遂以壽終。生康熙五十三年甲午。終乾隆五十二年丁未。年七十有四。子思恭。監生。維祺。乾隆四十三年進士。由知縣遷河閒府同知。數謙。附貢生。女子一人。適同里監生某。孫男子幾人。孫女子幾人。太宜人之歸也。維祺官大名知縣。欲告歸養。上官惜其才不許。俄擢河閒同知。太宜人察其情。乃許就養河閒。未行。而維祺望悞免官。以事羈滯。久不得歸。及事且解。方欲請急歸覲。

而太宜人訃至聞者哀之。

章學誠曰。學誠於乾隆四十六年訪維祺於肥鄉官舍。見其官暇政理。親賓皆賢而有才。職事奴隸亦莫不循謹。類有士行。心固聳然異之。是時以年家子獲拜封公堂上。神氣灑灑。望之若神仙中人。請進謁。太宜人乃以疾辭。然時時傳太宜人命。賜之珍食。蓋於學誠加之意也。顧怪維祺既能其官。且有望於時矣。而兄弟恂恂。嘗如孺子在嚴師側。既而聞太宜人。家範肅清。維祺居官。小有過悞。輒譎使長跪。至泣請悔過。乃已。諸親屬子弟亦無不樂封公之和易。而憚太宜人之嚴。然慈愛之情無閒然也。太宜人自言生平未嘗稍放其心。蓋生長愛患。操危慮深。古人所以資知慧者。厥有由也。

沈君聘室唐烈女家傳

沈君者。貴州普安縣學生員之螽也。唐烈女者。江南武進生員元聲女也。女殉烈未成。爲婦入沈氏家傳。成乎女之志也。女之志則可哀矣。準於經禮則過。然其爲沈氏至矣。次其大節。附諸譜云。初之螽先世自江南遷普安。父文郁。從父官高州。會元聲客高州幕。交最善。後文郁舉於鄉。公車往還。屢見元聲。山東館舍。因約爲婚姻。於是女生三年矣。元聲卒。喪歸江南。文郁亦返普安。普安去武進水陸萬里。文郁家故寒素。懼不能遠踐約。則詭爲之螽。殤者以謝唐氏。唐氏將嫁女。女以死誓。欲歸沈氏。守志終其身。道遠未得通。久之會文郁。謁選京師。迂道至常州。覘女狀。女見文郁。悲甚。再拜訴情。惻陳義慷慨。矢志益堅。於是

文郁始大悔。然無如何矣。於是則請爲義女。期得官後。返取以歸。無何。文郁中途遭危疾。還家。不復能遠出。改授遵義縣教諭。女聞哭泣不衰。曰。天乎。今何所望。遂不食。凡七日夜。竟死。嗚呼。女殉烈狀。蓋薦師沈先生業富爲學。誠言如此。先生於之。蠡爲猶子行。且曰。是先人遺憾也。子曷書其略。俾入家乘。以誌不忘。學誠謹。按周官。媒氏掌萬民之判。禁遷葬與嫁殤者。鄭氏註。謂生不以禮相接。死而合之。非也。禮。郊特牲。一與之齊。終身不改。鄭氏註。齊。謂共牢而食。是未齊。無終身不改之義也。曾子問。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壻父母死。使人致命。女氏曰。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鄭氏註。謂不敢以累年之喪。使人失嘉會之時。是昏禮有致詞不娶之說也。今制婚姻。壻遠遊不歸。三年無聞。聽婦告官別嫁。是律令有遠絕離婚之典也。今文郁懼道遠不克備禮。恐失嘉會之時。而難以質言之。因托子殤。是權以濟其信也。唐女知生不以禮相接。而天性所篤。雖死不變。是苦以貞其節也。卒之文郁思所以善全女者。而竟致女之死。女以殉乎死者報之。蠡而轉痛之。蠡之生。則事不可豫知。而聲施後世。固志士之所悲。卽之蠡與女。皆可無憾者也。女旣死。後三十有餘年。之蠡以事過常州。廉悉女殉烈首尾。慨然傷之。亟訪其墓。則以男女未婚而死。用浮屠氏火葬法。常州風俗云爾。之蠡益逾痛。爲賦長歌弔之。詞旨悲惋。聞者憫焉。女死時年十有六矣。其約爲婚姻。在康熙甲午乙未之間。然之蠡近屬。後多顯於江南。至今書數相聞。而女不克見也。

### 沈室俞節婦家傳

沈君聘室唐烈女家傳 沈室俞節婦家傳

節婦俞氏。淮安賈家女。歸揚州沈君之康。歸二三年而之康卒於山東。俞守節自誓。一年歸寧淮安。又四年卒於淮安。志未竟也。於法不當以節著。或曰死非其命也。又不得殉死。蹤蹟爲可哀云。原其志爲節婦。傳初之康食貧。游幕山東。兄贈公之亮。有故人呂某爲監司。淮徐閒。因與議婚俞氏。故之康就婚客次。旋以俞歸。依贈公居。而之康復出謀食。時乾隆戊午己未閒也。已而之康計至。俞慟不欲生。贈公勉慰之。欲以己子爲之後。俞雪泣受命。卽手製縞素。灑掃一室。閨闈之內。潔清自喜。泊然若將終身。伯奴朱恭人。齒十餘年以長。友愛頗厚。俞母事之。與伯氏女動止必偕。相歡若姊姊。當是時。贈公以岐黃術出而濟人。暇則用詩書訓課子弟。不問家人生業。而朱恭人躬操內政。有嚴無懈。俞故工刀尺。凡縈帨刺繡。若衣被子。女裳積縫紉之事。皆勤治之。以佐伯奴力所不給。日夕休暇。與伯奴相勞苦。意靄如也。又知書通大義。時與伯氏女。陳說古列女行事懿美可法則者。因及稗官小說。委巷叢脞之書。遇風教所關。志士節女之所激勵。必矜色作意。咄嗟而道。一若身親其事。伯氏女亦欣然動色。引伸問難。每夜闌燈燭。婢媼熟寐。猶媿媿不倦。至欠伸數作。然後寢息。以爲常。性淡泊。鮮嗜好。他戚屬或假所御服飾去。其後不歸。亦不甚索也。依伯氏居歲餘。未嘗戚戚作憔悴無聊狀。以爲婦人守志。仔任重大。宜爲久遠計。安可效兒女子嗚咽。作秋閨怨也。顧歲時必操卮酒。親奠之康墓。墓去城凡三十里。每出郭門。輒引聲長慟。呼天不聞。哀感行路。抵墓哭拜盡哀。周視楸柏。遲迴良久。始歛歔而返。望見郭門。卽收淚復故。人於是稱其禮而知節云。無何。



俞父促女歸寧。辭甚堅摯。俞不得已勉行。與伯奴約。淮安非我家也。不日終當歸耳。既去。贈公屢遣人逐之。不返。最後朱恭人有弟至淮安。囑覘之。又不克見。朱去清江浦。旋有將俞命者。召朱有所言。朱方欲行。俞父忽報女暴卒。生年三十有四耳。朱後歸揚州。謂聞之道路。言娘子死可憫。未悉其所指云爾。沈氏有老僕李選者。服勤最久。朱恭人嘗命往淮安。蹤跡俞死狀。見俞氏鄰居。有夫妻操業者。李選以微詞餽之。婦慨然欲有所訴。其夫目而禁之曰。唉。婦遽止。揚州去淮安三舍。事曖昧莫能明也。李選又曰。之康初喪。俞父來弔曰。天降凶憫。奈此婉孌少婦何。聞者異之。贈公貽書俞父曰。令女之死。某舉家哀痛。誰使令女出而不返。某無所歸咎。意翁得毋愛女之過。而實不知令女之心。乃致殤於非命耶。今令女既殉其夫。而某復拂其初心。亦何忍言。不然。羣小且以次按誅。而翁當服主謀法。

論曰。沈先生業富。卽之康兄子。云方俞依伯氏居。先生始數歲。俞保愛若己子。先生亦孝事之。同於所生。然俞與之康合葬。三十餘年矣。至今築土不能掩棺和。屢修輒圯。若靈爽有所不泯者。然論者惜俞貞潔之行。不幸死狀不得白。無以表揚慰泉壤以爲恨。然遇不變。蹟不奇。有司循故事。歲舉節孝。姓氏上禮部。禮部報聞。許旌楔者亦累累耳。烏足發仁人志士之悲。使聞其行者。爲之扼腕歔歔而不能已也哉。

### 童孺人家傳

吾宗近世人文。則族祖大來。族兄鐘。族子世法。以詩古文辭知名。雍正年。嗣是族祖大成。族子宏業。亦有

時名。余生晚，俱未得見。乾隆二十五年壬午，來京師。章氏宗人居京師，不下百家。獨族孫文欽、文欽族子汝楠，頗好學，可與論文。文欽嘗師事宏業。汝楠則世法孫也。流風卽遠，先民矩範存焉。二子俱長，余十餘年，而行輩在孫曾列。然相歡輒若弟兄。已而二子先後出都門。余亦周流未有定處。乾隆三十七年壬辰，暫歸會稽，與文欽道契闊。因登堂請見老母。卽童孺人也。年七十餘矣。方頤垂耳，顧盼炯然。余謂文欽是固宜壽。子爲人子幸也。文欽愀然曰：小子不肖，蒙先人遺澤，讀書稍有識知，顧飢寒失志，不能以儒業顯。負阿母教，余慰之曰：古人不得行道，博徒賣漿，無所不爲，惟其所得爲何如耳。子居京師十二年，以倉部曹吏爲謀食計，深自引恥。見人輒諱言學。余往來南北，見章氏宗人衆矣。然語先世典型，文章學問，引其端欲窮其委，沿其流將溯其源。舍子與汝楠，吾未得一二索解義也。子丁亥歸墟里，凡五六年，閉門種菜，課童蒙，取問字錢，易甘旨，進老母。婦子不戚戚，能和雍承色笑。是子之奉養，賢於三烹五鼎，而使親心不能一日寧者也。子年五十有二，而母年七十有六。今子又抱孫矣。墟里宗人不下萬家，能幾此者，百不一二數。子又奚歉歉耶。文欽亦笑而罷。己巳，予去遊江南。甲午，復反會稽，則孺人於癸巳冬杪卒矣。文欽搏頹流涕，泣告余曰：嗚呼！我母已矣。瀕卒無他言，惟云：老身不負荊州之托，庶幾告無媿耳。荊州者，伯氏之孫廷臣客死地也。廷臣且死，遺書文欽，乞葬祖父兩世考妣。歸祔先塋。文欽以孺人命，自杭州將柩歸葬。拮据襄事，今歲時享祀不絕云。因憶丁亥冬居京師，文欽從弟文貴，以母喪乞予爲誄。述伯氏事頗詳，謂

祖爛於康熙閒爲大通橋監督曹吏起家累巨萬金。祖考歿世諸子奉母歸葬伯氏居京師奢淫以逞。盡喪所遺資。又括其餘入粟爲鹽場大使。爲宦浙江不足。又鬻會稽先業之未析者。又不足。則乞貸於孺人。時孺人夫亡居窮約。然猶脫簪珥傾奩篋力資給之。謂庶幾悔悟。或恢先業。而伯氏淫奢益甚。往來寧波杭州。屢道會稽。親見孺人艱苦。不稍顧恤。旁觀爲之不平。孺人則自若曰。我豈於骨肉閒計施報耶。伯氏卒以墨敗。身死寧波。負累官錢無所償。有司逮繫其子。孺人復爲鬻田償所負。出其子縲絏中。所謂廷臣。祖父兩世者也。宗老曰。孺人所遇。非獨伯氏。乃季叔亦不類也。貧無行。盡鬻厥考墓田。碎墓樹無根株。留者。又毀所居屋廬。廳事故宏敞。今廢爲蔬圃。卽君所稱閉門種菜者也。孺人則痛自刻苦。撻拄朝夕。命文欽悉力經營。贖歸墓地。俾佃人食地所出。得盡力培植。冢上楸柏。望之蔚然。是其於章氏。蓋再造之矣。文欽歛歔曰。我母自康熙五十一年戊戌。歸我父於京師。雍正五年丁未。隨我父歸葬祖考。乃反會稽。明年戊申。以家依從祖王父於常熟典史官署。又四年而我父歿世。又四年。乾隆元年丙辰。而祖妣方安人卒。復反會稽。祖妣之未歿也。常病風痺。手足不仁。坐臥非人不爲動止。我母朝夕扶持。未嘗有懈。祖妣亦非我母不爲適也。自是遭家多難。我母未嘗一日營溫飽。私便利。以期不墜先人家風。是我母大有造於章。而小子乃不克以尺寸報也。余聞其言而慙然。孺人富盛。童氏女。父軍林。國子監生。夫在仁。字克宥。順天府學生員。炯有子五人。在仁其中子。

## 章氏二女小傳

從兄允功有女二。嫂荀出也。長適大興監生胡文銑。次適涿州附生趙國泰。俱賢孝有家法。而皆不得所遇。悒鬱以歿。可愍也。初予自乾隆二十五年庚辰。始游京師。館兄家。兄嫂飲食余。意甚厚。二女出拜。長者年十三。次纔十歲。容止端莊。雖處閨闈。如學子在書塾中。於時兄嫂年且五十無子。族黨過從。見二女方學誦詩。聲莊以雅。相與歎息。乙酉北來。長女歸胡爲繼室。胡氏爲人籌鹽筴。習見富厚家所爲。女爲人婦。舉動必以禮。舅姑頗貌敬之。撫前室遺女。與夫之妾。俱有恩。已而胡徙家豐潤。去京師遠。女悒悵思父母。間歲一歸。強爲歡笑。紓母意。問壻家事。無所言。未幾以媿身。遇疾卒。年甫二十。後媵婢歸。乃云。女事姑能。幾諫。姑嘗取饘粟易瓜食。且與女。女言家未析饘。瓜不足遍給家中人。因婉謝不食。其姑爲之折服。或笑其迂。則言予去父母遠。敢不戒慎。貽父母憂。旣死。胡氏人無少長。莫不慟哭失聲。次女生十一年。卽締姻於趙。婿家世農業。至國泰始讀書爲生員。登堂拜兄嫂。予適過兄。見壻貌似可教。因爲兄嫂慶。歲丁亥。長女卒。胡氏嫂傷悼得疾。日支夕離牀第間。次女捧持搔抑。定省起居。數月無少懈。明年嫂卒。家益落。兄逐食東西。女年十八。支持門內事。肅然有條。兄亦劇愛憐之。嘗以饘粟不充。欲僮婢減餐啜粥。女輒先僮婢粥食。謂處窮約時。不可不與下同甘苦也。是冬。余聞先府君訃。狀暫寄兄家。女視予猶父。款曲周至。明年趙壻來贅甥館。余亦奉母來京師。女見予母。依依若女孫子。每有所咨白。不繁言而達於大義。家人咸敬。

異焉。時趙家漸落。女始入門。卽罄匱資。佐舅姑急。歸寧無好衣飾。則飾詞掩之。以父老無子。又請於余。罄竭所有。爲父置妾。而教以中饋。事父晚年。然趙益貧。壻父子行事益無賴。女急切不得歸。夫家悒鬱中傷。又不欲使家人知其意。於是疾疢間作。久之歸。夫氏益見趙所爲。匪人女意不自得。舅姑用女匱貲既竭。亦卽不甚愛之。乾隆乙未秋。余自浙江北上。道過涿州。霖雨泥塗。休止趙氏三日。女已得瘵疾。咳逆徹日夜不休。見予悲喜。若不自持。蓋去父家已二年。余又五年不相見也。冬初往視女。猶衣單薄。雜傭婢中操作勞苦。疾勢益饑。願強支持。示余若無所苦。問所欲言。則曰壻學業日荒。惟叔父教誨之。俾有所成。余卽死不恨。仲冬聞女病劇。趨往省之。則女死已六日矣。先是趙以私急干余。族中人爲之經營。使人往來。凡數輩。事甫得解。及女死。久之不赴告。其昏悖無人理如此。嗚呼。女之遭際。可謂不幸也已。女性修潔稍峻。壻母婢也。女事嫡姑與所生者無軒輊。所生姑不悅。自壻家不知有先世。女欲如禮製木主。舉春秋祀事。聞者大笑之。壻性顛愚。乃好小黠。女見之鄙薄。若不可一日處。以是夫妻不相得。然殊不欲人知。夫氏於己薄也。及女死。壻爲人緬述其家所爲。聞者喉噦。壻猶蚩蚩自喜。狀女迂拘不合。不自知鄙惡甚也。於是知女之所由死矣。女疾方作。夢身坐暗室中。炊釜不熟。啓視。則寒灰無炷火云。夫家庭無禮。則晦如長夜。夫婦居室。如水火相濟。以有成。女之峻潔。處塗泥中。理不久長。於趙又何責焉。兄女二俱晚得。父母珍愛之。小字曰大珠。曰二珠。皆頥然白晳。大珠方頥廣額。二珠豐頥秀眉目。族孫心耕曉相術。亦嘗謂二女必

昌其家。惜不男子耳。不知皆止於此。嫁女擇壻。古人所慎。有以哉。二珠生二子。全福全祿。全祿殤。全福今生九年矣。乾隆戊戌孟春之月。

李繫月小傳

李繫月。分宜國子生歐陽愷繼室。清平知縣臨川李孝洋仲女。前禮部侍郎穆堂先生孫女子也。家世儒業。閨闈中不廢文史。繫月尤敏慧。詩書藝學。一覽輒通。愷字款心。爲前戶部侍郎總督倉場歐陽先生第三子。甚文而才。先生器之。英年喪偶。乃求繼室於李。遂爲贅甥。清平官舍。乾隆三十四年秋也。歐陽先生時官順天府尹。其冬以繫月歸。入門拜舅姑。退卽屏去靡妝綺飾。操作如寒女。其初善奕。妙解音律。至是悉捐棄之。謂婦人相夫子。當勉以德業。遊藝損志。非中饋所宜。舅姑以是益愛重焉。姑有二婢。恃愛而驕。繫月善遇之。二婢感悅。以是益得姑心。前室張有遺女。繫月愛如己出。顧教督甚嚴。不稍假借。嘗言爲繼室者。不虐前妻子女。似矣。至引嫌坐視其失。不力教戒。幼稚無知。他日或陷罪惡。去虐遇有幾。比繫月卒。女哭泣甚哀。謂母氏愛我厚。愛我厚云。繫月稟氣弱。始婚有娠。卽語款心。予福至薄。恐子生不見母也。因亟請歸寧。明年五月歸清平。逾月生子。竟以免身遭疾卒。春秋二十有四。瀕卒。父母問所欲言。繫月慷慨作韻語曰。氣是清風骨是泥。復何言。繫月之卒也。款心方歸南昌鄉試。夢繫月手一卷授款心。三場試帖也。是秋款心竟下第。款心嘗患心痲。後夢繫月撫其膺。覺而病苦失。繫月生有朱印文。見於腦後。方正周

好。稍長。能爲詩。好唐人韋應物柳宗元所爲五言。著碧池吟稿若干首。蕭疎高遠。不類閨閣中語。女兄弟五人。父母以女子多。不甚憐愛。幼鞠育於庶祖母周。長而有才。善內治。父母遂以家事委焉。家人咸以爲當理。生長富厚。天性恬淡。始來歸。歐陽先生方授諸子田。人不過五十畝。繁月喜曰。他日足以課耕讀矣。富貴何可恃。款心曰。然。意甚愜也。夫女子豐於才者。多嗇於福。蓋天若有以限之。若繁月方年少。生富貴家。卽已安樸素。知止足。所求於天若未嘗奢。而天已靳而不予。才之爲造物忌亦甚矣。所生子樹萱。早慧。善讀書。

### 黃烈婦傳

黃烈婦者。名鍾齡。上海監生黃熙之妻。故巡撫湖南兵部侍郎同縣喬公光烈女也。熙之父槐。與巡撫公同。乾隆二年進士登第。又同鄉井。遂爲婚姻。鍾齡生二十年歸熙。閱兩月而遭熙之喪。又浹月而鍾齡縊死以殉。實乾隆二十八年夏六月也。鍾齡巡撫公擊出也。幼慧秀。隨諸兄讀書。受內則列女傳。能通大義。事嫡母張。孝謹天至。父母劇愛憐之。巡撫公初官河東監司。嘗遣家人歸里。舟過淮安。下天妃閘。懸溜覆舟。鍾齡年十四。遇救。沿援上舟背。回顧不見生母王。及同母幼弟。卽復躍入水。亂流中。攪得母弟衣裾。載沉載浮。力盡握不解。家人望見。牽連出之。遂獲俱生。兩岸觀者。一時爲之咋舌。及歸黃。黃故清宦。賚聘金珠多假貸。鍾齡歸數日。微知之。謂熙之曰。椎髻大布。余家風也。舅姑卽見垂愛。何必此。俾悉歸焉。勿使

舅姑聞之。傷慈愛心已而熙亡疾作。鍾齡晝夜禱天。乞以身代。憂勞嘔血。病不復能支矣。比熙亡卒。鍾齡哭不悲。毀不戚。家人懼其捐生。欲爲慰喻。顧察鍾齡陽陽如常人。言不得入。數日出嫁衣飾。從容請舅姑預卜所藏。以熙亡祔。又請夫弟他日生子爲熙亡後。別有衣飾遺之。未亡人不忍對嫁衣裝。非爲是亟亟也。又浹旬。爲其母生朝。乃請歸爲壽。舅姑雖甚訝。然不忍違其意。聽之歸。鍾齡則歸拜其母。又遍囑家人。雜以常語。及日用瑣屑。家人故不之疑。竟日乃歸。歸二日而竟行其志。於是兩家相與追憶浹月中所言。與所行事。蓋有爲也。初鍾齡媵妾二人。長者年十有四。幼者生始八年。皆朝夕不去左右。以是舅姑不爲慮。是日鍾齡忽遣長婢持小物歸遺其母。方訝問而訃者至矣。詢幼婢。朦然無所知也。因詰其狀。則曰。娘子遣長婢去。卽呼湯沐浴。閉門俾我倚門坐。浴竟著新衣裙。手紉周匝已而南向拜。北向拜。我問何爲。曰。拜佛耳。拜起。轉身入牀帳後。不知何爲。戒我毋遽動。聞呼啓門。乃啓之。良久聞牀後果大呼啓門。我遂啓門出。不知其如此也。家人解視之。縊纒以綠絲巾帶。結縊所用物也。衣裾襪烏櫛比縫紉。蓋不欲他人易也。時盛夏酷暑。次日日昃。乃斂。蠅蚋弗敢近。顏色如生。

章學誠曰。巡撫公與先君同舉乾隆元年鄉試。鍾齡仲兄鍾吳。嘗宦永平之遷安縣。四十七年。學誠來主永平講席。與鍾吳數相見。敍先世通家。暇日出所刻行略附以記聞。囑學誠爲之傳。且云。乾隆二十六年。巡撫公爲河南布政使司。值河決。漫水環城。洶洶勢且不測。巡撫公登城守禦。囑家人勿輕出。鍾齡卽



望空遙拜。悉取舊衣焚之。縫紉衣裳。連綴爲一。與其母誓死守焉。幸水退乃免。而是時官吏挈其妻妾。婦女登城避難者。蓋紛紛鳴呼。此其所以爲鍾齡歟也。

### 景烈婦傳

景氏。餘姚景家橋士族之女。適同縣沈之泰。之泰遇難死。氏以身殉。年二十餘。且無後。歲月久遠。鮮能道其詳。縣人邵進士晉涵。爲學誠言。其崖略。去今百年。猶凜烈有生氣。可傳也。之泰字魯瞻。祖應文。明熹宗朝。歷南京吏部尙書。父景初。文選司郎中。之泰弱歲。卽能爲詩古文詞。卓然能自立。時華亭陳子龍爲紹興府推官。所識拔。若山陰徐緘。餘姚姜廷梧。諸九徵。蕭山毛奇齡。皆一時之俊。之泰尤見推許。一時聲名振起。顧盼煒然也。旣才高。未有所遇。鄉試再報罷。之泰悒鬱不自得。景廣之曰。丈夫昂藏七尺軀。寧必屈折作科第牢籠中人耶。之泰釋然一笑而罷。順治二年。同縣孫嘉績。熊汝霖。起事紹興。顛末具明史。之泰挾策從之。以生員授中書舍人。明年五月。紹興破。之泰踉蹌走海濱。棹小舟浮海入舟山城。時寧波斥候相望。橫水洋以東。往來絕音耗。訛言時起。居民自相驚恐。或言之泰爲島中鉅帥。或言之泰已死。一日之間。癸惑萬狀。或以言覘景指。景慷慨言曰。我儒家女。爲尙書家孫婦。良人當代知名。事急三尺刀。一匹練。是予志也。明年七月。舟山破。之泰械杭州諭降。不可殺之。有司籍其家。景曰。吾計之稔矣。卽自經死。縣吏遣典史驗實。景停尸中堂。家人剪楮冒面。典史前揭楮。見尸赫然如生人。始嗟異之。然而陰風颯起。飛輒

忽墮椽間。擊典史腕。剗然有聲。官役相顧失色。徐曰：烈婦有靈。烈婦有靈。相與肅拜而去。縣人葬景某鄉之原。宗族爲立嗣子。今有後於餘姚。歲時祀事不絕。

蔡烈女傳

小說數見蔡烈女復仇事。其情決非僞撰。惜蘊於稗官。摺紳先生難言也。爰文其事而傳之。

蔡烈女者。名瑞虹。明世襲指揮淮安蔡武女也。幼警敏。通書禮。武將家。赴官中途。舟子爲盜。盡殺其家。擢其財貨。女年十五。美姿豔。盜強逼爲妻。其徒妬之。乘其與女寢處。瓜分所有而散。盜覺無可如何。懼留女爲累。縊女棄舟。遯商船。觸虛舟。怪而視之。女縊未絕。解之。女訴其情。商窺女美。陽義憤。誘女附其舟。晚求同寢。女急復仇。要商矢天日。乃許。商小人也。諾而不踐。載女歸。其妻妬甚。乘商他出。鬻女倡家。狎客爭調弄。女輒索死。娼母懼。轉鬻過客。客詰得其情。亦餌以告捕。納爲小妻。客儂子也。家亦有妬婦。挾女走京師。游資蕩盡。居女爲奇貨。飾以餌客。詭孀婦願嫁。旣娶。則以有夫爲辭。率衆闕門。宦客畏訟累。輒遣歸。不克追原聘。永嘉朱源。期集禮部。中年無子。選妾都下。姦媒飾女見悅。而納之。女自以久漂泊。所主悉匪人。見源醇雅。計思托身。悉以姦謀告源。與源畫備禦。竟爲夫婦。逾年生子。源亦成進士。出知某縣。遣迎大婦之官。大婦見女淑慧。深加愛禮。撫其子如所生。方源挈女出都。女察舟子。卽前盜。告源無以發也。次淮揚。舟子譁鬪於厓。源呼訊之。女窺於簾。所鬪前盜黨也。屬源告縣繫獄。久未決。源官滿。擢御史。巡按淮揚。飭所

司窮治。因悉論誅無漏。源爲蔡氏死盜者設祭。縛羣盜獻生焉。先是武嘗納婢有娠。其妻不容。遣嫁民間。女後聞婢所生男也。亦囑源訪得之。爲延師課讀。蔡氏先世有助。當官其子。源聞諸朝。襲職如初。事定。女齋沐拜天。及其先世曰。皇天祖考。其鑑予心。於是爲書別源。乘間闔戶自經死。大婦深痛惜。厚殯殮之。封遺書達源。辭謂妾髻鬢弱女。橫罹凶暴。忍辱偷生。非妾之本志也。命途多蹇。頻遇無良。漂落江湖。淪汙辱賤。傷心刺骨。積有歲年。幸遇君子。拔妾風塵。諧以琴瑟。恩深義重。山海無渝。繼奉夫人。愷惠天至。推施逾分。尤非妾意。所敢希幾。皇天鑑憐。宦途早達。台星所麗。罪人斯得。妾有不共之仇。君子報之。門有不延之祀。君子緜之。繼絕興微。施同高厚。妾卽沒身奴婢。服事君子。豈足云酬。奈願有不克申者。婦人之義。貴於貞一。向者江中變起倉猝。妾自分櫻鋒一死。可以潔身。然而躊躇隱忍。不敢爲潔身計。責有大也。責旣償矣。失身不償。願貪恩恃。是情欲也。情流則淫。狗欲忘節。貪淫失節之婦。君又何取。恭維德門集慶。夫人仁賢。君之肖嗣。必能成立。勉以讀書砥行。無忝家聲。是妾報君於身後也。行矣君子。離合有數。去就有宜。成功者退。戀斯爲惑。願君努力自愛。毋以兒女子櫻懷。妾死且不朽。臨書嗚咽。源發書大痛。同官弔者。出示之。其事遂傳於世。或云女死年二十五矣。與源處者七年。距遭難已十年云。

論曰。蔡氏之女。其可哀也已。失身非一。而題以烈女。且已從人生子矣。不曰朱烈婦。而題曰蔡烈女。原其志也。律令婦女遭強暴。已汙者。雖殉死不在旌典。若此事。律令亦當參博士議矣。余謂女之所遭不幸。而

其能以烈著。則不可謂非天幸也。向令風塵穢處。不遇朱源。或源雖任托。而仕宦不達。或不值其時。皆不可以得志。悠悠歲月。或以病殂。雖知者。亦祇憐失身之非其罪耳。豈能察其矚然不滓。有與日月爭光者耶。夫名士歧路。英雄失時。往往混跡流品。可爲知者道。而難爲他人言者。逐吠之徒。方且從而議之。嗚呼。豈少也哉。豈少也哉。

田孺人行實

友人裴君振。與宛平李進士之英善。余因裴君數過進士家。得見進士父李君兆瑞。瑰梧奇偉人也。乾隆三十六年辛卯六月。李君喪其賢配田孺人。哭之過時而哀。於是手疏其遺事。因裴君謁予。請爲行實。以傳於後。且曰。吾妻生二十一年。歸余。越二年而遭我父之喪。又二十四年。而我母見背。明年。兒子之英舉於鄉。三年。成進士。方需次爲知縣。越八年。而吾妻遭疾遽卒。卽今六月十七日也。先是吾兄老疾。偃蹇牀第。旣自知不起。亟語吾妻。兄弟相依數十年。知爾盡心。良苦良苦。今老朽旦夕就木。惟所以附身附棺者。終累爾。因哽咽不能言。吾妻亦泣下。謂身衰恐不復能待。卽手製衾綆殮服。授子女輩。戒勿忘。已而疾作。竟不起。其後十日。兄乃卒。大殮取具。卽吾妻所製。手迹猶新也。自念浹旬之間。疊摠多故。索居感舊。則憶數十年。時移事變。中歷坎坷困苦。惟兄未嘗一日相脫。而吾妻於倫理之間。委曲周至。使我惘然無家庭憂。又其處已接物。刻苦隱忍。有所悲者。是用粗具。端未。惟吾子筆爲文詞。將留之家。乘云。余按孺人出大

興田氏。父諱士泰。母王氏。有一子五女。孺人其季也。幼失怙恃。家中落。依女兄適張氏者。以居。雍正癸丑歲。始歸李君。李君大父嘗官大同府知府。罷官卽世後。以屬吏虧帑。追前監臨上官。坐分償。時李君父方開居。食貧拮据經營。僅免吏譴。而家徒壁立。生計索然矣。孺人來歸。安之若平素。及李君丁外艱。方謀升斗之奉。終日汲汲。晨而出。暮而歸。時君姑雖老。猶健飯。能主持家計。孺人佐以勤慎。薪水之役。澣統之勞。必躬必親。又家無恆產。李君時或居閒。孺人襞績補苴。終不見憔悴艱難狀。閨門以內。恬如也。丁卯。伯姒歿。君姑年高多疾。孺人操持內政。撫妯遺男四人。孩提乳哺。至於娶婦生孫。二十餘年如一日云。其事君姑尤能先意承志。君姑習而安之。嘗有感。屬假君姑衣去。姑適需之急。孺人懼失姑意。倉遽中。恍見衣還已。而其人果至。其至性所感類如此。君姑晚年臂指僵戾。盥手櫛髮。非孺人弗良也。孺人奉侍朝夕。十年無懈容。李君有祖姑。適秦氏者。老無子。歸養於家。孺人事之惟謹。秦氏感激曰。使我有子婦。何從遽得此奉也。孺人愴然曰。我今不得事先姑。得如先姑者事之。如見先姑爾。孺人自奉甚菲。晚歲家漸起。族戚有請急者。無不各遂所欲。躬食蔬衣布。不異窮約。時有鄰母遣傭。問訊與孺人偕坐高談。意主家老婢也。已而知爲孺人。乃大驚異。孺人體羸多病。而性警。多前知。凡小得失。必預知其兆。將死前一歲。府縣符下吏部。取癸未進士。赴銓司注選。李君謂曰。兒且爲官。爾我庶幾息肩。孺人遽曰。我恐不能更待。自是諸女歸寧。則頻屬其數來。六月之望。忽云欲預爲送終具。家人異之。明日過二女子家。談款特久。侵暮乃

還夜半疾遽作。寢三日竟卒。前言若符契焉。噫！異哉！孺人生於康熙五十二年癸巳，卒於乾隆三十六年辛卯。年五十有九。子之英、乾隆癸未科進士。候選知縣。娶王氏。女子子四人。裴志源、許祖悅、樂武、王奉曾。其壻也。孫一德光。幼未聘。孫女一幼未字云。

從嫂荀孺人行實 戊子

孺人荀氏，考乘龍，其先山西人。後家京師，有三子四女。孺人其季也。荀故饒於資，孺人於諸女中最慧。爲父母鍾愛，服食玩好，必當其意。比歸，兄垣業，逮事君姑陳太君。太君閨範號嚴肅，而兄家又貧，孺人安之。操習若出寒素，寢門起居，君姑未嘗不色喜云。吾宗自瑞生公寄籍京師，至兄四世，總功族屬，往來輦下，多依兄以居。遠客飢寒，兄輒爲指畫。孺人於宗族之誼，尤加意焉。澣統縫紉，食飲安處，雖拮据百端，務爲盡心。使人若忘其身之在逆旅者。族子廷杞、芳濱、族孫汝楠輩，每言孺人，至於感涕。自乾隆二年丁巳，家君下禮部第，及今學誠肄業國子學，前後皆館兄。孺人以其屬近，待之有加。三十年如一日。故學誠知孺人最深。孺人之始歸也，未嘗知闔外事。見屋瓦不輯，叢生青草，輒喜告陳太孺人曰：「是稷稷者，殊佳哉！新婦家，殊不見此。」太孺人爲之解頤。已而習知艱辛，躬親操作。君姑所需，莫不應時而給。由是君姑愛之，無何，兄家益貧，菽梁數合，日再炊，不能下咽，則沃以水，使少柔滑，奉姑不能時得肉，則與屠肆立質券，割豚烹鮮，以供非時。積久券滿，不能償，往往售奩以抵，自甘菲糲，尺絲寸帛，不敢自專。又天性好潔，一衣數十

年采色不變。迄今大殮附身。猶遣嫁物也。君姑晚年得口齒疾。已而轉劇。食物叉牙。入口狹隘。孺人每黎明起。跪抱進食。引匕俟咽。良久乃下。度一餐。既需炊斗粟多許時。始得舒膝蓋。半年之間。有度無懈矣。君姑且卒。勉慰之曰。新婦事吾良苦。姑無以報。願吾死後。冀兒稍撻達。新婦得數年從容。償今日勞瘁足矣。王舅戴璜公有側室陳君姑。以其無出而守志。嘗與共甘苦。孺人尤敬禮之。顧老而嗜酒。引醉輒罵。孺人遇之如常。後陳病風痺。溲便輒遺。孺人親與拂除。未嘗稍倦。陳始好佛誓齋。及病。輒索酒肉。孺人勉給食。而躬自茹蔬。曰。事必有終。吾以代其亂耳。生平不信浮屠氏說。雖家貧無肉食。未嘗一日自名齋也。家君辛未謁選。得應城。邀兄偕行。時孺人有二女。長數歲。幼纔五月。食指六七人。家無次丁。宗戚或旦夕不相問。而兄實以貧甚。漠然無所向。愴惶投五千錢爲宿春。旦暮且去。己又不能自決。則又歎曰。不幸爲殍。命也。遂去不能復履。孺人則屏當簪珥。先易薪米。隨時撙節。以佐緩急。當是時。孺人仲兄聿修。官江南通州。稅使稍稍贍給之。而從女適任肇元爲郟州典史。亦時周其乏。故所餘一二奩物。猶得與質庫權子母。措拄歲月。艱苦備歷。云。孺人生平。以言假貸爲恥。歲時姻婭會集。有談米鹽瑣屑。及錢貨鄙事者。輒引去。如避臭穢。始來兄家。見兄居貧。歸寧無一言及家事。以故十餘年。荀氏不知章氏之豐約。最後兩家婢子。較論他事。漸見根底。家人聞之。始相與歎息。然荀氏家亦漸落。不如前。稅使君與孺人兄妹故相得。及是反賴其濟。兄遊三年乃歸。則手出一小冊。自稅使君及郟城女姪所贈。外若六親饋遺。歲時酬酢。以至壺酒。

盤餐之惠。苟銖粒自門外來。莫不登記井井。月日可按。雖質庫之券。歲久淪沒者。具有識別。一出一入。合如符契。而三年之兼餐并日。襍積補苴。內無廢事。而外無乞貸。其竭瘁具見於此。學誠自庚辰至京師。初見孺人於南城僦舍。嘗與學誠從容語次。猶出舊簿以示學誠。顧孺人寡言笑。未嘗自表暴。獨喜爲學誠言。以爲生平不苟。亦不可使竟無知者。方兄之將行也。有數笈貯舊書。及晉唐名墨若干種。輒依爲命。至是付孺人曰。如無以活鬻之可也。孺人受而藏之。已而典質一空。至斷炊。終不議及書笈。比兄之歸。空橐相對。不忍問前事。唯唯他語間。顧屢瞬前後。屬意在篋笥。孺人給曰。書帖盡售供炊爨矣。兄諾而惘然。出訪諸戚友。具道孺人之所以歸來檢笈。則圖書無恙。封識猶新。始忻然而悅。亦未嘗不惻然而感也。孺人耿介稍隘。以爲居貧。則志不可挫。雖至窮困。愈不肯骫骳。受勢力遷轉。以故三載之中。遠近族黨。一介取與。悉裁以義。然往往持之大過。時見廉鏗。人輒敬而憚之。或以爲言不能改也。而施與之際。則不屑銖黍校量。百錢尺布。時時以贍族戚之貧者。族戚之向不相聞者。其後亦貧。孺人又贍之。惟力是視。孺人生平尤重祭祀。自右姑時。嘗歸視弟病。家諱未親與祭。君姑言之。孺人卽自責。自是數十年。先世諱日。輒先期刻志拜獻。未嘗不親。今歲病腫且劇。值祀日。猶狼狽據地。一跪拜。喘息哮發。數人扶持之。良久乃定。則猶奉君姑教也。教二女。具有家法。二女孩提。見鄰啖果餌。則牽衣啼索。孺人怒。以爲豔人所有。笞之。旣而曰。嬰兒須養其志。爲鬻古琴案。得錢數貫。他日市少物食之。戒以物非己有。毋羨也。學誠初見二女。長者



十歲餘。次者十歲。起坐有度。聞人言勢利。背輒笑之。至今且十年。閨門之內。每過不聞人聲。宗叔鑑數稱之。已而歎曰。入門若僧寮精舍。幽靜之氣。森然入人。非居室所宜也。然二女俱有母風。長適胡。未三年卒。胡氏人衆。言論多不協。自女之死。翕然共稱其賢。次女在室。頗明慧。識道理。遭喪哀毀已甚。然聞學誠疏行實。輒娓娓述孺人之生平。凡數十年。遺言逸事。覲縷曲盡。語中倫要。悱惻感動。庶幾善述其母氏者。嗚呼。家風如是。是亦可以紀已。孺人生於康熙五十四年乙未。卒於乾隆三十三年戊子。得年五十有四。生二十二年。歸兄。歸十年而遭君姑喪。又五年而兄南游越。三年乃返。返十餘年。輾轉窮困。未嘗一日寧居。而孺人以卒。兄痛悼曰。吾實負汝。吾實負汝。嗚呼。孺人始生一子繼晨。早殤。後連舉四女。俱不育。最後乃得二女。長適大興監生胡文銑。先卒。次許聘涿州附學生趙國泰。卒。以兄再從弟學誠第三子華綬爲之後。亦孺人志也。初孺人生母張。夢比邱尼入室而生孺人。孺人不喜。爲浮屠說。以爲鬼神夢寐事。恍惚也。顧生平夢數有徵。兄辛未之應城。家君欲其盡室以行。孺人不可。夢陳太孺人撫其膺曰。爾當自審。家君宦途果不得志。又嘗盼兄遠書。夢君舅赤山公云。四月某日當至。時五月下旬矣。書至發函。是日書從彼發耳。昨歲之春。兄改葬兩世考妣於石榴莊。旣襄事。孺人意忽忽不樂。謂學誠曰。疇昔夢墓門。恍惚爲寢室。入見燈光闊淡。中設茵褥者三。先姑謂曰。此余與陳媪居也。其一留以待爾。我顧而不答。忽著黃衣以返。其殆不祥。學誠唯唯。亂以他語。退而憂之。次女曰。八月之望。母疾旣困。翼日謂我曰。昨夢輕身坐佛寺。

庭中覺諸病盡解脫。此身灑然已而退入於幽。是何祥耶。嗚呼。其告之矣。

學誠既撰先嫂行略。因參以聞見。兄所自言。與兄女所稱述。猶有遺者。遂順撫之。以爲書後。孺人不甚習書。顧喜演稗官小說。自未嫁時。聞瞽史弦奏堂下。有奇忠苦節。遭歷險阻。而不變其守者。輒咨嗟感歎。一若身親見之。而家人或以爲癡。兄有從父。行齒尊而不循於度。所至構訟。留兄家數月。孺人款接。言動一秉於禮。卽索瘢疵不可得。而孺人天性峭直。往往折以正論。從父雖甚怒。無以覆也。謂人荀氏婦。誠賢明。誠賢明云。兄中年無子。孺人欲爲置妾。兄以貧故遲之。孺人爲學誠言。且欲以公論動兄也。後納妾胡。孺人撫之五六年。不聞厲聲。顧嘗以口失爲兄所譴。孺人固爭不得。則以侍疾留之。故其卒也。胡尤慟哭失聲。如失怙恃。

章氏遺書  
卷第二十一  
文集六

贈張燮君知府序

往者桐城方敏恪公。總督畿輔。治效爲近代封疆大臣冠冕。其用入行政。足衣被數十年。同時所與講習而敷施者。如古人經師之有授受。文學之有家法。可不問而知所自也。說者謂公精於吏治。而善於任人。故得效若是。不知敏才貴有深識。遠略須於優度。公之所得。自在愛才養士。儒術吏治。交相磨勵。而不倚於偏。蓋儒偏則迂。而莫究其用。吏偏則俗。而不知其體。公旣尊師重儒。又能程才課吏。故一時文人興起。吏治蒸蒸日上。得古大臣爲國愛才之義矣。弇山畢尙書。以名儒大魁。敷歷中外。自開府秦隴。移撫中州。晉督兩湖。垂二十年。經術吏治。光於敏恪。而程才養士。譬之百川灌河。以海爲量。規模之視敏恪。殆如汾陽軍容。恢恢於西平焉。山陰張燮君太守。宿負耿介。嘗寄籍清苑。讀書古蓮華池。爲敏恪所器植。拜書天府。出縮縣符於山東。歷試繁劇。投艱鉅。刃迎節解。稍遷佐府。屢攝要郡。所至有聲。輒以罷議。久不得遷。會乾隆五十三年戊申。荊州大水。決城洪流爲患。天子南顧。疇咨擢畢公制兩湖。且命大學士阿公同公經營。相度鉅工大賑。羽檄旁午。當時需才孔亟。於是兩公合辭入告。請破格用君爲荊州知府。君下車數月。次第

經理若網在綱。有條不紊。凡所條畫。具有成書。顧再起再躡。移劇武昌。未一年。又以吏議鑄階。督府深惋惜之。力薦其才。天子召見。俾試可於甘涼。歲在壬子冬也。或謂君行事。有不可臆度者五。居官久著賢能。又嘗歷試艱鉅。意必瑰奇岸異。而君平易近人。無論知與不知。見輒披誠。使人意盡。一也。所至不爲赫赫功。而吏民陰受其福。二也。官比古二千石。而服食起居。不異寒生。三也。處劇職要區。或至不遑寢食。而中懷湛然。自有世外遠思。四也。積年宦橐。不足購五畝廬。而故書兼車累篋。時有所益。五也。余謂此不足爲君道也。君嘗言守令雖均曰親民。而知府實與州縣殊異。州縣稱職。不過盡心民事而已。知府責在表率。夫表率之於屬吏。非徒曰可者進之。不可者去已也。蓋有因材施教。成就賢良之任也。余聆君言。而知其出之有本。不特府率州縣已也。以吏爲師。本三代之良法。秦人之所以爲世誥者。禁詩書爾。後代設官。上下相統。但知糾察舉劾。而不知有教育裁成之責。則吏才之受枉者多矣。蓋其教見諸實事。旣異儒師之空言。而其權得以舉劾。則所教又易於遵律。故封疆大臣。其屬文武吏士。以千百計。朝廷用得其人。則一方大小職任。罔不得人。教育之功大。而舉劾之功小也。夫課吏養士。似兩事也。而意實相通。敏恪與弇山公。所謂心知其意者也。君觀法於敏恪。而見知於弇山。尙書不啻漢代經師之家法矣。顧望重於鈞石。而蹟類於轉蓬。難進易退。若有物忌者然。造化豈無意歟。程子曰。一介之士。存心利物。必有所濟。況於郡守。擬古諸侯。且安知不抑於前而申於後也。君亦勉其克赴者而已。余嘗主講蓮池。習聞敏恪遺風。今又遊

於弇山尙書之門。與君出處殊塗。而見聞雅有相同。又先後同學於大興朱氏。故於君之行也。爲誦言本末。以勉其久且遠者。

### 贈樂槐亭敘

往在庚寅。僑家柳樹井南。馮按察舊居。與裴君立齋。衡宇相望。暇日數相往來。言議甚洽。裴君善應舉文。自謂由其道。第春秋榜。猶掇之也。一時少年。出童子塾。詡詡思倖獲者。多從之遊。然其實甚古。見余所爲古文辭。輒愛玩不釋。已而余遊江南。凡五六年。乙未來京師。裴君已成進士。相見歡甚。時余家遷居金魚池。北距裴君居。纔數百步耳。裴君舉余文示樂君槐亭。槐亭撫掌稱善。介裴君邀余其家。冬夜圍爐。樽酒論文。達夜分罷。槐亭者。柳井西南裴氏園。亭有古槐夭矯。其上疊石爲山。鑿池架橋。地偏徑紆。長安道中。時得深山意云。樂君隸居一曲。因以槐亭自名。槐亭之室。有琴有書。絃誦之餘。蒔花種藥。灑掃庭內。客至酒罇茗椀。率意陳列。款識率多奇古。諧笑未已。接以清言。出入老莊。閒及禪理。春容演迤。約以儒修。見者無論習與不習。望而知爲有道者也。槐亭之於文。落落自喜。如其爲人。其於世人之文。雅意鮮所許可。雖可猶求其類。將以斟於道焉。於人無不善也。雖否猶原其可。將以全於交焉。於物惟恐其傷之。於身不爲物營。處約而亨。婦孺婢童。熙熙有自得意。槐亭誠賢矣哉。當裴君及余相見時。槐亭五十齡矣。先是初度辰。裴君偕羣與游者。作爲詩文雜體。紛然投贈。爲槐亭壽。槐亭出示余曰。諸君愛我厚。顧於義有溢辭。我

則媿矣。裴君最知我。其壽我。文雖工。非我也。子善爲文。不爲苟悅。曷贈我言與。嘻。余向論文。貴有其質。今觀槐亭之言。若惟恐質之漓者。雖欲不有所言。不可得矣。今有人和如柳下。而贊以伯夷之清。其人不愛。非伯夷不如柳下。於其行無當也。有殺人者。詰以胠篋。其人弗服。非殺人輕於胠篋。於其罪無當也。爲文何以異。是強笑不歡。強怒不威。己則非情。而謂人其知我。烏乎可哉。梅杏櫨梨。爲味不同。而皆可於口。其實然也。見人嗜梨。而揉梅爲梨。見人嗜杏。而釀櫨爲杏。有不爲人所曦歟。今槐亭率其所見。而出之言。本其所得。而著之文。人於是乎知槐亭矣。而教子應舉。乃使矯揉天質。而擬裴君所謂有術必得之文。竊謂槐亭有所感也。夫應舉豈有必得者哉。得之之理。則猶歌哭之動人耳。不求悲喜之實。而擬歌哭形容。人之見者爲何如耶。槐亭累舉不售。中無所動。而讀書談道。津津如故。實如是也。其爲梅杏櫨梨。與爲昌蘂羊棗。不可知也。嗜之者存乎人耳。人不可以預謀。則寧爲守己。守己則神全。神全則質厚。康寧仁壽。其在五十知命之年乎。他日舉而措之。擬於承蜩。猶掇之也。較裴君操術爲差逸矣。余交於槐亭父子間。其契也天。故於贈言不頌而規。是說也。訂於乙未丙申之交。其屬爲文。在己亥冬。而裴君遠官瀋陽。惜無從舉似也。

刪訂曾南豐南齊書目錄序

古人序論史事。無若曾氏此篇之得要領者。蓋其窺於本原者深。故所發明。直見古人之大體也。先儒謂

其可括十七史之統序。不止爲南齊一書而作。其說洵然。第文筆不免稍冗。而推論史家精意。亦有未盡。余不自揣。僭爲刪訂。以示學者。惜無能起先生於九原而更訂之也。

南齊書八紀十一志四十列傳。今五十九篇。而隋志著六十卷者。連序目也。北史許善心傳云。其父享有齊書五十卷者。隋志已不著錄。隋志所著爲正史者。江淹有齊史十三卷。劉陟有齊紀十卷。沈約有齊紀二十卷。今俱不傳。度其卷數。並是未全。吳均有齊春秋。王逸蕭方等並有齊典。而又著於編年之部。則齊書之完備者。特蕭子顯一家而已。臣等因校正其訛謬。而序其篇目。曰。將以是非得失。興壞理亂之故。著爲法戒。則必得其所托。而後能傳。此史之所爲作也。所託不得其人。雖有殊功偉績。亦闕而不章。而茲回凶慝之行。可幸而掩也。古之所爲良史。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四者備具。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周官大小內外諸史。可謂備矣。然皆辭命記注之職。未有任作史者。聖人以爲非常之才。不恆有。職司謹守故事。必待其人。而後行。非可於時百執事之中。設專官以期必之也。昔者唐虞有神明之性。微妙之德。使由之者不能知。知之者不能名。以爲治天下之本。號令之所布。法度之所設。其言至約。其體至備。以爲治天下之具。而爲帝典者。撰而述之。豈獨傳其迹耶。并其深微之意。而亦傳之。小大精粗。本末先後。一以貫之。俾誦習者。如出乎其時。卽乎其人。使於向之四者。有一不具。而能之乎。方是時。豈特任政皆天下士哉。其執簡操筆而隨者。亦皆聖

人之徒也。獲麟絕筆以還。左氏不免誣誇。史遷是非不能無謬於聖。蓋理疏則氣勝而見奇。質薄則文長而生色。其於四者非竟無所得。得而不全。全而不能充其量之所極至也。是豈心思才力之有所限哉。蓋聖賢之高致。左馬有不能會心於微。而顯示於後者矣。後世之史。其視左馬之見奇而生色。已如九天。況敢議其他乎。然萬物之情。各有其至。約宋收魏之書。雖難語於中人而上。第就其所得。尙足成一家言。至子顯之於斯文。喜自彫琢。其更改破碎之變尤多。而文爲最下。蓋蕭齊立國。不逾二紀。用武不如劉宋之強。文彩不敵蕭梁之郁。質之不存。文於何附。而選述又適不得其人。宜其皆無取也。然七帝二十四年。事迹粗在於是。當附南史並存。待其人而筆削者也。謹序目錄以上。

文學敘例

乾隆壬寅。來主永平講席。進課諸生文藝。大率支離冗蔓。無可攬攝。詢所業編。則一經成誦。未遑訓詁。遽取給於浮薄時文。院長舉荀卿冥昭昏赫之旨。皆錯愕不對。斯須晒去。蓋習俗漬深。不可遽變。而因陋乘弊。又將無所底止。爰取先民撰述。於典籍有所發揮。道器有所疏證。華有其文。而實不離學者。刪約百篇。勸誘蒙俗。遂正其名。題爲文學。且著其說以示學者。曰。文之與學。非二事也。太上忘言。自得於道。尙矣。生質不齊。而祈向殊異。先王立爲教官師氏之法。率天下之才。知齊之六德六行。而保氏申之以六藝。由是學立而文以生焉。專門守器物曲人官。苟有所業。必有所長。得心應手。不能已於辭說。而況先王之道之



大天地民物之備。禮樂典章之著。性情心術之微。名物象數之博。君子學焉而無文以著之。則師無以教。而弟子亦無以傳習。以衍其學於無窮。是文者因學而不得已焉者也。後世科舉取士。固欲徵人之學。顧學得於心。而無可顯明。乃以有所得而不能已於辭說者。咸使可觀於文。於是定爲制度。命爲題目。示之以趨向。繩之以法度。而天下於是靡然向風。漢之制策。唐之詩賦。宋元經解。明人制義。皆是選也。第其始也。卽文徵學。迨其究也。士子舍學而襲於文。利祿之途。習而忘返。父師之所以教子弟之所以習。不復求古人之所謂有得而不能已於辭者。而兢兢焉。惟以若何而合於時好。若何而合於程式。相與講習規勉。以爲習業固當如是。是則古人學徵於文。而後人卽文爲學。其意已大謬矣。然其所爲之文。雖曰非古。但旣欲以加人。卽於其中。亦有工拙敏鈍之效。雅俗深淺之致。浮實優絀之數。此則舉業專門。所與抵掌揣摩。旁搜遠紹。庶幾得之。憫然有以自命。末流所爭。猶爲賢於飽食者耳。乃士風不古。區區末流之業。猶且憚而不爲。經傳束置高閣。諸子百家。莫能舉其名數。卽名世傳家文藝。亦無從窺津涯焉。詢其所學。惟是強識一經。粗憶三數百篇。浮薄時文。顛倒首尾。剽掠形似。以眩一時耳目。無論不知文與學爲何事。雖充其所求。所謂卽文爲學之業。又豈有倖得哉。蓋蔽甚者。當開以漸。而氣餒者。又當示以無難。今茲授以經史。而曷以學術。則驚爲河漢而無極矣。卽攝華棄實。使之卽文爲學。亦未有以動其愛慕也。文則諸生肄業及之。而所謂文者。屏去世俗所選。秦漢唐宋僅論詞致。不求理實之文。而易以討論經史。辨正典章。講

求學術之文。諸生誠能棄去墨誦三數百篇猥濫時文之功。而易爲熟讀百篇文學之功。則力不加勞。而收效不可以道里計矣。經書文藝得此典贍。而不取給於類編雜纂之散漫也。策對經解得斯識斷。而不取給於策括墨選之庸猥也。其文則漢人之淳質。六朝之藻繪。唐人之雅麗。宋人之清疏。體咸備也。附以評論。引而不發。所以待人之自得也。志舉業者得其潤色。已足異於衆矣。倘因文而思學。因學而求讀古人書。因以進於古人之學。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以望興起焉者。夫是以爲文學。亦謂姑卽文以言學云耳。

## 石壩須知序

石壩須知六卷。臬蘭李君少文氏官石壩州判時所輯也。石壩故隸通州。東南七部院漕艘。由南北運河。會於通州之東門。其起貯通倉。及由州北旋折而西。從通惠河以達京師朝陽門外。四十里閒。水陸遞易。則土壩石壩。爲其閒扼要。土壩州同知主之。而石壩乃州判專職云。漕運爲經國要務。其時則自元代建國。定制漕粟東南。自明以訖皇代。凡五百有餘年。其地則近自山東。遠自湖廣江西。歷大湖鉅浸。江河天險。逶迤以達漕渠。凡五千餘里。設官自總督漕運兵部尙書。駐節淮陽。統轄東南文武將吏。以千百數。大小相維。紀綱運事。總督倉場戶部侍郎。駐節通州。率其所屬坐糧。分司京通諸倉監督。以職儲藏。而南北總督河道尙書侍郎。亦時相與聯事共議。蓋其事至重。其典至鉅。故其制度修明。官職顯要。典章詳備。至於如是。是以前人所爲故事職掌之書。汗牛充棟。在官則有戶部律令格式。雲南清吏司會典則例。以及

諸司奏議案牘不可殫述。私門所修戶部志記漕政運河圖編之屬著於錄者。今考其書或存或亡不下四五十家。抑亦可謂盛矣。古人有言。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州判七品之散曹耳。所司石壩通惠河閒咫尺地耳。南北總督分理漕運。河道倉場皆尙書侍郎重臣。臨莅其閒。所屬文武吏士若州判等者。不足當全車之一幅矣。然重臣總其大綱。屬吏各有所職。不相假借。雖丞簿伍伯之微。苟咸能思其設官分職之所由來。而不以奉行故事爲盡厥職。則所領雖小。其中必有精微委折。可以指陳爲大吏所不暇詳察者。申而明之。所補豈淺鮮哉。夫一幅雖微。允當其用。則長轂大輶不能易地爲良。是亦大小易視。不明不盡之至理也。河漕部院官尊望重。集事易舉。故前人撰述難更僕數。然事鉅體大。勢自不能兼賅。至若京通之閒。明史僅著秦金通惠河志二卷。今亦未見。不知秦爲何官。志例如何。其餘上自監司府廳。下及隄閘小吏。未聞以職掌所及。勒爲成書。蓋非見不及。或亦力不逮也。李君以西州名宿。屈居州曹。而能不卑小官。盡心討論其所職業。撰輯故事。燦然有章。旣詳工程作法。石壩條例。與夫州判事宜。以爲全書宗主。又推及於漕運道里。運河源流。而上溯於元人海運。明人沿革。由主及賓。自近達遠。不特後人之官石壩者。可以率由舊章。卽漕河部院將有撰輯全書之舉。亦得據李君書而識其梗概。斯豈以簿書文檄爲從政者所可同日語哉。君遷三河知縣。有政聲。今擢石景山河務同知。工程水利皆其所嘗講習。國家慎重河防。治水臣工。遷擢不次。以君之才猷政理。他日簡任河漕大僚。其所施設。與其政成著書。當

於經濟名臣。求其本末。斯則固爲之始基焉爾。

#### 四書釋理序

四書釋理者。篋谷周君撰輯四書理致題文。訓蒙學也。古無專門說理之書。說理有專書。理斯晦矣。六藝先王舊典。聖人卽是明理。而教亦寓焉。詩書禮樂。學者但知肄於掌故。而至理默喻於心。蓋不啻如衣食飢寒。舟車水陸之不待辨別而後識。故道器合。而天下無有空言義理之學也。四子之書。則言理矣。治學分。而孔孟闡釋先王微意。以詔後學。所謂不得已而有是言也。然而四子之書。無非發明六藝之旨。故劉班七略。皆敍六藝之書。列爲九種。則以孝經論語爾雅三書。故爲傳而非經。不得混其目也。宋儒專門說理。天人性命。理氣精微。辨別渺茫。推求銖黍。能發前人所未發矣。然離經而各自爲書。至於異同之爭。門戶之別。後生末學。各守一典。而不能相通。於是流弊滋多。而六經簡明易直。古人因事寓理之旨。不可得而知矣。故曰說理有專書。而理斯晦也。若夫制義之文。本於注疏。注以解經。疏以解注。其初訓詁名物。後乃漸爲解義。訓詁之道。近於因事寓理。而解義漸多。乃是空言義理之端。其先後淳漓之閒。亦若由六藝而漸至宋儒說理之繁焉。至於朝廷定取士之制。經生演師授之義。則規矩從律。而匠巧因心。千變萬化。不同如面。此其所以爲徵才考學之衡鵠也。第演書爲義。而義制於題。題之虛實增損。別以毫釐。而文之輕重主賓。遠於千里。且其爲體無所不包。典章經制。名物象數。凡可以覘經濟而窺記誦者。固已取資於

卷軸矣。至於疏別義理。則本宋儒遺言。以發孔孟蘊而未宣之旨。有明以來。名門大家。莫不殫精致思。冀得躋於古人立言之旨。今其遺文可覆按也。惟是訓詁名物。所以徵實。其數易窮。闡釋義理。所以構虛。其蘊難盡。訓詁流爲解義。則名物必得義理而通。義理不切事情。則元虛飄渺。愈支愈離。而曲學橫議。異端邪說。皆得乘閒而入。幾何不以明經之業而亂經耶。周君以爲訓詁解義。古人已定之言。而制科演義。後學無窮之事。以訓詁解義。而正制科之文。則體裁法度。旣變其舊。且各遁於一偏之形似。而無以證其離合。從違之故。卽以制科之文之明白峻潔。足以發明訓詁解義之未備者。而輯爲專書。則觀者知別擇矣。觀者旣知別擇。而後之爲制義者。旣得從而規法。而向所肄於訓詁解義而未澈者。又得以溯流而益窮其源。此四書釋理之所爲輯也。嗚呼。以師氏保氏專官之守。學者攻習近取掌故之業。而至於老師宿儒。累葉師傳。專門講求。猶不得其要領。豈一朝一夕之故歟。以訓詁之專。而流爲解義之繁。以解義之各有成書。而流爲制科之文之千變萬化。以千變萬化之文。而別去典章經制名物象數。而獨精研於義理。由義理而達於經解。由經解而推於訓詁。由訓詁而通於六經。簡明易直。聖人卽事寓理之初意焉。其道何由此。則學者所當深長思也。

### 導歟集敘

導歟集者。爲初學人授四書義法。因取小題百篇。指示理解所由入也。古人爲文。無法理之所在。不得已

而有言言之所屬不得已而有文。六經四子聖賢之不得已也。善讀聖賢書者。因文而得其言。因言而得其理。理得而言之與文。其餘事也。後世爲文。雖不古若。然其至者。亦必有不得已焉。而習之既久。攻之既深。遂兼悉其言與文之律度。而論文之家。從而討之。若劉勰著文心四十九篇。沈約以謂深得文理是也。科舉之文。肇自隋唐。而宋元以來。創爲經義。蓋懼學者。淫溺於文。而欲挽之。使明聖賢之理。意甚盛也。既因公著之理。學者得其似。是相率以爲無實之文。於是明人更爲演義體制。使究聖賢言與文之輕重緩急。而因折其理之微茫毫髮。不可假借者。以見之於文。其法可謂至密而無以加矣。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四書義理有盡。而文人之心。變化無窮。既演其義。則理全而語半。語全而意半。權衡於語助輕重之閒。相度於辭氣虛實之際。而章犖其句。句析其字。字義抑揚小異。而文指響壤判焉。古人讀書觀大意。而不求甚解。至此無所復施。小題所以救公理。而得其似是之弊也。蓋制義之原。出於經解。小題義法。則隱通於訓詁。經解發明大旨。而訓詁疏通文字。承用所由來。故相似也。訓詁覈實。而小題課虛。覈實者立其體。庖丁解牛。手觸肩倚。足履膝跨。皆是也。課虛者神其用。批郤導窾。因其固然者是也。虛實相資。而文章之道。乃通於神。此導窾集之所以雖小而不可廢也。學者求工於文。而不得。不求訓詁以通其義。求工於小題之文。而不得。不求經傳詞氣所由安。則由法度而通乎變化。庶幾乎古人之不得已。而有言以文入道。又何難焉。

葉鶴塗文集敘

書巢凌君以所師葉君鶴塗文稿屬學誠校定篇次將欲刻之以廣其傳葉君懷才不遇終老諸生遺稿散失未有專輯子歿其孫旣貧廢學復又早世從孫景高乞錄殘編於君之子婦及門鮮有聞者凌君求得景高錄本又從親申舊識諸家遍訪遺逸共得詩古文詞一百九十二篇故紙塗乙傳錄脫訛不可勝舉蓋其搜之勤而輯之難也如此良可感也今校正字句刪除重複得書文集敘二十有二贈言壽敘二十有二記四傳七雜著題跋一十有四銘贊六書啓尺牘十祭文九詩三凡九十七篇釐爲二卷於是君文之存者可約略言也

敘曰自雍正至乾隆初年廟堂所修詩書春秋三禮明史以次告成而三通四庫諸館猶未創議一時學者攻習捨舉子業無以干祿利也於是桐城方氏長洲何氏宜興儲氏金壇王氏淳安方氏會稽徐氏六七人者但以工四書文爲學者所宗仰名重一時而山林枯槁鬻靈繕性專門名家以其性情詣力所極亦有卓然不朽之業而攻取之過至目著述文詞謂之雜作通經服古謂之雜學學士非攻四書文藝則不謂之通人蓋亦一時之風尙而已二十年來天子右文稽古館閣搜羅文獻大備登用才俊不以其資通儒碩學磊落繼起可謂極盛者矣而進取之士承望下風亦斐然若有天祿石渠校讐討論之思而向之方王儲何諸家藝業閒有舉及之者輒鄙棄之爲不足道夫萬物之情各有其至苟有得於意之所謂

誠然而不爲世俗毀譽所入。則學問文章。無今無古。皆立言者所不廢也。葉君生舉業獨盛之時。用其孤懷別識。性命休戚於舉業中者。老而愈篤。至死不變。可謂精且專矣。而名不上於鄉書。位不登於一命。後生年少。與其所嘗指授。弟子先後登第。入仕顯達者。不可勝計。而君處之泊然。沒齒無憾。此豈舉業中人。中無自恃。而徒以人世得失爲憂樂哉。今之所次序記雜文。君蓋以其餘力爲之。未臻古人之奧。然其古介之志。冲穆之性。窮且益堅之守。耄而不倦之功。與夫家庭雍睦。交遊氣誼。一編之中。往復如見。後之讀其書者。卽文以求其志。則其有得於意之所謂誠然。而不爲世俗毀譽之所入者。千載而下。知己可俟。世之人學無所得。而徒競於文辭。貌爲秦漢唐宋諸家。斤斤求得一似。因以作者自鳴。其或乘時之趨。搜剔古人名義異同。辨別音訓字畫。得其一二疑似。侈然命爲古人之學。而考其歸趣。茫然莫辨者。讀君之文。似不足以塞其望矣。誠令離朱辨色。師曠審音。用其道以觀書。不爲貌似之求。而惟志趣之索。則果得君之意。知不以彼而易此也。余重凌君之托。悲君之遇。而感於時尚之不能兼聽。而並觀也。故旣校定其文。而發爲敍論。以冠其首。云。凌君文而甚儒。才而循吏。慨其師之老死不遇。而收拾遺文。表章湮沒。古之道也。

## 劉忠介公年譜敍

乾隆乙未冬。天子下詔褒忠。凡前明殉節諸臣。毋論出處大小。自大學士范景文而下。並覈其始末。分別



專諡通諡贈卹有差其遺書軼事咸命儒臣較讐是正登之祕府煌煌鉅典三代以還未之有也於是前撫寧縣知縣劉君毓德以其高祖王父念臺先生諡忠介公年譜二卷校刻行世按先生全集二十四卷舊已刊行惟年譜草稿成於先生之子伯繩閱世既久子孫家自爲書詳略異同未能盡一而南都奏議爲伯繩本所未採錄其於勝國源委頗有缺遺君並考核始終區分綱目著爲定譜而以問序於余余惟譜歷之學倣於周官所以奠系屬分經緯太史公集尙書世紀爲三代世表其遺法也魏晉以還家譜圖牒與狀述傳志相爲經緯蓋亦史部支流用備一家之書而已宋人崇尙家學程朱弟子次序師說每用生平年月以爲經緯而前代文人若韓柳李杜諸家一時皆爲之譜於是卽人爲譜而儒雜二家之言往往見之譜牒矣孟子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以譜證人則必閱乎一代風教而後可以爲譜蓋學者能讀前人之書不能設身處境而論前人之得失則其說未易得當也好古之士譜次前代文人歲月將以考鏡文章得失用功先後而已儒家弟子譜其師說所以驗其進德始終學問變化然而知者窺其全書按其端末或其事易竟則譜之所係猶未重也惟先生之學與先生之行則不可以不譜蓋先生之學在良知誠意絕續之交而先生之行則先歷清流後遭易代爲常變並涉之境惟學在絕續之交故自西湖會語證人社約達乎誠意章句大學參疑之訂可以考其始業之勤中信之篤晚得之化而非恍惚虛無自託良知宗旨所可希幾惟其行在常變並涉之境故發端正學淑心之疏其後至於忤奄寺申

憲綱再起再蹶。至於身殉國變。可以見其先識之遠。愛君之忠。臨大節之正。而不可以奪。蓋其學之本末。行之終始。天啓崇正間之風俗人心。與東南鼎革間之時事得失。皆於先生之譜。可以推見其餘。先生故以人譜教學者。而學者又卽先生之譜。可以想見其人。故曰。以譜證人。必有關於一代風教。而後可以作譜。特是義熙甲子之書。孫儼嘿記之作。忌諱文深。而事蹟或多未顯。自古患之。惟聖天子邁蹤古聖。表章勝國忠臣。扶植名教。凡前明忠孝大節。盡簡遺編。莫不覈定是非。隸之柱下。斯誠千載一時不可逢之嘉會。而劉君適逢其盛。用能闡揚先人懿美。刻爲成書。布之學者。豈特吾鄉人之光。抑亦學古而求論世者所深幸也。

章格菴遺書目錄序

先格菴所著書。初名籟適樓遺集。先生曾孫景侯出其藏稿。頗多刪略。族子調校讐先生遺文。而以刪逸者別爲一編。今就二本。刪除重複。得奏疏七十有九。論著一十有八。記傳九。詩賦四十有一。凡一百四十七篇。定著四卷。別爲目錄一篇。授族孫文欽覆審訛誤。又以文集之名。起於後世。而樓亭軒館名其集。則宋元以後。文人所爲。不能得立言旨趣。及校讐流別之義。故直題爲章格菴遺書。

敘曰。宇宙有傳人。而後有傳文。文有流別。人有題品。就其流別題品之所至。而參伍異同。辨別歸趣。而達於大道。此古今之通義也。顧天下有人著而文不彰。或文傳而行不掩。二者皆托不朽於當世。則人之與

文不終有異與。要其卓然不可磨滅者。推之古先聖王教澤所遺而有合。則行固尙矣。而文之足以傳者。必其中有獨得。而非規撫工拙。品藻翰墨。一切牽率以爲文者之所得冀也。先生生有明末季。出劉先生宗周之門。粹然爲當世醇儒。觀其對策。及選擇將帥諸議。慨然思以所學經緯天下。而明丁厄運。公是日非先生立朝。卒與椎鑿牴牾。再起再蹶。生平所負。僅以風節振竦一時。何其窮也。迨至天步旣改。東南小朝廷。竊據朝夕。先生所遇。益以不合。至於槁餓空山。披緇行遯。追維乾清召對之記。公心典學諸疏。凡所謂托諸空言。皆如隔世。嗚呼。可謂不幸也已。自古鼎革之際。人才挺生。然而文采詞章。或多隱躍未顯。若淵明詠史之詩。皋羽西臺之記。詞旨悱惻。哀怨動人。其有新朝忌諱。史氏深文。則是非混淆。後人無由審定。惟先生正色立朝。昌言碩議。磊落光明。悉本生平學術。而行遯以後。言不及於世事。文不著於篇籍。昔人讀尙書至戴黎微子諸篇。以謂諸臣。但能咎商之亡。不能詆周之興。乃爲周德之至。豈不信歟。先生大節。及其生平行事。著於明史。與黃氏宗義。邵氏廷采。所爲傳狀。茲不具論。論其文之有裨於當世而不可磨滅者。揭之簡端。庶見淵源之有自。乾隆四十年歲次乙未仲夏之月。族孫學誠謹敘。

### 高郵沈氏家譜序

古者錫姓命氏。義與封建相爲表裏。故譜牒之學。溯自生民之初。大原出於天也。周官小史掌奠系世。乃專官之典守。非人所得而私。封建罷爲郡縣。姓氏不命於朝。於是家自爲書。然漢魏六朝。郡望門閥。猶爲

流品區分。其譜牒亦上於官。有郎令史掌之。則其制猶近古。至唐宋而後。斯漫無統緒矣。宋人譜牒。今不甚傳。歐蘇文名最盛。譜附文集以傳。其以世次荒遠。不敢漫爲附會。凡所推溯。斷自可知之代。最得春秋謹嚴之旨。可謂善矣。惟其不掌於官。而書無一成法也。是以其書不盡可訓。如歐陽之譜。於其先世。有仕於五季十國閒者。往往削其所署官階。既失書實之義。而蘇氏譜例。於五世宗派旁行斜上之閒。書法獨詳。已所自出。而書諱加尊。且曰同列祖宗行輩。而惟吾所自出。得以及尊。且詳者。譜爲吾作故也。此則幾於兒童爭勝之見。譜爲一族公書。而秉筆之人。獨自尊其所出。則人子孰不愛親。必致交相揚抑。啓爭端矣。二公名高今古。猶且不免如此。則古學失傳。而譜牒爲士大夫所不講。非一日矣。高郵沈氏。望著吳興。係出春秋。沈子自宋元之閒。秀州遷於高郵。明初遠戍普安。明末普安遭流寇之變。全家殉難。後嗣復反高郵。兩經流離兵革。子孫竝能自振於死喪患難之餘。文學政事。忠孝節義。代不乏人。訖今兩地均爲著望。則德之厚也。但累經變故。生齒未蕃。又奕世清宦。居無恆業。在普安者。旣遙隔方隅。而籍高郵者。亦夾江南北。數百里閒。如辰星之散布。總功近屬。歲時不克過從。而祠墓春秋。祭享宴會。亦無由而修舉。爰有賢裔。旣望先生起而憂之。先生於高郵始祖。爲十九世孫。以名翰林。出守姑孰。古郡。轉運河東。敬歷中外。凡三十年。清聲惠政。在人耳目。幼承義方。敦敍孝友。睦婣。遠溯家風世範。有志纂述。晚年退居林下。倡率宗人。相與講求考訂。斟酌今古。創條發例。撰爲一十二篇。勒成一家之書。以貽宗黨。門下士會稽章學誠。辱

知最久三十年來舟車所道屢謁先生閒嘗言及譜乘時許參以未議乾隆乙卯道出維揚適會先生家乘就編因命學誠書識其後學誠以謂譜牒之學歷有淵源近代家自爲書殆於人心之不同如面矣然有一書而僅備一人之用者有一書而可供通族之用者有一書而可爲天下推行與後世之取法者不特用心公私亦徵學識有廣隘也高郵乃吳興分支非全譜也然其義例則可以廣於天下矣誥敕以崇王制則推受姓之遺系圖以溯本原則存嫌疑之說所見大而命意微矣系表追周譜之法旁行斜上貫徹終始而不循五世別起之俗例則昭穆親疏之屬朗如列眉世牒仿傳注之意條明款析比類分區而不用隨表夾注之繁文則生卒子女諸條明於指掌列傳以述嘉言懿行而鎔裁狀誌雜文以協於體例則文指無歧內傳以表婦德之修外傳以彰女訓之謹尤爲有倫有脊禮以義起則影圖存容貌之瞻杜漸防微則瑩域著侵陵之戒徵文以備考獻內篇見手澤之留貽外篇表同人之推許至若前人草創苦心經續修增撰竝存原序原例以見一門作述先後繼承其來有自大體既正經緯昭宣無歐陽刊削之嫌無蘇氏私尊之弊上溯周官小史唐典令史古人之意時有所符雖則先生一家之書知其意者擴而充之雖爲天下後世共著其文可也

### 僂山章氏京師公會簿序

公會者會章氏之族人也章氏自太傅公著望南唐八百年來族人遍天下矣獨以僂山族會何也遠者

難稽。而僑山聚處。特較他族爲盛。祠墓不遠。春秋歲事。昭穆宗親。聯敘有時。而一時遊宦京師。又多僑山之族。故以僑山族人會也。公會於古。無所昉也。而禮以義起。則有不可廢焉。古卿大夫。多世爵祿。士庶亦有恆產。廟祭寢薦。率由典常。飲食之禮。以親宗族。其制通於尊卑。不可易也。後世士大夫家。旣無世祿。恆產立宗收族之義。不可合於古人。吾鄉舊族。多建祠墓公田。歲徵所入。供春秋祀。子孫依次番值。互相主旅。以戒不虔。蓋亦變古而得其意者矣。章氏族黨旣繁。宦遊四方。所在輒成聚落。而京師都會之地。萃處尤衆。祠墓旣遠。祀事不及躬親。昭穆宗支。弗以時敘。他所相遇。不復識爲同姓。展問宗族。辨詰支系。乃始相訝。蓋往往有之。此京師公會所由立也。往時章族居京師者。物力豐饒。春秋歲祀。牲幣隆盛。禮物詳備。軒綺庭燎。優伶樂部。祭畢獻酬。長幼尊卑。盡歡竟日。乃散。至今長老。猶侈言之。可謂盛矣。第僑居宦邸。聚散不常。經費所出。取給一時。劇費之聚。而有力者。總其成焉。法制不定。雖盛不可爲繼。中間輟而不舉。四十年許矣。乾隆辛丑之春。僑山十七世孫鱗。與其族弟學誠。相與議曰。前人盛事。後人不克踵行。於義爲缺。不知隨時量力。適可而行。輟事廢時。以待得志。始爲大舉。於願爲虛。不於草創之初。定爲法約。取耀目前。而難期久遠。於事爲率。今宗人居京師者。聲勢財貨。遠不如前人矣。其願爲尊神敬先。敦誼睦族。則猶是也。且物力充裕。踵事增華。成格在前。繼者咸以不若爲媿。此前事之所以中輟者也。今若酌以力之能爲。定以法之可久。自我二人創之。以觀於衆。衆同矣。因以商榷其可與否。旣允諾矣。乃具成法。而授之其

人得以番代而次行焉。庶幾其終不廢乎。於是布告同人。諏日舉祀。宗人既集。揖讓登降。奠祀成禮。頒胙飲福。燕毛秩坐。終席無譁。其儀節可觀矣。造端於始。規制未具。明年之春。再集再舉。宗人至者。不懈益虔。情文洽矣。於是草立約例。裁定法式。並登誌其品物名數。出納經費。立爲簿冊。以授番代。承秩祀者。使得以次而轉授焉。是則創始之簡質云爾。若夫因事立法。由約而充。建立祠宇。區畫祭田。增置祭器。期於服物不假。承事裕如。有前此之豐盈。而無中輟之慮。則簿中約例已具。更望賢宗之有力而振興者。是爲序。

### 偁山章氏京師公會簿後序

公會之立。義倣宗祠。而與宗祠之制。理有不可以強同者。宗祠世傳舊法。人安土著。大宗小宗。族長房長。分有一定。不可變易。公會人多僑寓。去留無恆。族長序於一時。宗子無可援定。祭酒主獻。分司序事。不得不推一時老成。以屬羣望。其不同者一也。宗祠支屬繁盛。丁逾數萬。自非身蹈倡優賤隸。與夫顯犯名義。絕屬於宗譜者。皆得與於昭穆之序。公會羣舉所知。以次相告。慕風而來。固徵同好。或有不暇及者。亦不強以相從。其不同者二也。宗祠承祀。番休代易。俱有定制。當值者不能委謝。不當值者無許參躡。公會則人惟其願。力稱其能。但率成規。期無廢事。其不同者三也。其道不同。而其有補於人倫之教。則固與宗祠互出。而各有其長焉。蓋宗祠率天屬之仁。而公會則兼人合之義。宗祠本支不易。一於親親。公會德合道同。事兼尙友。宗祠有百世之良規。而公會又具隨時之通變。勢使然也。故宗祠之法。既詳如彼。而公會之

意不可不申明於此也。凡我父兄弟遠近昭穆與茲會者觀於主亞分職尙德尊齒而敬老尊賢之義達矣。觀於同志相引同道相徵而勸善規過之法昭矣。觀於能者任勞才者任事而急公忘私之美著矣。得相贊失相匡喜相慶災相卹忠孝友悌相與黽勉道德術藝相與講求公會人合之義實與宗祠天屬之仁立法不同而同有裨於人倫之教然則茲會之立豈徒文具而爲長安道上酒食徵逐之觀已哉。吾族自元初聚族偃山歷今五百年矣世有衰盛人有賢愚而先疇舊德遺範緒言尙有能稱道者此風氣之可與爲善也。記曰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循斯舉而不廢則繼繼繩繩子孫輩起入漸於仁出摩於義人心正而風俗淳宗之爲望於鄉黨也豈有已哉爰於肇事之初簿錄成法而表其所以興行之故與族兄鱗言於宗老而書之末簡。

劉純齋觀察借園修禊集序

借園者江夏葉尙書故第潞河劉純齋觀察所僦居也。觀察君於乾隆己酉二歲解湖北督糧道事會大府借才未得行庚戌僦居葉第距今癸丑則三年矣第籍鵠山之陰初未有園而曲廊精舍倚山高下若層梯然竹樹翳翳小池明徹雖逼城市而閉門如在名山因以稱借園也。君初以名翰林迴翔館閣又以繡衣秉節視學西川旋出監司於淮徐閒再起再躋僑寄江城前遊若昨夢矣而文章山水詩酒賓客卽事興懷哀樂奇至殆有性命於中不以窮通顯晦異也。僑寄多暇氣類斯聚自兩府賓從及四方遊宦之



士懷才負異。至於一藝一能。尺寸有以自見。莫不爭欲識君。而君亦接引不倦。虛而往者。咸實而歸。歲三  
月之上巳。則慕逸少蘭亭修禊故事。集長幼於借園。選勝追遊。各爲詩歌。以記其事。自辛至癸。會凡三舉。  
而今年癸丑。又值永和歲次。干支同符。賓客至者。尤爲一時之盛。洵足樂矣。然君行且北上。又當馳驅王  
路。則不免聚散之感焉。夫內史山陰之會。蓋樂遊觀之暫得於己。而致慨情隨事遷。終期於盡耳。莊叟不  
云。山林泉壤。哀樂之來不能御。其去弗能止乎。宇宙寥廓。何處無佳山水。何時無佳風日。自伊古來。卽景  
會心。相與哀樂於其中者。不知幾億萬千。而傳者乃其偶也。然牛山之涕。千古笑之。蘭亭之慨。千古企之。  
豈以齊景公無德可稱。而內史名賢。其與同會如庾孫郗謝諸君子。又皆一時莫絕。故使希風景行之徒。  
流連思慕而不置歟。昔羊太傅峴山興感。意謂人壽不如金石。其寄懷與內史略同。顧陵谷有時變遷。而  
令聞自足不朽。今仰太傅清風。初不藉於高山深谷之碑也。然則人當勉其令德。有所以不朽。雖謂人  
壽貞於金石。而一時遊目騁懷。與其所遇山川風物。終古長存而不變。可也。君所歷前後三數十年。亦備  
極升沈榮瘁之境矣。而中懷澄謐。不爲外物加損。豈無所得而能然也哉。然則三年之會。主賢賓佳。篇什  
名富。斯園竹石花鳥。方藉斯會以託於無盡之藏。又何區區暫時之離合聚散。足以生感慨歟。余與君雅  
故。庚戌來此。重追舊遊。明年擬反會稽。與茲會若相終始。凡賓客之在會者。莫不有詩。積久裒然成集。殆  
數倍蘭亭之什矣。余媿不能韻言。而屢與其盛。又不可以無言已也。因君將行。爲序以附編末。亦以代歌。

驪之贈云。

跋周氏傳家集略

曉邨周子錄其曾大父謹堂先生。大父象益先生。尊甫緝堂先生詩集各一卷。將校訂付刻。因以示余。余請題爲周氏傳家集略。遂爲書識其後。周氏先世自山陰遷居吳江。名節清宦。代有聞人。謹堂先生逸才蚤世。配朱夫人。勵節撫孤。卒成令名。象益先生負經濟才。歷聘封疆節鎮。多所贊畫。名聞憲皇帝朝。以諸生召授雲南知州。未補官卒。緝堂先生克紹家學。未冠爲名諸生。屢荐秋闈不第。年甫強仕。以貢生終三世潛德未曜。而其文章皆足自致不朽。不幸家燬於火。遺書灰燼。曉邨幼孤。無由得聞庭訓。長有知識。思續先人遺業。數十年來遍訪所知。或從抄寄。或得口授。合以殘楮廢稿。綴輯爲編。僅成三卷。蓋其搜之勤而得之之難如此。良可惜也。康熙中年浙西學者咸宗秀水朱氏彝尊。朱氏於文博綜貫串。具有依據。同時如新城王氏士正之詩。長洲汪氏琬之古文辭。與之並驅方駕。而學植富有囊括洪侈。則羣推朱氏。漸染所及。聞風興起。後進之士斐然成章。謹堂先生配朱夫人爲朱君女。象益先生之配其從孫女也。兩世婚姻甥舅中表之間。互相師友。故其聞見灑然。異於流俗。雖名位不顯於時。而祖孫父子。咸能自著家學。世德有所憑藉。以冀必傳於後。詎不爲一時之盛歟。平湖陸檢討奎勳誌象益先生稱其文似歐陽。陸君又定先生詩爲四卷。文爲二卷。而序謂大江左右興廢利病爲當事草奏。往往見於施行。皆不留稿。某君

爲緝堂先生作傳。則云善詩古文。成稿輒散佚。嘗陳江淮水利。上於當事。見經世之大略。是則先生父子。學有體用。不盡藉於師友切磋。即使詩文盡存。已惜經綸政事。不得與賈誼陸贄諸書並傳後世。而并此詩與文辭。付之一炬。而區區三卷。僅存灰燼之餘。則亦可謂不幸也已。然觀歷史藝文。著錄古人篇籍。傳於後者。十不二三。固緣傳鈔繁苦。不如後人雕板易行。亦緣家無世學。卽有能繼志者。不過一世再世。亦云盛矣。未有百年受授。傳及曾玄。而猶能志先人志。學先人學。如曉邨之生承其後。不獲躬覩其盛。而尤能於殘編賸簡。收拾先人遺言。毋失墜者。是又不可謂非不幸中之幸也。三世行業。與詩文之評。見於諸家傳誌題序。茲不復贅。惟鈔本流傳。字句間有訛闕。曉邨嘗與知契數人。相較勘者。余亦參附一二。其初各爲一集。旣合訂而題傳家集略。因附論其所以然者。以質曉邨。曉邨名孝垣。吳江諸生。紹其家學。旁治刑名家言。客亳州幕。余遊於亳。與之言。而有合於古。因知其世範焉。乾隆五十四年己酉仲冬之月。會稽後學章學誠跋。

歐陽先生奉使告祭碑後敘

乾隆四十一年。金川告平。上乃舉行慶典。惟時內閣侍讀學士歐陽先生。實承明詔。分行河南湖南。告祭前代帝王陵寢。及名山大川。在其境者。事竣反輶。京邑守土之吏。以告祭之文。勒碑拓本。郵上先生。先生榮君之命。裝輯爲冊。以傳永久。明年先生引年以去。旣得兪詔。乃出碑本。命門下士學誠書識其後。學誠

竊念高文典冊刻石銘金所載謨烈之峻典禮之重與先生奉使之義先生自記及編修朱先生竹君所爲書跋已詳且悉小子復何綴焉惟是先生歷官四十餘年前後出處具有本末茲復詔許歸山中朝人士莫不仰其清風而惜其去而無與游也小子忝在門下辱知尤厚且深以先生使節初旋即自引去此奉使勒碑若取告成功銘君德俾子孫世寶藏者義固不專奉使一節先生旣去小子繼見無時感古人師友之誼竊附程門各尊所聞之指粗摭聞見所及一二大端慎書於後以備後人觀覽是則小子倦倦之意云爾先生系出唐率更公自宋元來世爲分宜望族始生有奇瑞王父母父母俱珍愛之十三入童子塾始學爲文章出語驚其長老雍正壬子舉於鄉明年成進士選入翰林不數日改兵部主事是時年始二十有五卽已卓犖有執守遇事不肯猥阿故事進士除部主事授額外同曹郎官輒易視之先生分曹車駕主計郵傳支給曹郎治文書率以減損常例錢省入度支爲能事先生獨謂刻核太過州縣不能堪民間將有受其弊者吏抱牘請署執不可郎官不能奪相與憤懣部尙書先生坐貶秩一等辛酉以刑部主事監督大通橋運務凡米粟銅鉛由通惠河達京師東便門外始用車運官立車戶三十六人紀綱運事先是官吏操其盈縮例有饋獻又乘車戶緩急許通假借權計子母臨時減刻廩給營糞自肥車戶積負至六七千金甚有至萬金者先生廉悉其情爲一切罷去累負官錢得以例給僱值分年坐償行一年而車戶釋前負者三千餘金會先生以憂去後人踵前弊於是車戶復大困方先生遭憂倉場侍郎欲

請墨衰從事。且謂詔舉御史。方以君名人入告。少濡遲。臺諫可立躋也。先生飲泣不對。星奔就道。後十年庚午。始歷員外郎。郎中。乃擢御史。於時綱紀肅清。內外臣工。無有軌法壞政事者。惟故事成法。習久不得變通。先生有所論思。皆卽聞見所及。推究本原。杜漸防微。達於大體。嘗議人臣事君。東西南北。惟令之從。勞逸甘苦。不宜有所趨避。今詮司注選。必按資格。而封疆大吏。上請。吏部需次官人。先期試用者。往往計較利害。然後投牒於法。非是。請敕吏部。納計終歲所需。先期遴擇。以備不時之請。則選人無僥倖心。操選者亦無由施左右袒矣。時翰林詹事官僚。猶泥於清班榮選。其外遷道員知府。內改御史。於階品爲優擢。而官翰林者。多不屑居。先生請參用唐宋人法。以翰林改他官者。當秩滿得還擢翰林。大僚庶幾人才不爲資格所限。辛未。監禮部試。上言易卷繕書。取給州縣書手。京師總成。例有經頭之役。皆積久爲姦利。往往僱倩無籍文人。竄入其中。改易文字。作姦犯科。不可究詰。請罷經頭不用。臨時就書手中。自以什伍相爲統攝。則姦弊無從而生。又以初試經書七義。再試論表五判。三試五策。篇牘繁多。無裨實用。請省去十之三四。以覈真才。凡所論奏。無巨細事。皆灼然洞見表裏。不肯爲無益空談。雖當時多格於尙書集議。後亦旋見施行。若學士庶子被議。鑄階得除。部院曹屬。鄉會三試。省表判不用。皆獨出宸衷。著爲令典。經頭後亦議罷。前後遠者一二十年。近者五六年。遇事有不便。議更章程。與先生早所計議。合若符節。旋擢奉天府丞。提督學政。識拔多知名士。覈正宗學。覺羅學生。著爲成法。師儒教習。不得泛爲文具學生。多所成就。

攝奉天府尹。釐定屬官。任事繁簡。才稱其職。丙申攝國子祭酒。國子生月試文藝。始不用束脩。容謁爲殿最。累遷順天府尹。進擢戶部侍郎。總督倉場。先生故官倉場曹屬。悉其閒利病。欲見施行。俄以罣誤免官。蒞事未浹歲。則乾隆庚寅冬云。明年起爲內閣侍讀學士。優遊六七年。以年老致仕。蕭然就道。意恬如也。先生性明遠。好深思。嘗以宋儒言理。往往遺棄事物。後人矯言漢學。於訓詁名物。良亦有功。第無得於身心性命。未免如程子所謂居天地中。不知覆載者也。因以五德六行。推衍天人之際。著三才通會若干篇。自謂意言象數之外。若有所得。小子不敏。無能究極其指。不敢強爲之辭。然先生於人世。升沉得失。泊然不以營懷。則先生所自得者深矣。先生不屑爲辭章。顧善相士。以爲言者心聲。文則言之精也。卽文可得其人。本末不爽。銖黍戊辰。分校禮部試。得邵編修嗣宗文。請主司置第一。主司不可。先生抗言。是固不能居人後者。壬申。邵果掄元。攝祭酒時。課李員外世望。熊刑部枚。則曰。是不久淹太學中也。已而熊李先後登進士第。官郎署有聲。小子久居太學。貧不知名。博士助教中。號知文者。亦視之若無物。先生初蒞監。首擢其名第一。六館之士。一時至驚詫而嘻。先生獨謂是子當求之古人。固非一世士也。由是益厚遇之名。稍稍聞。其後太學修書。責令專知筆削。然小子十年碌碌。無所成就。負先生知多矣。先生之將去也。謂學誠曰。余本山水人。有負郭田數頃。課子勗孫。足以自娛樂。猥蒙聖恩。歷官中朝。三十餘年。自惟疏拙。惴惴時懼隕越。今年且七十矣。荷蒙恩賜骸骨。得遂初服。從此邂逅田夫野老。徜徉歲月。歌詠太平。庶幾曼衍。

窮年矣。乎惟是生平一二大端不欲自以爲名。子知我者爲我。粗具本末。毋有枝言。學誠以謂楚王失烏  
鳴之弓。戒左右勿求曰。楚人遺弓。楚人得之。或謂去其楚而可矣。或謂去其人而可矣。皆不欲見有己也。  
易無達象。詩無達辭。則變易比興之謂也。以言與迹而見人。古人之不可見者多矣。少子復何綴焉。先生  
曰然。乾隆戊戌仲春中浣。門人會稽章學誠謹敘。

### 曹府君墓誌後序

公下世。星紀周矣。向嘗擬爲公作家傳。聞嘉定錢辛楣少詹。已嘗爲之。而公家寄示大興朱石君尙書墓  
誌石刻。其文清樸雅健。詳略不苟。蓋尙書與少詹。皆有道能文。而與公深知學誠自度。雖竭心思。無可出  
二公外者。而古人記述之文。非有所爲。不苟同異。是以踟躕久之。今年嘉慶己未。閱禮部題名。公孫汝淵。  
又第進士入翰林。則歎世澤之長。而長公御史君。次公兵部君。又屢索所爲文辭。以學誠雅辱公厚也。因  
記所聞。附於誌後。以存備逸之義。公冲穆近道。然其學出於堅忍刻苦。閱涉人世。於尋常日用閒。銖較寸  
度。如不得已。雖小出入。賢士大夫。未嘗見得失者。公必權衡。得其至是。嘗謂小道可觀。致遠恐泥。故學識  
務其大也。不矜細行。終累大德。故慮事慎其微也。凡與公游者。遇身世蟠錯。嫌介疑似。進退趨趨。苟取質  
於公。鑿然必有善步。學誠家長安。自惟疎拙。聞有所疑畏。就公剖析。輒免悔吝。然恨事往。輒憚其難。不能  
盡從也。公又謂搢紳先生。肩宇宙無窮事業。其遇也天。其成也才。然其始基。未有不謹於辭受取子。而能

卓然有所立者。欲嚴辭受取予。則治生不容廢矣。蓋仰事俯育。生人必需。用天分地。各有至分。不盡其分。而稍勵名節。或至貧乏。不能自存。輒曰志士不忘溝壑。夫天地大德曰生。豈必名教驅人於溝壑乎。昔人惡持籌爲其孜孜於利也。今勵廉隅而鄙治生。是率天下而禍仁義矣。或問居室之要。公曰富不可求。杜貧之罅。則有這矣。且君子而不免於貧。其端有二。一曰不藉乎此。譬千百交財。中有一二。畸勝介在。可否間者。世人必曰吾已費千百矣。豈藉是區區者而計一二。不知一二之積。皆千百也。一曰顏不能下。譬十人在列。將有意氣之舉。九人與矣。世人必曰衆然而我獨否。不免顏色怱也。不知果道與義。雖九人不與。亦當違衆爲之。否則天下止有是非。豈顏色又在是非外耶。且可否之間。自謂顏不能下。他日義有不可已者。轉由此闕。何以獨能下乎。二者在人。習焉不察。日計不足。歲計有餘。中下之產。十不支九矣。夫一介取與。古人以爲精義之學。而賢達者流。往往略之。幸哉其不遇變而喪所守也。學誠謂公此言。可補經訓。昔吾鄉前輩。桑進士調元。以經術訓迪後進。一時號爲明師。其教法多與人異。弟子初見先生。糲飯齋羹。試其所食。必量兼常人。然後受贄。蓋其教攻苦百倍。生徒非健飯。能勝粗重。多成性怯。庭瘵與公意可參觀也。夫桑君非勸學者加餐。而非加餐無以爲受教之地。公非教士大夫以治生。而非治生無以爲精義之基。此皆前人未發。而後學不容不知者也。



文定之大魁也。臚唱前二日。故大學士滿洲傳恆文忠公。忽晚對。時文忠與讀卷。糊名猶未啓。上遽問第一何人。文忠對曰。梁國治。上問何由知之。文忠曰。軍機行走中書。臣素辨其字跡故也。及奏名。上不復易。文定生八歲。贈公官刑部主事。故大學士錢唐梁文莊公。於贈公爲同姓兄弟。館贈公家。以一甲第三人及第。故事一甲三人。臚傳歸第。順天府官以儀仗鼓吹送歸。而板書狀元榜眼探花分榜於門。以爲盛事。時文莊榜懸贈公門。及文莊遷居。移榜新第。贈公顧文定曰。丈夫貴自立。假借門第。子弟之不才者也。文定方幼。卽惕然有省。及文定以第一人歸第。榜題留文莊家。不復移。文定生朝。與伯兄同日。伯兄蚤世。故終身不稱觴。及秉樞要。壽日賀客盈門。文定下值。卽避居靜室。或潛窺之。淚涔涔不自禁也。事孀嫂禮敬如母。撫湖北時。聞李甥堯棟入翰林。適見穉子慵學而嬉。嫂召文定。詰責課子不嚴。語涉繁瑣。文定欲退出。嫂遽呼曰。若厭聞吾語耶。則指所坐堂下曰。爲我姑止此。因故爲絮沓。歷數責之。聞者至不可堪。文定不少動。俟嫂氣漸平。始徐徐去。一府賓客。傳爲異聞。文定訓子弟曰。爲學必能變化氣質。乃爲見功。否則騰口說耳。文定生平無疾言遽色。人謂性之優也。文定自謂少頗卞急。二十歲許。力矯持之。漸近自然。以此知人氣質無不可變者也。門下有求荐按察使幕主刑名者。則曰。心術不可不慎。其人請改治錢穀。則曰。人知錢穀易於刑名。不知錢穀利害。十倍於刑名也。座客訝請其說。文定曰。余長戶部有年。每判錢穀文牒。惴惴如刑部長官之勘鉅獄。殆過之也。夫刑名不慎。不過殺一人。所殺亦必有數。且亦人所共知。錢

穀而不審慎。當時不覺。近數十年。遠或至數百年。常有無窮之人。被其流毒。而不知所自也。巡撫湖南。初入境。見館舍供張不備。監奴故請糴米治餐。曰。官不供也。俄又請買燭於市。曰。官不給也。文定俱諾。明日縛監奴付縣。曰。我故不以供張責人。然君何至不設一飯。若輩求索不逞。而陷君明矣。妹婿李君浚原。故長者。方解宣化知府。寓文定青棠別館。座客偶言游士姓名。李實未悉其人。遽曰。其人佳士。文定色然戒。曰。人豈可苟譽乎。李曰。覈實則近於訾人矣。曰。譽且不敢。況於訾邪。且松柏自貞。無故貞之。松柏不足爲喜。蒲柳羞矣。蘭芷自馨。無故馨之。蘭芷不藉爲榮。蕕蕭怒矣。故君子之於言也。德怨之所府也。榮辱之所樞也。必也出之如不得已。則寡所尤。文定精於衡鑑。主江西試。得一卷。賞其閎肆。取列前茅。俄房考薦文。有以簡練賞者。文定一再閱。曰。二卷面目迥殊。而神氣陰肖。殆出一人。故爲貌異。眩有司也。因并斥之。且誌其說於卷。已而果然。江西士子。至今以爲美談。遭逢國慶。朝士擬進詩頌辭賦。先錄副稿。求正文定。文定戲糊銜名。俾學誠試第甲乙。學誠擇其售者居前。文定覆審。乙其首選。曰。文佳而意有所逢。非誼士也。文者心聲。言語之工。則其貌也。故論文宜辨心術。有門下生。一朝晉謁。干請甚多。更端至於再四。旁觀爲之咤舌。文定唯唯。色不稍動。其人既去。座客或笑其妄。文定曰。躁氣見矣。恐有憂患。其在家庭閒乎。俄報丁其父憂。其靜鑒如此。愛才樂育。敷歷中外。所至名士如歸。晚秉樞要。門下從遊益廣。氣類同異。兼收並蓄。外雖渾穆。中自分別。不啻涇渭之攸殊也。嘗訓諸子曰。余少長貧賤。見學子得列名鄉校。望之如登天。

然。今若輩見翰林甲科出吾門者。視同儕輩。比於農子。可謂不知稼穡艱難者矣。若輩不自努力。一朝無我。猶欲視同儕輩者。假若一顰笑矣乎。文定篤故人誼。貧賤舊交。一飯之德。既貴未嘗不酬。學誠初進謁。文定曰。余闈中得子文。深契於心。啓彌封。知出吾鄉。訝素不知子名。詢鄉官同考者。亦曰不知。聞子久客京師。乃能輟晦如是。然子之先德。則吾所企也。學誠訝之。文定曰。君先德於乾隆元年。舉順天解試。吾先公實官刑曹。以鄉誼見。余時猶童子塾。先公命出揖客。儀結於心。今數十年。不謂闈中無意得子文也。文定下世。今七年。門下之士。落落如晨星之相望。昔居京師。送文定歸喪。諸孤方輯年譜。正於學誠。聞亦附商一二。覺年譜有未盡。擬別爲文以誌。通政參議桐鄉馮君應榴。於文定爲年家子。其少長尤爲文定所賞識。亦以所見聞者。寄示學誠。云。文定門庭。自易簣時。盛衰若寒暑。然昔文定與其尊甫翰林封通奉公浩。同出故翰林黃陂李君金臺之門。李君罷歸後。游杭之西湖。寓舍大病垂死。文定趨侍湯藥。衣不解帶。而通奉公奔走視疾無寧晷也。後文定撫湖南北。又爲李子援例入官。今文定諸孤困甚。復有文定其人。之報文定者乎。

### 曾麓亭傳書後

余撰庚辛亡友傳。自以平日心知。多在形迹之外。而沒身之後。乃至不能詳其生平。媿古人稱死友矣。顧文子傳。得李君言。而書其遺事於後。因冀天下亦有知十一人。如李君之於顧文子者。爲述傳文之遺。俾

余及時修補。使余可無憾於諸君。庶幾其一當歟。而奔走江湖。湖都門之舊遊。邈不可得。抑命也夫。曾君麓亭。余痛心友也。而書其事乃愈略。則君僻處四川。而性復落落。故其身後詢知君名。其人往往少也。癸卯甲辰閒。故永定河道南部陳琮。嘗招余撰河志。因言及君。陳謂同君國子學舍。與君約爲弟兄。然詢君始末。則云。湖北蒲圻人。余憶君言。生長湖南。似寶慶所隸。忘其縣名。故傳以存疑。其他亦半屬影響。意甚恨之。今庚戌秋。得甄君書。敘君逸事甚詳。且俾余書後。以補前傳文所不及。余驚喜過望。如聞君更生。甄君書曰。君號麓亭。又號篤齋。實寶慶之新化人也。少孤。兄弟五人。君行次第二。伯兄早世。君從季父世售讀書。世售爲乾隆九年舉人。世售卒。君年十九。貧困無依。遺田數畝。俾諸弟躬耕以奉老母。子身走四川。授童子書於德陽村落閒。知縣觀風。奇君文。俾偕德陽童子。較文藝於有司。由縣州以至學使。試俱第一。其秋中式四川乾隆二十四年鄉試副榜。晉謁主司。則云。已置君高第。以二場字句微疵。乃落副籍。意甚惜之。因勸君遊學京師。擴充聞見。君遂肄國子監業。考授景山官學教習。請假南歸新化。省親德陽。娶陽氏女。傳文所謂楊者誤也。君北遊歸。學業益進。聲名騰起。遠近從游者。亦日益多。所得贖金。悉寄湖南奉母。鳳翔李進士某。官德陽知縣。李故通人。居官爲賢長吏。君師事之。相得甚歡。君嗜酒。李數爲君治觴。或招君不至。輒移樽過君書舍。酣飲往往過夜分未已。如是十餘年。君未嘗一言及官事。李益賢之。約爲婚姻。以其女孫許字君子。人謂李之好賢。君之自守。皆古人所難能。西陽知州阮某聞之。延君爲其子師。明

年君舉乾隆四十四年四川鄉試。又明年會試報罷。補正黃旂教習。使諸弟奉母德陽。爲久聚計。明年辛丑。會試再報罷。其冬歸德陽。知縣李已去官。後知縣稔君賢通。請主書院講席。阮聞君歸。因請仍爲子師。壬寅冬。君病腹脹。辭歸。癸卯夏四月。遂不起。傳云。卒於是年之冬。亦誤也。嗚呼。甄君所書。蓋得於君之從弟昌曙。昌曙爲乾隆五十四年舉人。五十五年會試至京。訪甄君於邸舍。且詢余狀。因言甄君與余生平甚詳。蓋素聞於君者然也。甄君曰。觀昌曙所言。君於交友之誼。無媿前賢。而昌曙乃殷殷於君之故人。亟欲一識顏面。亦賢矣哉。昌曙又曰。君卒之第四年。其配陽氏亦卒。子名彰泗。今依婦翁。猶未昏也。有女適漢州黃氏。老母今年八十餘矣。弟三人俱貧不能養。困苦殊甚。則友生之責也。余與甄君。皆不能無歉然。然聞君教授後學。多所成就。乾隆五十四年進士楊粹中。五十五年進士阮文燾。皆其高第弟子。

### 蔣漁村編修墓誌銘書後

竹君先生爲蔣君誌銘。狀君之行甚悉。學誠之得交於君也晚。其於耳目所及。與其孤如燕所追述。按誌猶有遺者。慎撫以書於後。君生授異質。周晬失恃。育於大母江母。故通經書。每提攜。當寢輿時。輒口授四子書一章。成誦。則哺以果餌。比入童子塾。始見書策中字。卽能以所憶測之。又以所測之字。切所未授書。劃然以判。少喜爲詞章。麗篇藻句。哀然成集。已而刊落一切。溯源六書七音。以通乎訓詁傳注之學。聞見所及。輒筆於書。故其所聚若金石款識。鐘鼎文字。摩碑泐碣。收拾於荒墟古墓間者。皆軸而藏之。修補闕

遺考訂疑似。以俟他日輯爲成書。嘗得漢循吏故聞喜長韓仁銘殘碑拓本。質以牛運震金石圖說。及碑後金翰林學士趙秉文題識。以謂史傳不載。而姓名出沒於碑碣隱顯之間。因歎古人有幸不幸。流連久之。適族叔有官聞喜縣典史者。值知縣方修縣志。乃以刻本寄君。君閱志載漢循吏惟陳寔一人。而寔爲長僅旬月。卽遷太邱。碑載仁在聞喜。以禮經國。刑政得中。當時比之子產。奏上遷槐里令。除書未下。不幸喪身。允宜入聞喜志。又河南尹牒下鄉郡。遣吏以少牢致祀。俱當碑文不磨滅處。尤明鑿可據。遂致書聞喜當事者。使爲立傳。並請增入祀典。其好闡幽微。不徒賞奇鑒古類如此。君於古文詞。自謂見朱先生。所業益進。嘗以學人從事徑途不一。凡尙考訂者。薄棄文詞。索義理者。鮮徵故實。故所著撰。皆欲覈終始。有裨掌故。或廣傳聞。卓然近於可用。其讀書自人事餘。輒寢食與其當一釭夜守。漏下三嚴。壺酒自勞。且酌且讀。注酒或溢器外。淋漓几席間。意殊不自覺也。或以疑義相質。雖甚淺近。必檢書探索源委。推逐無遞義。以謂如是。庶不惑於學者。君故留意當世事。方官中書。以憂去也。居廬三年。會免喪。當復官。乃道黃州。溯大江。遊乎漢陽之濱。居數月。去之江西南昌。廣信之間。徧覽章門形勝。所見山川開合。人物輻輳。因以討論天下之故。若河防屯田漕渠水利鹽鐵食貨諸經要。所謂見之語言。而可施之實政者。一一皆有成畫。雖未竟施效何如。要其意固已遠矣。君豐偉少髭。衣冠近古。官翰林。自朝請外。或衣諸生時衣。孺人勤操作。諸子循循善讀書。有客自外來。或無人門焉。登其堂。則洛誦聲與杵臼辭統之聲相應。京師號爲

人海。詣君者如在深山。守一官十年不調。乾隆三十三年。御試翰林。君名在優等。前後數人皆擢去。而君獨無所遷。泊然自得。若有終焉之意。晚尤好老子書。篆書爲學日益。爲道日損。與人無患。與世無爭。十六字銘於座右。君與朱先生鄰相比也。師生之間。別爲氣誼。或以盤蔬壺醢相餉。遺則具手啓。或援故事。以爲笑樂。朝夕過從。論文問字。無虛日。有酒未嘗不盡歡。學誠於乾隆三十一年秋冬。始識君於朱先生座上。酒酣耳熱。抵掌談古今。方是時。朱先生未除喪。屏絕人事。學誠下榻先生邸舍。時時相過。若程舍人晉芳。吳舍人煊。馮大理廷丞。及君爲燕談之會。宴歲風雪中。高齋歡聚。脫落形骸。若不知有人世。一時作爲詩歌。馮君嘗爲之敍。以紀其盛。猶歷歷也。無何。程君遊維揚。吳君出爲寧武府同知。馮君遷刑部簿書。促促無暇日。而君忽於今春捐館舍。朱先生又有福建典試之役。行李倉忙中。爲君作誌。以送其歸。嗚呼。三數年耳。乃有山河之異。君恬純密粹。與人交。惟恐其傷之。其於學誠。相知尤深切。古人所謂有益於余。將忘其身而爲之者。庶幾近是。如燕言君。外雖和易。中自刻苦。平生所爲。雖甚善。自顧無當意者。甲申乙酉之間。精神危惕。幾至成疾。後乃稍自寬。則所得益進云。然檢束恆過苦。卒以此得疾。與君交最久者。不知君之所以自處也。

### 金君行狀書後

曾氏鞏謂子孫欲表揚其祖父。必托之有道德而能文章者。其於惡人則拒之。衆人則能辨焉。韓氏愈曰。

古之道。不苟毀譽於人。然則載筆之士。蘄合乎古人立言之旨。必從事於擇與辨。而銖黍芒忽之間。不苟爲炳炳烺烺。飾人耳目。蓋有道矣。古人之書具在於當日。所謂擇與辨者。吾不能知其有自名家者。凡所論述。往往別見史書傳記。按以重輕詳略。則未有直以臆爲之者。古人於斯。蓋其慎也。夫誌狀之文。多爲其子孫所請。其生平行實。或得之口授。或據其條疏。非若太常謚議。史官列傳。確然有故事可稽。案牘可核也。採擇之法。不過觀行而信其言。卽類以求其實。參之時代。以論其世。核之風土。而得其情。因其交際。而察其游。審其細行。而觀其忽。聞見互參。而窮虛實之致。瑕瑜不掩。而盡揚抑之能。八術明。而春秋經世之意。曉然矣。生平每謂文采未優。古人法度。不可不守。詞章未極。三代直道。不可不存。其於斯文。則範我馳驅。未嘗不爲是凜凜焉。讀者不察。而漫以是謂失實徇人。則不可以不辨也。彼徒見元日。平棚民亂於反掌之間。知縣擢去。而金君不得遷官。因謂功在知縣。疑好事者附會而妄稱之。是未知卽類求實之道。而一以功名得失爲斷焉。卽韓子所謂好議論。而不樂成人之美者也。豈所語於卓犖觀書。平情論世者哉。夫金君之才其實也。才著卑官。而三平大獄。事之得其類者也。棚民之反。發於童子。而童子給役金君。不可假集衆殲寇。功在先登。而金君率三百人。首當其衝。不可假皆其實也。所疑者。計謀之或出知縣。或出金君。可假借耳。而前有都剛之變。後有翠微之獄。則亦事之類者也。都剛姦民。劫知縣去。而巡撫以兵屬君。寧都之民。與知州訟。而巡撫聽君。此俱不可假借爲者。則君之樹立有素。而以類比觀之。可以得其



臨事能謀之實。茲謂卽類以求其實而已矣。何用逆詐用情。妄意其有所附會耶。嗚呼。古人著書。必有授受。史遷之所謂傳之其人。班固之待其女弟。講授蓋文字足以達其所著。而不足以達其所以著。故家學具存。而師傳不絕。其勢然也。後代師法旣亡。人自爲說。凡例不明。體要未究。雖有古人之志。人亦無由而知。文字繁複。倍於古人。此亦無可如何者耳。故記事必徵所授。立說必明其故。慎斯以往。猶懼不稱。況敢以意爲重。輕望讀者之心。知其意乎。是以辨論所及。不憚往復。輒推究之。至於如此。庶幾覽者得以詳焉。

### 武強德政序書後

乾隆三十二時丁亥。長夏。學誠偶憩同姓叔父鑑寓齋。爲言先世遺言軼事。叔父因檢家中舊書。得故戶部侍郎許汝霖所爲武強德政序。及何垣序各一通。有燒痕水漬。不可盡識。武強德政者。鑑父兩瞻先生。官武強縣知縣。有遺愛在民。旣去。縣人思之。爲條其實政。尤卓卓者。凡若干篇。刻以行世。而許何皆爲之序。許於先生爲同年友。何未詳其官。據題款。當爲先生從孫女夫。又生同時。故其言爲可信。叔父生六年。先生卒。家業中落。先世藏書手澤。皆茫然。後稍長。有知識。踪蹟先生行事。年二十餘。在會稽從先生故人范氏。乞得此書。珍藏之。歲癸亥。授徒永清官舍。會官舍火。倉猝從烟焰中。攫得此帙。卽今所存燒殘故紙也。叔父語學誠。歲月久遠。傳聞寢失實。今此帙僅存。實以予小子所咨訪。猶粗得梗概。子盍筆爲書。載之家譜。以示我後人。學誠敬諾。謹按先生自康熙十四年乙卯。舉順天鄉試。越三十年乙酉。始謁選得正定。

府之武強縣。於時先生已六十四年矣。武強有大姓。豪於資。子弟多桀暴。收召椎埋。剽切陵轢。閭巷閒。或爲隧道。出沒太行西山。不可窮端倪。是時國家久承平。守土之吏。方欲休息無爲。而大姓或結權要。牽掣襟肘。卽數犯法。有司莫敢誰何。先生固疾之。及是大姓有仕中朝爲顯官者。與先生舉同歲。除目下日。先生往請曰。某不肖。奉天子制。使待罪公里。顧某之得爲縣。與不得爲縣。惟公命之。顯者愕然。問所謂。則歷數所聞諸不法事。且曰。誠如是。某當執法。而或撫他故。劾某去。則不如及今弗爲也。顯者徐曰。是何言。疲俗望賢長吏。如望歲焉。先生曰。公許某。某何敢辭。然行法且自公家始矣。卽輕裝到縣。大姓聞之。頗氣懾。已而有以嫌殺子婦。詐所仇。飾爲疑獄。而官隸向不得窺豪右門闥。以故蹤蹟曖昧。不能明。先生按驗得實。卽擒治抵法。聞者咋舌。風化肅然。武強當正定東偏。與河閒府之阜城交河。壤地相接。朝廷嘗命大吏經理子牙河。濬漳沱下流。武強歲徵杉木四千五百頭。武強不產木。歲輸所出。例取給於里社。隨以鞭扑。所在騷然。先生以謂物不土植。而徵索所加。有司奉故事。不過責配民間。民間無以供。則倍費購之他處。是縣官無毫髮利。而閭閻受其困也。不如就所出處購之便。遂削牘上請大吏。大吏怒訶之。先生曰。吾不能厲民取苟容也。退擘手稿。具揭顛末上部科。部科爲引奏。竟如所請。得減木三千頭。其務實持正類如此。時州縣以治盜爲能。小民迫飢寒。或爲攘雞肘。筐輒窮治根株。蔓延羈縲。先生獨謂民窮而竊。有司之恥也。鞫得其情。輒哀矜之。諭以務本業。習勤苦。時給少費。使爲貿易計。而薄懲以慰失物者。其主感動。

或棄所追物。自是武強以無盜聞。會鄰縣逮竊囚。過武強。未至。囚自殺。先生引文書。則計其罪不至死。因鞠逮。隸曰不知也。囚自中途問所至。曰武強。曰章公治乎。曰然。囚遽愀然自訟。曰何面目見公。何面目見公。遂不食。乘閒自縊死。先生稽故牘。蓋前所資遣者也。先生在縣。當春夏之交。膏雨時行。敝袍一羸馬。載酒食。至鄉鄙閒。卽社祠候亭。召父老及俊髦子弟。俾列坐。詢農田閒所疾苦。若法有不便。並得商榷。如家人有來質訟。就聽之。因與父老評其曲直。勸勉慰諭。皆歡然以解。其不可者。或折柳枝。就所在笞決。卽遣去。無所問。先生公暇。亦時好爲博奕嬉戲。而於民事。則必盡心。嘗與客博。俄傳飛蝗且入境。先生卽投袂奮起。徒跣長號而出。觀者錯愕。開飛蝗冉冉出境。以去。封內草木無所犯。縣人至今相傳以爲神明。歲大旱。先生虔禱於神。夜宿齋室。晝曝烈日中。瘡發項背。血肉淋漓。衣領閒不知憊也。有棗強乞兒。自其鄉來款縣門云。疇昔城隍神見夢。爲告武強章令君。君意良苦。天爲若假甘霖一尺。某日時當應。應則賞乞兒緡錢。先生疑爲不誠。留乞兒。及日。天無翳雲。乞兒泣曰。貧乞於人命也。乃爲鬼神所戲。已而雲集雨降。符所告。因賞乞兒。時鄰境皆禱旱。未有應也。先生在武強四年。卒以抑豪強。見憚於貴人。貴人欲中以危法。拑撫無所有。用行取例。入爲工部主事。云旣官工部。旬稽約束。俱有法度。吏不得因緣爲姦。差監督南新倉。是時天下富庶。貫粟紅朽。無所稽。而倉儲率爲姦吏盜鬻。遇大吏按驗。則簿籍空具。甲乙移易。以眩大吏。倉卒莫能辨。名曰黑檔。相沿久矣。先生廉悉之。卽召諸吏。至掩面而哭。吏駭問。則曰。監督與若曹久

周旅。一旦當相訣。寧不悲乎。吏頓首請死罪。且問狀。先生曰。若曹不聞黑檔乎。監督告無罪。惟自檢發耳。檢發而若曹駢首戮西市。監督其忍聞諸。於是吏皆感激。惶悚叩頭流血曰。小人愚不及此。惟明公死之。先生曰。急爲計。猶可及也。諸吏皆曰。諾。卽散去。人自爲謀。一夕得數十萬斛。比曉而倉廩充然。官工部數年。會以廉幹擢御史。而先生引年以去。明年卒於家。年七十有七。叔父於雍正十三年乙卯。應順天鄉試。鎖院中遇同試生籍武強者。道先生爲縣時事。猶歷歷云。先生去縣。士民爲立生祠。並刻德政爲一書。託不朽。今祠宇頽廢。後來者遷明府肖像佛寺中。縣中人以爲恨。時距先生爲縣時。又三十年矣。有張甲者。武強大姓。與先生有通家誼。叔父於乾隆八九年間。遇張於京師。言先生好讀書。簿書之暇。集邑諸生。校文藝。武強故有書院。地僻鮮師。明府身兼督課。後生小子。皆斐然興起。或時攜數百錢及紙筆。巡行所部。聞洛誦聲。卽入稽其業。長者試以文。幼者背誦所授書。稱意卽獎勵之。或與塾師商訂教法。今宿儒老生中。尙有明府教訓而成者也。先生晚始仕。仕又不獲大用。故可徵者止此。然卽其所具。推而至於其他。先生之生平。可彷彿已。叔父廉毅雋傑。卓然有先生風。學誠自乾隆庚辰至京師。見於南城舊舍。接三宗子弟。必教以孝弟禮法。而於先世嘉言善行。尤諄諄不忘。自以生晚不能悉先生事。乃卽耳目所及。俾小子條具始末。會從兄垣業方輯宗譜。屬探遺文。因錄二序以進。仍闕其殘燬字句。而謹以所聞書於後云。

乾隆庚寅六月甲申。學誠謹書後。

爲羅副使撰丙申祭告河南湖南諸碑刻書後

歐陽學士奉使河南湖南。往反凡四閱月。使旋。以碑刻示某。且囑爲記。蓋歲在丙申。國家平定兩金川。大  
功告成。皇帝有事於廟社。御門受俘。勒碑太學。遂命廷臣分祀嶽瀆神祇。若前代帝王陵寢。而君以內閣  
侍讀學士。往祇厥役。禮也。某與君同登雍正癸丑進士。又先後同官京尹。總督倉場。君重斯役。而以告祭  
典冊。勒碑拓本。裝爲卷軸。以識久遠。俾某敘其大略。意良深矣。先是逢國大慶。告祭四方。遣使八人。分道  
以往。其後禮臣言人多供張易擾。非古人精潔事神之義。於是止遣六人。而河南與湖南始合爲一。當未  
合時。某以某官於某年。值某慶典。奉使告祭湖南某山川陵寢。煌煌鉅典。自幸不世遭逢。閱幾十幾年。而  
君又逢茲役。遂兼河南告祭。亦可謂榮遇矣。國家創制顯庸。禮樂明備。百神秩祀。各有典章。凡前代帝王  
及山川河岳之神。界在畿甸外者。所在有司。歲時以禮舉祀。無有廢墜。至於國有慶典。若豐功偉烈。出於  
等倫。則特遣大臣。持節告祭。以答神庥。不在尋常祀法。守土之吏。勒碑其處。用紀殊績。典至隆也。士大夫  
列官中朝。遭逢國家多慶。亦云幸矣。況能與襄典禮耶。與襄典禮。僅矣。而某與君。自癸丑同舉以來。旣同  
官。又先後同以慶典奉使南州。中閒日月更遷。制度損益。鉅謨穹碑。磊落相望。山河祠廟。煥燿後先。千禩  
而後。仰茲峻烈。不特企至治之輝光。而一時臣工。廣颺喜起。駿奔率職。得於金石刻畫之間。表著名氏。載  
永竹帛。昭煥丹青。詎不爲極盛歟。其碑刻次第。及奉使顛末。君自記已詳。不復綴述。僅敘某與君相與先

後經歷之故。而不及他者。所以慶遭逢之異也。

書汪龍莊越女表徵錄後

龍莊以母節備極褒崇。旣刻雙節堂贈言。蓋當世文人。不預名者鮮矣。又以母故。推類宗親。以至鄉黨。凡貞節孝烈之著聞者。別撰越女表徵錄。眞仁人孝子之思。可謂不匱。而又能廣其類錫者也。往在京師。會稽陶舉人廷珍嘗謂余。龍莊表徵之錄善矣。惜於義有所拘。蓋陶嘗告以聯桂之事。請入表徵。而龍莊未之可也。余謂龍莊善於引經折獄。獨於此不能援律以證禮邪。因書其事。爲龍莊廣厥義焉。聯桂者。山陰何氏婢。貴州苗種。不知其姓所出也。故總督尙書何恭惠公燭。嘗官貴州。買婢給使。聯桂方幼穉。雜僚婢中。獨端重不苟嬉笑。然性木訥。無他工巧。可得主歡。自幼以長。爲旅進退。旣而長婢。以次給昏齒。及聯桂。聯桂誓死不可。詰之始得其情。先是恭惠公從兄行四者。貧無職業。挈家依恭惠終其身。有庶子七郎。亦生長官署。跌宕無行檢。父兄約之不得。後遂逸去。不知所終。至是聯桂矢志不嫁。則曰。七郎嘗要我矣。縱七郎不我顧。我不忍自欺初心。且七郎雖去。有老父衰羸。誰侍其所生。母更無他子。疾病誰依。我以身許七郎。則七郎存也。冀其成家室。責猶有分。今七郎不可知矣。遺憂方重。非我其誰任之。家人固勸。雖恭惠亦婉諭之。竟不能奪。由是不筭不飾。以鴉鬢終老。何氏七郎父母晚年多疾。甚倚賴焉。龍莊謂聯桂之於七郎。旣非正妻。又非妾媵。男女定情。而家人皆不之知。是合不以正也。始亂而卒成之。君子猶譏其苟。而

況無始又無卒乎。以是爲名不正。故擯而不錄耳。余謂龍莊善言律意。此事禮無明文。可援律以證也。按會典稽勳司官員襲蔭無嫡立長。不論妾生婢生。同房異室。皆得入敘。又宗人府初制。宗室黃帶。覺羅紅帶。其同房未經分室。婢生別給紫帶。康熙定制。無論同房異室。皆如其應得色帶。夫所謂婢之異妾。分室之與同房。所辨止爭定情之有明文否。且所生子女。典律皆無分別。則婢之侍寢。不拘明文矣。戶律婚姻以妻爲妾。妻存以妾爲妻。均杖一百。改正。唐律有以婢爲妾之科。而明律今律無之。然唐律又云。婢經放良。始准爲妾。是妾婢之分嚴矣。又云。婢若有子。亦聽爲妾。則婢之所以得有子者。不必有定情之明文。概可見也。刑律姦情條。良人姦他人婢。笞四十。夫曰他人之婢。姦笞四十。則家下之婢。不得爲姦。旣不爲姦。又不科罪。則所謂同房侍婢。主人收納。於法不禁。法所不禁。即禮文之所許。龍莊於此。自可進一解也。且古者天子諸侯。娶非一族。大夫亦有姪娣貴妾。其待年於國。及歲入御。在禮亦無明文。至於賤妾。非出媵娣。記之所謂買妾。不知其姓。則士庶通行。與今亦未甚殊科。旣無廟見分明之義。又無同牢合卺之文。經傳簡記。本無一定儀節。所謂同房侍櫛。人事之常。定情薦寢。何必定有明文。可執聯桂之事。於義自可毋庸疑也。第閨門之內。別嫌明微。夫婦大倫。尙貴有別。同房侍婢。名分未定。父子兄弟。皆得以主勢臨之。倘無所以分明。則兄弟迭薦。父子聚麀。必至釀成人倫之大變。是在明禮君子。杜漸防微。善爲規法。而非所責於鬻身奴使。義聽主裁之婢女也。

## 家太詹庶母不入祠堂辨書後

按先生所引禮記。妾祔祖妾。及無可祔。易牲祔於女君云云。皆封建廟制。分五廟三廟。及親盡祧毀之制。其云祔妾祖姑。及高祖妾。正是不入正室之徵。是以祔女君。則須易牲也。蓋以周立姜媯廟。意推之。當時公侯卿大夫。亦必有庶母別廟之制。故云然耳。非禮經有妾得入廟之例也。今祠堂與古廟制異。會族通祀。薦而不祭。與宋人所議祠堂。同室異龕。亦有祧毀者。道不同科。蓋合千百子孫所通用。而非一人得私主者。故庶母不得入祠。明庶母止得自臨所生。而非可統其族衆者也。亦與古人分別之意不同。族人之言。不可謂非。但身爲支庶所出。而所生不得列於宗祠。人情亦所難安。是以吾鄉鉅族。多於祠內。別構庶母享室。凡庶出之子孫。皆得入祀。亦禮之合義者也。吾族未建庶母之祠。是以致此紛論耳。然推庶母祠例。庶母雖不可以統臨族衆。未嘗不可以自臨所生。吾族祠堂主室。雖從智字分龕。以別房支。其實智信二代木主。皆居中南向。至智字孫行良字輩木主。方分入兩旁諸龕。今陳顧二庶母。皆禮四公妾。而不祔禮輩。居於中閒。但入其所生本房之龕。則龕中最尊之主。尙爲其所生之曾孫。誰可與之相抗。此又可以姜媯廟例。下推臣庶子孫。事庶母者法也。卽曰。經律無文。亦可爲禮以義起之得當者矣。先生移主。由中而遷旁龕。深得因時制宜之法。族人不得議其非也。但陳顧二母。行輩本尊。入祀旁龕。龕內木主。皆其所生子孫。所謂以尊臨卑。自無不可。若良字行輩以下。妾母入龕。龕內尙有尊輩木主。則是以卑瀆尊。於義



不合。族人不得援此以爲例也。抑余猶惜先生當日推行有未盡者。顧母避嫡而遷旁龕是矣。然居中南面。尙有顧母所生之智十四公與十四房之諸信字行。亦當從顧母而歸龕。蓋母氏旁列。而子若婦孫。反居南面。神人皆所不安。卽陳母同遷。亦應將陳母所生之智十五公與十五房之諸位。一例旁遷。其諸智之出自嫡者。久居南面。其子孫不願遷者聽之。或問同一輩行。何以有升降之異。不知子爲母屈。孫爲祖母屈耳。嫡自不爲庶降。於義無嫌。似可爲先生進一義也。先生本意甚善。而所辨尙有未盡。故推其蘊。而書識於後。



章氏遺書卷  
第二十二文集七

蘇文忠公生朝湯餅會記

乾隆五十年庚戌季冬十有九日。爲蘇文忠公生朝。公生宋仁宗寶元元年戊寅。至今七百五十有三年矣。弇山先生節府多暇。張設置酒。爲湯餅會。蓋自先生撫陝以來。移節豫荆之域。二十許年。率行不廢者也。夫初度稱觥。禮行中古。至於前哲誕降。酌酒以酬。事非典制。而學士大夫。論世尙友。抗懷前代。人文得其隱微之契。則不憚鑄金刻木。尸祝俎豆。以志心儀。所謂禮以義起者也。且讀書懷古。聖賢典籍所載。不啻如日星河岳矣。凡有耳目。孰不瞻依。而自古名流。卽古人中。必有尤契於隱微者。以志所獨何哉。孟子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性情不驗於同。而驗於所獨。蓋將於情之至者。見其性之所自近也。先生爲諸生時。嘗困窮甚。而意之所營。不在溫飽。范公之志也。及官翰林。以文章爲一時冠冕。歐公之望也。及撫陝。西河南。晉督兩湖。累翦鉅寇。定大獄。弭水旱災。廣勵農桑學校。則韓公富公所爲。經略一路。安如磐石者也。若蘇長公其人。雖不異於范富韓歐。而所遇不可同日語矣。方鑿圓椎。進寸退尺。雖科第聲名。文章知遇。當世稱榮。究之其身。未嘗得一日安於朝廷之上。出而蒞民行政。僅小試於州郡。不得展其聲施。以

視先生遭際昌期。爲時景風靈雨。人知其不同也。而先生所契。不於彼而於此。則有說焉。范富韓歐。學術經綸之膾炙也。蘇公生平志氣。雖不大顯於時。而文章山水詩酒賓客。皆有天發奇至。出於行誼政事所不及班者。先生於此。蓋獨有羊棗之思焉。夫蘇公文章氣節。百世之師。無論智愚賢不肖所共知也。而餘情逸韻。倜儻風流。一時所謂天發奇至。必非世士之所能知。卽有知者。又不察其同於韓。經綸周程道義。而此特其性情之所寄托。是以隱微之契。非有口得乎蘇公之所以爲蘇公者。不能獨摯如羊棗也。抑蘇公去今七百有餘歲矣。而初度之辰。猶得先生爲之設酒高會。如接蘇公聲歎。雖謂蘇公今日猶存可也。流風所被。不限古今。更閱數百年後。有能志先生志。儀先生行。卽以想象乎蘇公者。而因以想象先生。蒼茫以溯今日之會。其爲景企又何如耶。先生之生歲。在庚戌。今年又值生甲子矣。行誼文章。經綸政事。無媿前賢。古人引年考德。繼此又何如耶。願先生益勉晚節。以景仰前賢殷殷無已之心。卽思所以自壽於天地。而躋堂稱觴。所以祝蘇公者。卽其所以自祝。歲歲無改。亦歲歲無懈焉。庶幾茲會之不徒舉歟。先生嘗有詩以紀其事。凡前後賓客。從游與茲會者。必有歌詩。歲久積多。且成帙矣。學誠幸預茲會。媿不能詩。而心有慕焉。退爲之記。以附諸君之後。

## 嘉善周氏福禮堂記

乾隆己亥。周君篋谷。以官俸之餘。購宅於嘉善舊里。取戴記禮以樂福之義。因以福禮名其堂。且謂余曰。

經記所言非予敢企。願有勉焉。余服官幾二十年。家無長物。今所買宅。竊比於菟裘之營。爲他日終老計耳。宅有廳事。足供祭祀。宴賓客。堂寢足以處婦子。書舍足以課子弟。俱人生常事。不足福也。然窮書生。攜一束書。游宦頻年。竟有祿奉。福一矣。有三子。能弄紙筆。福二矣。今又有宅。福三矣。懼其不足。堪此。願循禮以自復。庶幾可以久遠。子其爲我記之。余謂古人言福。莫備洪範。其云富壽康寧。必協之攸好德。然後乃以考終爲全祉焉。是則備福而無其德者。古人所謂幸而免焉者也。宋人有牧羊九十九者。其鄰父貧。僅有一羊。宋人乞以一滿其百。鄰父與之。君子謂宋人未嘗富。鄰父未嘗貧也。故福無齊量。惟愜乎其分。而趣足自勝。斯天下之真福爾。牧豎耕夫。出作人息。蚩蚩自喜。疑以爲福矣。顧中無所得。譬若食而不知其味。雖甘不飫也。然則人生之福。以樂爲至。樂亦何常。惟其所得爲何如耳。得之在我。契之在天。所謂攸好德也。循乎天之自然。節文生焉。所謂禮焉。記云有大福者。必有禮以樂之。夫不以福爲樂。而樂乃在禮。所樂與世殊矣。以禮爲樂。而始以大福歸之。福亦不易許矣。詩云。自求多福。福非可求者也。禮則可勉。然則循禮自復。乃君子之所以求福。此君以福禮名堂之義也。抑吾有以進焉。古人戶牖置銘。庭楹納誠。所以丁寧不憚煩者。欲使毋墜禮耳。福則由禮生焉。猶舞慍戚。迭運循環。品而節之。斯之謂禮。益虛消息。知者謹焉。禮生於節。而樂以和之。陰陽自然之理也。君以廿年從宦。甫定一居。瞿瞿以不克勝。是爲懼。則其所以居官處室。與夫教其子者。約之於禮。蓋可知矣。禮者履也。履虎尾者。有亨道焉。他日政成歸老。諸子以

詩禮繼其家聲。天之降福。將有繩繩而不替者。豈特三而已哉。

爲歐陽先生撰奉使告祭勒碑記略

今上龍飛之四十一年。歲在丙申。金川再奏蕩平。皇帝祇肅告成功於廟社。遂發德音。下明詔。凡前代帝王陵寢。若名山大川。在九州四海內者。分命廷臣。往修祀事。禮臣準故事。分使節爲六道。具諸臣名。臚狀上請。於是內閣侍讀學士臣瑾。恭承嘉命。得備一路。奉使河南。告祭某縣某陵寢。某地某嶽瀆。凡幾。湖南某縣某陵寢。某地某山川。凡幾。惟時禮部戒虔。翰林冊祝。旣備乃事。用司天諏吉於季夏某甲子朔之一十。有三日某甲子。與諸路節使同發京師。昭典禮也。臣瑾嚴程夙駕。不敢遑處。次第經歷。祭告如禮。涉秋徂冬。凡四閱月。遂於十月某甲子。反軺京邑。翼日敬復恩命。天子垂詢使事。臣瑾備述朝廷功德盛隆。化被無外。惟茲金川之捷。功烈尤爲峻偉。臣瑾祇奉德音。勉襄大典。凡遇享祀之日。陟降禮成。風日清瑩。神靈歡喜。和氣盎溢。散爲禎祥。西成有秋。民庶殷阜。酣嬉飽敖。浸潤膏澤。歌頌太平。一時州郡長吏。宣布教條。拱手稱治。臣瑾往反涉數千里。所見閭閻。南北風俗略同。旣陳其實。天子顧而色怡。臣瑾退竊自幸。夫以譴陋之資。獲覩斯盛。非第一介之臣之榮遇。實國家億萬年無疆之業。所以度越千古者。於此可以概見。是用凜凜。不敢隕越。若榮皇華之名。而徒以焜耀於鄉黨子姓之間。又豈區區奉使之義。所當出此。爰取遣祭諸文。勒碑拓本。裝潢爲帙。以識不忘。某處祭某某處祭某某。凡若干篇。其某處祭某某。卽同某處祭某某。

文重者不復載。恭紀始末如右云。

戴夫人課詩圖記

兒伏案閒。就槃洛誦。爲周子震榮。倚榻假寐。累然病容。其尊甫東阜先生也。斂襟莊坐。悄然憂色者。賢母戴夫人也。庭有老桂。秋華橫月影中。周氏之舊第也。其事在乾隆丁巳之秋。而撰圖在庚子之春。相去四十年餘。情事宛然。蓋震榮不忘母劬。訪老畫師揚州羅聘。追溯當日。以意摹畫。庶幾得之。以時存省者也。圖成。乃謂其友會稽章學誠曰。圖畫得形似耳。惟先夫人懿德。藉子文辭。撫存一二。以識圖左。俾觀者知當日事。小子生始八年。先君患咯血疾。先是家中數見怪異。所臥榻下有流火閃爍。光彩耀目。就眠無有。家人固已惡之。已而疾作。血衄洶湧。墮藥潰砒。勢猶未已。日夜危坐。若滿注鼓器。少仄血出。如覆注水。奄然一息。倚榻俟時而已。惟時家人盡日作苦。向晦就息。獨先夫人竟夜莊坐。目不交睫。小子於時。方受毛詩。每塾中歸。則令就案展誦。倦則勞以果餌。秋夜點長。宵虛心警。課誦之功。倍蓰於晝。自己巳秋。達戊午夏。凡歷三時。未嘗一日閒輟。洎小子課業終編。先君疾起。先夫人於是始安枕云。學誠以爲古大家內則懿範。若劉向所傳。曹昭繆襲之所頌贊。大抵本於詩教。凡前代嘉言懿行。得其一端。風人之旨。引深比興。性情出焉。至若淑媛相夫。賢母誨子。高識持家。達觀偕隱。范氏所謂才行高秀。不必專於一操者也。然而列女之傳。亦已彪炳如是。夫課子誦讀。似也。顧在事疾之際。奇矣。事疾非奇行也。專且久。無懈色。能者鮮。

矣。卒使課業積累以進。痼疾從容以起。夫人堅志定力。擬之古人。其仁智之倫與。聞夫人之始歸也。資裝甚盛。先生雅尚澹泊。顧無所言。而色若不快。夫人卽喻其旨。請先生曰。是慈親垂愛。余弗能卻。君誠有梁鴻志。余不難爲椎髻裝也。卽斥賣鮮衣華飾。得數千金。恣先生購古典籍。無所問。先生大悅。由是終身相敬。若賢師友。噫。詩人所謂雞鳴戒旦之憂。與衡門考槃之樂。古人不昉得一似者。夫人兼而具之。可謂難矣。震榮旣長。學成而長於詩。深於性情。言先生及夫人逸事。使人慈孝之心。油然而生。所謂溫柔敦厚。而不愚。皆詩教之得於幼學者也。因記所圖。牽連及之。先生與夫人生平言行。可以垂後昆。而樹風教者。見於別傳。茲不綴。

## 劉氏書樓題存我額記

寶七劉子。家世文學。夙負不羈。又生長華綺。風標雋爽。弱冠之年。見者以爲神仙中人也。壯年家事中落。累舉不得志於有司。衣食之謀。舟車南北。年且過強仕矣。乾隆五十二年冬。余遇之京師。劉子意不自得。明年自京以書抵余。謂倦游憊甚。將爲歸計。家有書樓。命工葺之。他日讀書。且課子弟其中。求京師善書者。大書存我二字。以爲之額。俾余爲文記之。存我。劉子所自號也。劉子以爲天地生我。父母育我。非漫然者。我不可以自忘其我。故欲存之。且傳之子孫。俾各思其所謂我者。而皆存之。是劉子志也。昔者夫子毋我。我者形氣之私。故聖人絕焉。莊周亟稱子綦喪我。我者是非之媒。故達者忘焉。今劉子乃欲存我。毋乃



異於古所云乎。觀其言曰：天地生我，父母育我，必非漫然，故不可忘。是劉子之所欲存者，乃生人所以不爲漫然之故，而非私於形氣，爭於是非之所謂我也。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詰其果爲何人，任斯道者，必曰我矣。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所謂赤子，我之所由來也。又曰：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謂俟者，我之所由往也。我有來往，我不長存者也。我不長存，而思所以存之，以爲及我之存，可以用我耳目聰明，心識志慮，而於具我之質，賦我之理，有以稍得當焉。雖謂不負我生可也。夫人之生也，萬變所謂我者，亦萬變，毋論各有其生，各不相侔，卽一生所歷，亦自不同。夫子十五志學，以至七十從心，迴乎遠矣。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則今日之我，固非昔我，而後此之我，又安能必其如今我乎。食色嗜欲，人人莫不有我，徇於食色嗜欲之人，其所謂我，常存而不變者也。苟思生不漫然之我，則隨其思之所至，卽爲我之所在，豈惟與年爲異，抑亦日遷月化而不自知也。然則欲存我者，必時時去其故我，而後所存乃真我也。夫心境身境，其中皆有我也。心有主宰，則身之所處，升沈得失，不能溷焉。劉子數十年來，身之所涉，亦多故矣。以爲皆不足以櫻心，而諄諄然猶思生之所以不漫然者，題額自號，且以勸子孫焉。則劉子之所以爲我，極其思之所至，烏能測其涯涘也哉。

### 沈旣堂先生遷居圖記

吾師高郵先生，以遷居畫卷，命學誠書識其後，披圖移家，無他長物，箱擔笈荷，支架填牀，無非書冊，蓋記

實亦以誌行樂也。先生於乙巳嘗寫味鐙齋行樂。後又作豆棚閒話畫冊。學誠皆得寓目。與此爲三圖矣。圖畫得形似。而性情寓焉。誌一時而生平見焉。不有所記。則如讀詩得比興。而不得序說以申明。不知詩指所在矣。學誠於門牆久且密。請略次所聞見。若家世其他篇。則不復申。先生生而英異。幼承義方。服勤攻苦。弱冠天才豔發。自初試童子。至聯第進士入翰林。如弋斯獲。未嘗授二矢也。揚人發迹。無若先生捷者。鄉人相與歎羨。有老役夫嘗掌擊柝。夜狗獨語。人曰。吾嘗嚴冬風雪。深夜警柝。過街市。闕如無人之境。獨沈氏書樓。一鐙熒然。洛誦淒苦。殆將達旦。竟無役未嘗暫休。意者此其效耶。先生官編修。砥礪廉隅。與故詹事桐城張公會。前內閣學士大興翁公方綱。故學博大興朱公筠。同稱於時。時人目之謂四金剛。蓋擬浮圖護法尊稱。不可干以私也。主乾隆庚辰江西鄉試。壬午山西鄉試。乙酉同考順天鄉試。所識拔多一時知名。出爲太平知府。太平山水清佳。俗稱淳樸。先生下車。息民課士。政簡風清。蕭然如出塵世。會己丑大水。當塗有大官圩。包田萬頃。居民耕圩阻水。水從腹潰。民倉皇散竄。至親屬不相顧。姦民乘機攘奪。或據高阜。或掉小舟。往來葭葦茫閒。鎗礮互施。火光徹夜不息。先生立傳檄諸圩長。俾各畫界自保。別白姦良。不終朝而安輯。因勸殷戶平糶。以待報賑。羣情帖然。泗水當淮衝。多水患。官吏藉施賑爲豐年。侵漁破冒。蠹積弊深。不易殫究。上官檄先生監之。先生爲之檢覈清釐。不憚煩苦。由是賑無虛糜。尤善聽訟。鄰府疑獄。上官輒屬先生。貴池有大姓與方氏爭隴山。自順治閒。訟涉百餘年未決。戶部據辭。下所司。

根勘使司檄先生往。先生至彼，則簿牘如山，詭幻百出，不可把梳。先生檢閱終夜，得前明宏治四年閏七月契，則大姓先世賣山入方氏也。因謂前朝故券，例不爲據。蓋杜模糊，易於飾僞。此契墨淡紙陳，印文可辨，非人所能爲。且彼貧民，烏知曆算，而是年閏七月也。登山又得左證。檄取儒學明史檢至七卿年表，是月有某官致仕，益信不誣。遂具言端末，竟據故契判業歸方。巡撫喜曰：漢儒引經斷獄，君能援史決之，何讓古人。遂準以報戶部。民有骨肉訟家貲者，訟師兩利而互搆之。先生廉其實，當兩造庭質，訟師在焉。先生先呼兩造前曰：若一家人爲外人愚，不自知邪。卽擒訟師，搜其身，得兩搆之辭，以示兩造。恍然大悟，投拜而去。又有師弟子約爲昏，因其人皆有聲士林，忽以飛言搆訟，辭多閨房曖昧。聞者掩耳，縣長吏不能決。以上先生引簿牘，則語皆恍惚無左證。然其人性情迂樞，執其辭，殆將訐訟不休。因招使前曰：若輩皆讀書明理義，亦知按梁獄者，辭毀則獄解邪。卽命火取前後辭供，悉焚之。因以理諭，皆渙然冰釋。官太平十有六年，勸植桑麻，禁溺嬰女，戒民毋久淹葬，屯軍毋恩民籍。凡鉅細事，不爲峻切。久之人被其休三攝蕪湖道事，關權宿弊一清。會河東饑，政極敝，天子詔議更張。擢先生都轉運使。先是鹽法既壞，商必虧貲，人多不願爲商。於是官司勒殷戶充商，許以五年更易。其人素非熟習，虧貲更甚。殷戶往往以此破家。百計求免，官吏操其奇贏，人益視爲畏途。先生請除更易之條，商有力者，自可久擅其利。其虧耗者，亦聽量力退休。商民稱便。故事給引配地，運使藉爲利藪，蓋不問商力，多給額引，引阻不售，輒賠課耗。貲商

乃重賂求減引益配他商賂免如前。由是轉輾無已。又引地腴瘠不齊。臨時指配。視賂厚薄。以上下之。以故官肥而商益困。先生請視商力。給引不用勉強。抑配引地。分上中下。創立籤法。勻其肥瘠。以四千餘引。劃爲五十六籤。每籤利病相等。無所偏擇。臨時聽商自掣。官吏不預其事。大賈或兼兩籤。次者一籤。皆從其力。又河東引行陝西。山西河南各路。坐消之處。亦有肥瘠。運使銓配。視賂上下如前。則困且行河南者。雜配山西。行陝西者。雜配河南。商力奔走不勝。則困。或今日給配河南。翼日又撥山西陝西。凡坐消塵肆。必有經費。銓撥散碎。費當倍蓰。則又大困。先生覈其遠近。立爲定制。皆使專行一路。官吏不得朝暮更改。及雜配不順之區。於是商賈踴躍。如病瘡日久。痛苦不能自言。而良醫爲之一旦霍然起也。其詳具載河東鹽法調劑紀恩錄。世有其書。故僅摭大略如此。先生天性孝友。生十許年。考中議公見背。甫免喪。卽連第。擢選清華。錦衣歸娶。遠近稱榮。而先生痛至失聲。念公不及見也。奉母太淑人。尤能先意承志。自幼以長。至歷官中外。凡數十年。溫清至樂。靄然自得於豐約之外。河東之擢。先生方欲以母老辭。太淑人固不許。曰。天子方篤意澄清。越次用若。若敢私情自便邪。及請迎養。太淑人固欲東歸。先生遂不以家室之官。黽勉將事。三年報績。亟請陳情。大府惜才。欲固留先生。會入覲。奏論及之。上詢知太淑人年登九十。爲之歎賞。恩許歸侍。逾年而太淑人考終。先生感念罔極。自是不復出山。伯兄益堂。能文不遇。先生表章遺筆。撫教兄子。必盡其心。先世自高郵著籍。明初遣戍普安。明末又遭寇難。支屬散處。祠墓荒遠。則力訪先

世遺言逸事。撰輯家譜。而於家風世德。忠貞孝義。所以闡先懿而訓後嗣者。尤三致意焉。愛才樂育。培養氣類。殆於性命休戚。其閒官翰林。不通贊謁。而於後生末學。有一藝之長。則稱道不去口實。及守太平。一時遠近知名士。如水趨淵。若洪編修亮吉。黃廩膳景仁。顧進士九苞。初未爲人知。先生望氣先識。邵侍讀晉涵。孫兵備星衍輩。官未顯時。先生咸與解帶寫心。莫不意滿。今歸老林泉。太平舊識諸生。猶往來講藝。孜孜不倦。當河東清犂鹽弊。搔首多苦心矣。然檢故事。前明於運治所。故有文曲書院。河南陝西山西商籍子弟。肄業其中。歲久傾圯。先生大出資。鼎而新之。廣購書籍。豐其膏火。教且養之。落成將享。率肄業諸生。歌詩飲酒其中。一時稱盛。此又其餘事矣。學誠自乾隆三十年乙酉。受先生知。當時謁見。如素知識。自是南北往復。屢過先生。每見披誠。如光風霽月。近人可挹。今六十年乙卯。首尾三十年矣。茲見先生於新居里第。卽遷居所爲圖也。居室屢遷。而主人不改。圖畫在貌。而生平可知。先生白髮雖新。而神明煥發。小子鬚鬢皓然。而誦識習業。猶未衰也。願先生益懋晚節。增樹於不朽之三。他日小子猶得書其續見聞者。以示後起。區區圖畫。未足盡其蘊也。先生名某字某。乾隆十九年甲戌科進士云。

### 滄雲山房乙卯藏書日記

先君子少孤。先祖遺書散失。家貧不能購書。則借讀於人。隨時手筆記錄。孜孜不倦。晚年彙所劄記。殆盈百帙。嘗得鄭氏江表志。及五季十國時雜史數種。欲鈔存之。嫌其文體破碎。隨筆刪潤。文省而義意更周。

仍其原名。加題爲章氏別本。鎔裁亦費苦心。又喜習書。繕五經文。作方寸楷法。尤喜毛詩小戴氏記。凡寫數本。手不知疲。嘗恨爲此二事所牽。不得專意劄錄。所未見書。每還人所借。有劄未竟者。悵悵如有所失。蓋好且勤也如是。然聚書無多。緣家貧爲累。自授經館。穀至仕宦俸餘。未有可以爲購書貲者。隨身三數千卷。自乾隆辛未赴官湖北。比歲戊子。痛遭不祿。十許年間。檢校篋藏。無甚增也。小子旅館京師。嗜書而力不能致。然戊子以前。未有家累。館穀所入。自人事所需外。銖積黍累。悉以購書。性尤嗜史。而累朝正史。計部二十有三。非數十金不能致。則層累求之。凡三年而始全。今檢其書。則有仿宋板者。嘉靖南監板者。萬歷南監板者。北監板者。汲古閣刻本。廬陵刻本。及葛氏徐氏刻本。凡七八種。會合而成。其函冊大小。楮板新舊。刻畫工拙。參差不一。殆於昔人所謂百衲琴者。非第寒儉可憐。當時數載辛勤。亦可念也。自後館穀漸豐。而家累亦漸以重。然計終歲之需。如增耗抽稅。必約算俸分。存買書資。三十年來。頗有增益。亦閒有古槧祕本。繕鈔希觀之書。統計爲帙五千。爲卷二萬有盈。以子荆居室擬之。庶幾其苟合歟。然而是書之存。余滋感矣。當己丑居憂。舉家扶柩。附湖北漕艘北上。書篋爲漏水所浸。先人隨身所謂三數千卷者。失三分之一。而余先於京師所購。補除尙有所餘。辛卯壬辰之間。余游江浙都門。凡再徙家。其書頗有散失。先人劄錄。多襲巾箱。偷兒不知爲書。負之以去。尤爲恨事。所幸先人著述草稿。別置一箱。得僅有耳。乙未。余自浙江復還京師。雖稍有增補。檢視手澤多亡。亦得不償失矣。辛丑游河南。比之匪人。狼狽而反。盡失。

行李及生平撰述而篋書亦有一二佳本盡爲盜賫可歎息也壬寅主講盧龍自京師移家遠赴邊關適有季妹之喪家人倉卒收書細載未牢中途頗有損毀甲辰移帳保定之蓮池書院自東徂西去以千里山程顛頓書笈復有損毀如前戊申則主歸德講座家累乃自保定南遷檢點前後存書又亡三十之一懊恨無已其冬遷家亳州僑居偃人雞犬圖書雜置三楹唐舍箱篋壘駢無可展卷之地雨淋溼蒸飢鼠嚙木格格作響其爲蠹耗鼠糧未知何歸亦祇順聽而已癸丑家累自毫歸鄉水程安穩余方游楚私計卷軸從此著土不復遷也楚多材植木器價廉因製楠木書廚十二寄歸收藏精要諸書而余楚中又有所增比較先後視先君子所存殆十倍矣木廚不足接以長板矮屋連棟又局於地蓋四十餘年遠道歸來葺居僅足容身器用尙多不給而累累書函乃爲長物可慨也夫因命兒輩稍分甲乙登注簿籍備稽檢耳未足爲藏書目也標題滄雲樓書目存其志也南州地土卑溼書不時檢輒生蠹魚樓閣度書則不甚蒸鬱余家無樓閣滄雲樓名則先人所篆私印亦有意爲藏書地也誓當以漸圖之嗟乎自庚辰始賦遠游於今三十六年余茲六尺之軀亦備歷崎嶇險阻顛倒狼狽極人世可悲可愕之境非一日矣書之爲余有者乃亦如余身馳驅南北登涉水陸往復不啻萬里備極茶憊不知何日得以樓藏架插春秋佳日隨意舒捲於明窗棐几閒發千古之祕珍快心知於獨對也書目以乙卯名者冀日後增廣爲續目也

### 秋日泛舟濠上記

秋日泛舟濠上記

二九五

章氏遺書卷第二十二

下帷古宋州。屈指半載。拘繫坐書室。爲蠹魚穿穴。不得一散步郊垆。終日閉門作深山觀也。仲秋下澣四日。翰林陳君春田相邀。登文雅臺。臺在城東南。圖志相傳。孔子過宋。與羣弟子習禮樹下。卽此地。而梁孝王與鄒枚司馬諸人。宴集賦詩。因有是臺。追企前型。神旌先往。其日秋陰破霽。晴暉娛人。陳君將車過邀。於時日躔麗天。秤矣共載出東門。書院相去不過百步餘耳。闔郛之外。秋水方盈。迎高春日景。晃漾平橋。作金碧潤氣。雙槳小艇。中施橫座。腹容四人。可以盤辟。雕欄布幔。略如江南蕩湖之舟。遂携楫具登舟。棹移岸轉。耳目遐曠。風塵久客。到此乃作方丈瀛洲想也。東南不二里許。爲文雅臺。居民數十家。自爲村落。碑刻表道。築三洞門。界於道北。門內曠地可二百步許。乃至圍牆。朱門三棟。榜題聖蹟。爲乾隆三十八年癸巳。知府趙瑗修輯所更題也。左傍有耳門。通出入。重門三出。俱空無物。門內爲習禮祠。中奉先師神主。旁列配哲。兩廡從祀。略如學宮。但差約耳。後堂三棟。左右廡廊備具。東北炊舍四楹。聞趙君爲此。率九屬州縣。捐白金凡四千兩。旣新祠宇。遂卽其地。爲師儒學舍。未幾以資斧不給而罷。此蓋當日之講堂也。由習禮祠左廡南下。有門東啓。乃是別院。周垣繚之。可三畝許。中有砌臺。方亭覆之。卽文雅臺也。登臺而望。略見牆外。左有延邱。謂是外城。其實隄也。備河溢灌城。周二十四里。中啓七門。此其外東門也。亭內碑刻先師遺像。相傳吳道子筆。拓本刻石。殆徧天下。而工拙隨地而殊。此石黝光可鑑。刀痕衣褶尙生動。不類板印。款識似明人。然無歲月。碑後嵌壁。有老子石像。剝缺不完。不知何年物也。臺後有池。蓁蕪蒙水。如古



鏡塵翳池北有祠內奉司馬牛原憲神主以其爲宋人也更有二程子且雜置漢唐儒先不盡關於故宋殊覺不倫祠西軒啓三門亦頗幽敞趙君生祠存焉蓋趙君去而鄉人思其遺德增置之也乃與陳君少憩祠下瓜蔬徧地黃碧澄秋守者所種以自給也從者曰周垣以外積水環宮凡十畝餘蒲蘆魚蚪悉守者利然則斯役殊不惡矣垂楊陰翳雕牆玲瓏瑣碎逗日影草氣澄之秋色著衣袂閒娟淨如洗爰步自外東門總攬形勢外高內陷形如仰釜東北一帶村家蓬戶雜以蔬畦綠樹秋陽點綴入畫東城麗譙平視近俯雉堞逶迤若盤中畫八卦也隄外秋塍黃綠如畀菽菽寒菘分占東畝陳君語余往年河漲隄外黃流瀾漫無際官民晝夜登陴測量水痕惴惴恐其注釜而滿則民爲魚矣已反登舟至南郭外輿梁低不容人舍舟步自梁上舟子撤幔僂身曳槳渡橋而西乘之以達於外南門觀乎八關之亭亭有唐魯國顏公所書宋州官吏八關齋會報德記石幢幢八面刻顏氏書書方徑三寸字畫猶大半完好然亭高數仞自腰膂而下今沒土中門不沒者如竇僂身而入如穿井下隧身在地中始得倚幢摩讀記文讀訖復相與援手梯升以出蓋河漲逼外城水不沒者數版南關尤甚水退淤沙高出故道百圍大樹或露其杪層樓傑閣高與人齊乃知古人所云蓬萊之水作清淺流臨平岸崩地下竹筍一林宇宙之大殊不足異已而泛於南湖則兼葭秋水霜露知時上下天光雲影來去扁舟宕漾曠目又憐心也有磚砌穹梁出水如洲浴鳧三五於焉刷翅聞向爲城西南大道今沒入湖中此其脊爾陳君指西南高阜謂是關伯之臺

關伯詳左氏傳。商邱所由得名者也。今敦邱故平近。無奇特。然河流泛濫。數百里間。陵谷變易不常。而是塊然之土。雖遭橫決。出沒蛟龍。風霆戰搏。泊乎水退沙平。屹立如故。蓋大火稟天。水不能克。亦其理歟。南湖之西。有觀音殿。初爲侯氏園亭。康熙年間。舍宅爲蘭若。讀碑記可識也。前殿供養如來。後奉南海大士小龕。鑄大十鬚眉本相。傍有圖畫三幀。一爲送子。一爲千手化身。一爲吳道子拓本。時工著色如繡。猶不失寫生氣韻。寺僧烹茗款坐。略說禪門宗派。於是沿湖而北。達於西門濠上人家。多種秋葵。彌望斜陽。影氣涼韻深。如鞠華在鐙光中。但無此輪廓。不妨作設境觀也。西城通汴梁大道。城外略近繁華。居人傍水。多竹籬。蔭圃。門前繫小艇。彷彿有南州景象。北折而東。是多廢苑。圖志所謂城北有梁孝王忘憂館者。久不可攷。宋氏諸園。近在百年。今亦風華委塵土矣。陳君有別墅。蕪廢不修。今爲市人僦居。蓋傍城不免近囂。故君子遠之。東盡南望。卽見東門。初所登舟處也。華晷西流。城迴影長。水陰半面。涼入晚風。游興遂酣。騶人迎渡頭矣。歸飲陳君齋中。銜鼓二嚴。旣醉而罷。明日遂雨。因爲書謝陳君。以爲是游非偶然也。此爲梁宋舊地。考之簡策。前人名迹。蓋不可勝數。而陵谷之變。至於如是。則高華勝地。安知後之不復。如今日乎。抑故迹不存。而流連其地。猶有餘思。豈不以人重哉。古人生平。見於紀載詳矣。乃必藉夫壤土。舊志以爲企慕。則以當日偶然寄託。精神流露。於是爲真。而山林泉壤。又後人所以登臨俯仰。發舒志意。斯見古今人情不甚遠也。夫後人致思。皆出前人偶然寄託。則夫今日風佳日麗。相與扁舟同泛於濠梁秋水。

之閒。伊何人哉。按府城正方。周匝九里三分。有奇。濠環城外。約十許里。濠水無源。有時旱乾。可徒步涉。然霖雨所積。又不及此。聞河漲於外。則濠水暗增。地脈或潛通云。時乾隆五十三年歲戊申也。

### 濠上後游記

游興未倦。越七日己未。是爲九月之朔。邀書院弟子王生奉謚。宋生廣啓。及其童弟廣敍。與次子授史。買舟載酒。續前游也。秋晴稍暝。時逗雲陰。登舟日在禺中。由東門泛乎北郭。步自文殊之寺。門徑荒蕪。舊碑橫臥。其文爲康熙四年鄉翰林百歲老人李目所撰。正殿題額。爲康熙元年充祭告使光祿寺卿修世器所書。而祭告之告作誥。卿作正卿。俱非是。豈託名者歟。東廡傾頽。西廡亦荒廢多敗竈。官賑飢民。藉作公所。故也。後殿重樓三出。連互九棟。左爲藏經之樓。問其藏籍。猶完好也。寺僧迎款客堂。問寺中香火。田尙數頃。僧衆十餘。生計當不乏。而前殿蕪廢不葺。知其未勤業矣。水環其外。秋草翳之。小艇閒橫。自足野趣。門外曠地。方百步許。柱礎離離。半蝕入土。當日故戲榭云。東行稍遠。迴望寺中。後樓最高。與前殿碧瓦浮影。秋空深淨。如窺鏡裏。循東而北。訪大王廟。河神祠也。中經達市。碑揭道旁。曰。滕文公見孟子處。小屋數椽。曰。性善祠。中有孟子神主。存故蹟而已。北盡東轉。山門向南。大王廟也。濱河之區。水神祠宇。有虔無怠。僧綱居之。香界亦自修潔。規模不如文殊寺廣大。則地逼市廛。無展處也。此閒叢林梵刹。住僧多質魯不文。主僧款茶。少談河神故事。反舟酌酒。泛自西門。泊舟梁下。就市家借炊。酣飲旣暢。乃游南湖。蒹葭疏闊。

雲水淳泓，斜陽逼下春矣。復游八關之亭，其地爲唐開元寺，旁舍牖下有康熙十四年府通判陳昌國與劉公馥考功小集南湖草堂賦詩刻石，西壁又有古井，重開律詩刻石，後題葵顧道人大足，又題壬子歲次而無年號。按康熙十一年爲壬子，若此詩與陳昌國詩先後刻石，當在是年，不知其是否也。王生云魯公書石幢下，正壓古井，聞向者幢石趾有崩土，井氣旁通，汲水清冽，不知當年復塞，則葵顧道人所詠當指此，但不知道人姓氏，大足何所取義，當考也。詩詞俱平易，無甚佳處，又有明嘉靖年碑文，其字漫漶，不甚可辨。八關石刻見金石著錄，故不復詳。寺產凡四五處，強半陷入土中，高不容人，惟後樓爲居人穿土出之，因以爲家，旣無周垣，舊日位置多不可考。初游愆愆，此皆未筆錄者，故勝地名區，不厭往復，譬如好書，不厭再三讀也。於時欲重步文雅之臺，暝色催人，陰雲幕水面矣，乃由南門反權，東郭晚涼殊佳，雲外秋曦，惜其不得稍駐。

## 月夜游蓮池記

乾隆五十一年十二月十日，積雪初霽，荒齋晏歲，弟子散去，院宇闐然，其夕紺輝斂影，寒空嚴峭，疏星落落，凍月警簷，俄報故人張吉甫挈其嗣君次豐偕王十二踏月夜訪，揖坐不及寒溫，則相邀觀古蓮華池，霽雪餘景，乃呼次兒授史，易裘偕往，入門耳目清曠，雪月爭驕，人影瘦縮如豆，凍樹僵立，似志節士遭際坎軻，挺挺不肯作偃僂俯仰，峰巒石骨，堅瘦自持，堆阜咫尺，亦具壁立萬仞之概，池冰受雪，月色涵之，迷

漫不辨遠近。重漂素練中。鐵綫如鉤。則池心宛虹橋也。雙鶴立池中。有影無色。黠僮驅之。乃類趁虛。憩坐滄浪水榭。迴顧檻外。若乘扁舟。泛銀河中。不復辨塵世。高下夜靜無風。寒氣肅肅。如帆影過爾。遂梯石磴。盤旋閣道。升乎藻泳之樓。循欄四望。得其全勢。步移影轉。處處歎絕。樓榭參差。四圍玉砌。白痕脫暈。天光襯之。其影深碧。轉如池水。皓月當空。如池心澄影也。徘徊良久。乃循故道。過樂胥亭。與吉甫分據亭檻。坐憩談話。顧王十二。方同次豐授史。徧涉橋亭巖洞。餘勇自賈。余語吉甫。昔弱冠年。每出從長者游。輒喜逐少年爲伍。今年且五十。自覺童心未歇。而年齒在三十內者。往往推讓。不敢等儕。奈何。吉甫少余八年。自謂他日歸里。亦恐不能爲少年游。因憶今歲五月。吉甫過我。邀與偕游蓮池。是時荷水初鑽。水面如小兒拳。池中荇藻交橫。落日放舟。自紫藤水埠。浮乎奎畫閣下。渡宛虹橋。泊釣魚臺。南過蕊幢精舍。宛轉穿曲港。出達乎南池。嶄然幽峭。別爲邱壑。垂柳陰翳中。草香花氣。夾岸醺人。微風徐扇。衫葛引涼。夜靜月明。冷露醒醉。意愜忘返。從者促歸。乃由水東樓下。維舟而去。曾幾何時。而景物乃如斯邪。人生少壯。日移歲謝。遡巡不覺。至於老大。亦何異於是哉。適有籠鐙行者。雪月妬之。鐙凝不燄。吉甫曰。坐守一鐙。不勝厭倦。會觀雪月。又轉憐鐙。人心之幻。何爲至是。因推物理。講論古文義法。甚備。而王十二輩。亦興倦來坐。月西敲鼓。二嚴矣。歸齋小飲而散。

### 記游陽山九蓮寺

記游陽山九蓮寺

乾隆四十八年癸卯九月。猶寓永平講舍。於時生徒解試甫訖。俱還家。詔詔待報捷者。闌齋闕然。如在深谷。塞秋清冽。草木醒警。冬烘先生。閉關穿蠹。坐忘歲月。故人喬岷州。自遷安來。談文窮日力。客飢罌粟不足供。客食反走食客館。袁而谷參軍過訪。爲終席談。因約登高。乃知詰朝是九日也。是日曉夢未徹。喬袁二君。排闥以入。披衣起迎。徐具湯沐。供小食。訖日在天。秤卽聯車出城東門。城勢抗山起。驛路如登如涉。無里許平衍。有輿薪塞隘路。則舍車而騎。從閒道行。梳結登場。平田墜出。其晚穫者。猶三之一。垂垂穎實。如積學士。試場文竣。聽發放也。靡迤望東南陽山。蜿蜒入遠眺中。詢九蓮精舍。或云十里。或云十五六里。參軍冷署。給役多椎魯。命騎前導。屢乖所趨。一再詢土人。始得所向。山勢如波濤。縱橫迷漫。如萍苻逐水。散聚見負芻者。拾橡實盈筐。其實似栗。澀棘不可於口。鄉人屑粉充餌。則甘滑可嘗。旣凌山椒。見九蓮招提。對山照耀。峽路陡絕。苦無蹊蹤。下馬般辟以行。惴惴恐墜。良久下陂。乃得小憩。細澗無聲。穿亂石間。久渴掬飲。若甘露沁心脾矣。越澗而東。密林貯清。磴道斜迤。碎石鱗砌。似舒錦文。上溯山門。可數百步。舉足有澀楚意。復乘馬行。入寺自右耳門。庭院偏窄。寺僧怠於糞除。前院橫植高梁。了無意趣。出左耳門。東循石道。行百步許。乃得佳境。兩山合抱。泉出中間。屈曲逶迤。山勢互相牝牡。石骨奇古。如梯如磴。銅質鐵色。若可摩挲。天風瀏生。憑虛可扣。解衣磅礴。列坐其上。從者攀援欲上絕頂。望去人形不盈一咫。喬君顛曰。往年經此。值時雨後。瀑布飛注。有呂梁懸水之觀。今寒脈一綫。牽連絕續於石罅間。日月幾何。遽非故耶。

余謂秋盡山水正如富才華人晚節悟道刊落菁華乃得此清徹耳時正煩渴命取甌汲飲連進數椀其味甘冽喬袁二君怯是冰腹焚茗啜之亦雋其味余謂生平每觀山泉始出沙石錯綜或如卦畫或如篆籀古文千形百狀積微而著想見開闢之初元氣融結喬君因縱言神仙久視形氣離合其理甚辨談久暑移余與喬君皆宛轉就陰三徙其座袁君背坐陰壁之下日影竟不得侵笑謂余與喬君人生所處不勞在慎始托足耳於是諧笑歡甚日卓午矣下山乘車由大道回則迂行幾二十里也袁君設饌主客皆飢甚狼籍酣飽而散是行也山川非極名勝游宴非極豐侈人皆素衷事愜幽趣風日清美景物會心蓋亦不偶然也人事聚散不常明年知在何處是亦不可以不誌也

### 與周次列舉人論刻先集

兒子書來聞尊公辭世哀咤累日自丁未殘臘出都與尊公別於保陽旅次尊公旣惜其別又哀僕之窮願僕之游而得所遇也祝曰願與君且無相見然而其意甚悲不謂自是遂不復見也哀哉僕出都至今不過六七年一時故人如南谿幼植伯思書昌諸君子相繼淪沒尊公爲僕刻庚辛亡友傳尙未及之今亡友連編又將續卷而尊公生平在焉則人世事真如朝菌蜉蝣僕且經營刻畫妄思以區區之文爲諸君子壽真不足以當吹劍之一吶矣雖然慰生者無窮之意則亦有不容已者兒子致足下意欲僕爲尊公撰傳此無俟屬也然比緣志事碌碌鮮暇尙俟稍緩當有以報以僕與尊公交深爲文以誌不朽義與

世俗所謂頭銜填諱。分贈弔客。爲喪儀作外飾者有異。爲之巧速。不如拙遲。足下必知其意。聞兒子言。足下承尊公遺命。將刻平日著述。此事僕亦頗欲分任校讐。幸以遺筆副本見示。不厭商復。而後付刊。乃爲慎之至也。大抵文章學問。善取不如善棄。天地之大。人之所知所能。必不如其所不知不能。故有志於不朽之業。宜度己之所長而用之。尤莫要於能審己之所短而謝之。是以輿薪有所不顧。而秋毫有所必爭。誠貴乎其專也。文學者之於術業。不難於辨異。而難於辨同中之異。如徵經之與考史。其跡顯然二途。故不相附。亦不相非也。詩之與文。亦不相附。相非。蓋皆置身於事外也。以僕觀之。置身事外者。雖不能盡其曲折。或時窺大略。當不甚遠。惟同此術業。而同中有其殊異。爲己身所未歷。於此而能深信異之。不害於同。斯可以見道矣。蓋登山絕頂。則知千萬途徑之所通也。登者止擇一徑。而以他徑謂非登山之道。人皆知其不可。而學術之封己。往往似之。故僕生平持論。以謂成己欲其精專。取人貴乎兼攬。杜少陵謂不薄今人愛古人。可謂善挹取矣。尊公性行淑清。天才深秀。詩文斐然。有一唱三歎。餘音繞梁之致。此其足以不朽者也。其原出於詩騷。長於言情。而短於持論。故往復有餘。而振宕不足。則亦無庸爲諱。且亦無傷其雅者也。晚年聞見漸擴。志願益奢。雖壯往殊亦可喜。然必欲盡天下精能之業。而皆有之於己。則如秦人作楚謳。又兼吳語。而越吟。縱使甚工。亦不能得天然之意矣。故於遺墨。有不出於意之所爲。誠然而取。備家數者。可姑置也。詩與時文。精能之至。然於他人之詩與文。必不由其軌轍。則概以爲非。恐於兼攬之



道有未盡耳。曹子建云：獲麟絕筆以還，文字鮮能無病，是古人文字，不以病爲諱也。生前良友，取其善規，身後佳文，貴於得實。世風不古，而文有市風，於是過情之譽，矯飾之辭，求者必如是，而始餒於心。與者必如是，而方慰其意。比如丹青不求肖貌，而惟魁梧碩美以求適於觀，豈有其人之不朽歟？足下天質最優，熟聞趨庭之訓久矣，度僕此言，當不以爲駭怪，故敢布區區，聊以表惓惓終始之意。且以質之稚，圭令叔父爲如何也。傳稿卽當續上，因風幸惠德音，不宣。

與洪稚存博士書

廿一日早行，走訪王判府，始終不得晤，留話令渠監奴致意，遂發長路，出自東門，陽烏過天，秤矣。風起塵暗，車行不甚快意。柳色向青，惜其因風塵中，不見濯濯新致。四十里至陳留，天色未晚，騶從俱倦，欲駐足，徧覓旅店不得，又強行二十五里，草店一宿。五夜雞鳴，下弦巽月，出東南方，鳴鐸宵征，平沙作爛，銀色天翠，細潤涼欲增裘。十許里，東方漸作曙霞，秀天遠樹掩映，作彎環勢。麥繡平畦，村莊點綴，杏花如雪，煙光淡宕，晴風細流，沙塵不起。三十五里，杞縣小食，七十里睢州，鞠使君以事赴郡城，蓮幕沈君懷清，故鄉人也，將使君意，迎款署中，設饌道，故鄉舊事，衙鼓初嚴，歸行館，寢署中，遣刺將意，已而黃君來訪，使君壻也。韶秀溫文，問年則二十矣。廿三日早起，遲州隸不至，辰刻始行，五十里寧陵縣，買麥餅作中食。天卓午矣。自此以東，皆昨歲黃河漫溢地，淤沙高出，如波濤起伏，車行時登降，不得里許，平衍風起，天陰沙勢迷漫。

不辨遠近。大樹埋身沙底。枝柯著地。扶蘇盤蔚。如偉丈夫。屈身作童子戲。時見佛寺浮圖。累累出土。僅二三級。乃如南州春筍。驚雷乍坼甲也。村舍人家。陷入地中。或露其脊。或出其簷。村民結葦。列屯平沙。相與掘地。尋故棲址。搜其蓋藏。猶能不失故處。其有力者。斬茅築壘。棟宇一新。下視故址。則登天矣。小舟無數。橫沙礫間。蓋黃水盛時。滔漫田野。居民舟楫通道。今則置高閣矣。乃知滄海桑田。何必蓬萊三島。始爲異事。行五十里。黃昏始抵郡城。俾隸先驅。報當事者。隸迷所往。停車四達之衢。不知從適。鞠使君行館。乃在咫尺。騶人走相告語。因止驂館中。使君赴酌未回。家人供晚食訖。將覓旅店。暫作棲止。已而館人至。禮掾至。太守遣刺申意。商邱諸明府饋餐。則腹已果矣。夜來宿書院中。深宅宵祿。如在空谷。夙興投刺通謁。紛紛報訪。數日未有已也。書院在東城內。西與府學爲鄰。臺門聳起。榜題文正書院。入門由右折。重門北啓。其內爲正心堂。堂後小院。門隸及外司廚家於其右。傍門腋出小巷。與儒學衡宇相望者也。其中爲文昌閣。砌臺如城闌傑閣。重簷聳然高矗。下爲洞門。陰氣森然。穿洞北上。是爲講堂。上有層樓。榜題藏書。然今已無書矣。其樓三棟。憑窗而窺。四鄰房宇。在几席下。左右有四翼室。東西兩廡各五間。諸生肄業處也。堂後爲文正祠堂。軒敞高爽。實院中主室。東西廡亦俱五棟。則院長所居。較諸生塾舍。寬袤殆將倍蓰。庭院曠蕩。亦倍於前。有古柏三株。上竦無枝。梢高槐二株。亦直上少陰。桃樹五株。夾植中唐甃甃。於時桃且華矣。紫丁香木海棠月季紅各一。又有玫瑰二叢。楮材一樹。皆蕪穢未修。枯枝殘葉。滿地不掃。東廡簷下有

井城中得水不易。東郭附近居民朝夕取汲。於是不勝譁也。當事者議以後院爲院長安頓家累。禁止居民行汲。院長病其妨民。俾以離落閒之。每日早暮放汲二次。啓閉有度。限之以時。亦於居室無礙。如是庶幾不以便於己者。或累於人。東北隅有小院。軒啓四楹。可爲別館。西北隅亦一小院。則廚竈也。館舍寬廣。足以僑置家累。窗几明淨。足以編摩文史。學校苦無藏書。詢其所有。自明史外。皆不知也。陳翰林濂爲城中鉅紳。時通往返。聞有藏書可借。然未必富也。舊家如侯氏宋氏。向來頗有子弟在院肄業。今以當事者公冗急不得暇。旬日以來。尙未考錄入院生徒。此時啓館。未有期日。書院門可張羅。院長正喜藉此優游。回憶豫懋堂株守斗室。戶外市井紛囂。不得跬步一散積鬱。到此乃如盆魚移置池塘。縱不得江湖浩蕩。亦且免曳尾觸四圍矣。官場報訪及宴會徵逐。稍已卽閒。三月朔日爲始。排日編輯史考。檢閱明史及四庫子部目錄。中間頗有感會。增長新解。惜不得足下及虛谷仲子諸人。相與縱橫其議論也。然蘊積久之。會當有所發洩。不知足下及仲子。此時檢閱何書。史部提要已鈔畢否。四庫集部目錄。便中檢出。俟此開子部閱畢送上。卽可隨手取集部發交來力也。四庫之外。玉海最爲緊要。除藝文史部。毋庸選擇外。其餘天文地理禮樂兵刑各門。皆有應采輯處。不特藝文一長已也。此二項訖工。廿三史亦且漸有條理。都門必當有所鈔寄。彼時保定將家旣來。可以稍作部署。端午節後。署中聚首。正好班分部別。豎起大閒架也。至檢閱諸書。采取材料。凡界疑似之間。寧可備而不用。不可議而不采。想二公有同心也。茲乘羽便。先此

佈聞其餘一切。須開學後。接見諸生。與此閒人士。多有往返。性情相喻。乃可因地制宜。此時固無課業紛擾。然亦頗少文墨接談。得失參半。亦勢之無如何耳。三月初一日。

與定武書院諸及門書

友人章學誠拜書定武書院諸賢友足下。季夏溽暑中。諸君餞送。宛然如昨。忽已披裘擁鑪。兀坐山館。屈指日月。良可怛心。編摩永清志事。與定州高坐談經。意與不甚懸殊。特少諸君。左右論文。遂覺中懷黯淡耳。昔人謂一年人住。豈無情。僕在定州日淺。而從游諸君。於僕均似不爲無意。豈僕果有所取耶。蓋亦士氣醞而學者習。尙近古處也。此僕之所以愈不能忘情也。惟是書院之在今日。不盡爲講學論文之地。而當事者。又本非臭味中人。僕偶然與諸君子相得耳。未離定州之時。先受永清之聘。則所謂色斯舉而翔後集。知其必不可以道義相終始者。此僕所以爲不得已也。至於諸君子惓惓之意。則固不關當事之去留也。定州地曠而瘠。封界南北之衝。科役應差。終歲擾擾。故支持門閥者。子弟卒業一經。卽思遠化入甕序。以爲庶幾免繇役耳。幸得一衿。則不復知有向上一層。弊所由來久矣。學校無經史。而縉紳之家。至不能備六經三傳。後生域於見聞。無由自廣。又其病也。然志勤不遷。風樸而不靡。聰明才俊。天質粹美。可磨錯以底於成者。在及門諸君。亦往往不乏其人也。噫。人事無定。相見之不可期。僕於諸君。不能忽然而置。又不暇一一具寒溫。故總爲一通。俾諸君傳觀之。庶諒僕之本意也。何生超凡文藝。諳熟書法。工秀農夫。

不舍耒耜。干祿之具。亦如是則已矣。惟詩律尙須推敲。文選中。祇取漢魏。由鮑謝五古。下逮梁陳諸家。見於古詩選者。散樸流衍。漸次入律。譬八分變隸。乃習楷書者所必究也。宜於斯留意。蓋不拘於唐律。則庶幾知詩本性靈。而應制特其一類耳。古體律體。閒而爲之。欲其漸近自然。習之不覺苦。則趣易人也。王生南琛。寒士。謁蹶。入闈不易。又外孫山。命也。君文過密。密亦無傷。閒有未諧格調之句。則疏或可藏。而密乃難掩矣。曷澤之以古。使下筆俱有成處。左傳戴記。精字善句。可備文科者。不妨小冊摘之。昌黎所謂纂言。必鉤其玄。乃知此等陋學。古人亦不諱言之也。今科落卷如何。薦否念之。王生飛九。文如其人。老成穩練。參以國初前輩風裁。當更有進步耳。西關設教。近況何如。高生彥。王生炳鑑。何生景瑞。暨令弟清桂。翼龍。朝夕相見。爲僕道相念。高生王生。所授日知錄數則。能不忘否。如念僕。則毋忘臨別之言也。焦世講。瑞露。甚慧而文。工夫未醇熟。日月不居。轉瞬三年。幸爲傳語。勿蹉跎也。沈生殿英。老驥伏櫪。不肯受羈束。可謂傑矣。然憂憂好奇。亦是一病。蘇子瞻云。平淡至足。溢爲奇怪。蓋出於不得不然。真知言也。夫不能爭勝於意。而求奇於格。格本無定。而徒詫庸俗之耳目。則爲累反不小矣。然生年長於僕。而志不衰。虎氣騰上。企予望之。鄭生兆珂。文有規矩。書法亦佳。李太守屬望甚殷。嘗與何生。目爲二俊。勉之勉之。然生文尙宜開展。孟子言浩然之氣。本乎集義。文氣之浩然。非集卷軸之義。以充之不可。嗟乎。中年以往。人事蹉跎。安得閉戶十年。讀所未讀。但聚徒授經。詩書左戴。俾學徒各治一書。而日與講解。孜孜不倦。則惟教學半。其裨

補當不淺矣。尙生風古。澹朴好學。爲及門諸子之最。顧他人病在游移。而君似病在執滯。只坐看命字不徹也。僕書案內。無百年之時文。生平不解鄉會墨卷。爲何物。然亦許濫竊一第。前此亦屢叨房薦。初不盡遭擯斥。則讀書不必趨時之一驗也。足下本法先輩大家。而臨場忽摩時墨。不咎五穀之不熟。而取必於莠稗之有秋。則惑矣。僕嘗謂讀書作文。求爲可知而已。揣摩而欲其必得。無是理也。而有害於心術。所謂定命無毫髮增。而道德有邱山損也。吾賢信僕最深。幸勿以是爲迂談。令姪廷琳。髻齡秀慧。惜無善啓發者。僕去定州。而就永清。於計甚得。惟諸及門可念。而幼童子六七輩。皆是鳳皇雛也。不能與之附翼刷翅。頗用耿耿。而廷琳尤爲難得。臨別所授分經認字條例。近亦倣而行之否。十三經注疏。已購得否。念甚念甚。劉生輝山。文章大雅不羣。微似欠警策耳。鹿生廷鏗。文成片段。尙須澤以書卷之氣。二君皆教授學徒。盍取五經白文。日與講解三五百字。約略三年可畢。學徒旣得成就。而二君之文。亦日浸潤於古。而不自知矣。幸留意焉。王生集義。氣質溫醇。文乃不稱。由其初學入手。卽爲墨裁。夫墨卷之汚人。如膠油玷素。百浣不清。昔公乘陽慶。使溘于意。盡去古方。更授祕術。生年幸未三十。宜盡去平日所誦讀。而急謀易轍。乃可進耳。墨卷尙機調。而生於平仄未諧。墨卷用詞語。而生於字句多湊率。夫畫虎不成。猶恐類狗。矧畫狗。而又不成乎。愛生甚。故不覺言之直也。成生光勳。文格老成。所不足者。新穎之色。舒展之氣。要當澤以詩書。非可就時文選本討生活也。生喜僕古文詞。而鈔選者。乃在策對。誤矣。此不足爲文也。生授徒張氏。張

氏諸子俱可造就。而鄰孚特爲鳳毛。器宇固非凡。而聰明要爲有入頭處。譬彼璞玉。其善琢之哉。僕臨去時。授彼讀書凡例。幸勿作輟爲屬。郝生文衡。清才嗜學。惜以家務分心。今歲入闈。又以病阻其行。此亦數也。君弟兄承其家學。入手不爲習俗所染。素可爲絢。莫如二君。然經傳太疏。不可不銖積黍累。所謂七年病求三年艾。幸熟思之。定州去京師不遠。如於讀書論文。有所商榷。尺牘可以時至。無異僕在定州時也。諸同人中。亦爲傳語及之。王生亞裸。體清而不健。沈生清溪。神秀而不蒼。張生調元。時出奇特。然不從已。熟之經傳。據其津液。而乞靈於先輩之成文。恐游談無根。精華易竭也。牧羊者鞭其所後。幸咸知自勉。其庶幾乎。田生香圃。童子場中。最爲易售。書法工楷。惟五言試帖。尙宜嫻之。王生允恭。書法旣佳。而文亦清潤。所乏者精采。則經書未熟故也。太夫人病體愈否。別後猶有餘閒。作文讀書否耶。相念之至。尙生盛功。文如駿馬下坡。賞其氣勢可耳。律以水曲交衢。和鸞節奏。則全未有及。如何如何。馬生冀北。文自清通。特少作意。薛生時可。頗能用意。而有時喜襲前人之言。病不在小也。幸各自努力。庚子秋闈。可都門快語也。錢氏叔姪兄弟。俱循謹有禮法。而文筆時有出入。然求售於童子場。亦自不難。勿以一領青衿。畢一生事業。乃所深望。惟卓千殊異凡兒。僕今歲秋試。第三場同號中。有正定童子王定柱。年甫十七。神采迥異。叩其所有。則經書子史。頗涉藩籬。因與訂約。出闈當相從講業。榜發竟登第。與僕同房。領薦。又渠祖若父。亦僕中副榜時同年友生。今稱三輩同年。斯爲奇矣。窺其氣局才質。乃與尙定琳。錢士杰。宛然相肖。二子勉

之。三年內。但學力不倦。欲似王君不難也。保定王先生。猶在生家否。見時幸爲道念。得名師如此。亦在弗負之而已矣。牛生淨紛。亦善長震一伯仲之閒。沿河而下。苟爲不止。則遲速疾徐。未有不達於海者也。勉之。勉之。朱生敬止。篤信好學。幼童子中。不可多得。須熟讀經書。待其積久貫通。庶幾療其凝滯之氣。孫生岳秀。文筆鬆潤。養以卷軸。未可量也。僕臨別時。爲生等立童子會。分經識字。最爲要義。近日聚者幾人。編者幾部。得弗中止耶。幸便中作札相聞。弗辜僕之顛望焉。尹生衡。髫齡向學。志自可嘉。惜生體羸多病。近日略健壯否。尊人久病者起色否。僕旣去定州。想書院中幼童一局散矣。願諸幼童。弗以書院月課爲榮辱得失。而勉圖其遠者大者。乃僕私心之所禱屬耳。其餘城鄉遠近。與課生童。見之俱爲道意。紙短情長。不能通體敘契闊也。又南生湘錦。遠道來歸。爲李太守所擯落。僕則憐而收之。爲其志可取也。生在院中。並不以讀書學問爲事。惟與燕朋損友。杯酒往還。言非及義。泄泄沓沓。彼此倡酬。會文則共相勸獎。課業則掩飾支吾。僕之待生不薄。而生乃入京之時。足不登門。何其悖耶。願生力改前非。庶有進步。遠絕損友。不入歧趨。張生逢聖。文清健。可望造就。僕蓋屢獎進之。乃以不補內課。懟而與僕絕交。夫補課之事。非僕職掌。生乃見懟無理已甚。蓋事賢友仁。學者之要。生所從者。難與語。夫仁賢宜乎聞見所染。識量卑污。至於如此。願生勉之而已。非關愛無已。則不得爲是言也。二生思之。丁酉十月二十有八日。自永清縣志館中書寄。



與族孫汝楠論學書 丙戌

兼水來得手書兼詢悉近狀甚歡喜嗣於守一家閱後書又承記憶以公私煩擾無緣作報言爲歉歉比者太夫人健飯賢昆仲善著書郎娘子輩部好念切念切憶昨都門聚首聲氣孤寂惟與守一及足下兩三失意人相與論文慰寂寞今落落散去惟僕作長安蠹粟僮矣秋高氣清齋心孤悄脫葉聚庭輒增逆旅年華之感望稽山而夢湘流潛焉不知涕之何自聞中檢點故人札牘大約並歎流光之易逝恐美人之遲暮慰惜勸勉用致惓惓自維駑劣無似對之太息得足下所謂讀書須真種而反覆於當日劇談養氣鍊識之旨誠不勝其欣喜而繼之以慨焉僕自念幼多病一歲中銖積黍計大約無兩月功資質椎魯日誦纔百餘言輒復病作中止十四受室尙未卒業四子書顧老父聚徒授經僕尙爲羣兒嬉戲左右當時聞經史大義已私心獨喜決疑質問間有出成人擬議外者自後知識漸通好泛覽老父以業患不精屏諸書令勿閱而嗜好初入不忍割置輒徬徨久之年十五六在應城館師日課以舉子業又官舍無他書得見乃密從內君乞簪珥易紙筆假手在官胥吏日夜鈔錄春秋內外傳及袁周戰國子史輒復以意區分編爲紀表志傳凡百餘卷三年未得成就後爲館師所覺呵責中廢勤而無所至今病之老父解組來飢驅寒迫北走燕秦南楚越往返一萬餘里至今不得稅駕比雖識力稍進而記誦益衰時從破籬檢得向所業編則疏漏牴牾甚可嗤笑迴首當日不覺慙然夫讀書之年誤貪撰著小成無本古人攸悲而

僕乃更爲文墨兒戲。日月如馳。忽不我與。知弗及守。知其勤苦鮮成功矣。學問之途。有流有別。尙考證者。薄詞章。索義理者。略徵實。隨其性之所近。而各標獨得。則服鄭訓詁。韓歐文章。程朱語錄。固已角犄鼎峙。而不能相下。必欲各分門戶。交相譏議。則義理入於虛無。考證徒爲糟粕。文章祇爲玩物。漢唐以來。楚失齊得。至今囂囂。有未易臨決者。惟自通人論之。則不然。考證卽以實此義理。而文章乃所以達之之具。事非有異。何爲紛然。自同鷓蚌。而使異端俗學。得以坐享漁人之利哉。往僕以讀書當得大意。又年少氣銳。專務涉獵。四部九流。泛覽不見涯涘。好立議論。高而不切。攻排訓詁。馳騖空虛。蓋未嘗不憫然自喜。以爲得之。獨怪休寧戴東原。振臂而呼曰。今之學者。毋論學問文章。先坐不曾識字。僕駭其說。就而問之。則曰。予弗能究先天後天。河洛精蘊。卽不敢讀。元亨利貞。弗能知。星躔歲差。天象地表。卽不敢讀。欽若敬授。弗能辨。聲音律呂。古今韻法。卽不敢讀。關關雎鳩。弗能考。三統正朔。周官典禮。卽不敢讀。春王正月。僕重媿其言。因憶向日曾語足下。所謂學者。只患讀書太易。作文太工。義理太貫之說。指雖有異。理實無殊。充類至盡。我輩於四書一經。正乃未嘗開卷卒業。可爲慚惕。可爲寒心。近從朱先生游。亦言甚惡輕雋後生。枵腹空談義理。故凡所指授。皆欲學者先求徵實。後議擴充。所謂不能信古。安能疑經。斯言實中癥結。僕則以爲學者祈嚮。貴有耑屬。博詳反約。原非截然分界。及乎泛濫渟蓄。由其所取愈精。故其所至愈遠。古人復起。未知以斯語爲何如也。要之談何容易。十年閉關。出門合轍。卓然自立。以不媿古人。正須不羨輕雋。

之浮名。不揣世俗之毀譽。循循勉勉。卽數十年。中人以下所不屑爲者而爲之。乃有一旦庶幾之日。斯則可爲知者道。未易一一爲時輩言耳。嗟乎。家無百年之業。世無百歲之人。而升沈聚散。人事疾病諸緣。往往不能餘二三之日力。必待百畝可耕。十椽可庇。南面百城。名山獨往。而後許以千古焉。則墓門松楸。直俟答秣陵之問矣。昔人云。年未三十。憂老將至。僕行且及之。而家貧親老。勉爲浮薄時文。妄想千祿。所謂行人甚鄙。求人甚利也。顧又無從挾資走江湖。糴販逐什一。而加之言訥詞鈍。復不能書刺干謁。坐此日守咕哩。餘力所及。不得希古人之一二。閒思讀書劄記。貴在久積貫通。近復時作時輟。自少性與史近。史部書帙浩繁。典衣質被。纔購班馬而下。歐宋以前。十六七種。目力旣短。心緒忽忽多忘。丹鉛往復。約四五通。始有端緒。然猶不能舉其詞。悉其名數。嘗以二十一家義例不純。體要多舛。故欲徧察其中得失。病約爲科律。作書數篇。討論筆削大旨。而聞見寥寥。邈然無成書之期。況又牽以時文。迫以生徒課業。未識竟得償志否也。他所撰著。歸正朱先生外。朋輩徵逐。不特甘苦無可告語。且未有不視爲怪物。詫爲異類者。意氣寂寞。追憶曩游。不覺泪下。山寺秋爽。足下坐擁皋比。執經問業者。欣動遠近。解奇析異。何快如之。講讀之餘。新著自當成帙。便中寄示一二。以慰鄙願。所要家譜義例。允功大兄手錄支系。初完記序。碑版搜羅。尙未成帙。大約全城十五支以下。略疏源流。近自高曾。詳繪譜牒。參取老泉譜例。及邵念魯序全氏譜法。微折其衷。至嘉言懿行。閒範逸事。遺書宗約之屬。擬做雜著體。區類爲篇。以便省覽。而行狀傳誌。投

贈詩文之屬。則別輯爲外篇。以附其後。俟略成卷軸。便當附寄商榷。天門志呈覽。中爲俗人所改。所存纔十之六七。著作之事。必自己出。卽此亦見一端。宗二女逸事。卽條首趾寄下。近日改正記事一篇。手錄奉郢。四月閒。得楚中家書。老幼俱如常。特寒窘殊甚耳。然細君去秋。又舉一子。附聞。想一抃手。人還草草。因風復惠德音。不宣。

候國子司業朱春浦先生書

不待函丈。纔而歲耳。意思惘惘。輒如積數十年之忱。不獲一面訴然者。夫非先生。別路孤賞。向推骨肉心腎之愛。何以及此。學誠二十年。不見江南秋矣。當微風脫葉。候雁初鳴。輒憶兒時鄉里情事。歷歷如昨。今忽爲羈客悲秋。曩游逸不可得。因知荏苒年華。倏如馳羽。身世變化。曾無常期。霄虛氣清。驚怛不已。每念人生。不過閱歷數十寒暑。其中無論菟枯遲疾。終必同歸於盡。而所以耿耿不可磨滅者。精神而已。薄俗好名。爭爲無本之學。如彼草木榮華。紛紜莫定。然一旦落其實。而取其材。必其精神所獨結者也。向者學志之役。小子以薄業。從事編摩。初志謀食而已。先生獨取其撰述。謂非一切碌碌所可辨者。因白之同官。咨之銓部。俾一官償勞。使得盡其夙抱。旣而當事虛公惜才。如定圃瑤圃確三先生。一時罷去。卒事不成。先生猶復惓惓小子。欲使卒業。則例一書。爲後日敍勞地。學誠用是喟然謝去。非無所見而然也。昔李翱嘗慨唐三百年人文之盛。幾至三代兩漢。而史才會無一人。堪與范蔚宗陳承祚抗行者。以爲歎息。夫古

人家法。沈約以前。存者什五。子顯以下。存者什三。唐史官分曹監領。一變馬班以來專門之業。人才不敵。陳范固其勢也。每慨劉子元以不世出之才。歷景雲開元之閒。三朝爲史。當時深知。如徐堅吳兢輩。不爲無人。而監修蕭至忠宗楚客等。皆癡肥臃腫。坐嘯畫諾。彈壓於前。與之錐鑿方圓。牴牾不入。良可傷也。子元一官落拓。十年不遷。退撰史通。竊比元撰。蓋深知行尸走肉。難與程才。而釣弋耕漁。士亦有素故耳。歐宋之徒。不察古人始末。以爲子元工詞古人。而拙於用己。嗟乎。使子元得操尺寸。則其論六家二體。及程課銓配之法。縱不敢望馬班堂奧。其所撰輯。豈遽出陳壽孫盛諸人下。而吳縝得以竊其緒論。糾謬致於二十有四也哉。向令宗蕭又使子弟族屬。託監領之勢。攘臂其閒。顛倒黑白。子元抑而行之。必將憤發狂疾。豈特退而不校已耶。假而事非東觀之隆。官非太史之重。以升斗之故。與睢盱一輩。進退其閒。宜子元所尤不屑矣。後之人。或以致詰何哉。夫人之相知。得心爲上。學誠家有老母。朝夕薪水之資。不能自給。十口浮寓。無所棲泊。貶抑文字。稍從時尚。則有之矣。至先生所以有取於是。而小子亦自惜其得之不偶然者。夫豈紛紜者所得損益。是以出都以來。頗事著述。斟酌藝林。作爲文史通義。書雖未成大指已見。辛楣先生候牘所錄內篇三首。併以附呈。先生試察其言。必將有以得其所自。伏惟拯其沒溺。究其終始之意。而進止之。不勝企竦。臨發愬愬。不能盡布所懷。尙俟續聞。臨池神溯。

上畢撫臺書 己酉十一月二十九日

鄙人聞之物無定品。以少見珍。遇無常期。以知見貴。空青火浣。非必重於布帛菽粟。而世寶之。以其少也。陳倉石鼓。非必輕於秦漢刻畫。而自唐以前無題品者。未爲世所知也。昔歐陽子振興古學。亟稱尹師魯文。今觀尹氏之才。未爲勝於楊劉。而歐陽重之。以其獨爲於舉世不爲之日也。康成游馬氏門。三年不見短長。一旦以算術見。始奇其人。卒有道東之歎。非康成鈍於先而敏於後也。前不及知。而後始知也。閣下人文鑪冶。當代宗師。鄙人傾佩下風之日久矣。嘗以私語儕輩。生平尺寸之長。妄謂所得。亦非偶然。不得有力者稍振拔之。卒困於此。昔韓昌黎結帶而見王孫。裴晉公輦縑而酬皇甫。其人果不可見。信乎命之窮矣。閣下今之韓公。管公。而門下從游。視皇甫諸人所遇。殆將過之。蓋二公所得。多才華士。閣下則兼收華實。陶鎔成就。遠出古人。當此之際。而不使鄙人一得置身其側。開口吐其胸中之奇。他日論遇合者。以謂愛才如閣下。而不得鄙人。過從之蹤。負異如鄙人。而不入閣下。裁成之度。其爲闕陷。奚翅如昔人所論。莊屈同孟子時。而不待一見孟子。受其陶鑄。爲可惜哉。鄙人職業文墨。碌碌依人。所爲輒蹶。巧於遇者。爭非笑之。鄙人不知所悔。以謂世不我知。無害也。然坐是益困窮甚。家貧累重。僑寓保陽。疾病飢寒。顛連失措。瀕溝壑者亦幾希矣。豈無他人。恐非真知。易地猶是耳。用是裹糧跋涉。不遠千里。竊願聽命於下。執事閣下。引而進之。察其所長。而試策之。雖不敢擬空青火浣。陳倉石鼓之奇。抑聞王公大人。飽嘗芻豢。偶進薇蕨。轉以爲美。庶幾其一當也。閣下之客。多與鄙人往還。聞有道鄙人者。閣下未嘗不知之也。而鄙人猶

復云云者蓋竊有所感也。昔李文饒惡白樂天緘置其詩不以寓自以謂見詩則愛恐易初心是愛其文不必愛其人也。鄭畋之女喜誦羅隱之詩及見隱貌不揚因不復道是棄其貌因棄其才也。鄙人既無白氏之詩而有羅隱之貌坐困於世抑有由矣。然尺短寸長不敢妄自菲薄而必欲合軌於大匠之門以其所操亦有似爲於舉世不爲之日而及其見知雖三年之無所短長不爲病也。況向者未嘗一日居門下哉。謹贊舊刻和州志例二十篇永清縣志二十五篇用塵斧正其生平撰著有校讐通義文史通義尙未卒業然頗有文理可備采擇稍暇當覓鈔胥繕寫上呈不揣冒昧干瀆清嚴學誠惶悚載拜。

### 與李訥齋太守論碑刻書

中山王墓碑呈削其文較原稿稍繁冗亦不得已也。其碑款亦略爲改易祈斟酌之。凡金石文字人名官稱俱用當代制度庶便後人考證故不敢假借其碑題似當篆書於額文卽直書其下更不用旁列文題此法最古雅古碑皆如是也。碑字下更不用記字碑下稱記始於唐人六朝以前稱爲碑文亦文士集中題目其石刻之本則不常見也。古人銘金刻石托於器物以傳永久刻畫文字但欲銘其名耳今之所謂記文皆古人銘其名下之注腳則大書題額標爲碑記則是從我之文以立名而非從其器物之本號矣。刻石起於先秦彼時尙有立石而絕無文字者可知古人創始之際初不爲文詞設也。茲緣俗例拘牽已久故不得不略爲辨別至碑陰所記工料形制及捐輸姓氏似宜小書省節餘地留空一半以待後人之

踵其事者。可以續刻於下。此亦古法。如史晨碑之雜記數十年以後工程。皆屬後人續刻。茲例固可做耳。管見區區。俯俟裁擇不盡。

清漳書院會課策問四書大義六道

問論語記言之列。夫子所言。皆稱子曰。其有對君之言。則稱孔子。說者謂君臣之際。記者致其謹嚴。然耶否耶。顯與一篇。不皆對君之言。而皆稱孔子。豈有說與。朱子嘗云。論語篇次。雖有以類相從。其間不盡出於有意。今觀以類從者。如學而篇之多論學問。公冶篇多論聖門弟子者是矣。微子一篇。皆記聖賢出處。而以周有八士一章結之。鄉黨一篇。皆記夫子言動。而以山梁雌雉一章結之。亦能探其義蘊否耶。學而冠首。堯曰終篇。其蘊亦可得而闡釋否耶。其推之勘之。引之伸之。用覘讀書之神解焉。

問詩之爲教。深於六義。引伸觸類。比興爲長。論語記夫子所雅言。以詩爲首。非以言婉多風。巽而善入歟。敢問聖門諸子。得於詩教者。孰爲最優。賜商皆許可與言詩。然其所得。各有性之所近。可因答問之言。而想見其人否耶。孟子言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真可謂善說詩矣。試觀七篇之中。引詩而不泥於詩者。可約舉耶。四子書中。引詩甚多。孰爲挾經之心。孰爲斷章取義。孰爲旁通。孰爲正旨。其悉著於篇。問聖賢教學。成德達材。次有答問。然孔門弟子。顏子而下。穎悟莫若子貢。而孟子之徒。桃應亦稱善學。其他姑置勿論。卽如子貢問政。自兵食民信。以至去兵去食。其問士也。自行己有恥。不辱君命。以至斗筲之



徒俱不憚請益再三。敢問二事之間孰爲輕重。其所得於學問者孰爲至切。可因夫子之答而想見其概。與桃應問瞽瞍之殺人。本爲事之所無。孟子答辭亦似強以情之所不必爾者。然聖賢立教。要使天下可法可遵。桃應問之再三。孟子終執一說。中間亦可參其解否。桃應問舜與子貢問政。其亦皆有所不安於心耶。抑亦出於可已而不可已者耶。何以孔孟之答。遽無議擬。一似素所習處者耶。願聞所以辨之之說焉。問學記有言。善待問者。如叩鐘。大叩大鳴。小叩小鳴。夫子說教。豈有異於是歟。程子論學。以謂學者須先識仁。因溯論語。夫子罕言則亦曰仁。是仁果不易言矣。朱子曰。凡論語問仁。夫子答以爲仁之方耳。非仁之全體也。克己復禮之爲乾德。主敬行恕之爲坤德。朱子以是見顏淵仲弓之學。斯固然矣。司馬牛問仁而答以言訥。乃謂牛之多言而躁。子貢問仁。答而以事賢友仁。乃謂子貢悅與不若己者。夫二子行事未及周詳。但因請業有言。遂卜生平所歉。因材而達。斯爲多方。以之推測夫子。斯亦幾矣。乃若樊遲問仁者。三而兼問仁。知則居其二。答其問仁也。則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而已。其問仁知也。一則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仁者先難而後獲。一則曰愛人。知人。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夫同出一人。同問一事。而答言先後迥有不同。豈樊遲爲人。忽然傲慢不誠。忽又麤鄙近利。旋又昧於知人。而忍於待物乎。將賢者行業無常。抑聖人立教互舛耶。何其與司馬端木之問。難以一例觀耶。二十篇中。論仁問仁之說多矣。諸生切磋究之。可以因微而知著。彙偏而得全。由是推而明之。使有合於罕言之旨否耶。

問孔門之教言行相符。弟子親承。有疑斯問。程子嘗言論語所記聖賢問答。顏閔所聞。師商或未及侍側。有曾所識。游夏或未得同堂。今日彙萃而觀。可得聖人全體。然則由後觀前者易詳。當時請業者難竟。且置身事外者易明。身在中者難悉。數易見也。論語載聖門答問。蓋亦多矣。後人往往以問答之高下。覘聖賢學業之淺深。謂言者心聲。理固不外是歟。宰我短喪之說。尹氏以謂下愚猶恥言之。再求鳴鼓之攻。亦已得罪名教。二子各列四科。乃是聖門高第。而所言所行。若如講說家之所言。則後世鄉黨自好之人。有所不爲。敢問此何修何學。而猶爲高第之弟子耶。子貢之特達。而議禮僅愛一羊。子路之果敢。而論仕。乃至於佞給。子張學干祿。樊遲請稼圃。凡此見於紀載。皆後世稍知禮義之士所不屑爲。而當日函丈陳辭。略無忌諱。今之爲時文者。當奉夫子之論。以折諸賢。是固然矣。而諸賢畢世懿修。乃不足當時文家之一映。則是今之工時文者。其見地乃賢於聖門諸弟子耶。蓄疑久矣。敢請諸生解之。

問韓子有言。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試觀論語所記。如道不同。不相爲謀。德不孤。必有鄰。皆是包舉精粗。統涵得失。非爲道全德備。作聖希天之定名也。至若仁智之稱。忠信之目。聖人賢者之品。善人君子之標。斯皆名與實符。義無假借。韓子之言。直謂抉經之心可也。乃通觀二十篇中。又有不可定者。君子貞而不諒。朱子注云。貞正而固也。諒謂不擇是非。而必於信。是諒之爲道。似貞非貞。例以六言六蔽。實類好信而不好學。其蔽爲賊者也。何以益者之三友。友直之次。繼以友諒。朱子注云。友諒則進於誠。夫以進

誠之資。而謂是非不擇。豈取友乃求其蔽。而自律乃辨其非歟。抑義各有所指歟。君子矜而不爭。朱子注云。莊以持己曰矜。是矜爲美德也。何以標民三疾。矜之爲道。竟與狂愚同科。雖古猶失之廉傷。今竟至忿戾。載考朱子注云。矜爲持守太嚴。廉乃稜角峭厲。忿戾則至於爭。將三疾不過氣質之偏。君子固不免耶。抑不爭之矜。與三疾之矜。義有異耶。夫子惡佞。可謂至矣。或人深服仲弓之仁。顧轉惜其不佞。夫佞非善名。則同類自宜以爲戒。豈有反懸其目。期望仁人。是所見固不同耶。抑名義各自有輕重耶。諸生工四書文。文卽理也。二十篇書。平日講貫討論。抑亦熟矣。願問折中之至論焉。

### 清漳書院會課策問

問古人教。啟發是資。請業之際。先問爾所謂達。侍坐之餘。則云盍各言志。敢問諸生亦有抑鬱未伸。憚於一日之長者歟。諸生有志於學。其意甚盛。顧所謂學者。特舉業爾。農夫豈爲出疆。舍耒耜。士無恆產。舉業等於治田。孰謂諸生不當治舉業哉。顧仕非爲貧。學亦不當專爲舉業。敢問諸生讀書之始。亦有志所欲爲。抑既習舉業。因文別有窺見。遂覺所業如是。而所志固不止於是者歟。學問大要。不出經史。經載其道。史徵其事。老生之常談也。苟得性之所近。則人心不同。有如其面。六經之教。指趨各殊。歷史所垂。變化非一。諸生自反平日。必有入識最先。而程功較易者。經於何道。最有關心。史於何事。最所慊願。高山景行。所言正不必今日之所已能者也。舉業將以應科目也。假使諸生亦已登進士第。無所事舉業矣。遂

將束書而不觀耶。抑將尙有不能自己者耶。無妨預定言之。將欲爲諸生商榷其善否也。卽以舉業而論。敢問何所講求。何所師法。於經書傳記。何者致功有年。於先正法程。何者誦習有得。理解向以何書折衷。典實向以何書考證。規矩法度。向以誰氏遴選。何家評議。允所愜心。四書文外。經詩論策。亦舉業之要務也。向者於何致功。平日亦有懷疑不決。欲就請質而無從者歟。院長願悉與聞。將爲諸生效他山之錯焉。

章氏遺書卷第二十三 文集八

平金川文 謹序

臣伏讀漢臣司馬相如封禪文。及班固典引諸篇。竊壯其詞采。而虛稱符命。尠裨實用。以是陋之。及讀唐臣韓愈柳宗元等所爲元和聖德詩。平淮西雅。敷張揚厲。可謂盛矣。然憲宗中治之世。淮蔡密邇之區。武功小立。何足多者。而詞臣相與斧藻德業。訇鏗事功。焜耀喬皇。侈然若欲凌三而四。躋五以六。何其誣也。此無他。實不足則競於文。道不充斯飾於貌。理勢之相因人情之必至者也。欽惟我皇帝陛下。卽阼以來。闔關乾坤。周旋風雨。握元符以撫運。宅顯氣而中處。文德武功。震蕩六宇。簡策以來。未之有也。惟茲金川之捷。功烈峻偉。天街地脈。山陬海澨。草木奮發。鳳儀麟止。血氣之倫。踴躍抃喜。際斯極盛。可謂瑞不輟圖。紀無停史者矣。臣惟堯德蕩蕩。民無能名。成功文章。巍煥斯稱。今大勳所輯。燁赫天地。神化周流。不可擬議。然以蠡管之窺。隅墟所測。則皆本於一人。旰宵憂勤。朝乾夕惕。於穆緝熙。與天無極。是以大化旁浹。規圓矩方。聲教光於風雷。制度樸乎元黃。被不待漸。威無用剛。至於若斯極也。然猶聖不自聖。欽明無已。勅天之顯。惟時惟幾。是則乾行不息。所謂萬世無疆之休。至深遠也。豈與漢廷稱瑞。唐世頌功。虛而爲盈。得

少爲足者。可同日而語哉。臣竊不自揆。敢述詩書之所稱述。推見聖人偉烈豐功。本乎精一執中之旨。撰爲平金川文一首。雖文詞不敢上希作者。亦庶幾獨存其實云爾。其詞曰。

昊天無言。於穆清寧。迴泊沿乎四遊。晃朗濯乎三精。下俯亦曰蒼蒼。物雜撰而自以爲名。角距牴牾。猛噬驍騰。陰歊陽煦。亭毒流形。智慧夔欺。血氣牙爭。此林林總總。皇穹不能形。理求肖厥德者。爰集於我聖清。列聖傳序。超軼紀載。峻德鴻功。彪海炳岱。皇帝御宇。重華繼代。顯謨承烈。化極無外。譬如依被日月。莫測其光景。邈處乾坤。相忘乎履戴者矣。然而地大物稠。苗繁莠聚。禽獸之所巢窟。山川之所掩阻。固已度外置之。封以丸土而已。乃有鬪穴之蟻。負蝟之虎。爭蝸舍以噬鄰。駭麕衣而吠主。則羊鞭後至。馬馱驚羣。皇威輝赫。電掣靈奔。撻伐所加。雖稿葉之隕。飄風輕羽之迎。烈燄無以方斯。迅疾也。昔者準疇犁掃。回部歸誠。窮磧萬里。邊烽不驚。鄂爾淖爾。繡壤春耕。天山南北。風暖草青。斯則燕然勒石。戶庭之闕爾。狼膏稱封。樊籬之志爾。縱標斬草。昧剗鑿鴻濛。日鑿月窟之表。候露覘風之野。盡入版圖。豈有若是之曠蕩無涯者乎。金川小醜。負險恃隘。星宿海南。金沙江外。域塹所畫。天地之界。自秦關蠶叢。漢通邛笮。未遑條其山川。中其肯會。及乎沐浴聖化。比於三苗之北。旣而促浸償拉。鄰封肆啓。櫪馬爭蹠。跪銜竊辮。皇武旣張。委命請吏。許瀚癡而濯垢。未禽誅而草薶。是乃神武不殺。豈直三驅之失前禽。兩階之徵干羽已哉。夫獮狙冠服。裂之安也。螭虬芻豢。哇之甘也。蓋自促浸啓釁。始於革布什哨。螻蝻饕豶。蕩其疆場。其女妻。目焚四

鄰氣吞九司。強者風於跋扈。弱者肉於刀機。於是皇帝乃命將軍溫福。整旅詰奸。金鼓所至。摧礪裂巖。收  
明正。下木達。克資哩。氣已振矣。據美諾。復革布。平償拉。威已宣矣。擒澤旺。走格桑。撼促浸。力已舉矣。然而  
梟酋索諾木。猶敢以褻魄之餘。响沫窮竄之格。桑。肱支償拉之賊目。熒惑美諾之降徒。將欲返榆燄於枯  
葭。當椎輪以螳臂者何哉。患生於自恃。而詞託於同病。心險乎山川。而朋彙乎梟獍。雖蠹肆其奸。而不知  
天已訖其命矣。皇帝遂詔定西將軍阿桂。進復償拉。明亮。豐昇。額左右。策援八旗勁旅。火器健銳諸營。淬  
其鋒。吉林。索倫。黑水。諸軍。礪其鏗。西安。荊州。諸鎮。枕其鏘。三楚。滇南。黔中。三秦。精銳。襄其缺。運以神謨。揮  
以龍韜。洪決崑崙。織劈秋毫。九地潛攻。九天招搖。自資哩。至於美諾。五日克復。不啻長狄之走。僬僥。於是  
谷噶批。馬尼割。羅博。駮。喇穆。析。康薩。脊解。木思。尻劈。支。斷。溯。普。胸。封。默。格。昆。色。胸。而。用。燔。茹。寨。腴。而。可。食。  
遂。書。遜。克。爾。宗。經。首。之。會。焉。莫。不。股。判。膽。分。脂。剔。骸。折。然。猶。困。獸。特。幽。奔。鯨。府。海。轉。經。樓。中。勒。烏。圍。外。重  
巖。疊。壘。地。雷。火。彈。之。掣。互。索。梯。橋。截。火。囊。沙。之。械。天。地。之。所。震。眩。精。靈。之。所。悚。駭。而。後。戈。舂。噶。喇。依。之。巢。  
組。繫。索。諾。木。之。頸。風。旋。日。迴。天。廓。地。靖。鳴。兩。順。時。謠。歌。著。應。誠。所。謂。千。載。一。時。不。可。遭。逢。之。嘉。會。也。而。至  
人。無。爲。自。治。成。功。弗。居。兩。陵。申。告。則。曰。非。予。一。人。武。焉。羣。臣。稱。頌。謨。烈。則。曰。實。惟。聖。母。篤。慈。祐。焉。肇。舉。時  
巡。升。燎。岱。宗。則。曰。恭。迓。慈。釐。無。取。金。泥。玉。檢。封。禪。云。亭。謂。非。古。焉。闕。里。告。成。則。曰。羹。牆。如。見。申。景。慕。焉。御  
門。受。俘。冊。功。錫。賚。則。曰。功。惟。五。服。五。章。罪。惟。五。刑。五。用。欽。若。昊。天。而。未。嘗。以。人。意。與。焉。夫。靖。寇。八。功。也。闕。

疆鴻烈也。時巡盛典也。上崇聖母徽稱。不世之休嘉也。臣謹按易贊高宗之伐鬼方。詩詠宣王之征淮夷。垂於典冊。不世之奇。然以今日皇輿所奠。則荆漢區宇。淮徐門庭。殷周之盛。儒者所稱。猶未若我皇。端拱垂裳。高居穆清。造化無迹。聖人無名。是以龍圖馬書龜疇麟紀之屬。不足煥其文。青雲珠斗翠簏朱芝之倫。不足昭其瑞。渥澤浹淪。湛恩汪濊。在宥而理。澤地以萃。帝坐明堂。八風旣沛。蓋不特擴夏益之山經。廣周書之王會而已也。

爲竇總憲撰杜封君七十壽序

乾隆壬辰。天子東巡狩。四方才異之士。咸隨屬車獻賦。詔試文行。幄拔其尤者。授內閣中書舍人。余時以職事扈從。幸叨校閱。而會稽杜生兆基。實與其選。旣同官京朝。二十許年。兆基歷仕郎署。洊陟臺端。聲名物望。卓然在人。於余尤深知契。尊甫淦洲封君。數相往還。乃知世德家風。蓋有自云。歲在乙卯。君居山中。齒登杖國。鄉人官都下者。相與製錦。以屬兆基。將歸爲山中壽。以余稔習於君。又近託姻婭。欲余一言爲之介觴。余惟世俗稱壽。非神仙恍惚。卽榮祿膚辭。古人之言。必貴有所不朽。而後足以壽乎。其人也。君於乙巳六十生朝。其鄉老前少傅梁文定公嘗爲之辭。稱君少壯爲人甚悉。余無庸綴矣。惟聞君之還山也。兆基欲請假歸。祝君手書止之。鄉黨相與稱觴。則辭謝曰。我生之初。我母王太恭人。遭我祖芝田公喪。俗忌娠婦。不得臨窆。我母痛心。不克躬親大事。嘗求藥自毒所娠。至於幾殆。每念生我劬勞。烏用稱壽。兆基



既不得請。則以厚貲將歸爲壽。時值鄉里歲歉。君悉以周族黨之貧乏。賴以舉火者六百餘人。杜爲會稽望族。君之歸也。行齒爲宗祭酒。宗祠主祔。前人泥古廟制。統以爵敍。君謂今祠同室異龕。不以世限。苟序之以爵。是子弟之貴。可先父兄。不可訓也。爰據經禮。釐正祀法。首出資以倡族。新其祠宇。瞻其祀田。族人相與感化。莫不斐然興起。昔梁少傅述君生平。旣美君之行誼。又若惜其懷才未遇。僅施設於家庭里黨之間。澤流未廣。然君嘗游於魯山。知縣沈君詩。李君培也。洪河築隄。徵材募役。未得肯綮。虧帑鉅萬。勢且不支。君徐察物情。指示竅要。明年減費強半。而功成爲諸縣最。沈由是以幹濟聞。又徵漕剔弊。黠胥不得爲奸。民間訛言相驚。謂詰朝盜起爲亂。當以兵劫倉儲。一時官吏相顧失色。或議牒報上官。請兵護衛。勢洶洶且不測矣。君曰。時豐安得盜。此奸人惑衆計耳。張皇則中其謀矣。屬沈密召尤黠者數人。託以他事。錮閉官署。俾內外治事如常。及期境內帖然。其臨事應變。倉猝鎮定如此。此以見君本末經緯。不特孝友政於門內已也。君今頤養山中。德薰後進。而兆基服膺庭訓。旣略見施行矣。異日兆基敬歷中外。爲名公卿。爲賢岳牧。將見億兆蒙其休澤。則君之自壽於天地間者。方且無窮。又安得窺其流澤之未廣耶。

金煥若封君七十生朝屏風題辭

古稀天子御極之五十五年。龍集庚戌。聖壽誕周八十昌辰。四方奏上。期頤大耋。史不絕書。德門善族。數世同居。耆老康寧。曾元疊侍。見於奏報者。不可勝紀。蓋協氣之旁徵也。沔陽州學正應城金澍。學誠同年。

友也。適以學使按府待事漢陽。因得渡江相見。爲言尊甫封修職公。煥若先生。於丁未歲。周七十生朝。今年爲母夫人宋太君齊年稱慶。州弟子服澍教誨。相與製錦稱觴。以學誠世通家誼。知先生家甚悉。俾勉爲辭。以介觴祝。按先生家世。歛之望族。後以行賈。遂家應城。先生六歲而孤。兄弟四人。伯兄早逝。仲以醫業自活。先生與季弟聞雲束髮受書。家中落。母夫人以針黹織紵。供兄弟課讀。先生稍長。試童子不遇。慨然曰。讀書求榮顯。慰親心耳。顧忍老親勤劬千百。以待一日之榮顯。已得不償失矣。況遇不遇未可知。而親年不可挽。尙言待榮顯慰親心耶。然榮顯固親志也。惟養志之責遠。而尙可徐期。養身之責切。而無可暫貸。弟幼且慧。請分其遠而尙可期者。自惟年齒稍長。請肩其切而無可貸者。庶幾並行不背。於是棄而業賈。賈業稍起。母夫人甘旨無缺。所需無不得。季弟爲名諸生。自幼以長。凡師儒束脩之餽。交游縞紵之投。賓客文酒之會。先生皆資給之。略無倦色。每聞雲下第。弟兄對泣。謂無以下報先人。課子甚周。以至謂償己之不得已。而棄儒以服賈也。子澍登賢書。仕爲儒官。先生勉以讀書敦行。爲多士式法。澍率教惟謹。沔士稱之。先生性醇茂。與人不妄交。常書謙慎勤儉於坐臥處。晚年常靜坐。閱古人書。得名言楷行。輒手錄之。以存鑑誡。宋太君歸先生數十年。閨門以內。相敬如賓。太君事君姑以孝聞。君姑年九十餘。太君日起居如新子婦。里黨遠近。莫不稱先生家風。學誠於丁丑戊寅間。先君子罷縣。僑寓應城。聞雲故先君子。試縣童子所薦士。然非公不至縣庭。旣罷官。乃數相過從。及先君主講應城。澍執業稱高第。時聞雲授

經家塾。書舍面北城陰。地稱幽僻。每春夏之交。雜花芳草。掩映籬落間。論文多暇。繼進壺觴。澍猶以弟子侍。卽穎拔出其流輩。先生時一至齋。見儕輩往還。卽喜動顏色。知先生天性友愛。且以讀書爲樂也。後學誠移家京師。應城公車至京師者。澍猶時通書問。丁酉。學誠舉順天解試。澍亦舉於其鄉。爲同歲生。今庚戌。再游武昌。澍已授官。而適遇先生。暨宋太君齊登上壽。觴祝致語。又焉所辭。惟善言天者。必驗於人。剛成君曰。富貴吾所自有。所不知者壽命。君子以謂其說誕也。人生富貴。固有不可知者。以其得之必以道也。壽則貞固之德。恆久之理。生人所以不朽之三。亦曰金石之永云爾。先生自以家世儒業。至不得已而謀養。亦曰尙有遠可緩期者耳。卒之不得於身。而得於其弟其子。身受綸褒。世以儒顯。則不可必者。亦若操券得之矣。況其可必者耶。異日澍以名師儒擢賢牧伯。爲時霖雨。爲國幹貞。人之被其澤。而推本生成之所自者。先生之與太君。蓋將自壽於一鄉一邑者。且壽於一國與天下矣。

周箕谷五十初度屏風題詞

嘉善周君箕谷。於乾隆四十一年丙申。爲永清知縣。明年脩輯縣志。屬學誠撰次其事。今二年矣。縣之士。以君有德斯鄉。欲有所紀。以壽金石。而志法不得綴見官人功績。蓋遠嫌也。明年己亥十月十有二日。爲君五十初度之辰。預請書君生平。爲縣人介祝。學誠與君。雅以文字相知。狎處旣久。知君內行修潔。性情懇至。古人所謂行誼文章。相喻爲深。今縣人服君。乃在政事。抑君之小試也。未足盡君所至。縣人曰。吾

儕小人。恃令君政事爲豐年耳。何知其他。且永清密邇畿南。環縣多旗地。民無世業。藉佃旗地爲生。鄉曲無賴子。輒請增租。誘旗人奪佃業。旗人漁其利。訐訟滋繁。有司莫可如何。令君廉悉其狀。則出令曰。自今以往。旗人請易佃者聽。惟新佃輸租。敢逾故額者痛懲之。令下而四鄉安堵。民無訟者。令不煩而中於肯綮。大率如是。是足爲縣人幸矣。顧嘗詢君。君曰。吾治永清近畿。多差役。多役則易擾。吾拊而循之。未敢求多於吾民也。不如吾治合肥。合肥地大風悍。割而制之。猶礪吾鍔。不如吾治青陽。所謂游刃於無閒者也。學誠因憶壬辰癸巳之間。嘗從大興朱先生竹君。校文安徽學使幕中。往來君舊治。所聞君治狀甚備。方君權建德。有寡婦子訟盜發父塚。且失父棺。詞甚哀逼。君詢之。則云。族兄某者。嘗欲其地。君疑其狀。遣人給寡婦曰。若子坐誣告律。卽日當流徙矣。官憐母志。許一見爲別。視母色懼。則爲援自首律云。速出所匿棺。可脫罪也。旣如戒往。母果首匿棺。出自牀下。其事遂明。及治青陽。嘗聽貴池移獄。有縣民柯止新娶婦。其兄苟與族人爭田。率止及婦往鬪。不勝。苟從衆中梃斃止婦。以誣族人。兄弟一辭。不可破也。君熟察其狀。遽問若有母乎。曰有。召其母至。屏語之曰。若撫子良苦。今若子殺人。反委於若。若老矣。奈何。代若子死。其母駭愕。訴其子殺婦狀。乃幃母內齋。跪苟止其外。使人詢母委折。母縷陳之。已而撤幃。相見。母子咤舌。俯首輸罪。青陽民章德。有待年子婦。方六歲。忽夜死。族弟剛家。剛妻聞聲趨視。赫然死人也。覆以己衣。夜半剛歸。德弟苗掩執鳴官。謂嫂使我蹤跡幼婦。至剛家得之。是剛殺婦也。君詢剛比鄰。是夕有苗訪婦其

家者乎。皆曰無也。又問婦尸在門內乎。曰然。苗執剛門內乎。曰門外。君謂苗曰。若殺幼婦陷剛明矣。訪婦何由決知在剛家乎。且未見尸先執剛。抑何遽耶。苗不覺屈服。陳挾仇狀。乃坐抵法。初君於丙戌下春官第。以知縣聽用安徽布政使司。是夏江水暴漲。沿江州縣田在水中。然高阜故豐茂。洪波浩淼。遙出涯浚。時見穎實。某官不察。以爲江南有災民。故無災地。使司信之。君初謁見。因以語君。君曰。民藉地生。無災地何由得災民乎。使司殊不謂然。翌日命君偕行。方舟上下。不知在田間也。指顧高阜。謂西成有獲。君募舟人。涸水挖得稻種。呈示使司。使司駭詢所自。且懸金購之。斯須空集。則滔滔彌望。皆災田也。使司立自責。許請賑恤。因謝君曰。非君。余且得罪百姓。其遇事不肯透迤。希合上官。意指類如此。戊子夏。有翦髮之獄。民間訛言相驚。熒惑視聽。提督九門尙書檄下江南。坐逮張昭王機。云獲囚獄辭。謂二人住九華山。遣黨四出。翦人髮辮。將以十月會山中。謀爲不軌。九華故隸青陽。環山梵刹。百有二十。僧二千餘。儲粟足十年食。薪蔬器械無不具備。蓋先世爲是備。緩急也。時江南大吏羽檄交馳。皆指青陽爲逋逃藪。或曰。將屠九華山。或曰。籍沒山中僧寺。僧衆惶駭。事且不測。君簡料諸寺。無不法狀。俱椎魯愿朴。力田自給。因喻衆曰。有知縣在。若曹無恐。第人言洵洵可畏。若曹能半年毋出山乎。曰能。能半年毋接四方士女。且毋作佛事乎。曰能。君曰。若曹能聽余約。余請爲若保之。於是移駐山中。傳餐治事。分遣吏胥。巡山四境。禁出人者。是時鄰封州縣。株連網結。波及無辜。千百里閒。桁楊相望。上官命吏易服偵察。旁午四至。而九華尤所指目。

迴環百里之內。鎮靜不撓。耕鑿如故。知府數以危言撼君。君慨慷曰。罪人不可得。而波及良民。知縣雖不肖。不能以民命承上官指也。久之事寢。僧民無一人逮公庭者。先是有狼頭之役。民頌非君不得安堵。及是益尸祝君。狼頭者。狼家村盜魁也。村在青陽南陵涇縣之交。官無定界。地勢險惡。崇山密箐。掩映叵測。狼族三十餘家。負隅扼隘。門戶聯絡。外積薪芻。上起層樓。俯瞰外來。如臨破竹。由是憑陵爲盜。一鄉患之。嘗刳青陽僧寺。君廉悉主者姓名。卽偕典史千總。集兵壯三百。夜往擒之。至村村犬驚吠。賊覺登樓。擲火。爇薪。火光燭天。或欲滅火。君曰。黑月無光。山路險劣。我不若彼習。宜假彼火爲我照也。天明火止。率衆大進。賊據險拒守。其婦女乘樓。飛擲灰石。衆披靡。莫能仰視。有健兒賈勇欲登中創。撲地。君憤曰。役不足用。鋒刃矢石。官自當之。卽挈典史千總。安步至門。坦無懼色。一時賊爲驚愕。不覺引卻。君卽入據其堂。指揮如故。然賊猶糾衆持刀環向。欲以脅君。君徐謂曰。爾村彈丸地耳。聚族百餘人。不足當官兵踵至。審矣。且僧寺之刳。自有主名。其他故無罪也。今若合力拒守。脫傷官兵一人。合族無噍類矣。官不忍爾族誅。所不在刳者。曷自辨白。與其無端爲草薶也。於是其黨漸散。往往跪辨無辜。推眞盜。得二十餘人。械以歸。餘皆遣去。縱火焚其巢。百姓觀者數千人。皆投拜馬前。如獲更生。合肥之俗。輕死好奪。公隸倚勢貸人財物。涉歲月不償。人亦莫敢問也。君廉其實。爲制聯校。二人荷之一坐起。一便旋。不得自由。往往有斃者。其風一時爲之頓革。則君所謂割而正之者也。合肥宿稱臚仕。而君之去官。惟破篋貯故書。他無有也。然值饑餉。

不繼閭巷細民。自以粟肉饋之。老民劉俊人年九十二。攜孫持斗麥登門。爲君壽曰。自余爲童子時。以迄於今。所閱令君多矣。未見有如公者。噫。君之治略。蓋自聞之江南父老。歷歷如是。質以永清士人所云。則君之政事。可謂出之有本。雖小試。可占大成者矣。抑吾有以復諸縣人。旣安令君政教。以吾知令君深。俾一言爲稱觴之地。抑僅如世之泥金絳箋。泛引愧辭。爲頌姑射神人。乘雲馭風。以爲祝耶。抑以愛令君深。推而進之古之人。所以自壽於天地者耶。丈夫不朽有三。立德立功立言而已。令君行誼。足以光於古之立德。文章足以進於古之立言。惟政事惜僅著於州縣。猶未大其聲施。古人五十曰艾。始服官政耳。令君幸毋自滿。異日位望所及。擴而充之。則丹青所圖。金石所勒。視此瑣瑣稱述。特一斑耳。請以是說進之令君。以致祝且爲勉焉可也。

朱先生五十初度屏風題辭

乾隆戊戌季夏上旬六日。爲笥河朱先生五十初度之辰。門弟子一時居京師者。相與奉觴上壽。俾學誠勉爲之辭。學誠竊念錦幃絳箋。泥金書富壽康寧。以爲頌禱。流俗之市於文者也。非弟子事先生誼。古人之學。自日程月要。以至歲時變易。則必有與年俱進者。夫子十五志學。三十而立。其後不惑。知天耳。順從矩率。以十年爲權衡。上聖神明。學人進業。詣則有殊。其致一也。先生五十年矣。其自得於古人而謝於前知。則旣自榜其楹。謂四十九年非矣。前此十年爲戊子。則先生自贊善晉學士。其間典試八闈。視學皖歙。

出則輜軒購典。入則都邑徵書。遊歷名山大川。發舒志氣。披剔金石。搜羅逸獻遺文。而東南一時所謂沈澗枯槁。與夫磊落奇偉。魁閎寬通之士。莫不景合雲從。於是門下從遊。始稱極盛。前此十年爲戊寅。先生年始及壯。方翱翔詞館閒。一分校禮闈。識拔多名流。先生讀書詠詩。榜書室爲擷英。教授生徒。泊然有終焉之志矣。前此十年爲戊辰。先生甫冠。聲名已漸起。偕昆若弟。後先並取巍科。爲時景星慶雲。輦下推人倫之望。必曰大興朱氏。而從學者日以進焉。前此十年爲戊午。先生在童子塾中。卽已出語驚其長老。既有聲譽序。先生已獨具欣慨。其中落落雅不欲世人知也。先生早穎異。又家京師。故聲施之著聞也。四方人士。自十餘年前聞先生名。疑爲耆艾年先矣。不知今始五十年也。其學問與其文辭。蓋若有天授非人力者。自兩漢以還。學者無專門師授。南宋以後。有志之士。始得以資之所近。掇拾於殘編斷簡。於以專其業而名其家者。於今爲盛。而攻取旣深。聞見爲囿。則入主出奴。勢不能一。先生兼收並蓄。有以窺乎其大。而略其錙銖秒忽之微也。文章自唐宋以來。言八家者多不究其立言之旨。而選青妃紫。飾色作態。又多溺於時文家風。先生獨謂有意於文。未有能至焉者。不爲難易。而惟其是。庶幾古人辭達之義矣。而平心迎拒。侷色揣稱。其餘事也。而其要乃在於聞道。不於道而於文。將有求一言之是。而不可得者。由先生之言。讀先生之書。而究其先後之所得。庶幾古人知命之旨乎。諸弟子以是爲先生壽可矣。抑又聞古之貴壽者。或足以壽一鄉。或足以壽一國。或足以壽天下。以澤之所被者爲差等焉。先生授經三十年。著



錄弟子半天下。怫然怒者皆有以廢然而返。以其資之所習近。與其力之所能勉。尊知行聞各專其術業。以用於世。其壽將在今古矣。則由是而六十七十以進於期頤。其功效又何如耶。

### 甄青圃六十序

與青圃交三十年矣。古者三十年爲一世。一世之中。天時人事。變易幾何。而余與青圃皆歷見之矣。既歷見之。而余兩人者。落落如故。則凡變遷於三十年中者。視余兩人。言辭往復。若聞彭祖長桑說上古也。始余識青圃於太學六館。內外諸生三百人。莫不愛慕青圃。而士苴視余。祭酒月較諸生文藝。青圃必首擢。而余卷塗抹。若將不勝。榜未揭。其他不可知。余與青圃名。雖書吏皂隸。可先知殿最也。然青圃乃與余交。人怪青圃何取於余。又怪余何以得交青圃。世士不可得聞。則亦彭祖長桑之交語也。青圃先余十二年。舉於鄉。後余十一年成進士。中歷離合窮通。出處小異。而蹤跡不甚相遠。青圃未成進士。先官中書舍人者二十年。而余於青圃擢中書之年。卽僑家京師。十年而余成進士。前此索米居窮而悒鬱無恃。輒過青圃言歡。後此將家遠館。而偶客京師。多依青圃爲主。是蹤跡之密。肺腑之親。有他人所不知。則亦彭祖長桑之交語也。乾隆丁未。余五十生朝。時游京師。主青圃家。青圃爲余置酒盡歡。因言我輩少壯相知。俄成老大。不有所述。後世何聞。斯語於今閱五年矣。明年壬子。青圃生周甲子。寄書先謂余曰。曩所謂不述何聞。殆其時乎。余謂古人十年考德。必徵所進。非徒以歲月競高年也。青圃績學。惇行。不自炫燿。方三十也。

貧守一官二十年不調。後生晚出，超資邁格，高舉遠擢，青圃視之泊如。其四十五也。昔者遠大夫行年六十而六十化，青圃豈有自知五十九年之非者歟？青圃精於推命，余有所憂慮，青圃輒推命解之，然亦自信有否，惟曰氣數之命，卽義理之命，蓋定於氣數者，有其必然，斯由於義理者，宜知所當然也。青圃立身行己，不外是說，而熱中之士，又謂彭祖長桑之交語也。青圃嘗以星法推余行年，入尾度必仕，余適資及受縣，堅意不出，青圃以爲人定勝天，而青圃晚成進士，又中書積奉當選，自以宦情已倦，堅意歸去，余卽以其法推青圃命，方當衡文出使，作書沮之，青圃不可，且曰：君忘人定勝耶？人生貴適意，故園荔支方熟，婦子儲紡織，餘錢飽餒瓊漿，與三數耆德談春明往事，其樂殊勝，勝輶車擁使節也。余聞之慨然，余念鑑湖百畝，飽食蘭亭籜筍，以遂其初，四十年未能及也。青圃挂於官，而不得如志可矣。余幸不入仕，何爲亦願乎？今青圃遷官郎署，人定益未可恃矣。然其鄉人飽荔支，而余鄉饜籜筍者，庸庸歲百千萬，豈可與言吾輩所思滋味哉？是亦彭祖長桑之交語也。方青圃之決欲去也，與余惜後會無期，則曰：兩家兒輩，頭角可見，如得同官京華，爲再世交，吾輩猶及見之，是則善矣。然余猶有進者，人生早晚之年，往往能澹榮利，恬性命，惟期望於子弟，不曰富貴，則曰科名，較之熱中爲己者，殆更甚焉。豈處己高，而欲子弟識趣，皆庸下歟？必也服古通經，不墜家學，使若昔人見其子弟，不問名而知爲某氏家風，其於富貴科名，未嘗不有合焉，而非其志也，則余與青圃，更得閱歲如前，猶當益勵晚節，以庶幾於不朽之三，而未敢委曰成功。

者退以圖自暇逸也。是則彭祖長桑之又閱一世也。青圃勉旃。其爲我遙進一觴矣乎。

### 十叔父八十序

先君子從父昆弟十人。叔父衡一先生最幼。諸父前後下世二十餘年。先生巍然獨存。康寧壽考。今爲三宗祭酒。宗人謂人瑞云。先生樸屬古處。蹤蹟不出閩里。訥於言詞。生平行業。無所表見。然自家庭族黨。以及鄉閭之間。無論知與不知。見者莫不使人意盡。爲人恆喜不怒。家人婦子。習處數十年。從不見厲色。遽聲嘗困貧甚。或至詰朝斷炊。室中不勝愁歎。先生欣然無所芥蒂於懷。性至孝。方童幼時。隨家人墓祭田間。野有草華。黃英可掬。鄉人取和粉餽。號爲佳品。嫡母陳宜人嗜之。先生欲取奉母。尋逐草間。遂迷所往。歸舟竟失。先生已而鄉人指引。狼狽以歸。擷華猶在手也。考雲峰公逝。先生甫周晬。兄弟四人。嫡長承家。庶孽咸仰指攜。如事所嚴。生母韓太孺人。以青年矢節。撫同產兄。思雲文學與先生。啜糜茹糝。以長以成。比受室分炊。勢不足措朝夕。艱苦蓋備嘗之。然乃終身不言先人遺業。若有無多寡之數云。文學公早世。嫂袁孺人師韓太孺人節行。勵志堅守。先生愍兄無後。而重以嫂之節也。迎嫂於家。命長子文沛爲兄後。終身禮敬不衰。袁孺人稱未亡者四十餘年。以壽考終。自謂晚節優游。勝於少壯。族黨有生子不率教者。輒曰。羨袁孺人無子勝有子也。先生旣無所取於世。惟屬望二子甚殷。文沛文泗。以親昆弟爲從父昆弟。並能喻先生志。克家自任。旣不獲儒業顯。則讀律令。治名法家言。佐幕府縣。咸能不負所學。爲長吏所禮。

重由是晚年家以小康。文沛拙於治生。緩急時有所乏。先生懼其不足以振兄後也。則命文泗以館穀所入均之。文泗克體先生。終袁孺人世。未嘗析箸。閨門以內。婦子不得問私財。今先生八十年矣。二子孝友。嫻睦。起其家聲。諸孫多秀慧。善讀書。其才者頭角有以自見。識者以謂昌熾未有艾也。小子學誠。久役於外。四十餘年。凡三歸故里。中間不見先生。近或十許年。遠至二十許年。諸門新故乘除。人事變遷。非一。惟先生蔚然在望。墟里宗人。以數萬計。湖厥典型。莫不擬先生爲魯靈光殿云。憶學誠生二三年。先生每提攜過鄰居。沽酒朱叟索飲。叟輒欣然飲。以勺酒啖以少許。下物不索錢。非有他故。及大風雨。率如此。是時學誠聞先生足音。則踴躍攀附。先生亦柔色撫之。於羣弟子中。尤爲鍾愛。今五十餘年。學誠已抱孫矣。追思舊事。藹然如昨。昔萬石張君。門內無奇行。以醇謹重於西京。睢陵王君。立朝無他見。以孝友甲於江左。莊生不云。受命昊天。惟松柏也。獨正在冬夏常青。蓋貞固之德。恆久之理。惟仁斯壽。固有券操而響合者。非人力所能強也。羣從子弟。以是爲先生進觴。庶無溢量矣乎。小子學誠。方輯家乘。謹書以備世德之篇。

## 家效川八十序

乾隆四十年乙未。余初與於宗人春社。宗人以衣冠會者。凡若干人。及余遠去。二十年乃歸。新舊乘除。故人落落。僅存而族子行者。效川太學。巍然如蒼松古柏。凌冰雪而鬱蔥不改。爲言前事。歷歷皆可憶也。君

行年及古人杖於朝矣。墟里宗人欲爲君所以不朽者。屬余一言介觴以進。吾章族大支繁。人才輩出。其以忠孝節義著者。簡冊詳之。功名事業顯者。金石著之。上昭史乘。下光譜牒。約略可省識也。其有蹤跡不出鄉閭。姓名未達京國。而潛修隱曜。聞風亦足以薰後起者。往往不乏其人焉。則出處殊而其道均矣。明之萬歷間。族祖南洲先生。通經服古。以文章楷範後學。歷聘公卿。而老於文學。然巖山劉子。以慎獨宗旨。紹文成極學。淵源實自先生。君爲先生後裔。先徵世德。具有見聞。少長墟里。墟里一時通人。如太顯集甫。刻華且毅。宗之諸君子。行輩或在祖父孫曾。而皆以詩古文詞。切磋酬唱。若師友然。君與諸君子志意投契。澤古而深。爲文淡雅。不事塗飾。屢試弗售。遂絕意進取。政於家庭。孝友嫺睦。見稱遠近。家素封。顧律身儉約。急於公義。不以財貨自私。從子貧不能婚。君爲出貲完之。親屬待以君火。恃君爲豐年者比然。而君無德色。晚年猶沖穆好道。小築清幽。榜題塾園。延名流課其幼子童孫。絃誦弗綴。春秋佳日。同志三數人。茗酒談心。自得至樂。墟中以農賈爲生。穰穰比戶。詣君如入深山。悠然有世外遠思。視人世煩擾。洒若滄垢去體。而濯清風焉。君善形家言。覘風脈土。示人休咎。往往有徵。靜者自能推微以知著也。夫山有起伏。川有分合。本源深遠。其發舒也不匱。君家自南洲先生。抱道不遇。二百年來。流風餘韻。未墮斯文。至君而益以惇行者德。壽考康寧。諸子能率家風。英豪繼起。語云。明德之後。必有達人。他日本忠孝之教。而發於功名事業。昌大其門庭。而與史乘譜牒所載。後先輝映。亦天道往復有固然者。君庶幾以期頤夔鑠。猶及

見之。則今之墟里稱觴。猶舉例也。

沈母朱太恭人八十序

乾隆三十年乙酉。學誠用國子生。應順天解試。高郵沈先生既堂與分校。薦其文於主司。不錄。先生惋焉。館學誠邸第。俾從事鉛槧。益力於學。已而先生出爲太平知府。後學誠遊江南。舟車往還。屢止太平官舍。前後十年。通問無間。辱知最深。甲午季夏之月。爲先生母太恭人八十初度之辰。先生嘗主江西庚辰科。及山西壬午科鄉試。兩試所得士。與乙酉分校獲薦諸生。思所以祝嘏稱觴。僉以學誠遊門下久。知太恭人家範甚悉。又近在江南。自遠數千里。以書抵學誠。俾爲詞介觴。學誠謹按太恭人。系出儀真朱氏。幼嫻內則。侍祖母任安人疾。三年衣不解帶。父唐友公。遠游廣東。當室無長子。母吳孺人病革。經紀所以慎終之具。誠信合於經禮。唐友公歸。聞其所措置。感激爲之泣下。年二十有五。歸贈朝議大夫。咨采公。公性瑰偉。不羈。嘗應童子試。名在第一。廷謁學使者。使者怪公衣冠樸陋。詰責公。公不對。長揖而去。遂絕意進取。大肆力於詩古文詞。先世自石友公著籍高郵。後長垣公又家儀真。兩世皆貴顯。以清白遺其子孫。至滄洲公。卜居江寧。有子六人。皆以儒世其家。贈公其第四子也。滄洲公以食指日繁。俾贈公兄弟。皆授館於外。故贈公就儀真婚娶。依叔父健堂以居。所居卽長垣公故宅也。旣家無長物。生計日蹙。而贈公天性洒洒。好施與。勇於爲義。太恭人持家嚴謹。不爲私蓄。贈公庶弟之奇貧不能婚。太恭人竭奩貲濟之。父唐友

公下世。女弟幼未嫁。則挈歸沈氏。嫁之如其女。族屬有請者。雖甚拮据。務委折爲之。盡心晏歲。風雪。簞瓢罄如。不以屑意也。贈公依叔父居十餘年。太恭人所以事健堂公夫婦者。一如事舅姑法。其處諸從叔伯。若娣姒。閒氣。喻色。揣若。惟恐不當其意者。以謂如是。乃不貽舅姑憂。是時贈公遠館百里外。或經年不歸。而太恭人艱苦備歷中。搢拄歲月。未嘗廢事。教女習繡錦。長嗣益堂君。方附里中童子塾。夜歸。必躬課所授書。成誦然後就寢。贈公徙居揚州。益堂君漸長。有文名。府治非土著。而高郵爲從祖。舅弟著籍。儀真爲從父。舅弟著籍。益堂君急於自見。乃易名兩應童子試。冀一遇之。無何。兩試者皆雋。故事。童子應試。責廩膳生員。畫諾。時學使者方欲嚴廩生畫諾法。欲益堂君實其一。而以虛者坐畫諾生。太恭人言於贈公。違道詭遇。君子不爲。況損人成己耶。遂力陳兩地著籍。端末。而引己不當易名兩試爲咎。失學使意。竟除名。後既堂先生免贈公喪。以儀真道近。欲就祖籍。應試儀真。諸從弟忌之。或曰。兄弟之子猶子也。以諸從父爲假父。乃聽與試。太恭人父子可假。孝慈亦可假耶。遂命籍高郵。是年既堂先生竟用高郵貫籍。聯舉入翰林。爲沈氏望。太恭人明識遠鑒。多類此云。太恭人幼知書。能通大義。其後聞人洛誦聲。則欣然色喜。族屬有好學者。無論遠近。輒館於家。雖素所不快者。至聞其善讀。則周給之。惟恐不至。贈公歿後。既堂先生兄弟折節讀書。往來儕輩。以讀書至者。太恭人皆資其飲食。使得安處。以故揚之人士。歸者如林。課二子。率夜漏三嚴。刀尺縫紉。與書聲相聞不徹。思先人遺業。淚涔涔下。二子益用感激。致力於學。竟成令

名。至晚歲課孫。猶舉童蒙小學。若史鑑故事之書。每將寢息。輒娓娓口授。以補塾師之所不及。蓋太恭人之相贈公。與待族屬賓客。及其所以課子若孫者。一以讀書力學爲本。自少壯至老。久久不變。方於古人。可謂禮而兼法者矣。太恭人孝敬天至。歸贈公一年。會滄洲公卒於江寧。太恭人涕泗交頤。深以不及逮事爲憾。已而君姑王太恭人就養從子於山東官舍。道出儀真。爲留一夕。太恭人始得謁見。見君姑行囊罄乏。卽捃拾所有。倉皇盡付質庫。以資其行。時天暑。蚊蚋撲面。太恭人則執羽翳。爲君姑竟夜驅蚊達曙。君姑始覺。執太君人手歔歔曰。我有賢婦。惜不能長相依也。因出滄洲公遺象。付太恭人。謂余諸子散處。未知所托。爾能賢。卽爾能永我祀矣。太恭人涕泣受命。舟旣發。相與遙望慟哭。聲徹江皋。兩岸觀者。爲之泣下。其後王太恭人竟卒山東。太恭人終身哀慕無已。歲時祭奠。猶指當日遺象。惻愴顧子婦曰。我不及逮事舅姑。其何及。若輩能逮事我耶。其事贈公尤莊敬。終始以禮自勛。贈公性嚴毅。不少假聲色於家人。太恭人佐以婉順。相對如賓。贈公晚病肝怯。臥所須人坐守達旦。始得安寢。又病中悅憎無時。臧獲雖黽。無能爲役者。由是太恭人晝日少休。嚮晦則竟夕危坐。凡五六年。夜不施枕。靜坐無事。輒視簷月景陰。時節變易。其盈縮遲疾之度。往復計數甚悉。嘗謂殘月形如初月。然自下弦而後。五夜一鉤。出東南方。光影悽苦。如送離別。日漸以遠。人意黯慘。不復如初月時。是非長年竟朔及晦。夜夜坐觀之不察也。然壯歲多病。中年以後。浸以強盛。迄今神明不衰。每述往事家世如見。凡數十年。盈虛消息顯晦之故。卽身所處。



者。縷縷言之。而太恭人之所以躬歷艱阻。周處事變。卒之履困而亨。久而食報之故。蓋本於敬慎小心。終始不怠者大略如此。太恭人嘉言淑行。其所以垂家範。勸官箴者。見於旣堂先生同官若年家子姓之所敘述。按古圖史所載。實應列於女仁智傳法。茲不具綴。謹掇小子學誠十年以來。聞見所及。其處倫常日用閒者。具見其表裏。而小子又以門下生。獲拜太恭人堂下。備聞懿教。誼不當用華辭貢諛。竊以積厚者。流光源長者澤遠。益堂君以名諸生。有聞於時。而旣堂先生。用臺閣清望。出爲賢太守。諸孫皆英特之材。蔚爲國器。異日丹青之煥。金石之垂。悉本於太恭人懿德所樹。則神明壽考。理有固然。又豈侈言姑射仙人。乘雲氣出六合。姑以是爲無疆之祝哉。

### 朱母王淑人六十序

史載往代儒宗碩師文行詳矣。多不識其內行。而列女諸篇所記大家風範。若仁知賢淑。合於詩書禮教之遺。又往往不詳其配德。至於門內相莊。齊眉稱慶。金石偕壽。琴瑟同和。見於頌祝之文。投贈之什。則幾無以別矣。質之不推。文勝則史。苟循其本。則可傳之實。豈必在殊異哉。故學士箚河朱先生以通德文章。師範當世。人士歸者如林。先生天性冲穆。於天下事。無可不可。獨以山川詩酒。酌其飢渴。交遊氣誼。恬其性命。人世升沈得失。似舉不足以滑其和。而攫其氣者。或以先生爲過於放。先生知之。雅不屑也。然當先生盛時。兄弟並箸聲名。爲時景星慶雲。子從俱磊落繼起。英華見於牙苗。先生出則融融。入則曳曳。自謂

安常處順。道德之腴。有以自樂。而德配王夫人者。凜然禮法。自律甚嚴。先生曰。可。夫人以爲不可。先生所不然者。夫人或以爲然。門下從游。樂先生之和。而憚夫人之禮以節也。然數十年。閨門之內。琴瑟不乖。意之所往。各行其是。而未嘗稍有所軋。人謂夫人過自苦。夫人知之。雅不屑也。夫人出寶坻望族。家故饒貲。昆仲姊妹。行事皆稱其家。夫人獨尚儉素。自爲矩律。及歸先生。操作乃如寒女。被服不厭鶉陋。嘉辰令節。諸姑姊妹。以時展叙。服飾都麗。夫人閤然殊自得也。居家惡逸。井臼庖湑。澣統縫紉。雖指使不乏。夫人必先嫗婢爲之。歲時遊戲。凡風俗所通。縉紳禮法之家。所不廢者。夫人一皆引義斥之。內言嶄嶄。不出閫外。雖持之太過。時見廉鍔。至所臆度事理。或不盡然。然所引執。詩禮之儒。莫能易也。先生故曠達。先人遺業。僅給饘粥。先生兄弟並貴顯。不名一錢。而交游縞紵之投。生徒脰脯所入。歲計有餘。則購書蒔花。以爲曼衍窮年。不別爲治生計。比先生下世。門館變易虛盈。自祭祀賓客媼嫗。問遺諸門閥所宜存者。視先生時。無有乏事。或疑先生猶有所遺。不知夫人堅忍刻苦。有以貞其終始。蓋非一日云。長君大樽。樸屬自好。次君少白。夙授英異。能文好學。且振先生風聲。然均在壯立之歲。而朝暮出入。不敢自尊。與人有所酌酢。必請命夫人。俟可不可。交游往來。必詢其人與所言術業。二子凜然終日。若侍嚴師。識者知先生之澤。未有艾也。乾隆五十三年戊申仲冬之哉生明。夫人六十初度辰也。先生舊弟子居京師者。將以祝嘏稱觴。俾學誠爲辭以進。夫配偶之際。古人以擬朋友。非取苟同。亦貴有以相成相濟。易著風火家人。正內正外。各

有宜也。人謂先生得樂之和，夫人得禮之節，似矣。抑禮樂未有偏主，和節亦豈異厥施哉？非先生之襟期，無以範圍後學，而消其鄙陋，非夫人之持執，何以紓先生之內顧，而延世澤家風於後嗣哉？夫家人義取風火，其變而爲天火，同人，同人於野，利涉大川，先生應之，以爲人倫之望，其變而爲雷風之恆，恆其德貞，婦人之吉，夫人應之，是以其德立不易方，抑恆斯久，久斯壽，貞固之理，有必至也。又變而爲風澤中孚，鶴鳴子和，嗣聲繼起，斯亦自然之應矣。學誠游先生門也，久聞夫人內行甚悉，敬書所聞見者以進，且爲傳儒林徵文學者，備家世焉。

### 賀文忠公像贊

故明大學士江夏賀文忠公，立朝以清節著，及其致仕家居，賊陷武昌，全家殉難，事昭史傳。至今言之，猶赫赫也。按莊烈帝朝十數年中，輔臣至五十餘，賢奸迭處，晨拜夕罷，卽有幹貞之略，靖獻之忱，無所容施。逮夫事窮勢急，忠貞之士，惟以致命遂志，酬三百年尊賢養士之隆，而或惜諸公身居台輔，不能有所匡濟，則亦過刻之論矣。至文忠公，兩入綸閣，史稱廉靜砥行，不聞匡言，似亦德勝才者，不知輔弼之任，明足知人，而公能受才，天下必食其福，不在憂憂自見長也。公與經略熊公，少同鄉里，而積不相能，廣寧之敗，熊公陷於衆忌，公毅然揭訟其冤，是時公尙爲翰林也。夫當世未嘗無才，秉鈞軸者，非闇不知，則私相擠耳。惟公訟熊之事，則惜才而又能忘私，使得從容輔導，帝能端委以聽，則功績豈少也哉。至於寇擾鄉邦，

公已去位。門人豫進僧服。公卻去之。身爲大臣。與國休戚。不以去就異也。已而武昌失守。從容叱賊。闔門殉難。至二十餘人。可謂烈矣。昔王炎午祭文信國文。以爲名相烈士。合爲一傳。三千年來。人不兩見。明季北都范公。南都史公。皆以輔臣殉國。而公以林下舊輔。捐軀赴義。與信國范史諸公。先後輝映。其道豈有異耶。人徒知欽公節概。而不知其優爲治世之良。而惜當日之不能竟所用也。則猶未爲知公者矣。乾隆五十六年辛亥。公裔孫某奉公遺象請題。因推公終始而爲之贊云。

伊古昌運。賢才以成。逮其衰也。節義以名。吁嗟乎公。治世之英。儒官起家。甲第馳聲。守耿介而忤邪。脫軒冕以歸耕。感風雷而載起。居鼎鼐以調羹。如何賢奸沓進。異論轟訇。曾不得從容坐論。瀝膈披誠。謝無補於素餐。非曰去國身輕。想陞辭之日。君臣相對。涕泗交縈。江湖鼎沸。臣身可殺。臣家可傾。而惓惓之忱。所謂九死而不能已者。終念玉宇高寒。疇輔聖明。及於桑梓塗炭。婦子諸孫。藏舟於壑。同千古以弔屈平。訖今敦湖夜半。魂兮歸來。恍惚風號雨溢。波濤震驚。況乎當日。鬼神呵護。出遺蛻於水面。湛百餘日。而嚴氣如生。展茲遺象。肅穆高。清星寒芒出。潮來氣盈。陵谷可泐。金石可遷。斯人不可泯滅。惟曰四德之貞。

凌書巢哀詞

乾隆四十七年壬寅季春。始識凌君書巢於盤山道中。盤山在薊州西北。名勝甲於畿東。天子展謁東陵。旋蹕而休乎靜宜山莊。省耕施惠。君以撫寧知縣。被檄被除。馳道時永。清知縣嘉善周君震榮。亦與斯役。

適余客永清。因得見君。君恬穆簡遠。挹之如不可量。是時山中桃李始華。周君置酒集同官十數輩。藉莎歡飲其下。君如蒼松盤鬱其間。聲色不襮。而與衆爲春。其年余主永平講席。山府近邊學者。鮮可與語。僻處輒不自聊。而一時官茲土者。若經歷曹縣袁君汝琿。遷安知縣上海喬君鍾吳。昌黎知縣洛陽劉君嵩嶽。灤州知州安岳蔡君薰。皆以文章性命詩酒氣誼。與夫山川登眺。數相過從。而君與喬君袁君。尤爲於余契深。俄君移劇臨榆。臨榆控山海關。爲東陲重鎮。兵民雜屯。地衝俗敞。吏舉其職。輒咄嗟稱能。君獨能好整以暇。其爲治也。灑然若清風之濯溽暑。使人泠然自得。明年秋。天子東巡盛京。冬十月旋蹕。度自臨榆。信宿於縣。守土之吏。職事所及。奔走不遑。余適訪客。遇君官署。君於萬指紛拏。紛應旁午之中。爲余置酒論文。因及劉歆七略。與後世著錄諸家同異。商榷流別。彈劾利病。娓娓不倦。余數趣君歸休。以備紛擾。君顧灑灑如常。達夜分始罷。又明年甲辰。余去永平。主講保定之蓮池書院。相距千里。而遙與君不相及者半年。其年秋。有鎮關都統某者。撓君以私。君不爲動。因誣訐君。大吏鞫得其情。都統坐遣戍。而君亦罷。悞免官。天子嘉君守正不阿。特詔原君。起補房山知縣。與余相見。執手勞苦。因言永平同官。或去或罷。追念舊遊。渺不可得。有聚散之感焉。乙巳之夏。君來會城。過余齋中。縱談經義。因及宋人河洛理數。以生日支干推演卦爻。所值年月占人休咎。余用其法。推君行年甲辰。值豐六二。爻辭所謂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其應在都統誣訐。而不能中傷。信矣。乙巳得震。遂泥泥有泉壤之象。君問之。瞿然色動。余解之曰。丙午之

年是爲中行獨復卦體。自泰而來。是宜無患。且需於泥。而敬慎不敗。是泥不必終凶也。君以一笑而罷。已而移劇長垣。愬愬別去。長垣接壤河南。頻歲旱乾爲患。民多失業。君勞神焦思。招來流亡。盡心賑卹。如謀身家。不遺餘力。以副天子勤卹民隱至意。今年春夏之交。麥雨愆期。君夜宿齋室。晝曝烈日中。匍匐禱祈。憔悴現於面目。蓋一年來。不復有自得之樂矣。然而雨隨禱降。大名州縣地界。犬牙相錯。所在被旱。獨長垣封內。屈曲需足。而君亦遂病。病輒不起。乾隆五十一年丙午夏四月也。是豈遂泥之餘厄歟。哀哉。君性孝友。自奉刻苦。而季弟挈家依君。其男婦子女。無不熙熙自得。財資出入。君不問有無。門以內怡怡如也。居官家無長物。妻子不厭粗疏。或勸爲子孫計。笑而不答。與人交。乍接不見可親。久乃見其肫摯。幼學於仁和葉君。甚見知賞。葉君下世三十餘年。君言及之。猶愴然有餘慕。自初見與余論文。卽出葉君遺稿。屬余較定。授鐫勤勤。數年不忘討論。今年夏始刻成書。歸余印本。且書述其近狀。髮勞。余緘報之。未達而君訃忽至。嗚呼。孰謂斯一編書。乃與君爲終始。君諱世御。字書巢。錢塘人。乾隆三十六年進士。嘗官江南某縣。知縣有政聲。已而改官畿輔。卒年六十。其辭曰。

滔滔與逝者之偕往兮。始蒼莽其孰爲來也。來者不可御兮。往者之思曷有涯也。今華耀豔於太古之深山兮。憶瓊筵之開也。君超然而入座兮。山意深靜如寫君之懷也。挹余以清芬兮。言有契而無所乖也。皋比談經於北平之古郡兮。君處山縣而友聲諧也。會羣侯於灤上兮。山登川涉以徵賦才也。鼓吹流雲而

笙簧沸兮肉陵屯而酒醴波以洄也。勝侶若喬與袁之相追逐兮。窮日月而樂事皆也。夫孰使余忘索居之偃偃兮。二三君子滋蘭而蓂茲也。嗟盛會之不復兮。羌白日之易晚。官有遷而私有更計兮。乃星流而雲散。自余移帳於保陽兮。勞故人之遙盼。溯清風之高臺兮。灑水潺潺瀉其清淺。惟君儒術飾吏治兮。草被風而斯偃。無聲色之矜厲兮。乃使被者冷然以自善。夫何白璧之皎皎兮。彼蒼蠅欲以污濺。扶浮雲以中開兮。雨雪消而見峴。載躡載起而涅不緇兮。翳帝心之所簡。守房陵而保西郊兮。欣故人之載見。緬舊遊其如夢寐兮。渺孤懷之轉輾。意觸緒而彌抽兮。情每含而易滿。載移劇於畿南兮。拯災壤之饑也。普九重之愷澤兮。受牛羊而芻牧弗敢違也。扶予老繼予鬢以載道兮。曰惟慈保之歸也。惟青青之麥隴兮。雨愆期而農失時也。土龍矯首而鵠峙兮。風沙汗漫而莽無涯也。君匍匐以請命兮。心操戚而面目黎也。帝鑒精誠而憫惻兮。命彼雨師其蘇此殿屎也。澤滂沱而普野兮。四境之民願爲令君祝以尸也。積勤劬而疾作兮。比戶相與禱且祈也。雲旂中央降清晝兮。君抗手而去騎箕也。舊封父老泣故侯兮。士林凋悴失規矩之帥也。衛水湯湯東注兮。吳山澤兀而南峙。丹旄翩翩中流漾兮。青楓歷歷於河之涘。雲斂秋而天字淨兮。商飈起而白日西逝。歸魂魄於故山兮。痛存亡之殊制。日漸遠而卽疏兮。誰復究夫終始。官有政聲兮。室遺書史。變化晝夜兮。達人一視。君於斯亦足以暝兮。而余不禁歔歔流涕而不能已者。俯仰之間。感盛衰於往事。

蔡灤州哀辭

余主永平書院。一時官永平者。多好文學。與余無不善也。經歷曹縣袁君汝琿。遷安知縣上海喬君鍾吳。臨榆知縣錢塘凌君世御。昌黎知縣洛陽劉君嵩嶽。皆以文字納交。惟灤州知州蔡君。則其族父故御史時田。於先君子同乾隆七年登進士第。叙先世通家。君英姿颯爽。氣豪一世。初以府照磨聽用江南。卑官冷曹。見州縣吏。多爲寒乞。君傲然不屑。於儕輩多所狎侮。用勤能擢最。再遷爲上元知縣。上元爲總督治所。三江四布政使。所隸州縣二百有餘。凡疑事鉅獄。上總督不得要領。輒檄君推鞠。往往當理。君亦顧躬自喜。好爲其難。艱鉅猝投。同官或畏蒞不前。君出踴躍任之。由是見才大吏。能聲蓋於三江。然亦以是罹於禍樞。卒以失囚罣誤。罪至遣戍。載起知縣。聽用直隸。遷灤州知州。益自喜其才。跌宕如故。乾隆四十七年壬寅。余至永平。君一見如素。是時同官多意氣相得。年豐政暇。風雨思慕。車騎過從。乃如名山。館人以謂自其執役所見。館師未有逢迎如此盛也。君長肆應。善理繁劇。顧愛好文學士。誠形於色。見篋篋俗吏。失禮名流。輒嗤笑之。與人交。不設城府。意氣所投。輒傾肝膽。人多面歡。背輒負之。君不以屑意也。惟上海諸生王鼎與君。無負終始。人兩稱焉。明年春。君爲忌者所中。當免官去。又同官嘗詭法事覺。牽連及君。君恃肝膽。忠於爲人。嘗教同官以便宜事。其人不善所用。竟抵於罪。其實非君意也。大吏察君所治。亦無類其事者。欲以口失坐抵贖。忌者又中傷之。周納引教誘法。與犯同科。陷於大辟。天子閱刑部秋勘。特原君。



情得減長繫。囚保定法司五年。始得減流納贖。逾年病卒旅舍。噫。其可哀也。余主保定蓮池講席。蓋自甲辰訖於丙午。君以癸卯陷理。丁未釋歸。與余羈迹。若相終始。故相知爲深。余初至保定。訪君繫所。君甫免不測。又喜余自遠至。追溯舊游。悲感交集。不覺涕泗之無從也。君性伉爽。不堪馴擾。幽繫中。見居官才識遠不若君。或積資坐遷。轉得華臚。與無其能而冒居其位者之不勝憶也。則感慨太息。拊膺自奮。以謂吾不冤死。終當以悶死耳。余主講保定。意不自得。思決去而無從。然每逾時過君。君若忘其縲纆。而余亦不覺孤懷寂寞無與同也。丁未之春。余遊京師。遇宵小剽劫。困京師者一年。而君遇寬恤。得釋囹圄。訪余僑舍。知余尙羈京師。意甚怏怏。歲杪。余返保定。君方走索畿輔州縣。余赴河南。而君復還保定。與余家僑舍比鄰。朝夕過問。余子知余河南已有所遇。則色然喜。且惜與余蹤蹟宛轉。若相避然。患難之聚。而脫難之後。不得繼見爲歡樂也。戊申春杪。余自河南遣迎家室。君送余子登程。執手訂後期會。君時已病。足不良於行。已而竟卒旅舍。悲夫。曩者氣豪一世。聲華馳逐。閱三十年。遺膏餘潤。蘇枯瘠而拯水火者。不可勝紀。及其衰也。老病思歸。不得。遽遂至於羈身逆旅。抑鬱以終。無復親戚故人爲視含殮。人世升沈得失。亦何定之有哉。君諱薰。字涵齋。生雍正七年己酉。月正元日。卒乾隆戊申夏。其月日不知也。得年甫六十云。王鼎字禹門。嘗客於君。掌書記。君意氣自豪。親賓欲取於君。多面諛。王輒微言。往往摧其盛氣。君弗忤也。洎君遭難。代者苛刻備至。甚且脅逼家室。掠取瑣細。有妾舉子。未及旬。大雨中。押出官廨。男婦十數人。雜置

一室日晚不得食。有貧民受君惠者。持甌粥見餉。始得少蘇。而忌者吹求未已。禍且不測。向之親賓飽所欲於君者。皆鳥獸散。王獨挈君八歲幼子齊昊。奔走向所知識。匍匐祈哀。聲淚俱出。上官爲所感動。乃爲謁蹶補苴。竟得無事。王故寒士。有慕其誼者。爭以厚幣迓之。王曰。蔡君事未已。吾寧窮餓。不忍去也。當是時。王君義名。畿輔競傳。而君義能得士。亦可覘其概矣。余自丁酉以後。累主講席。惟永平諸君。山水流連。文章聲氣。可謂一時之盛。癸卯。喬君遷岷州。甲辰。凌君遭誣。躡而再起。乙巳。劉君去官。丙午。凌君卒於長垣。丁未。劉君卒於京邸。袁君又以事去官。五六年間。此數君者。無歲不有變遷。而君又卒於戊申。余亦踪跡不復北矣。嗚呼。盛衰之感。自古而然。而余尤惓惓不忘。蓋重有所感也。其辭曰。

天無意乎才。胡爲而生。天有意乎才。胡爲而不享其成。豪華聲色。皆拘士之所驚。負經世之略者。弗以二卵而棄干城。君之坦懷。豈無所累。日月食而不損其明。義能得士。識者謂推斯意。實可以秉鈞衡。簿書期會。以謂此外非吾急者。見君當顏汗而頰。如何遭逢不偶。如凌霄之羽。牢籠而鸚鵡之呶。噫。故人寥落。半在地下。回溯盛游。不禁唏噓感慨而不得其平。

李清臣哀辭

清臣李氏。初名之璽。字楚璵。及入鄉校。改名際運。先君子字之曰清臣。與余同乾隆三年戊午生。孝友溫克人也。初先子於乾隆辛未官應城知縣。清臣尊甫寧一翁。精於醫理。余家多病人。翁以儒生朝夕往來。

官廨自方術外。未嘗一言及官私事。丙子。先子罷縣。貧不能歸。僑家故治。又十許年。翁乃時時過從。而交益親。庚辰至辛巳。先子主應城講席。清臣執贄稱高第。其爲文英思茁發。取優於天。功養未充。而氣體篤上。先子所謂稍加磨礪。卓然名家者也。然家貧多故。不能卒其業。甲申。先子主講天門。舊弟子或旅進退。獨清臣負笈以從。其意將於先子指受。致性命焉。俄以妻喪促歸。其後貧病顛倒。無有寧歲。而惓惓服習之意。一日未之或忘。嗚呼。其可感也已。戊子己丑之間。余遭先君子喪。奉母居京師。凡十餘年。應城人士謁選。若計偕來都下者。俱訪余。脩先人誼。翁必寓書訊余。書辭輒命清臣代之。纏綿往復。使人惻惻情深。茲余客游江夏。去應城不及三舍。翁年近八十矣。聞余至。甚喜。策杖來江城。視余僑齋。蓋相別星紀兩周。相逢幸出於意外也。旣留連數晨夕。回憶舊時。前後逾四十年。歷數當日同人。多有九原宿草之感。其存者。升沈聚散。不啻陵谷變遷。余方慨念人生。歲月幾何。天涯知己。不可數遇。幸清臣之且良覲也。而清臣死矣。哀哉。孝友自其天性。兄弟三人。清臣最長。早歲與翁同歷坎坷。能獨任勞瘁。分翁憂。翁晚年家計稍裕。清臣推甘諸弟。不自有其私財。翁嘗遇疾。清臣默禱於天。請以身代。事繼母一如所生。家庭之間。怡怡如也。清臣卒後。翁告哀於余曰。亡兒且死。惓惓不亡。師門舊誼。可謂能自好矣。顧不愛其死。以延老夫。不知老夫失此掖恃。其慳甚於死也。余聞其言而惻然。清臣卒壬子夏六月。春秋五十有五。應城縣學生有子三人。長者已抱孫矣。死之日。鄉人莫不稱爲善士。余作哀辭以解慰翁。辭曰。修短同盡兮。今猶古也。生

有遺憾兮。死不補也。孝友於人兮。元氣之普也。理得則順兮。天壽不足數也。昔子淵之庶幾兮。請車貽厥父也。是固不足爲累兮。又何戀乎形氣之暫聚也。生兮若浮。死兮若休。觀化不息兮。逝川之流。金石匪壽兮。士有懿脩。存頤庭寢兮。沒慰松楸。

祭漢太尉楊伯起先生文

乾隆二十八年歲次癸未九月。章子西征。道出華陰。過漢太尉楊伯起先生墓下。取笥脯棗脯以薦。爲文而祭之。曰。清霜秋降。豐鐘夜鳴。石匣泉祕。劍氣宵騰。物有自致。神有相承。髫年讀史。已佩生平。況瞻楸柏。曷勝其情。曠覽古今。高舉遠引。天運人圖。或遠或近。若鳳而儀。若麟而隱。江盛水平。氣衰士憤。凋謝老成。聿邦之隕。光光先生。生漢之衰。滂沛洋溢。突兀崔嵬。膏焚桂割。玉帛之媒。頁顛髀反。禍伏胚胎。聚徒罷講。挾策東來。自古立朝。勢不兩順。惟漢之東。賢奸雜進。朋邪在朝。偶介英俊。匣出干將。駭心眩瞬。劑孽媒災。翳陽飛燐。人臣大節。離去合留。漢當永始。山下風稠。蠱陽外亢。不事王侯。鳳奚不隱。空聽啁啾。見幾而作。何適不優。讀公上書。鞭賈撻董。掀豁奸腸。靈決潮湧。貪狼媚狐。穴牆依冢。提立霜宵。寒戟辛辣。浩氣苟存。士賈餘勇。考公平素。卓犖眞儒。賈英而躁。董正而迂。體明用達。羣餒公餘。義難亟去。位在公孤。悻悻自喜。豈公之徒。范史紀傳。識卑見小。矜持名節。闔聞大道。但侈瑞應。三鱧大鳥。漢儒得公。漆炬白曉。惟響報聲。四世矯矯。吁嗟夫子。山高水長。往事扼腕。來氣光昌。五侯九族。狙沐披猖。荒山百草。牧馬驅羊。人孰不死。

夫子有光。伊余小子。莫追趨步。命駕西征。登高作賦。仰止斗山。敬肅祠墓。爨黹秋陰。蕭條大樹。惆悵盤桓。久不能去。尙饜。

宗人公祭家瑞岐先生文

維乾隆四十年仲冬之月。己丑哉生魄。越九日丁酉。清故文林郎。會稽章瑞岐先生。卒於京師。嗚呼哀哉。先生敦行服古。文而甚儒。偉岸卓立。儀型三黨。宗之楷模。士之典型。負才植志。六十三年。以鄉進士。不偶而歿。先生於章氏。爲僭山府君第一十六世。先生旣歿之逾月。甲辰哉生明。越一十有四日。丁巳。章氏宗人之在京師者。第一十六世。從弟行榮。一十七世。垣業。鱗趾文瀚。學誠。第一十八世。詮。漢文廷植。張皇起民枝。松安民錦。第一十九世。思洲。敦仁。尙怡。文貴。國枚。若鑄。宗佺。二酉。第二十世。廷佐。立業。眞學。友毓。壽。第二十一世。錦麟。慶齡。世英。世錦。第二十二世。宗瀛。宗源等。相與具牲醴之奠。累德綴辭。撰文以祭先生之靈。其詞曰。山祖雪嶺。河導崑崙。僭山昭穆。支析旄分。觀光日下。桑梓展親。惟我宗黨。聚若雲屯。先生卓然。三宗祭酒。鄉之杖者。人隨先後。有柔弗拒。有剛弗受。如水得防。如關斯紐。皇穹神察。篤祐喆人。如何不弔。老成遽湮。山頽華嶽。木壞喬林。曷勝悼愴。崩角摧心。先生始生。實鍾閒氣。都水府君。七十無嗣。儀鳳入夢。初度誌異。肇錫嘉名。卽鳳爲紀。年未毀齒。都水之喪。因依中表。有貪如狼。剔腴吮液。榔幣道旁。嘉孽始牙。重封雪霜。牧牛山中。樵薪道上。瓜車翻覆。呼天不償。陰鳳颯起。魑魅跌宕。毒虎腥颯。涎蛟血浪。先生

匍匐頭角克岐。村塾洛誦。竊識書詩。意諸心構。有象無詞。出質長者。驚謂夙知。從兄德宜。旣官吳下。先生十三。來從官舍。耳飽絲竹。口眩酒炙。向隅之泣。有淚盈把。女兄有子。年長可依。先生十六。乃返會稽。風篁月夜。花鳥春期。絃誦業成。有聲當時。弱冠騰文。壯游燕趙。出所業編。驚其長老。著藉畿內。姓名表表。博士弟子。頭角日矯。旋游吳會。來干撫軍。故人穉子。投拜戟門。德宜卒官。旅櫬蕭索。亟問遺孤。脩門中落。當年託足。我容君優。此日憑弔。我行君休。先生慨歎。喪舉孤植。傾囊襄事。固弟子職。乾隆辛酉。來復京都。年且三十。壯志馳驅。大河之南。長城之北。經營四方。載書一束。婦有孀嫂。鄧歸於楊。中失所天。鶴羽坐戕。引借萊婦。分爨劑涼。達其苦志。彤管斯彰。胡氏有孤。我之自出。彳亍北來。叩門辭拙。錫出其飢。續溫其粟。授之室家。庶幾自立。都水府君。弟系嗣兄。先生門內。期功無稱。再從兄弟。磊落晨星。春祠秋社。卻立屏營。從孫廷楓。奉父來省。先生怡然。形分氣併。如植庭樹。葩苗幹挺。豈曰私恩。宗枋實幸。先生盛氣。自以無前。少歷險巖。壯遇連遭。傲骨撐拄。苦志磨研。冰雪皎潔。金鐵鏗堅。少具大志。擺落猥瑣。讀古人書。以領自可。落日馮唐。秋風廉頗。鬢髮皤然。屢折不挫。先生潛德。不曜而文。西京樂府。自具陽春。律呂天閤。宮徵人倫。鉅涵海岳。幽劑鬼神。當其壯往。靈泱潮湧。喑鳴咄咤。風立雲竦。細切人事。兒女閨房。蘭苕翡翠。花落草芳。塞外風沙。江南洲渚。百歲壯心。十年夜雨。悲訴嗔呵。庾詞謔語。並入文章。鬱勃自據。卒調風俗。被人管絃。天子詔嘉。宮錦賜宣。方謂高竊。泰占茹連。何期終此。搔首問天。憶昨庚寅。孺人周甲。族黨稱觴。家慶始洽。舉案

遺風琴調瑟協。側室誕兒。桂芽蘭茁。如何日月。曾不須臾。掌珠既碎。蕙帳潛虛。人生幾何。百憂洊至。身非金石。河清曷俟。變化晝夜。達人一視。士貴不朽。得失胡計。老成凋謝。戚我三宗。徒欽儀範。莫接音容。月露晏歲。霜雪窮冬。悽愴愁凜。蕭颯悲風。雲車飄然。靈旌播漾。神之來格。忽兮若恍。罇俎芬苾。躋升供帳。先生有靈。嗚呼尙饗。

宗人公祭靜涯處士文

惟乾隆四十二年歲次丁酉三月丁卯朔越六日壬申同姓偁山第一十六世從叔行榮等謹以牲醴之奠致祭於偁山一十七世皇清處士靜涯先生之靈曰惟君孝友世其家些太璞不雕謝紛華些幼端以清蘭茁牙些脩門中落遭坎珂些青陽在苒日月跼些弱冠多故輟編摩些追隨從父將老幼些薄宦吳趨米鹽雜糅些君政於家切磋商些允諧以平譟解簇些吳風靡麗五方僑些君如山立不動搖些東家有美綽桃天些贈以芍藥塞脩要些君喪其我絕袂逃些清風洒然濯蒸歛些從父卒官無所投些去之桂海隨權壽些廉平有稱吏民獲求些廩餼稱事費給優些將恢先業績箕裘些太學府君自京南游些老思故鄉遂約舟些吏民安君攬袂固留些君言事親養志難偷些不易吾願萬戶侯些侍父歸來湖山樂些山嶽溪魚清酒酌些親顧而怡春風渥些夜漁澤畔零露宿些惟親所欲左右服些卒膺痼疾三年瘥些君之純孝今古獨些毛氏業估屯江夏些海濱物錯居奇上下些屬君經紀疇多寡些君隱市肆人

倚平些。黃童白叟稱先生些。居二十年。益聞名些。姻婭屠氏。乞遷貨些。君慊不疑。千金佐些。屠不踐約。君引過些。遂謝毛氏。不寧居些。諸肆留君。願蠲除些。君言自慚。不敢濡些。遂來京華。俚無所趨些。從父瑞岐。形影相須些。女弟適丁。十載館些。病不能行。羌偃蹇些。丁氏少長。惟君善些。生館死殯。將事惟謹些。君之友于。不可選些。瑞岐歿世。似續割些。孤女藐焉。遺妾蹙些。君疾方困。痛益革些。命子廷楷。主履貞祐些。德宜嗣孫。爲瑞岐嫡些。五世一身。鬼皆得食些。嗚呼。君洵善人。不踐跡些。老成之望。三黨仰些。如何不弔。溢焉長往些。江南草長。春水漾些。魄兮歸來。彷彿可像些。凡我宗族。感悵望些。有酒盈罇。陳饋方丈些。君而有靈。君其享些。尙饗。

爲長興紳士撰公祭湖北驛鹽道劉君文 丁亥

嗚呼。山頽百仞。木壞千尋。凡在景儀。莫不涕零。况承餘澤。得庇棠陰。曷勝愴恍。崩角摧心。惟公挺特。孕秀含章。弱遊京師。鳳鳴高岡。英豪迭起。追逐翺翔。獻書天府。名驚四方。再策南宮。終違初志。拂拭牛刀。烹鮮小試。魏唐故都。出宰聞喜。膏雨隨車。謳歌四起。催科不擾。芟舍無驚。訟庭風暖。芳草春青。璽書褒擢。來覲於京。僉書大郡。遂報政成。帝曰。汝嘉。朔平太守。地界北邊。控肩扼肘。民雜風悍。利藁害藪。用簡汝往。作障山右。公行到郡。問俗何先。蒙古居民。比屋聯廛。渠帥所部。不入氓編。瞋目語難。縱橫陌阡。公諾曰。然是誠在我。均天子民。歧則不可。禮結元戎。交歡帖妥。約誓無閒。損關鑰鎖。蒙古部曲。人或未馴。革鞞鑽刀。謂守



何人公坐大庭。霜威奕赫。荷校滅趾。擒治無忒。觀者雲填。駭如鷓嚇。黎民安堵。若奠磐石。公憂當去。天子慰留。墨衰從事。永靖邊州。疊遭艱故。孝思益切。廬墓三年。敦催乃出。再守安陸。爲楚上游。平反獄訟。不事刑求。滔滔大江。發源岷山。千里來合。風濤往還。勢衆氣盛。郡在水閒。崩沙擁棹。隄障維艱。公登高阜。相度形勢。規圓矩方。土石鱗次。驕湍怒濤。俯伏披靡。濱水州縣。安流無事。移刺荊州。民肥吏羶。九年臚仕。囊無擔儲。天子曰咨。西師振旅。汝往襄事。蜀師克舉。還晉讎使。參藩漢陽。角斗同衡。拯民劑商。閭右謳思。公不可忘。遭誣白簡。民失龔黃。乘人鬪捷。大吏莫挽。搏抗百端。公愈坦坦。雞犬圖書。歸來悔晚。勸公自理。掉頭不返。清白遺家。有子嗣聲。東南輿誦。不異襄荊。逍遙杖履。公來長興。湖山往復。人迹俱清。公自休官。十年林下。恩綸再錫。意轉瀟灑。方擬期頤。共慶人瑞。遽隕文星。天胡不惠。凡我興人。惠我明府。推本庭誥。惟公之祐。楚山叢叢。浙水悠悠。公之精神。岳峙川流。鶴化滄溟。碑臥赤土。公靈如在。庶幾不吐。尙饗。

### 祭趙室從女文

惟乾隆四十年歲次乙未十有一月甲戌朔越二十有一日甲午叔父學誠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趙室第二從女之靈柩前曰。惟汝端清賦質。淑慎自喜。冲齡舉止。賢母爲師。我初見汝。汝始十歲。戲嬉絕異。於童穉。發言若類乎儒生。吾兄未有嗣體。族黨見汝姊與汝。大家風度。灑然自異。以爲汝母能教。汝父克型。汝姊旣嫁。汝獨侍父母。汝性中慧。甚見憐撫。厥後汝姊天亡。母憂繼隕。汝之事死事生。無形無聲。汝心

獨苦汝嫁涿鹿去京二舍念父老無子不忍遠去爲父置妾身來歸寧六年之閒凡四閱年依親膝下汝事舅姑如事父母身與貲財不爲己有汝襄夫子若嚴師友汝教二子以威克愛非世俗見姑息以煦謂率義方乃可長久嗚呼父家中落堵門多故汝依違兩閒徬徨失措猶冀父壽且康堵學益固身可糜捐不遑瞻顧豈知事與心違身攪疾痼我此北來一再視汝眉睫之閒飲恨無語隱微之痛若無可訴我固疑汝憂不永年何期倏忽之閒遽先朝露嗚呼汝廉不免劇志潔而迂躬率先以孝悌化門內之頑愚詩禮之儒其猶病豈所責乎汝閨中之姝不順時以隨俗徒禮法以自拘竟幽憂以致隕復何究而何圖汝之視我猶父我之視汝猶子汝父與我若親昆弟我母愛汝若女孫子汝憂汝疾不能汝解致汝夭殤悼念曷已夫晝夜之道變化之理雖百年猶一瞬何脩短之足紀惟問生平所爲何似汝於生也無憾又何慊乎其死哀哉哀哉尙饗

家譜雜議

歐蘇文名最盛然於史裁無所解也譜學之傳已久失矣後人撰輯家譜例以義起但能熟於史法變而通之無不可也而耳食者動引歐蘇譜例真無謂也歐氏於其祖先族派有仕十國爲官職者削而不載此卽非史家書實之義蘇氏族譜自謂譜蘇之族而尊其自出與通族書法詳略尊卑體例有別以謂譜乃吾作故尊吾之所出此尤無異兒童之見使人人各尊所出而卑視旁支則譜乃聚訟之階矣遷固叙

其家世書至談彪猶作公家之言。與他稱述無異。所以公其道於天下。而不以私尊私貴褻其親也。蘇氏所見如此其陋。而世反尊而法之何也。

歐蘇之譜。所謂推表世系。斷可知之代。此誠不易之理。然江浙鉅族。多因宋室南遷。卽已聚族。至今五六百年。祠墓具存。傳世多者。至三二十世。少者亦十有餘世。非若歐蘇之不出五六輩也。家譜世系。多以五世爲斷。六世另起。便須於五世之下。覆檢支系。由五而九。又別爲譜。由九而十三。由十三而十七。又須隔卷。遞追其十三世與九世五世支派繁盛。檢閱爲難。旁行斜上之例。幾爲虛設。此弊無他。由於知譜而不知牒也。竟尺之幅。稍引伸之。可作五六十字。則三二十世支系。何難繩貫而下。其所以不能直貫。而必須別起者。則以子注繁多。而僅容一二字之橫格。不能載也。夫旁行斜上。周譜之法。原取便於稽檢。使夫昭穆親疏。一望可曉耳。至其人之字號。歷官。生卒年月。妻妾姓氏。子女嫡庶。窀穸方向。不待旁行斜上。而始識者。則譜家往往別編爲牒。牒有專門。則世系之表。但書名諱輩行。不復須加子注。表無子注。則尺幅之間。約字無多。而二三十世可繩貫矣。乃譜家又稱五世別斷爲表者。以謂可明宗法。夫表列世系。宗法卽寓於中。豈必截斷五世。別自爲表。然後宗法方可明耶。且表注本不貴繁。彼見史漢表注。不勝其繁。以爲古人卽已如是。不知史漢之表。乃後人訓詁音解。從而附入。故覺繁耳。馬班自注。本不繁也。至遼史表注。且以功罪入表。是直以列傳之體。而爲表矣。此尤謬之謬者。前輩業已譏之。是又不足論也。蘇氏歐氏之

譜卽於旁行斜上之中。詳加子注。彼因世數短少。尺幅寬餘。故可相體爲之。不足爲歐蘇病也。後人從而效之。而寧斷支系。必附注文。此則惑矣。

事有不師於古。而因乎理勢之自然。有其舉而莫之廢者。君子之所共由。而不必執古以概今也。古者開國承家。天子賜姓。諸侯命氏。生則別以族屬。死則紀以廟諡。親疏遠近。昭穆尊卑。侯國掌之。宗人王朝。小史奠之。系世。故雖百世。宗支可辨別也。後世封建罷爲郡縣。姓氏合而爲一。而宗祠萃聚。不能分別。祧易。又不能皆得。易名請諡之典。則祖宗世數。難以詳紀於上。而宗黨羣處。祠廟不分。則服屬絕遠。皆得昭穆相聯。長幼有序。不得概目之爲親。同姓而不入聯序。則子孫世數。不得釐別於下。蓋觀南州世家。鉅族所集。宗譜序列。宋元明代。以及近世。大率世數多者。至三數十輩。其少者亦必十八九輩。上記祖宗。則嫡系可計世數。而旁支伯仲。不能皆以世數齊也。下治子孫。則宗子可計世數。而分支昆弟。不能盡以世數概也。造譜者。往往取佳言善字。編排行輩。或用忠孝廉節。或用仁義道德。多或百言。少亦三數十字。或有不盡成文。但取字形有別。雖千萬之衆。百世之遠。舉其昭穆行輩所值之字。則不問而知爲宗族兄弟。且不問而知爲長幼先後。蓋得古人分族命氏之意。誠宗譜之要檢。雖不出於古人。而人自率由。不能或廢者也。今按徐氏宗譜。亦用編字之法。所傳僅二十世。而字法錯雜。人不遵守。同一輩行。而各分字法。或同高祖昆弟。別爲一字。或同曾祖兄弟。別爲一字。甚或同祖兄弟。卽已別爲一字。譜家見同輩異字。之不勝紛

紛而舉及其字。非但不能合千百之衆而叙其伯仲先後之差。并不能遽識其爲同此昭穆而叙列其尊卑下上之等者也。於是世系表之卷首。別編字號行輩之表。取其同一昭穆而排列異字者。亦用旁行斜上之法。以爲稽檢。夫先檢字行。已不勝煩。再由字行而檢索其人名諱。則何如徑檢名諱。其煩初不異於字行。而檢閱不煩重沓。於事豈不較輕省乎。且用字行。本爲省複檢也。今反因字行而增一複檢。毋乃與編字初意相刺謬歟。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事有不可行者。必求其故而思所以善全之道。則循環不窮。雖歷久可遵而無弊也。原字行所以各分之故。蓋有支分派別。居處遠於宗祠。而生子月日。不能告於宗老。遂亦無由知其族黨之中。昭穆同輩。共有幾人。所生之子。於同輩中。應列字行之次。當在幾百幾十有幾。於是就所知者。或同高曾。或同祖考。凡得若干昆仲。別定字號。以便編列。一三三四之數。若守宗祠舊列字行。必至僅有昭穆尊卑。而無一仲次第。故其別編字行。出於勢之不得已也。然則欲求善全之道。必須統同之中。自寓分別之意。要使大宗全譜。字行同遵。而分支小記。又得各全伯仲倫次。莫如用兩字兼誌分合。雖數十百世。分州別部。一旦會叙。皆可聯昭穆而次伯仲也。且如大宗定字。以甲乙十千紀及十世。而丙丁以上。同守宗祠。則四世昆仲一字。足以定昭穆矣。戊輩分支。不能與大宗五世同編。伯仲勢必別編字行。如編元亨利貞。則元於戊爲同輩。當稱戊元第幾。亨與己爲同輩。則當稱己亨第幾。其下庚利第幾。辛貞第幾。一皆倣此。再如戊元子孫。傳至庚利。又有分支。勢須別編字號。則須舍利貞私號。仍

大宗庚辛輩行。如編仁義禮智。則以庚仁辛義壬禮癸智第幾。直接己亨字行。惟大宗本支。直守舊編字。毋庸加字。其分支而不能合大宗者。聽其各以己意分編。但須首字仍帶大宗原定字行。自可不致於散亂也。如此。則昭穆一定。且大宗稍示尊崇。分支別字。略擬古人分族命氏。尊卑以別。親疏以分。其於宗法。豈不秩然藹然。不特譜列字行。不致錯訛已也。

徐氏宗譜。文理錯亂。稱謂多不可曉。夫族屬以五爲斷。高祖之父。爲六世祖。高祖之祖。爲七世祖。此自下推之。至於上也。始遷祖爲第一世。始遷祖之子爲第二世。始遷之孫爲第三世。此自上推之。至於下也。自下推之。至於上者。必以一人爲主。然後由父祖會高而定。六世七世之次。族不一人。則世次亦不一定者也。由上推之。至於下者。但視始遷之祖爲定。同爲始遷祖之所出。卽同此一二三四之數。雖千萬人。皆有一定位次者也。故以一己爲文。文追述祖德。可用下推之法。以己之世數。定其稱謂。若脩通族之譜。必用上推之法。與衆共之。庶幾不致參差。惑衆聽也。至於伯祖叔祖之稱。乃從己之祖考所定。亦必用下推之法。方可加之。若用上推之法。則未明於我相距幾世。而加以伯仲之稱。於文法不相當也。今徐氏宗譜。元稱世次。皆用上推之法。則譜例之當然者也。然於幾世之下。必從主修之人。溯其祖所自出。而加伯祖叔祖之稱。毋論古無其法。卽用今例。亦覺以上推之世次。而用下推之伯仲。其語混淆。使人不復辨爲何許語矣。又有大不可者。主修徐立綱。去其始遷之祖爲十六世。是上推而下之第九世。乃立綱所生之八世。

祖也。叙先代之行事。如高曾祖考文法當表著者。則表著之。文法所不當表著者。則亦用上推之法。與衆公之無不可也。至六世以上。雖爲己之所出。必當一例用上推之法。與他支無異文也。今徐氏始遷祖之九世府同知希明。於立綱爲八世祖。而文則云。綱九世祖司馬公。是從立綱定稱。而加九世之目。將使觀者疑希明爲始遷之第八世矣。不亦顛倒而錯亂乎。蓋古人屬盡親斷。本無族屬之外。凡所謂親同姓者。皆取先人生前歲次序列伯仲之理。今聚族合祠。事理與古人異。生前相見。既有兄弟之稱。歿後追稱。豈無伯叔之別。故同姓伯父。同姓叔祖之稱。例由義起。臨文不能概拘以古法也。惟修譜本爲家史。體例自有一定。豈得出入任情。茫無成法歟。彙觀近日南州諸譜。於此等處。多不畫一。雖經名手裁訂。亦往往不免。故爲推本而究言之。

側室二字。見於左傳。公族官也。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庶孽以是得名。故漢文帝自稱高皇帝側室子。言是庶孽支派。非指薄太后也。後人卽爲小妻之名。非也。如以妻爲室人。小妻便從側義。則室人亦不盡爲妻也。詩云。室人交遍。譎我妻一而已。豈可謂之交遍。故妾亦可稱室人。不過室中之人而已。無尊卑也。如加側於室。爲分別義。則於古無聞。必欲用之。亦宜視其品秩稍崇。以見古者卿置側室之意。用爲文語可耳。一概而施。則小妻統名爲妾。庶於名義無所混淆。而金石文字。譜牒書法。今人不知行文律令。好爲新異之稱。亦其惑也。

神堂神主義

封建之世。宗廟宗法。本乎世爵世祿。無容議矣。後世士大夫宗廟制度。見於顯慶。開元政和諸禮。及涑水紫陽諸家所著。與近代典例所頒。雖同異互參。大抵家自爲廟。同室異龕。限自高曾祖考。依次祧祔。義雖近古。而勢不能通行。晚近士夫。非有大功卜居。尙未能具唐塗序塾之制。今使家廟與比居相埒。必不能之數也。

聚族爲廟。不計世數。不用祧毀。不以品秩分別崇卑。總題某姓家廟。不知始於何代。吾鄉大姓始祖。著族自宋元之閒。傳世或至二三十葉。其閒名輩。繩聯無闕。則意此制已起於宋元時。而載籍未有明文。故一切規儀。家自爲制。而不相侔也。宋元以來。禮家所議。皆祧毀之親廟。而風俗所行。乃合族之公祠。言者如彼。而行者如此。無怪議祠廟者。無所取折衷也。

今人營宅艱難。勢不能具家廟。則於正寢北楣板。置小閣。梯升祖考木主。名曰神堂。閣小僅足容主。歲時祭祀。或從神堂出。主位於正寢。子孫就寢。張筵禮拜。祀畢。仍納主於神堂。其世次止及近親。有似古人所爲家廟。特不限定高曾祖考四世。又無祧舊祔新之法。大約神堂狹小。木主至不能容。或改寫總牌。或遷祔宗祠。亦家自爲制。於古無所準也。但神堂雖不得爲家廟。而兄弟子孫分門別戶。卽各有神堂。制度雖不如宗祠之完。而意義則視宗祠爲親近矣。故木主有函。中以詳其諱。行生卒。有粉面以書其官階奉祀。



一如古人制者。則供奉於神堂。而宗祠之中。合族神位皆在。則但書官階字行奉祀。而不詳名諱生卒。雖非一定制度。而南州聚族鉅姓。大抵皆如是也。

或疑合族公祠。不計祧毀。子孫至於上祀三二十世。於禮爲僭。此說非也。古者廟有定制。皆依爵秩。喪用死者之儀。祭從生者之祿。牲牢器皿。各有所宜。毫髮不可假借。所謂祭也。庶人無爵。其祀先也。於寢不於廟。可薦不可祭。其分別如是嚴也。後世公卿而下。無能世爵祿者。近代合族公祠。傳世久遠。其中頗有卿大夫士。準古得立廟者。子孫貧富顯晦。不可預必。亦竟不能備其廟制。同列昭穆之班。牲牢無別。貴賤不分。正是古人所謂薦而不祭。且以神主繁多。祭筵有數。公同張設。不復支分。所享亦有限也。殆比古者去祧爲鬼。稍有依附而已。非如古人之廟祭也。於禮不及古制。不爲僭矣。若謂神主有增無減。久將勢不能容。則儘其力所及者爲之。至於無可如何。自有窮變通久之法。又存乎其人也。

祠廟古今異宜。題主亦當公私異制。今神堂木主。已與古人離合參半。宗祠神位。又無一定章程。是不可以不亟議也。古人木主之制。內函注其名諱生卒。粉面書其官階奉祀。蓋名諱生卒。一定不易者也。注於內函。備稽考也。官階當備封贈。改題奉祀。當備升祔。改稱古者私親四世至五世而遞祧。祧則曾祖木主。改稱高祖。奉祀曾孫。改稱元孫。祖考以次遞改。至新祔之主。乃稱考妣奉祀。乃稱孝男。皆從主祭者稱也。書於粉面。備拭去舊文。更新題也。今則親喪而置木主。內函粉面之制。雖具而所書官階。惟以當時爲定。後雖封贈有加。仍不改題奉祀之名。易世而後。亦不追改。以至其人已爲高

會祖考。而其名尙列於哀子孝孫。習俗相沿。恬不爲怪。名爲仿古。而題款不符。所謂離合參半者也。至於公祠神位。遠祖越數百年。木主久亡。多出後人追題。故書世數行輩。而略其名諱生卒。近世多出子孫自製。僅照木主粉面書其官階奉祀。而略於世數行輩。故一堂之中。神位林立。上云一世二世。下云顯考祖考。紛然雜亂。中間年代久遠。昭穆失次。子孫故絕。上無世數可推。下無後裔可訪。則遂不知爲何人矣。語云。名不正。言不順。則事不成。今題款不合於法。而至於宗祠神主。不知爲何人。可謂事不成之甚者矣。能不急定章程爲後法歟。

宗祧世數。有上推下推之別。如高祖之父。爲六世祖。再上爲七世八世。此自下推之。而至於上也。始祖別族。爲第一世。其子爲第二世。孫第三世。此自上推之。至於下也。下推之例。隨人更易。止可就一人私稱。從其身之所距。雖至始祖。謂之幾十幾世可也。易一人則易一稱矣。上推之例。一定不易。不論何人。但從始祖順叙而下。皆可通稱。幾世祖考。其道然也。故下推之例。本於私親廟制。由親而疏。由近而遠之義也。上推之例。本於世系譜牒。由合而分。由幹而支之義也。古者各有所取。故兩說並行。而不相背。今世從宜從俗。亦宜兩得其道。下推之例。本私親廟者。今之神堂木主宜之。上推之制。本世系譜者。今之合族公祠宜之。

合族公祠。於古無考。於今實不可無。禮之以義起者也。題主用譜牒例。於古無考。於今實不可易。亦禮之

以義起者也。蓋既爲合族公祠，卽當從公著例，不得仍以各門子孫自稱其私親也。況私稱自有神堂木主。公祠神位亦應與神堂木主有別，是以約定書法，凡入公祠神堂位，概用行輩字號爲主，而不書祖考顯考之私稱，與奉祀之名，且示公義私恩，各有所取，亦斟酌事理之得中者也。

古之譜牒掌於官，而今則家自爲書。古人婚娶生子必告，今則遠近多不相聞。古者依譜牒而議廟制，今則待宗廟而議譜牒，時異勢殊，不能一律者也。吾宗譜牒百年未修，今則如大車之不可將矣。竊意宜乘修輯宗祠，改題神位，加意詢訪，盡其力所及者，而缺其所不可知者，詳悉書之。他日有志於修譜者，但閱宗祠神位，思過半矣。蓋神位非如木主之有內函，考妣皆合於一，稱謂止有字行世數，又無奉祀之名，制視木主爲略，其體如是也。然兩面皆用油粉，正面既略具矣，至於祖考名諱及配氏出處，生卒年月，窆葬方向，歷任官階，卽木主亦止存末了之官，與最大之階，無歷任之詳也。舉貢科名亦詳。及諸子嫡庶所出，卽木主亦無此分析。女適何族何人，詳悉書於背面，略如碑版之有碑陰，此等均比木主內函，反加詳備。且將神牌背面書法，明揭條款，刊一板式，懸掛寢堂，俾後人送主入祠，皆照此式，則日後修譜，如取宮中而用之矣。

祖先曾經入譜者，其神牌背面似可從略，但吾族家譜自添十九府君以下，均無生卒年月及享年若干歲字。此前人修輯之疏，至今無能補矣。惟宗祠祭簿先世有生卒月日可考者，取簿詳核，而補書其陰，又如譜載先世有傳誌狀述諸文，其中或有生卒年月日者，望諸宗賢取老譜檢閱一過，亦有必可補者，如

秦藩殉節之赤崖公傳稱殉日爲崇禎十六年十月十一日年六十六生日無考則缺配兩陳氏無生卒可考則缺葬僑  
山南麓之師古墩自可據傳補其缺也再取諸門木主有可稽者亦補書之至於無可如何然後闕疑可  
耳。

報本追遠情雖無窮生積日繁義亦須有限制古人廟有祧毀非爲情愬正緣勢有所難也今之宗祠薦  
而不祭合而不分故無祧毀然生齒日繁古人尙慮井田必至不足況木主日積日多不比生人尙有乘  
除雖曰窮變通久存乎其人然亦有情義皆無所取此時不可不核議者吾章自添十九公一傳仲六府  
君長支無後曾字三支皆出仲七府君當日未爲仲六府君立繼歲月久遠無由知其詳矣然以窆葬考  
之仲六府君窆於十九公左仲七府君窆於十九公右號稱擔山六穴無厚薄也以祠廟考之三曾旣分  
爲三大族矣三族之祠中奉添十九公左奉仲六府君右奉仲七府君三祠所奉如一惟於仲六府君神  
位書二世伯祖考妣與仲七府君均列二世其三宅分支之祖曾五曾七與我曾十府君皆稱爲三世祖  
曾五府君長房自應承添仲二世而稱三世曾七與我曾十府君爲分支祖當稱一世也而性牢禮節初無厚薄至今五六百年仲六府君無後而享  
祀與始祖添十九公不異勝於有後者矣竊意仲七府君友愛仲六府君不欲分析恐子孫有歧視歟抑  
仲六府君慈撫三從子皆如己子而三曾府君兄弟亦遂不忍分歟然此非常情所例亦不可爲後人之  
法也但立繼之道或樹有功德或富有家資自當按其昭穆推其應繼愛繼而爲之後仍著明於譜牒無

可議矣。如無是數者。而故絕無後。卽是絕嗣失祀之人。人至絕嗣失祀。乃是自罹天罰。人事之無如何也。宗祠遠祖不祧。猶有取義。而絕嗣無後之主。夾雜其閒。無所升降。不特義無分別。抑且勢益難容。是不可不熟議也。吾鄉大族宗祠。亦有別擇之法。或藏主於夾室。惟清明與中元歲暮得祀。而分至令節無與。或別爲旁親祠。而減其品物儀文。蓋推一本之誼。而不忍竟廢置也。但此時宗祠無夾室。及他隙地可祀。旁親擬各房所制龕內。多分出一架格。姑以無祀之主。另置一格。以他日有展拓處。再議別祀何如。又歷代祖先。及各房有子孫者。今此神位已合書考妣於一牌。所以省約牌座。欲使龕有餘地。便經久也。其無祀之主。自可擇昭穆相當。支系相屬。詳其系派所出。便於登譜繕錄多位。合爲一牌。似亦清理龕座之一端也。此條雖據理而言。然事關更變舊規。不敢自主。願宗長宗賢共定其可否也。

子孫故絕之主。如有遺產。曾經捐入宗祠。或捐入各房小宗。值祭至今。有人承歲祀者。是雖絕嗣。未至失祀。未便遽將其主別出。應令承祀小宗。開明捐產緣由。及承祀房分。詳書粉牌背面。仿仲六府君例。仍與有子孫者一體安設。他日修譜。亦照此登譜。至男子忠孝。歸女節烈。不幸無後人者。無論有無專祠。宗祠之中。不得議撤其主。以崇德也。清班至翰林。京官至四品。外官至三品。武職至二品。皆實受者。旁支馳封。及空捐職。不銜者雖無後人。亦不撤位。以尊爵也。蓋古人議祧。有功德者不毀。此封建之廟制然耳。今宗祀統合全族。其中賢貴功力之殊。雖在一家之內。亦不可有所表異也。

世系之編以字號。未知所始。然觀吾鄉大家譜乘。大率宋元之間。皆已有之。此雖不見於古。然實本古人分族命氏之遺。蓋上溯祖宗。下治子孫。非是不易明也。但天子賜姓。諸侯命氏。其制自上而下。故世系奠於小史。而族氏亦掌於列國史官。其命氏者。或以官以諡以邑。皆爲卿士大夫之流。而齊民不與。所謂貴貴之道然也。封建旣罷。爵祿不復世及。則別族命氏之制。自無所施。氏族別於本姓。則支系繁。而譜牒不易於識別。故編字號以代氏族之支分。亦勢之所不容已。故曰。事不見於古。而意實本於古也。吾章氏全城百代之歌。不知何時所定。然由太傅公上追一世。意卽練夫人所定歟。家譜不載。而族姓盛傳。往在京師。見章姓有福建江西江南諸籍貫者。詢其支系。皆曰。太傅公裔。而叙其行輩。多能誦百代歌。故一問而知其尊卑世次。則此非道墟所私傳矣。道墟始祖添字行。於太傅公爲十三世孫。百代歌之第十四字也。前此由浦城而山陰。再徙而籍道墟。歷數百年。而字行不變。其風質也。後世由添字至仲曾元四世。仍百代歌。五世以下依百代歌。應爲復秀昇顯者。我曾十公前宅支系。改爲仁義禮智行矣。六世而西宅。改爲舉珉字行。七世而後宅。改爲倫良字行。其後各自改易。或至從祖弟兄不同字行。至今卽墟里相見。詢以字行。有不知於百代之歌所當何字者矣。竊意當日改易字行。必因同輩人數漸多。或至千百以上。悉於一字推行。必至繁重難勝。再或分居異籍。音問不通。其人生列兄弟輩行。不知所直第幾。難以遙定。因近取同父同祖。或同高曾行齒。可比數者。自爲字號。亦出不得已也。旣已各自爲字。而不相侔。則遠族無由

統合。而當日百代之歌爲虛設矣。夫勢窮必有所變。百代之歌。能使三江八閩。素不知識之宗。一問而知行輩。其名自不可廢。而門戶區分。自編字行。又勢出不得不然。則計折中之道。莫如以分編之字。合於統同之百代歌。兩字並行。可以公私並濟。而不相妨害。譬於古人宗法。百代之歌。擬於大宗。百世不變。而分門別編字行。擬於小宗。五世而遷。諸族之叙同姓。必由大宗而始。奠其世系。亦師古而得其變通者也。私

官號亦不必限定五世。不過事理相近。取以爲譬。諸宗人共商榷之。

我曾十府君以下。分爲前宅。曾十府君之孫。仁一府君以下。於百代歌爲復秀昇顯等字。而前人以仁義禮智改其字行。則仁一府君。當稱復仁一府君。義二府君。當稱秀義二府君。禮稱昇禮。智解顯智。以此類推。西宅之改秀爲舉。當稱秀舉。後宅之改昇爲倫。當稱昇倫。其他皆當準此。則近既可紀伯仲行輩之序。遠族又可明昭穆尊卑之階。衍族雖至千百。秩然而不亂也。前宅別衍字行。至第十三世。爲我高祖。以謹字行十八者。爲前修譜時所定。第十四世以下。未有別衍字行。於百代歌當爲亮錦賢成等字。京師族人。叙其支譜。有卽以亮錦等字衍其派者。於義未安。蓋百字編行。全城以下所通傳也。亮字已去全城二十世。天下章族之應以亮字行者。當不下數千人。旣不能通計合編。而區區不滿十戶之小宗。乃取通行百世之大宗字樣。儼爲亮一。亮二之稱。則天下之可稱亮一。亮二者。亦不知當重複幾百倍矣。古人於大宗之外。必立小宗。正爲子孫繁衍。非分氏別族。不可奠系世也。小宗止於五服。五服上推。至於高祖。下推

至於元孫。則九世矣。今演小宗字行。當始高祖。而高祖已入舊譜。編謹字行。是以演派由我曾祖輩行爲始也。敬擬忠孝傳家詩書達性八字。上接高祖。謹字行爲九輩。我曾祖行爲亮忠。祖行爲錦孝。父行爲賢傳。兄弟行爲成家。子行爲華詩。孫行爲表書。曾孫行爲真達。元孫行爲儀性。凡我曾祖子正府君以下。依此爲輩行焉。非有必不得已之故。幸無遽改也。宗人有似此者。亦酌仿此。則將來修譜不難矣。

節鈔王知州雲龍記略

諸城王鳳文。以知名士爲循良吏。乾隆丁未冬。授雲龍知州。與予別於保定。癸丑秋。乃以使事入都。訪余於武昌客館。出其所著雲龍記。四篇示予。予愛其文簡明。得史法。因節鈔其副。以存諸笥。備他日史氏徵焉。字句與王本多不盡同。而事實無稍去取。所以爲節鈔也。

王鳳文自序曰。州志創於明天啓。開知州黔人周憲章。成於我朝雍正。開知州三韓陳希芳。詳且備矣。然溯始不及元以上。以其荒裔未通中國也。余訪曹吏。吏進一冊曰。雲龍野史。無作者姓名。段落不成篇幅。語雜俚俗。字畫訛謬。難以究詰。然自明初及我朝康熙四十六年。記段保子孫世職。略具編年。間有州志不及載者。至故明桂王據滇。吳逆僭號時。段氏世職升降。不足爲法。則姑存以備考訂。今此本未見。蓋王其存以備考。生以爲然而改其序也。其紀明以前所擬世代。始周末。訖元。已千六百餘年。則此地洪荒初闢。未通於漢。並未通於蒙詔之人與事也。州境入中國版圖。肇自明季。我國家教養百餘年。禮陶樂淑。殆遍窮陬。前此區別。



如天淵矣。然有境卽有人。有人卽有長。其能雄視一方。爲衆推服者。豈盡勢力所能懾哉。其孝義貞烈之性。不學而得於天者。必有所恃以爲之固。於以知秉彝降衷之良。無不同也。左國所載馬班所傳外裔之事。詳矣。當日必有專篇記錄。今可做也。爰就文刪其繁蕪。移其章段。聯其篇幅。文其字句。分爲四篇。名曰記往。以示大輅權輿之意。旣而訪之州人。始知作者爲董善慶。康熙四十九年歲貢生也。世居三七村。讀書好古。此其得之故老傳聞。隨紀筆者。因并誌其名。乾隆辛亥夏四月。

### 雲龍記第一

雲龍州古雲龍甸也。其名得於瀾滄江蒙詔時四瀆之一。或曰江上夜覆雲露。晨則漸升如龍。或曰大理人有懼罪逃江濱者。事緩乃出。詰所匿曰雲濃處也。後稱雲龍甸。附鄧浪詔境。洪荒無稽。雲龍之名。自蒙氏始。瀾滄江入州境。由北而南。起苗委。經趕馬撒。至浪宋。下至苗寨。再南則兩山夾江。無居人。至順寧界。山漸開拓。有村落。自苗委至苗寨。江行一百十七里。夾江山脚多險隘。闊者才二里許。始無田。深箐叢雜。野夷星居。遷徙無常。夷有三種。獯夷十七。阿猖十二。蒲蠻十一。地廣人稀。每一山五六家。或七八家。多不過十餘家。亦不屯聚。人家廬舍。相去百步。或半里許。人死。則以生所用物。賚尸焚野。燬廬他徙。男女婚無媒。得自擇。不計同族尊卑。淫者妻必告夫。夫鳴於酋長。酋長索其物百。與衆瓜分。其物不計良窳鉅細。牛雞同算。以足百爲準。不足則殺之。故俗少淫。酋長名曰頭人。凡一山所居。或十餘家。有膂力。善射能走者。

卽自爲之。不相統屬。無官職。亦無賦役。不知歲月。耕種皆視花鳥。梅花歲一開。以紀年。野靛花十二年一開。以紀星次。竹花六十年一開。以紀甲子。名杜鵑花爲催工。開則宜耕。獯夷與自阿苗。計其世。當東周之末。十一月梅開。賀新年。疑周正也。及明初。段保爲長。始教人識字。如借貸書契。必曰限至某花開時。或曰限至某鳥鳴時。其舊俗也。

獯夷傳第二

獯夷有女。力舉百斤。走射絕人。年二十不嫁。父母詰之。曰懼生兒爲累。曰無後奈何。曰曷來華言。豈有子耶。竟獨處。人稱之爲結媽。華言。又有男子不昏。曰葵弄。華言。感慾有時。人何爲無恥。人問其時。曰我又安知其時。亦竟不娶。人稱之爲固固。華言。固固病且死。結媽聞而往。氣絕。撫之慟哭。父責之曰。非爾夫也。女曰。世閒豈有此男子哉。願與同死。父斥其不知恥。女含淚歸。自是遂孕。期而生子。或詰子父。結媽不能自明。飲毒死。父育其子名阿苗。阿苗長。膂力走射如其母。夷衆推爲頭人。於是諸山頭人皆來歸聽命。規模駸啓。今下塢村之鵝毛山。其立寨處。鵝毛者。阿苗語訛也。先是番族無姓氏。莫辨伯叔。阿苗生四子。以父名爲姓。別支派。長苗難。次苗丹。次苗委。次苗跖。四子俱善射。走如其父。番類漸繁。阿苗令四子分治其地。今下塢苗難坪。又苗丹村。苗委村。苗寨村。皆卽當日所治。以名其地。寨卽跖語訛也。四子分占江之上。下以布阿苗德威。番衆咸服。稱曰四方天王。由有番長以來。於斯爲盛。阿苗沒。四子不相能。番衆解體。惟

苗丹能服諸番。出諸兄弟上。遂統其衆。而夷酋有阿奔者。年十五六。凶桀不受約束。據牛山牛山在今下塢剽劫。

苗丹計捕阿奔。出所掠夷女。歸其父母。重捶阿奔幾斃。沒其貨百件。阿奔不敢復出。恨苗丹次骨。苗丹子

五人曰。丹。夏。丹。梯。丹。烏。丹。鄧。丹。講。亦分治五處。今之村名丹。夏。丹。梯。丹。塢者。亦以人名其地。丹。鄧。訛。湯。鄧。

丹。講。訛。湯。講。也。苗。丹。女。三。姐。慕。結。媽。之。奇。誓。不。嫁。苗。丹。亦。令。分。治。爲。今。三。七。村。七。者。姐。之。訛。也。阿。奔。漸。長。

欲報仇不得閒。及苗丹老。五子散處。密約其黨。生擒苗丹。五子聞變。皆赴父難。殲於阿奔。夷人哀之。歲時

致祭。號曰五方向主。丹。夏。有子。夏。登。生。十。二。年。阿。奔。之。難。憤。欲。尋。仇。三。姐。泣。止。之。曰。我。家。祇。汝。汝。宜。自。保。

仇人我自圖之。夏。登。泣。走。叢。林。中。三。姐。遣。人。往。說。阿。奔。曰。阿。苴。華言遣。問。免。莫。華言男子。相。仇。於。女。無。與。

惟管人指兄來時。身攜白螺。白螺海螺也。飾刀之物。夷人以爲寶。若還阿苴。則請爲兄弟矣。阿奔喜曰。阿苴欲嫁我乎。使復

之曰。阿苴意也。但有前誓。不可明媒。免莫誠能屏人。潛來宵會。惟免莫所欲。阿奔妻妾妬。聞之益喜。其日

三姐召夏登語曰。我今日棄命復仇。爾勉爲人。繼祖父業。勿我念也。夏登哭去。日暮。阿奔果潛至。三姐豔

飾歡迎。閣門延入臥室。三姐鍵其門。火起。阿奔不得出。三姐持刀守門。火盡。阿奔爲灰。三姐亦焦爛。見阿

奔死。遂仆於溝。亦斃。衆酋長聞阿奔死。俱相慶。遂徙其寨。夏登悲三姐之死。歲時祭於溝。夷民至今不廢。

凡溝渠咸祀之。號曰。隨溝神龍。夏登年長。復爲總酋長。且有壽。人問其年。曰。吾見竹花三開矣。夏登傳十

餘世。皆爲總酋長。至屏喇。威名愈盛。當後漢諸葛丞相南征。孟獲自白巖敗歸。殘兵迷路。至此。值梅花初

開衆夷賀新年。其兵語以漢人姓氏。屏喇效之。以喇爲姓。夷人亦各自爲姓矣。屏喇傳四五世。至喇烏嗜酒色。有祝洞妻美。殺而奪之。洞弟祝美。糾各酋襲殺喇烏。焚其居。盡滅其族。阿苗乃絕。

贊曰。天地之初。託於化生。不夫之孕。伊古有之。其說不盡誣也。固固旣死。結媧慟哭。傾心感而獲孕。其事甚奇。而理有不可誣者。苗丹五子殉難。愚孝可哀。幸有智勇之女。發憤復仇。溝神之祭。宜其徧境中。以至今也。

阿狷傳第三

祝美者。阿狷種也。喇烏滅。灑夷之種。或死或逃。惟阿狷蒲蠻二種。各立酋長。不相屬。阿狷中有獮作者。居今松牧村。號象山酋長。諸夷離散。推象山獨盛。一阿狷鰥而有子。曰猛仰。因獵。誤射斃人。獮作捕治。令以數羊贖罪。猛仰往來求一老婦。願鬻身買羊。以贖其父。婦曰。吾聊毛耳。華言寡婦作作且難。作作華言飲食猛仰痛哭。

老婦亦爲淚下。出見門外石化爲羊。婦喜。令仰驅以贖父。次日羊自逸。回復化爲石。今地名石羊講獮作奇之。以

女妻仰。撫爲己子。仰長。力可倒牛。射中刀齒。夷衆服之。威名日盛。猛仰傳五六世。至猛獵。有女名奴六。牧山上。戲累石塔。高七尺餘。數年欹左。數年復欹右。推之不倒。人皆奇之。至明季。建寺。志家目爲八景之一。曰塔影復圓者。卽此是時。蒲蠻有底弄者。長蛇山。與猛臘有隙。襲而殺之。盡滅其族。獨奴六得脫。嫁夷民早姓。底弄勢壓諸酋。奪劫所畜。衆酋不能敵。奴六嫁年餘。底弄見其美。謀奪之。夜潛詣早。時奴六孕及期。

暗中見一虎入門。疑不敢前。久之無所聞。乃排闥入。早逃。劫奴六回。奴六至底弄寨。夕隱利刃。誘底弄刺之。衣厚不得透。奴六踰垣逃。底弄裹傷追之。不及而返。奴六與夫會。避深潭中。是夜奴六生子。次日底弄尋奴六夫妻不得。焚其居。遣人四出搜之。夫因妻產飢甚。出射禽。爲底弄搜得。並獲奴六。俱巒磔之。方奴六被擒時。棄子空樹腹中。次日早有妹來訪。聞澤畔啼聲。知爲兄子。抱歸乳之。名曰早慨。慨稍長。有知識。問其姑曰。人皆有父母。我何獨無。姑告以故。慨慟哭。當是時。慨年十二齡。力能搏虎。走可追禽。能上直木。與人較弩射。懸海肥中。其心植刀中。其刃一日見底弄過山岡。其子在後。慨出不意。殺其子。底弄聞聲。回與慨敵。慨年幼不能敵。走入林中。底弄迫之。將及。遇一叟授騾。命速騎去。慨跨而走。底弄愈怒。追之似近而終不可得。窮日之力。竟徒手歸。慨遇一老婦。問此何處。曰鹿山也。在江頭。隔此山六七里。汝宜速回。此時底弄諒投人邨矣。言畢不見。慨驚喜。仍騎騾回。騾迅如風。夜未半。已抵家。方釋騎。騾化爲石。慨拜之曰。天賜也。其石在丹戛。夷人至今祭之。慨不敢家居。出宿林中。次早知底弄未回。約附近酋長。率衆攻其寨。盡殺其家。並附近黨惡。焚其居。復率衆邀底弄於吼湯坡。在今止干村界內。候三日。底弄方回。戰不利。斜走山脚。奔其寨。見寨毀家亡。仰天痛哭。口流血。刀弩落地。慨率衆追及。殘殺之。夷衆悅服。咸推慨爲衆酋長。慨掘地得鐵印。夷衆益畏服。以爲天授。前此酋長任自立。至慨定以鐵印券。無券不得擅立。又定酋長以長子繼。又用古操。其法用蒼三十三莖。凡九操以通其變。以卜吉凶。夷人服其神明。呼爲阿彌。阿彌者。華言天人也。寨立

牛山今下其雪山馬山今漕鹿山鵝山今浪宋卯山風山今趕馬各夷皆拱服聽其擇立酋長歲貢物產

以爲常慨傳十餘世其地愈拓其民愈衆金齒今永昌府爨國今大理府皆通商賈時諸山未知開田樹木叢雜多

產蘆子夷人不識行商採之獲利客商益衆又四五世至早疆大理王段氏遣人撫之疆降受其誥命歲

有常貢往來商賈有流落爲民者教夷人開田有喇魯習其法於是始有田畝積歲屢豐自臣即大理王

始知歲月以十二月爲歲首又傳十餘世至早麻有二子曰奇曰仰麻命奇爲後分仰治鹿山今早牙村

麻死仰毒斃其兄而已襲焉諸夷不服然猶傳四五世至褒惰不理事用客民李貫章段保二人代治二

人迭使大理不負任使褒夫妻及諸夷人俱愛之褒以長女妻貫章使分治蛇山今舊州以次女妻保使

之同居不二年保妻死保欲辭歸褒哀留待之益厚保感恩復治事貫章欲謀早氏之職與妻謀共攜五

歲兒省褒夫妻褒夫妻愛憐外孫特甚其鐵印素置臥室中兒受其母囑尋得鐵印不釋手其母僞奪出

則哭不止褒夫妻益愛此兒聽其持弄不復顧轉瞬失之貫章故斥責其子褒妻曰一物耳失則失矣何

爲責我孫褒懦亦不復言貫章夫婦攜兒去保知之勸褒殺貫章褒妻駭然反斥保貫章得鐵印向焚王

受襲陰殺褒全家而早氏滅

贊曰奴六貞烈惜以產子殉夫難然戲作塔名至今不朽亦足以慰其志矣早慨甫孺子知詢父母慟哭

報仇天性然也石驪神啓遂得雄長一方傳世三十雖氣運所鍾其以孝得天者非無自也早褒昏庸牽

溺妻女之愛。以亡其族。固曰。天之所廢。亦自取之矣。

#### 段保世職傳第四

段保。四川邛州威遠縣人。少隨父流寓雲龍。與李貫章同佐早氏。貫章巧詐。夷人稱之謂神。保正直和厚。夷人因號爲佛。早氏滅。保欲復讎。而勢不敵。貫章亦忌保。欲殺之。保富有數萬金。散於各頭目。自攜餘貲。回里。保去。貫章益橫。戮早氏裔幾盡。夷人寒心。當是時。值元末明初。海牙據雲南。段氏據大理。保在途。聞傳有德沐英已破雲南。移兵向大理。保乃返。招集夷兵四十餘人。投沐英。隨攻大理。大理破。卽入雲龍。貫章氏已爲諸夷所滅。聞保至。迎而服之。保欲立早氏後。而無其人。夷衆亦推保。乃治事。立寨蛇山。始有衣冠。用書記教人識字。雪山鹿山卯山風山。及窮谷之夷。皆來貢物。保令從征之士。分理之。籍夷民數獻之。英夷始通於漢。大理諸部。賦役繁重。避而來者。日益衆。乃開田科糧。比於編縣。英以聞於朝。明太祖勅賜保雲龍州掌印土知州。子世襲。先是保事衰時。夷衆驚傳有戎妝者。乘白馬。張黃蓋。從者數十人。過其境。褒異之。令保迎候。問所詣。其人馬上鞠躬曰。將朝新天子。異日當與子共治此地也。言畢。倏不見。得職後。值明洪武十六年。普顏篤據佛光寨叛。傳有德檄保征之。保率夷兵千人。與賊戰不克。忽見前所遇言朝新天子者。率騎兵三百餘人來救。保乘勢追殺。擒普顏篤。勦平其寨。保感謝。且問所居。其人曰。我在雞足山。言畢而隱。後保至雞足山訪土人曰。此山有雞足皇帝爲神。保詣祭歸。遂繪其象爲雲龍主神。人有疾。

禱則愈。至今士民祀之。二十六年保卒。三十年子海襲。時田畝日開。客商日益。夷人不善計算。客商侵利。夷日困。或死或遷。客民多。夷漸少矣。建文四年。海齋勅赴都朝賀。永樂十年。編夷民冊。繪地理圖獻之。賜誥命授奉訓大夫。世襲土知州。封贈父母。威名益盛。十六年海卒。十九年子亨襲。海沒時。享年少。夷民未服。襲三年旋卒。子榮方襁褓。無理事者。宣德十年。設流官巡檢司。代理能治民。不能治夷。夷多事劫掠。榮漸長。知識異人。延文士教讀。境內始有書籍。二十一年。榮始承襲。正統元年。以榮能治諸夷。頒賜土知州印。段氏復盛。十三年榮卒。天順八年。子銘襲。銘又不能理事。巡檢司有申文。必往土衙請印。銘母嫌請印者。禮待煩瑣。以印付巡檢。及銘長。自理事。而巡檢已易人。銘索印。巡檢以前官交。不許。銘劫奪去。巡檢以搶劫上聞。遂奪段氏世職。並裁巡檢官。成化五年。設提舉司。是時夷民不服。各自散亂。雖土官褫職。而夷人仍聽役使。提舉廉得其情。請仍復土官。及銘卒。成化二十一年。銘子鴻始承襲。宏治十七年。鴻卒。正德十年。子懷金襲。嘉靖三年。懷金卒。七年。子良弼襲。十五年。良弼卒。子耀尙幼。弟文顯於是年遂襲。耀漸長。欲殺文顯。文顯亦忌耀。欲殺之。耀素得民。雖未得襲。夷人待耀如文顯。兩處供役。亦稱耀爲主。三十五年。文顯卒。耀率夷類獯獯五百餘人。抄其家。盡殺文顯妻子。文顯舍目段早邦。預聞其謀。攜文顯幼子。夜渡江逃。耀以殺叔家屬。並劫掠民間。提舉司申報上官。檄各土司擒之。盡誅其黨。赦耀。革土知州。降爲定西嶺巡檢。耀至鳳峪。飲毒死。自段氏除世職。夷民無統屬。劫殺屢聞。時糧賦已有定額。五井之人。多置



田畝於江外。嗜囉哨聞爲野賊出沒之場。道路梗塞。時熟不能收租。州人患之。四十年。早邦攜綬自鄧川州來。五井哭訴衿士頭人求承襲。立約。後有盜。綬甘坐罪。五井人憐之。又利其能弭盜。公懇提舉。提舉爲轉申。得旨。綬復襲職。綬設立各哨防守。賊盜悉平。時蒲蠻居東山。今蒲甸村蒲賊雙曰。音帽迫於土役。糾蒲夷五十餘人。將殺土官。夜渡江。屯蛇山。綬傳附近頭人精壯者二十餘人。直破其屯。曰。音帽衆逃至江濱。舟小不容十人。其餘爭渡。手扳舟。舟將沈。舟中人斫其手。盡墮江。次日。綬率衆圍搜蒲蠻。盡獲之。沈於江。蒲種絕。萬歷二十五年。綬卒。子嘉龍。二十七年襲。有段嘉鳳者。自稱良弼。後宜襲職。值綬卒。糾夷人倡叛。自號新主。以何天恩爲都督。喇獵爲總管。自漕澗入。趕馬撒。出松牧哨。聚夷兵千人。土官嘉龍逃避。天恩率兵破五井。復攻永昌。敗歸。守江口。沐國公檄浪穹土知縣徐司明。率各土司征之。嘉鳳平。二十七年。裁提舉司。立州設學。仍令嘉龍管理夷民。四十三年。段進忠進義。進孝糾夷民殺土官嘉龍。其子綵告於各土司。擒之。解官。梟示。天啓元年。設州學。築城於三七。流官知州周憲章。未及一年。移州治於雒馬井。四年。綵承襲。後爲沐國公杖斃。子德壽襲。入我朝。康熙三十八年。德壽卒。子元臣亦卒。姪元相襲。元相。嘉龍次子。繡孫也。

贊曰。忠義之報。不限於華裔也。段保不忘早氏。宜其得世職。邀神祐也。子孫屢盛屢衰。朝廷爲設巡檢。設提舉。後又設流官知州。然歷今已四百餘年。我朝徵功必錄。其宗派雖已降爲庶民。其支庶尙襲老窩六

庫兩土千總各治地五六十里。祀其祖宗。長夷民。孰非忠義之遺澤哉。

